黃永勝

- 他是毛澤東秋收起義的嫡傳弟子
- 他是最老資格的井岡山戰士之一
- 他是共和國五十七名開國上將之一
- 他是共和國建國後第七任總參謀長
- 他是「林彪集團」案中排名第二位的軍人
- 毛澤東在他的任職報告上，將一長串字一筆劃掉，只留下「總參謀長」四個字
- 林彪說：「你把作戰的事交給黃永勝，你就可以放心了。」
- 羅榮桓說：「你這個黃永勝不簡單喔！」
- 劉亞樓說：「你這個湖北佬九頭鳥才厲害呀！」
- 他對「913」事件，怒吼：「他媽的！跑什麼跑？！」
- 他對自己的一生，堅決地說：我不後悔！
- 他在法庭上，留下兩句詩：

  惟有赭衣供瘐病，

  不曾涓埃答人民。

軍人永勝

——前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將軍前傳

黃正 著

新世纪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書名：　軍人永勝
作者：　黃正
特邀編輯：　藍嶺
助理編輯：　胡薇，黃一
照片：　本書全部照片由黃永勝家人提供
封面書法：　魏寶成
封面設計：　Renee Chiang
出版社：　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聯絡方式：　editors@newcenturymc.com
國際統一書號：　978-988-19430-3-3
定價：　港幣 138 圓

香港印刷，2010 年 11 月。

版權聲明
沒有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的書面同意，本書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媒介中複製或傳播。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nglish Title: General Huang Yongsheng: A Biography
Author: Huang Zheng
Project Editor: Lan Ling
Assistant Editors: Hu Wei, Huang Yi
Photos: Courtesy of Huang Yongsheng's family
Design, Layout and Production: Renee Chiang
Publisher: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editors@newcenturymc.com
ISBN: 978-988-19430-3-3
Price: HK $138

Printed in Hong Kong, November 2010.

Copyright ©2010 by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atsoever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

——軍人信條

我的指揮位置就在這裏；老子今天就死在這裏！

——黃永勝
（1948 年 10 月 26 日在遼西會戰阻擊戰中）

惟有赭衣供痠病，不曾涓埃答人民。

——黃永勝
（詩作《鐵窗望月何時了》，1980 年 11 月作於法庭上）

軍人永勝

軍人永生

1959 年 10 月 1 日，北京舉行了隆重的建國十週年慶典，毛澤東、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與參加慶典的開國將帥在天安門城樓拍下了這張空前絕後的歷史性「勝利者大合影」。二排左起六為黃永勝。

前排左起：譚政大將、羅瑞卿大將、羅榮桓元帥、陳毅元帥、彭真、林彪元帥、朱德元帥、董必武、劉少奇、毛澤東、宋慶齡、周恩來、賀龍元帥、劉伯承元帥、聶榮臻元帥、徐向前元帥、葉劍英元帥、徐海東大將、肖勁光海軍大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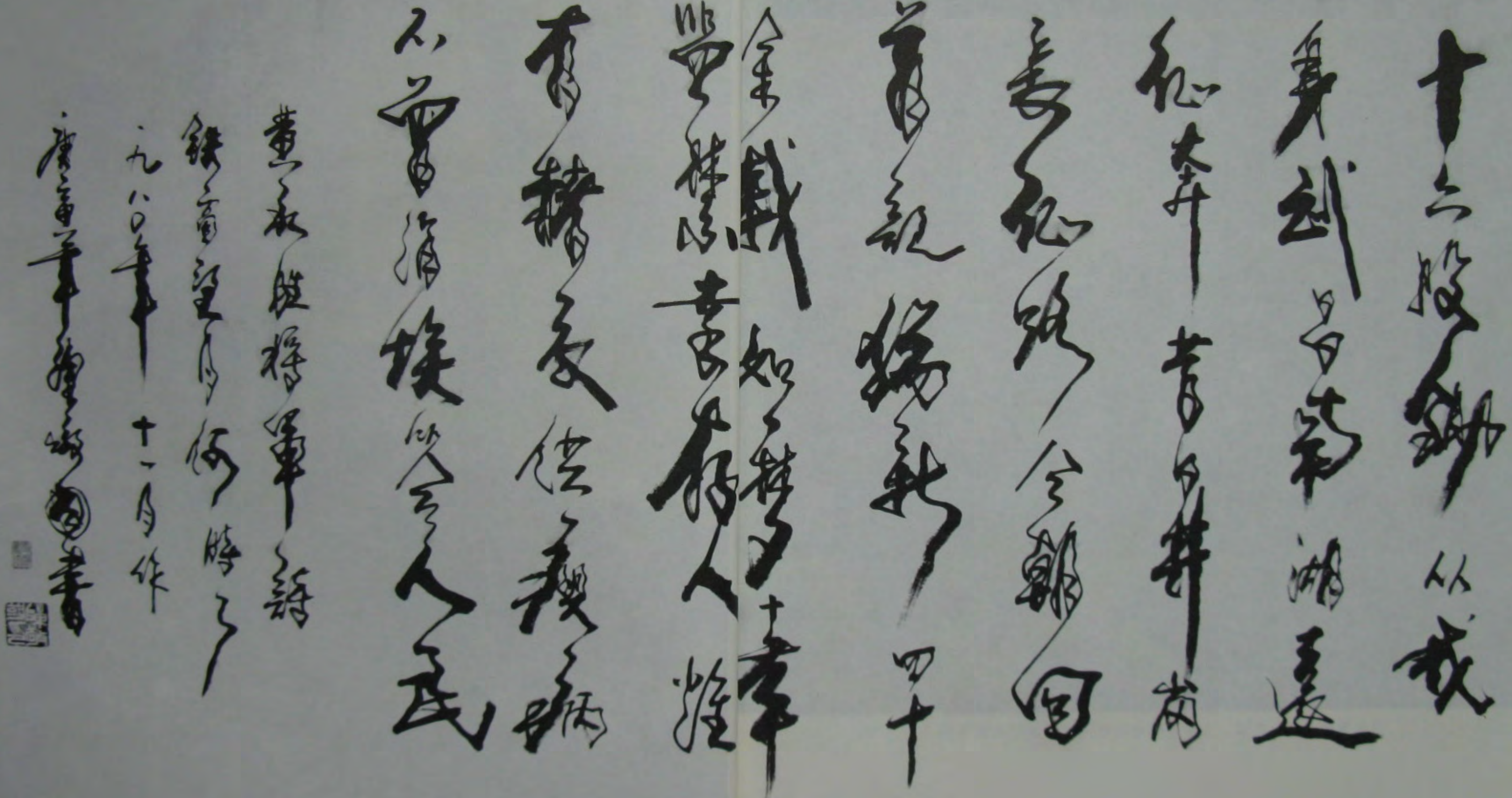
二排左起：楊成武上將、王樹聲大將、周士第上將、李聚奎上將、甘泗淇上將、黃永勝上將、劉亞樓空軍上將、陳錫聯上將、張愛萍上將、傅鍾上將、楊至誠上將、陳士榘上將、周純全上將、張宗遜上將、粟裕大將、蕭華上將、李志民上將、陳伯鈞上將、郭天民上將、許光達大將、朱良才上將

三排左起：蕭向榮中將、賀炳炎上將、董其武上將、黃火星中將、王新亭上將、陳明仁上將、陶峙岳上將、楊勇上將、傅秋濤上將、劉震空軍上將、王尚榮中將、王建安上將、蘇振華海軍上將、陳奇涵上將、李達上將、宋時輪上將、王宏坤海軍上將、彭紹輝上將、楊得志上將

（未能參加合影的有元帥 1 人、大將 3 人、上將 23 人）

1955 年軍禮服照。

1955 年。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作

1953 年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合影。二排左起 12 為黃永勝。

1961 年 2 月 28 日中央領導林彪、鄧小平、董必武、聶榮臻、葉劍英與參加廣州軍區訓練會議的全體人員合影。

一排左三黃永勝，左二梁興初；右四李天佑，右三溫玉成；二排右三為江燮元，右四為黃榮海，右六為李化民，右七為陳海涵，右九為葉建民。

目錄

序章 管他冬夏與春秋 1

第一章 鄂贛湘閩粵篇 千錘萬擊出深山 23

一、咸寧：鄂之南 25
二、武昌：大江畔 33
三、三灣：湘界東 39
銅鼓 ── 吃相、雞蛋與小鎖 39
文家市 ── 小石頭與大水缸 45
三灣 ──「我站這一邊！」 51
四、井岡：羅霄中 56
茅坪 ──「努力革命，永不叛黨！」 56
遂川 ──「動動腦子黃永勝」 62
寧岡 ──「打中了！打中了！」 68
永新 ──「執行紀律就可以打人？」 72

第二章 贛閩粵篇 百戰沙場碎鐵衣 77

一、中央蘇區：成長的腳步 83
二、廣昌：「哪裏放挺機槍你也要管？」 91
三、烏江圩、溫坊：臭局中的好棋 96

第三章 贛粵湘桂黔滇川陝篇 拼將十萬頭顱血 103

一、破陣子 ── 軍團前衛 104
二、滿江紅 ── 湘江絕地 110
三、浪淘沙 ── 八過赤水 124
四、烏夜啼 ── 烏江夜渡 132
五、將軍令 ── 瀘定橋頭 141
六、聲聲慢 ── 嘴上走火 150

第四章 晉察冀陝甘寧篇 壯志饑餐胡虜肉 161

一、北嶽區：三分區之戰 164
二、阜平縣：三分區之家 170
三、神仙山：三分區之山 187
四、白雲間：三分區之天 204
五、延安城：洛河川之笑 210
冬洞丟了！ 210
被吃垮了！ 216
生活好了！ 219

第五章 冀察熱遼篇 紅旗半捲出轅門 227

一、張家口：一句真話 229
二、赤峰：兩件煩事 237
三、東北：三軍未統 240
四、錦州：四處冒煙 246
五、熱遼：五戰皆平 250
六、隆化：六攻不克 259
七、16 旅 48 團 部下（一） 266

第六章 東北篇 抽刀出鞘天為搖 269

一、最得意的一仗 ——「立即轉入攻擊！」 271
首戰一捷 274
再戰二捷 275
三戰三捷 277
乘勝而戰 285
二、得意後吃癟了 ——「我不服！」 288
三、吃癟後再勝利 ——「老子今天就死在這裏！」 298
1、長春問題：試刀 298
2、遼瀋問題：林彪藏著的拳頭 302
3、電報問題：「非斃了這個黃永勝不可！」 306
4、16 師 46 團 部下（二） 314
5、遼西問題：「老子今天就死在這裏！」 316
6、16 師 46 團、48 團和 18 師 52 團 部下（三） 322
7、勝利問題：「既然知道是六縱，爲什麼還往這跑？」 324
8、46 團政委 部下（四） 329

第七章 平津篇 上將擁旄西出征 333

一、重回八縱：「八縱是吃肉的還是喝湯的？」 334
二、133 師 399 團前衛連和 135 師尖刀連 部下（五） 341
三、戰術默契：上下一套組合拳 343
四、攻擊受阻：劉家場坊「夾生飯」 350
五、133 師 397 團 1 營 1 連 部下（六） 352
六、民權門前：丁盛好樣的！ 354
七、135 師 403 團 1 營 1 連 部下（七） 359
八、臨陣一怒：「把那個師長給我斃了！」 361
九、133 師 397 團 1 營 部下（八） 367
十、天津城內：四隻虎爪 370
十一、戰後餘波：哭兵 375

第八章 豫鄂湘桂黔滇篇 鐵騎突出刀槍鳴 383

一、豫鄂：轟鳴的序曲 384
二、湘桂黔滇：勝利交響樂 386
第一樂章：衡寶 —— 奏鳴曲的第二主題 387
第二樂章：廣西 —— 三聲部賦格 390
第三樂章：黔滇 —— 小快板迴旋曲 402
三、平而關：華彩圓舞曲 404
四、134 師進行曲 部下（九） 411

第九章 廣東篇 劍氣沖而南斗平 419

一、華南兵事（一）——「你是部長也不能瞎指揮！」 421
二、廣州逸事（一）—— 去香港看地形 433
三、朝鮮兵事 —— 戰傷 436
四、廣州逸事（二）—— 對聯與戒煙 440
五、華南兵事（二）—— 小仗當作大仗打 449
1：赤溪半島戰鬥 453
2：小星山戰鬥 455
3：惠來、電白、陵水、澄海戰鬥 456
六、廣州逸事（三）——「你這個黃永勝不簡單喔」 460
七、華南兵事（三）—— 大首長抓小科目 463
一、訓練場上懂訓練 463
二、訓練場上抓訓練 464
三、訓練場外抓訓練 470
四、訓練場上講訓練 471

五、抓住訓練促全面 475
八、廣州逸事（四）── 竹初同志：特寫信向你拜年 479
九、華南兵事（四）── 戰場邊境外 484
十、廣州逸事（五）── 元帥去了；「元帥」來了 496

尾章 北京青島篇 滾滾長江東逝水 509

一、京華錄 ──「這個總長我當不了」........ 512
二、鄉緣錄 ──「我是敘全哪！」........ 525
三、問答錄 ──「你最好的上級是誰？」........ 538
四、秋思錄 ──「他媽的！跑什麼跑？！」........ 558

寫在後面──作者的話 575

附錄 577

附錄一 黃永勝軍人履歷 577
附錄二 黃永勝詩作 579
《鐵窗望月何時了》........ 579
《苦難行》........ 579
附錄三 沙場英雄殊鬼筆 哭老戰友黃永勝總長（節選）...... 邱會作 582
附錄四 不識時務亦俊傑 .... 遲澤厚 586
附錄五 關於五十四集團軍部隊沿革 604

參考書目 607

序章 管他冬夏與春秋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魯迅《自嘲》

【軍史廣角——1981 年】

中國開始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中國的改革開放正要準備去「殺開一條血路」。這一年，耿飆任國防部長；楊得志任總參謀長；楊尚昆任中央軍委秘書長；解放軍夏季在四川、陝西、遼寧、黑龍江、福建、廣東、廣西等 18 個省、市、自治區的嚴重洪水災害中，出動 50 萬兵力參加抗洪救災。解放軍在華北地區舉行軍事演習和閱兵式。9月，中國首次用一枚運載火箭發射三顆衛星。

他是一個保外就醫的犯人，在青島市正度過他生命最後一年半的時光。與他身份相同的還有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三名開國中將；其他同樣受到林彪事件牽連的開國將軍非常多。據說，軍隊中團、師、軍直至兵團級的幹部，在這個事件中受到牽連、審查，被處於各種不同方式的處罰、處理，被打入政治「另冊」的，人數眾多，僅少將以上的軍隊高級幹部就有近 50 名。有網友在《網同紀念》網站的林彪館中貼出一份長長的名單，看過後有驚心動魄之感。

一

臺西，山東省青島市的一個區，位於青島市西南側。東面不遠就是青島最美麗的市南區，那裏有最漂亮的海灣、沙灘、數不清的白牆紅頂德式洋房，在碧藍的海水和雪白的海浪上面，大片大片綠蔭，半遮半掩地，把從海邊向山坡展開的各色極具風格的建築物，襯成一幅令人驚歎的水彩畫。它的西面背靠著默默無聞的青島市後海沿，那裏卻是漁港和商港駐在的海區及岸線區，那海水、風景與「前海沿」簡直不在一個層面上：一個是沒有玻璃鞋的「灰姑娘」，另一個則是穿上玻璃鞋後的美麗公主。臺西夾在前海、後海中間，乏善可陳。

當中國的時空進入到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一年秋天，青島市臺西醫院（現為青島市第五人民醫院）忽然成為一間「特殊醫院」，那裏為一名「特殊病人」在二樓設立了一間「特殊病房」。這間「特殊病房」在「地理座標」上的全稱是：山東省青島市臺西區臺西醫院內一科 202 號病房。由此，青島臺西區和臺西醫院與歷史這回事，有了一種鄭重的關聯。

1981 年 9 月下旬的一天，幾輛小轎車從青島市火車站的站臺開出來，穿街過巷，進入臺西醫院的院門，停在住院部內科樓房門口。一輛車上下來三名公安幹部，身著白色制服上衣，深藍色褲子，白色大沿帽；另一輛車下來一名老人，一身洗舊的綠色軍裝沒有領章，原本向後梳理得整整齊齊的灰白色頭髮，在秋風吹攪下凌亂地飄動。他身板挺直，精神矍鑠，舉手投足有著濃厚的軍人氣息，渾身散發著一種不威自威不武自武的味道，但步履卻已蹣跚。在隨行的一男二女攙扶、簇擁下，從內科病房的一樓大門走進去。這一男二女都是三十歲上下，很隨意的南方時尚風格的便裝，提著少量行李，看起來是老人的孩子。

在一樓門口，有一名身穿綠軍裝的大個子，帶著一名全身深藍色公安制服的中等個子公安人員，以及醫院的醫護人員迎了上來。眾人沒有寒暄，直接進了大門，走上樓梯，來到二樓，在醫院人員帶領下進到一間病房裏。這一群人，十好幾個，人群中的大個子，還有藍衣公安、白衣公安，全一樣的紅五星帽徽紅色領章，夾在醫護人員的白大褂和幾名老人親屬的便衣中，顯得很突出。這一行人的到來，引起醫院中工作人員和病人的注意，他們遠遠圍在一邊，好奇、打量、觀察、議論……一致的結論是：小小的臺西醫院中居然住進了一位「大人物」。

位於二樓的這間病房在住院部大樓的東南角，按北方話說是一間「把頭房」。從樓房東面的樓梯上來，一道玻璃門隔開走廊與樓梯間。玻璃門進去，左邊第二個門就是這間「特殊病房」。一進門是一個小外間，擺放一張家屬的陪護床；陪護間向南面，是一個小衛生間和一個小廚房，小廚房裏擺著一架鐵架罐裝煤氣爐；進病房門向左拐穿過外間，進裏間，背西向東豎擺一張寬大些的病床；床側有一個床頭櫃；病床正對面是病房東牆，有一對帶茶几的單人沙發；靠東北牆角擺著一個大衣櫃，衣櫃是那時最常見的樣式，雙門，原木色，笨重厚實，櫃門上鑲著長孤型的玻璃；病房的南窗下也有二張單人沙發。屋內的沙發是那個年代最常見的樣式，沙發佈包面，外面罩上醬灰色的沙發套，方頭方腦，高背寬扶手。這個套間病房很明顯是由原先兩間病房改建而成的。

正是上午，陽光從病房的窗口灑進來，一直灑上病床，帶來一片明亮。窗外的臺西區陳舊灰暗，在陽光下有一種生機，卻顯不出任何美感。病房還有一個東窗，從東窗望出，穿過一個操場是醫院東大門。

二

進到病房，老人的三兒子從房內迎了出來，激動地喊了聲「爸爸！」就撲了過去，緊緊地抱住了父親。接著老三又對跟在老人身後的妻子、弟弟和弟媳打了招呼，有些不平地說：「他們不讓我到下面去接你們，我祇好在病房裏等著。」

說話間，老人坐在窗前沙發上，另一個沙發坐著那名大個子與他相對。大個子一個一個地簡單介紹了主治醫生、護士長和病房值班護士後，進到病房裏的醫院人員就被請了出去。那名藍上衣公安和三名白上衣公安坐在老人對面，老人的兒子、兒媳們在房內也坐了下來。這時大個子開口說話了：

「黃老，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姓孫，是為你到青島定居，進行安置工作的安置小組組長，我們在秦城就認識。其實，我也是總參的幹部。」說到這，他看了一眼老人。老人沒有任何表情，直眼看著前方，厚重的嘴唇緊緊抿著，坐在沙發上也挺著腰。大個子繼續說：「這位是秦城的李科長，也是『兩案辦』的。」他指了一下那位藍上衣的公安，「他也是安置小組的成員，與你的老三一起先到青島來做好了安排，才接你來的。」他

又一指那三位白上衣公安：「這三位是青島市公安局負責你在青島所有事情的三人領導小組。這一位是青島市公安局的袁副局長，他是三人小組組長；這一位是辛科長，這一位是胡秘書。你在青島以後有什麼事情就找他們。」

大個子喝了一口水，接著說：「你就住在這裏，這裏是臺西醫院。臺西醫院以前是公安醫院，這裏的工作人員很多都是公安系統留下來的，或者是公安人員家屬，政治上可靠，工作上有責任心，醫療技術也不錯。臺西醫院在青島雖然是個小醫院，但好在清靜，方便你休養。那些大醫院太嘈雜，人進人出吵吵鬧鬧不利你治療。你在醫院的醫療費由市公安局負責，你每個月還有 100 元生活費。你們家的住房安排在四方區鞍山路一棟新建成的宿舍樓內，共分配了三套房給你們，其中一套『套三』（指三居室的套間）的是你的，在二樓；二樓緊挨著這套房還有一間套二的，四樓另有一間套二的。這兩套是給你的大兒子和三兒子小家庭住的。這棟樓是四方區政府新蓋的幹部宿舍樓，費了很大勁才摳出來三套。你不知道現在幹部、群眾的住房有多麼緊張，你們一家人這下應該滿意了。」

他在努力製造一種居高臨下的氣氛，語氣生硬，要拉開距離又要體現出一種上位者的壓力。他向對面這一家人看去，發現他們全都冷漠地沒有表情。這時病房裏的局面怪怪的，安靜，緊張，對峙，又相互依賴，非遠非近，非敵非友。

他突然感覺他的地位其實很尷尬：因爲從政治上講，他是這名老人的專案組某個級別的負責人，現在他掌握著政治上的主動和高度；但是從職業上講，他也是當兵的，而且他還曾是老人的下屬，這使得他就必須承認並面對這名老人的赫赫戰功和軍中資歷。在軍人的常識裏，軍隊內的戰功、資歷與上下級關係永遠難以漠視。所以現在緊張的反而是他，他咳嗽了一聲，又喝了口水，再往下說：

「你的孩子們的工作都安排好了，是根據他們的特長和本人意見盡力安排的。老大春光安排在青島市無線電三廠任副廠長；老大的媳婦在市電器元件廠衛生所當廠醫。老三春耀安排在青島四方文化館，這下工作與

他本人的專業對口了；三兒媳吳露工作安排在青島市療養院，但她不去那上班，就專門在你身邊照顧你。這樣的安排你有沒有什麼意見？」他笑了一下，好像給出一個大餡餅。

老人沉靜著，停了很久，開口說話了：「孩子們滿意我沒有意見。我在這裏行動上你們是不是還要限制？」

「沒有限制，你可以自由行動。」不知怎麼，大個子的回答很快，似乎未經深思，不過他馬上就明白他犯了一個錯誤。

老人像抓住「戰機」一樣，跟上一句：「那我歇幾天就四處去走走，看看我在各地的老戰友老熟人老部下。放心，北京我不想去，可廣州我想回去看看。」

「那可不行！」大個子厲聲道。

「你不是說我可以自由行動嗎？」老人立即反問，眼睛裏露出一種透晰的笑意。

「你在青島市內可以自由行動，來人看你也不受限制。但是離開青島市要報告三人小組批準。」大個子總算是回過神來，再次抓住了政策原則那條槓槓。

「怕是他們也不敢批嘍，」老人手一指那三個白衣公安，再拿手指向一個隨意的方向一劃，「那是要北京點頭是不是？」

大家一時全都沉默下來，靜了一陣。大個子決定還是由他來打破沉默：「這……你是老……」他突然找不到詞了，是「老黨員」？是「老同志」？他都不能說，祇好說：「你是老經驗了，不說你也明白。……哦，關於你來青島定居的事，彭真[1]同志批示的精神是，你爲中國革命立過功，在青島是享受老紅軍待遇。」

「是嗎？」老人抬起眼看了一眼大個子，語氣中含意很複雜，「那我拭目以待。」

這時，吳露從側面插進來說：「老紅軍待遇？一個月就給一百元生活費，太少了！」

「不少了，現在青島市一個八級老工人才多少工資？」市公安局袁副局長見局面不支，接下了這句話。他是膠東人，一口韻味十足的膠東話。

【1】 彭真 (1902—1997)，山西省曲沃縣人。時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代秘書長，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

「這是中央規定的，吳、李、邱都是這個標準，我們祇能先這樣執行。」大個子看見老人的孩子們一副要爭論的樣子，趕緊說：「你父親的花銷其實是很少的，他住在醫院裏，醫療費在醫院實報實銷，由青島市公安局的專項經費支出，自己祇需交點伙食費，100元剩下的作爲零花錢還是夠用的。」

「但我要安家。」老人順著突破口向縱深發展，「我這幾個兒子不是在礦山就是在工廠，窮得很，是什麼工廠不用我說你們都知道。他們都窮得叮噹響，我的家也給你們抄光了，我更是一貧如洗，家破人未亡，我一個無產者拿什麼安家？孩子們又能支援我多少？」

這時，大個子和那四名公安暗暗吃驚，十目相對。

袁副局長的膠東話又響了起來：「孩子們的事由孩子自己解決，我們不管。我們祇管你的事情。其實如果我們不管他們，他們在青島也不可能安置成現在這樣好。所以你們要知足。」他說到這時，口氣就有點重了。

這時，老三說：「意見都不能提了？不管就不管！我們可以回八一錳礦去，沒什麼了不起的！」

老四緊接著說：「爸爸就扔給你們管！」

老人又加了一句：「孩子走了，你們把我也搞回秦城吧！」

三

大個子見局面要僵，馬上打圓場，「安排你們到青島來，是中央對你們父親革命功勞的肯定和照顧，也是看在他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你們要理解中央的精神。至於生活上的問題，我們馬上向上面反映你們的意見。你們看這樣好不好，先由青島市公安局借給你們一些安家的東西，先把家安下來。老人住在醫院，是不會回家住的，醫院這裏什麼都不缺，暫時沒有問題，你們的困難暫時克服一下。」

孩子們不依不饒地說：「給老人安排的那套房，就說廁所，連一個平方都不到，小得轉不開身，還是蹲坑，爸爸怎麼用？在裏面洗澡更加不行！爸爸，要讓他們重新給你安排個房子。而且臺西醫院才是個區級醫院，沒有能力應付複雜的病情，醫療水平肯定比不上市人民醫院或是省級醫院，要求換個醫院。」

這時，袁副局長聽到安排的醫院和住房都要否定，真急了，趕緊說：「黃老的病情並不嚴重，主要是需要休養，畢竟秦城那條件……」意識不妥，他馬上又換了個說法：「臺西醫院雖然醫療水平比不上大醫院，但對黃老現在的病情是足夠了，我們是根據實際情況慎重考慮過的。你父親安心住在醫院裏，他不會回去住了……」

這時在場的兩個兒子和兩個兒媳婦，全都沒注意大個子和袁副局長不經意先後說出的那句話——「他不會回去住了」用的語氣和話中的「玄機」，爲此他們後來懊惱不已。

經過一番爭執，眼看要把青島的安置工作推倒，身爲安置小組組長的大個子也不敢再繃著了，連忙說：「講實話，重新安排住房是不可能的，不過關於提高生活費問題我們馬上匯報。借一些安家用品的事，現在我就可以答覆你們，過後由春耀與辛科長一起拉個單子，祇要不過分，也可以解決。至於洗澡問題，我們可以安排送你到賓館去洗，隨時可以通知辛科長。」說到這兒，他與三名青島市的公安交換了一下眼色，得到肯定後又說道：「你這裏對中央有什麼話說，寫報告寫信，我們保證轉上去，決不會扣下。先把家安下來。」

袁副局長順著話頭說：「既然到青島來，希望老人和全家喜歡上青島。我們山東人好，厚道；青島這個城市也好。老人盡快把病治好，生活愉快，安度晚年。」

看來袁副局長是想把今天的談話結束，大個子卻又想起一件事：「對了，你在青島要起個化名，總不能用你原來的名字公開活動吧。」

「讓我改名字？」老人一聽才真的惱了，「我黃永勝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從參加革命就用這個名字，我不改！」

四

黃永勝？——對！這名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那個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他出生入死了幾十年，「913事

件」（林彪事件）後經歷了整十年關押，又剛剛經歷了「特別法庭」的審判，背負「反革命」罪被判處了十八年徒刑。現在，按中共中央的統一安排，以「保外就醫」的名義，被安置在青島市。原在廣東韶關市無線電二廠工作的大兒子黃春光與妻子、原在廣西來賓縣八一錳礦工作的三兒子黃春耀與妻子，被批准隨父親到青島生活，照料他的晚年。黃春光倆口子現正在韶關辦理調動及搬家事宜，黃春耀隨安置小組先一步到青島打前站。吳露、四兒子項勇（原名黃春義）與四兒媳昨天陪老人從北京復興醫院出發乘火車前來青島。

黃永勝原關押在秦城監獄，特別法庭審判後不久，黃永勝因病從秦城住進了原爲公安部醫院的復興醫院。離京去青島時，留在秦城監獄裏祇一點點隨身物品，由秦城管理局收拾了一下送到復興醫院。所以他來青島前沒有再回秦城。北京火車站臺上，一位犧牲在中南解放戰爭中的老部下、原45軍衛生部部長謝建益同志的遺孀張文同志得到消息，冒著政治上的風險硬闖到火車前爲他送行，拉著他的手一個勁叫「首長！」「總長！」，讓他非常感動。同時，吳法憲被安置在山東濟南，李作鵬被安置在山西太原，邱會作被安置在陝西西安，各家均有家屬隨行，在差不多的時間內先後被遣送出北京。

爲什麼「特別法庭」審判結束不久就將四名老軍人急匆匆監外安置？這當然是北京上層一個政治上的綜合考量。而且需要關注的是：這次是將四名老軍人交給公安部門管理，而不是交給軍隊或是當地黨的系統管理。

……

病房裏關於改名字問題正在僵持。「不行！一定要改，這是中央的規定，也是慣例，你不能以黃永勝的名字在青島出現。」這個問題大個子他們是決不敢退讓的。

病房內又是一番爭執與對峙，然後一番沉靜。

「這也是爲你的安全著想。」袁副局長提出另一個理由。

「安全，我現在都這樣了，還有誰想幹掉我？笑話！」老人駁了回去。

「不是你怕不怕的問題，是我們怕！現在社會上的複雜，與你過去在軍隊完全不一樣，我們要對你在青島的安全負責，你要是出事，我們承擔不起。黃老，你就別爲難我們下面了。」

也許是袁副局長的這句話起了作用，過了一會兒，老人抿了抿嘴唇，咬了咬牙，兩腮上兩塊肌肉滾動了幾下，他下了決心，退讓了，「好，人爲刀俎，我爲魚肉，要改我就把黃永勝中間那個『永』字去掉，叫黃勝。」

大個子說：「這不行啊，這不跟沒改一樣嗎？」

老人又躊躕了一下，「……那就叫盛大的盛。」

袁副局長說：「這也不行，聽起來還是跟『勝』一個樣。」

老人又想了一下，再次咬了咬牙，房間裏靜得憋不過氣來，他腮間兩塊肌肉又鼓起來滾動了幾下。「那我再退一步，就把盛字下邊去掉，叫『黃成』好了，你們滿意了？要還不同意，我就決不改名，哪怕回秦城去！」

大個子與公安們對視了一下，鬆了口氣，同意了。

著名上將黃永勝，從這天起有了一個新的無奈的名字——黃成。

……

五

等眾人離去，病房裏就剩下老人及兩個兒子兩個兒媳婦時，老人拍了拍沙發扶手，對孩子們說：「爸爸不是要跟他們爭這幾個錢。可是我剛才真在些擔心，怕他們真把老三你們退回礦山去，那你們怎麼辦哪？」老人眼中露出舔犢之情。

「爸爸，我們不怕！這些年都這個樣了，還能壞到哪裏去？」老三也帶著些豪氣。

「爸爸，現在除了不讓你做『人』了，還能把你怎麼樣？」吳露聲音很大，「我看他們害怕你回秦城去，好不容易把你整出來了，你們要是萬一死一個在秦城裏邊，這歷史會怎麼寫？能不怕？」

老人又一拍沙發扶手，「人可以沒有傲氣，但是任何時候都不能沒有傲骨！有一句古詞……」他習慣性地用右手虛握成拳，以食指與姆指相觸成環，輕輕敲了敲寬闊的前額，以幫助回憶。「喔……『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引自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爸爸是一名軍人，有這個氣度！」

是啊，今在河東，明過河西，莫測幻變，可順受否？唯有「軍人」兩字，永遠擲地有聲！

初到台西醫院與三兒子一家。

……

沒幾天，市公安局辛科長拿著一張借條來到醫院要老人簽字，借條上是公安局「借」給老人的物品。辛科長說：「黃老，這是準備給你使用借給你的鋪蓋，春耀已驗收了，請你簽個字我們好入賬。」

老人接過來看了一下，上面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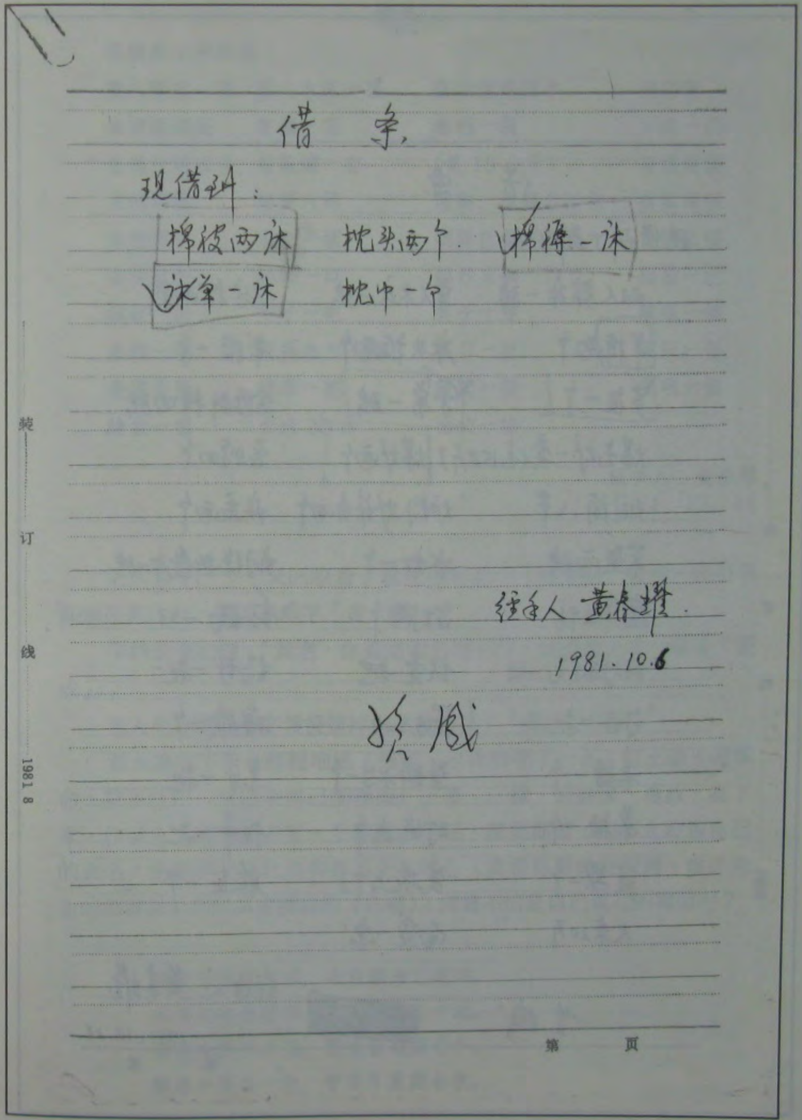
借條

現借到：棉被兩床 枕頭兩個 棉褥一床 床單一床 枕巾一個。

經手人：黃春耀
1981、10、6

老人用顫抖的手第一次簽下了自己的化名：「黃成」。

二個月後，公安局又爲老人家裏提供了部分日常用品，借條又簽了一份：



借条

现借到：

棉被两床 枕头两个 棉褥一床

床单一床 枕巾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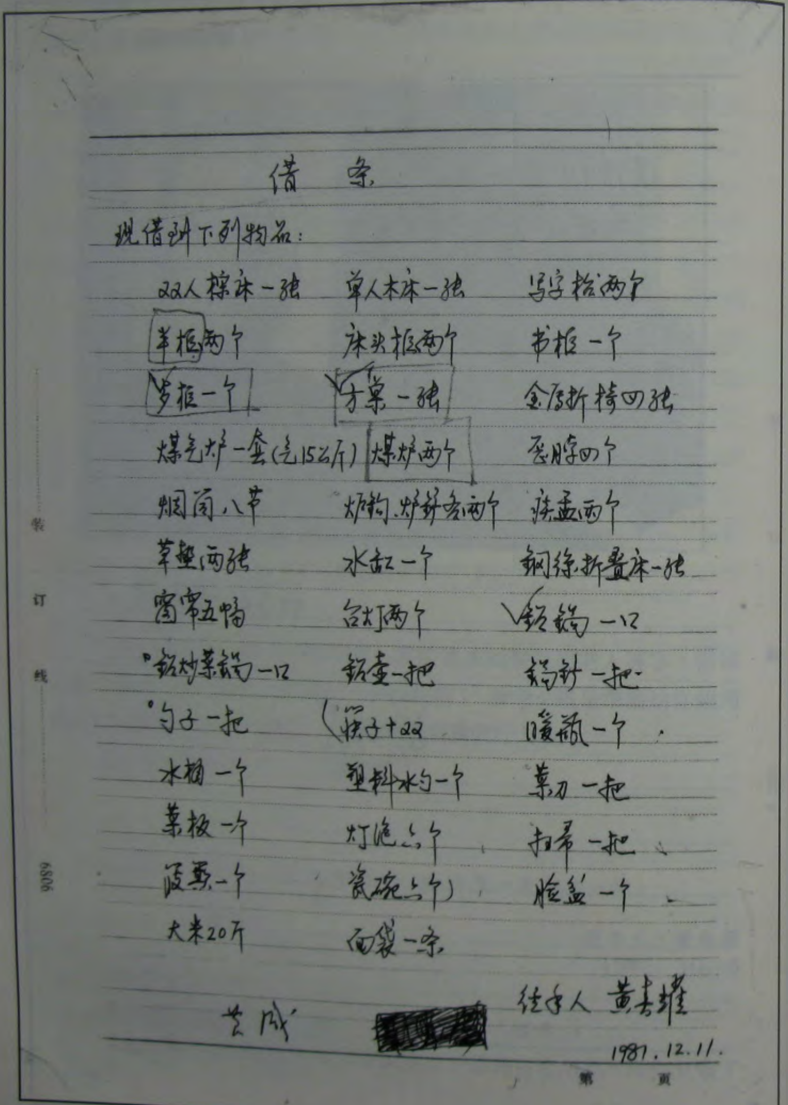
经手人 黄春耀

1981.10.6

黄成

装 订 线 1981 8

第 页


借条

现借到下列物品：

双人棕床一张　单人木床一张　写字台两个

单柜两个　床头柜两个　书柜一个

餐柜一个　方桌一张　金属折椅四张

煤气炉一套(气15公斤)　煤炉两个　歪脖四个

烟筒八节　炉钩、炉铲各两个　痰盂两个

草垫两张　水缸一个　钢丝折叠床一张

窗帘五幅　台灯两个　铝锅一口

铝炒菜锅一口　铝壶一把　锅铲一把

勺子一把　筷子十双　暖瓶一个

水桶一个　塑料水勺一个　菜刀一把

菜板一个　灯泡六个　扫帚一把

簸箕一个　瓷碗六个　脸盆一个

大米20斤　面袋一条

黄成　[redacted]　经手人　黄春耀

1981.12.11.

第　页

借條

現借到下列物品：

雙人棕床一張	單人木床一張	寫字檯兩個半	櫃兩個
床頭櫃兩個	書櫃一個	餐櫃一個	方桌一張
金屬折椅四張	煤氣爐一套	(氣 15 公斤)	煤爐兩個
歪脖四個	煙筒八節	爐鉤、爐鏟各兩個	痰盂兩個
草墊兩張	水缸一個	鋼絲折疊床一張	窗簾五幅
檯燈兩個	鋁鍋一口	鋁炒菜鍋一口	鋁壺一把
鍋鏟一把	勺子一把	筷子十雙	暖瓶一個
水桶一個	塑料水勺一個	菜刀一把	菜板一個
燈泡六個	掃帚一把	簸箕一個	瓷碗六個
臉盆一個	大米 20 斤	面袋一條	

經手人：黃春耀
1981、12、11

老人看了一下，又回眼看了看身邊的老三，見他點了點頭，就將字條鋪在茶几上，簽了三個字「黃永勝」。

辛科長連忙說：「黃老，你簽這個名可不行，要還像上次一樣簽『黃成』。」

老人用筆將三個字慢慢塗掉，又重新簽了「黃成」二個字。

黃永勝放下筆，輕輕地搖了搖頭，自我解嘲了一下：打土豪，鬧革命，打下江山，反過來自己卻變成「土豪」一樣，被抄家、專政。當了家，作了主，現在連安家、生存基本用品，都要靠借，還不允許簽自己的真名！他發現此時此刻與魯迅先生的心，真是有著幾分相通。魯迅先生的那首被毛澤東高度讚揚的《自嘲》，何嘗不恰是自己現在的寫照呢？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1982年，青島。

辛科長的背影剛一消失，老人戴上墨鏡，叫過兒子與兒媳：「走，咱們『破鏡』遮顏，過一下自由市場！」

就這樣，借助這些家庭基本用品，重回老百姓生活的一代名將黃永勝在青島總算安下了一個簡陋的家。全家人都爲老人有了一個可以安寧的晚年生活欣喜，老人也過上了兒孫繞膝的養老日子。

老人帶著兩個孫子，站在青島海濱一處礁石上。身邊是一堵壁立的石崖，海浪「彭……彭……彭……彭……」地沖打在礁石上，發出轟鳴，以極強的震壓向耳膜壓進去，一直壓入到人的心䰟，壓得他的五臟六腑擠作一團；接著，在浪頭退去「嘩——嘩——」的長聲中，內臟又在他的軀殼內四處彈開。一次又一次，似乎永遠不會停止。聽在黃永勝的耳中，這些正像是戰場上連續爆炸的砲彈，轟過來，炸過去……直轟炸得他那一顆軍人不死的心臟順著這震響，又逆著這震響，頑強而驕傲地跳動……

他一偏頭，注意看到那崖壁上，這一道、那一道的石頭裂縫，好像是名叫「歷史」的那位老人面孔上的皺折。它們坦露著地質年代的沉積，彷彿千千萬萬年來就是那樣，不曾有絲毫改變。那青色的、黑色的、灰白的、或是說不上什麼顏色的、且沒有任何生命跡象的巨石，又是一個個細長可怕的巨眼，直楞楞地、蒼涼地看著他這個當年的軍人，對著他的眼，也對著他的心……他的眼一熱，忽然將自己的視線轉向那邊海天一線的所在。

在那裏，近岸激盪不止的海浪就像全部凝固住了，凝成一塊無邊無際的大鐵塊，發散著烏黑鐵灰的死氣，壓在那海上，與天際陰灰的厚雲連接。鉛一樣的雲與鐵一樣的海疊壓在一起，在它們重壓的中間似乎什麼都不會存活下來，祇有靜止的時間，靜止的生命和死去的世界在那裏永存。

他發現，他想過那裏去……

他又發現，如果他真在那裏，他一定想離開……

滄桑的心與蒼涼的世界能夠相互憑依嗎？

……一隻稚嫩的小手拉了拉他的手，還有一隻在扯他的衣角。

「爺爺！」「爺——爺！」脆脆生生的呼喊聲將他從凝固中解脫出來。

這是兩個小孫子在呼喚他。於是這一老二小從海灘向來處慢慢尋路回去，兩個小小身影圍著他身前身後嘻笑著、打鬧著，奔跑著，把海沙散向海風之中，在他佈滿著時光之重與征途之遠的印跡的臉龐前，演示一個新時代的快樂。

一道陽光從厚重的雲層中扯開小小的裂縫，斜斜地射下來，正照在老人的肩膀上。天地爲之一亮，老人沉重的背影忽然有了生氣。

但是。在他的腳下，卻看不到光線下的影子……

這時，全家誰也沒意識到，老人的生命實際已進入倒計時。一年多後，1983年，青島成了全家的傷心之地，失去父親的孩子們堅決離開了那個即使擁有聞名於世的美麗風光，卻令他們難以回首的傷心之城，他們誰都再也不願回憶那短暫的傷心欲絕的日子……

1982年與孫女樂樂在台西醫院。

1981年與黃春光、黃河在台西醫院。

1982 年夏在青島。黃永勝身邊為三個孫子（女），左為黃一，右一為黃河，右二為黃樂樂。

六

但是，如果我們將時光從這顆將星隕落的 1983 年向回穿越 56 年前，那是怎樣輝煌的開始？那又是怎樣一個轟轟烈烈的時代？

如果詠唱一個大時代，一群大英雄，一場大戰爭，唯宋代大文學家蘇東坡那首《念奴嬌·赤壁懷古》可爲引領：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
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
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
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三國赤壁之戰，就發生在黃永勝出生的地方。那方山，那方水，那場歷史大戰，伴隨著他的出生、長大。黃永勝的青年時代，恰是那樣一個「一時多少豪傑」的時代；他的一生，又恰是那樣一個「千古風流人物」們「人生如夢」的時代。那個時代，中華民族歷史，英雄成群；世界戰爭歷史，名將如林。當一個盛極的朝代衰敗，九洲萬民陷入黑暗與血火之中時，名垂青史的英雄，總是象天上星宿如雨落入人間；名振戰史的將領，又總像是被時代巨浪從泥床深層掀出來的珍珠，在某段時空裏鋪成一片燦爛光河。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五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實行軍銜制，十名元帥和十名大將後，有五十五名開國上將（1956 年與 1958 年再各補授上將一名，共稱爲五十七名開國上將）。光是這些名單就能夠聚合起中國現代戰爭舞臺最雄壯的那段演出。滿目煜煜的將星光射霄漢。自清代以來，中華民族在這個名單中，再一次迸發出眩目彩暈和萬丈豪氣！

七

上將黃永勝，開國上將中的一個，名字排列在名單中間部分；論年紀不長不幼，45 歲，比五十七名上將的平均年齡 47.4 歲略小一些；論革命資歷在上將中不是最老的，但屬於較老的那一檔，是 1927 年 12 月前入黨的那一批；論職務，正兵團級廣州軍區司令員；論經歷分類，是專職軍事主官那一個類別。

璀璨星雲中，他祇是點綴星光的一顆；但在共和國和人民軍隊的史冊中，這卻是一個閃亮耳熟的名字，包含著許多傳奇。

傳奇一：共和國和解放軍的創始人毛澤東、十名元帥、六名大將，戰爭年代當過他在軍隊系統中的直接上級；在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中，他先後指揮率領過十四個軍級部隊的作戰；據不完全統計，在漫長的戰爭生涯中，不包括他當主官時的政委與副手，他指揮領導過的直接下級中，被授予開國上將軍銜的有 1 名，被授予開國中將軍銜的有 32 名，被授予開國少將軍銜的多達 271 名。

傳奇二：他從一名戰士開始，一直在一線作戰，一級一級沒有拉下，一直升到總參謀長職務，全都在軍事崗位。不算皮外傷，他一生竟然沒有受過一次槍傷刀傷爆炸傷。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遇美軍飛機轟炸，炸彈崩落的山石砸傷了他的小腿，在小腿上留下了全身唯一一塊猙獰的傷疤。

傳奇三：好像誰都說他很能打仗，而且都是打勝仗，但很少有人能完整說出他究竟打過哪些仗又是怎麼打的。其實他一生親身經歷和指揮過的被戰史命名或未命名的大小戰鬥達一千多次。他生前回答兒子的提問時曾說過：一輩子不敢說百戰百勝，但凡指揮過的作戰，沒有因自已失誤打過敗仗。他一生，打出了不少好仗。紅軍時期他從戰士一步一步升到團、師一級，是一員剽悍的前線指戰員，打仗勇猛堅決不怕死。有傳說他在 1929 年長汀戰鬥中，曾親手擊斃國民黨軍旅長郭鳳鳴；老戰友邱會作將軍說，他曾勇追叛變師長。井岡山時期和中央蘇區的重要戰鬥、大仗硬仗他幾乎全都參加了；從第四次反圍剿開始，他打仗不但強悍而且越來越多地表現出精巧靈活，熟於算計的特點，無論是丁毛山戰鬥，還是烏江圩、溫坊戰鬥、廣昌保衛戰，都有他的一份功勞；長征路上，他率紅一軍團紅 3 團爲全軍開路，勢如破竹，連破三道封鎖線；血戰湘江腳山鋪；後占通道，襲黎平，搶施秉，取余慶，連戰連捷；遵義會議後，他率紅 3 團爲疑兵八過赤水，又智奪烏江渡口，再首先奪取瀘定橋東橋頭，爲黨中央機關和紅一方面軍突出險境立下汗馬功勞；抗日戰爭平型關戰鬥中，他參加了漂亮的腰站阻擊戰；在晉察冀三分區連連出擊打擊日冠，1938 年一年三分區計殲日僞軍 4700 餘，另爭取僞軍反正 3700 餘；黃土嶺擊斃日將阿部規秀一戰，有三分區的重要功勞；百團大戰中三分區所打的戰鬥，在軍史中有明確記載的不下四十餘次；神仙山保衛戰更是以少擊多，重挫日軍「掃蕩」，斃傷敵 800 餘，自僅傷亡幾十人；解放戰爭中他成爲軍一級的主官後，更是打出楊杖子三戰三捷，以 1：11 的戰損比殲敵 16000 餘；遼西會戰硬頂廖耀湘十萬精銳，爲全殲廖耀湘兵團立下關鍵戰功，一個縱隊殲敵 26000 餘；攻天津三分鐘突破民權門，首奪金湯橋，拿下戰役中最耀眼的榮譽，殲敵 28000 餘；他作爲軍事主官率領十三兵團參加廣西戰役，解放廣西大部，戰役總殲敵 172，000 餘；再打被軍史研究稱爲「解放戰爭最後一戰」的平而關圍殲戰，以 3000 餘兵力全殲敵近 7000 人。

傳奇四：民間傳說他曾救過毛澤東。

傳奇五：除了他當班長時因維護群眾紀律打了一次戰士並受到羅榮桓深刻教育外，他不打士兵。打天津時因爲傷亡太大，他在突破口上當著部下的面大哭了一場。他愛兵出了名。

傳奇六：劉亞樓曾聲言要槍斃他；他也曾聲言要槍斃手下師長吳烈。其實除了戰場上的敵人，他不濫殺。

傳奇七：他不喝酒。一名戰將悍將不喝酒？ 有些難以相信，但這是事實。他不喝酒，是不能喝，因爲家族體質遺傳的原因。

傳奇八：由毛澤提議，他曾極有機會當選爲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常委，但他卻堅決推辭了。

傳奇九：他與他領導的軍委辦事組，在文化大革命的亂局中，經常頂撞、對抗江青、張春橋等炙手可熱的中央文革大員，是當時的中國與中國共產黨組織中罕見的敢衝在前臺，直接並公開對抗、制衡「四人幫」，力圖穩定全軍及全國形勢的一級黨組織和一級軍事單位，而且還是一級高層黨組織與軍事單位。他是江青最恨的黨內軍內高級領導人之一。

傳奇十：他有過六個兒子，戰爭年代夭折二個。他一輩子想要個女兒。他四個兒子給他添了四個孫子，分別是劉波（黃宏波）、黃河（黃果果）、黃一（黃扉扉）、黃維嘉（黃嘉嘉），祇有老二項林（原名黃春明）和二兒媳劉小楠喜得一女黃樂樂，讓他晚年終於了卻了一份心願，得享孫女之樂。

傳奇……

傳奇，軍人的傳奇……

他的傳奇還有很多。人們說他是一員虎將，也是一員狐將，一員福將，更是一員能將。不無道理。

將軍1910年11月17日生於湖北省咸寧縣高橋鎮黃鐵村一個普通貧窮的農民家庭，原名黃敘全。讀過一年半私塾，並斷斷續續讀了三年書。從軍前是一個熟練的篾匠，也是一名對當時社會黑暗現實憤憤不平的進步青年。十六歲那年，年輕的黃敘全離家從軍。那是一個不見月光的黑夜，他悄悄掩上破舊的家門向外走去。也許他邊走邊回頭地張望在夜色中默默無語的小村莊；也許他並沒有回頭，心頭祇是流過年青人在這種時刻都會有的那種悲壯和決絕。村口一棵生長茂盛的高大樟樹在黑暗中張著碩大的樹冠，樹下面是村前那個泛著隱約微光的小小水塘。兒時熟悉的這一切現在都在默默看著他的背影。

萬事本空，佛曰無常。緣生則起，緣盡則滅。大千世界，絕妙精深，變幻無窮，不可盡說矣……在此夜晚，家鄉的萬物正陪著那一雙赤足向前走去。這一走，走向了一個緣起——那是一員名將、一支軍隊、一場驚駭歷史的戰爭所憑眾緣之端。眾緣聚合，緣生，緣起，緣住，緣變，中國近代歷史和命運正在翻捲出莫測變數，分化組合，再大勢如潮，一洩而決。

一名軍人傳奇，就此開篇。

第一章 鄂贛湘閩粵篇 千錘萬擊出深山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全不顧，要留清白在人間。

——（明）于謙《詠石灰》

【軍史廣角——1927 年】

中國現在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乾柴堆，已經開始點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起義槍聲不絕於耳。這一年，相繼爆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還有鄂南、洪湖、海南島、確山、清澗、海陸豐、鄂北、黃麻、贛西贛南、廣州、弋橫等多個起義在南中國大地上發起。

黃永勝在秋收起義的行列中，開始他跟隨毛澤東、跟隨共產黨的革命道路。秋收起義的參加人員倖存到解放後的衹有 20 餘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元帥羅榮桓；還有大將譚政；上將張宗遜、陳伯鈞、陳士榘，宋任窮、賴傳珠、鍾期光加黃永勝本人；中將張令彬、楊梅生、譚冠三、劉先勝、賴毅、郭鵬、韓偉等八人；少將李貞、龍開富、楊世明、余文光、王耀南、潘振武等六人。未授予軍銜的則有何長工、楊立三、黃達等。[1]

【1】 何長工（1900—1987）湖南華容人。建國後曾任重工業部代部長，地質部副部長，黨組書記，軍事學院副院長等職。
楊立三（1900—1954）湖南長沙人。建國後曾任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業部部長，解放軍財務部部長等職。
黃達（1908—1978）江西清江人，原名謝今古，曾任紅軍 34 師衛生部政委，八路軍後勤部供給部副部長，遼寧省副省長，省政協副主席等職。

【軍人檔案】

1927 年（17 歲）

履歷：咸寧農民自衛軍隊員；國民革命軍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士兵、班長；工農革命軍第 1 軍第 1 師 3 團 9 連士兵；第 1 軍第 1 師 1 團 9 連 2 排 4 班班長

經歷：農民革命運動；從軍；秋收起義之白沙、東門、蓮花、蘆溪戰鬥；三灣改編；井岡山；入黨。

親歷戰鬥：

* 8 月 1 日，黃永勝所在的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受中共中央命參加南昌起義，從武昌乘船赴南昌。途中得知起義已舉行，前方有反動軍隊佈防，全團於湖北陽新黃顙口棄船登岸，轉向贛東北一帶機動待命。部隊駐修水、銅鼓。
* 秋收起義：9 月 9 日，秋收起義爆發。黃永勝所在部隊 9 月 11 日出動，參加毛澤東領導發動的秋收起義。被編入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三團九連。參加了白沙、東門市戰鬥。後遇敵反擊撤至上坪。
* 秋收起義失利後，部隊向文家市集中。9 月 20 日，由文家市沿羅霄山脈南下。9 月 25 日行軍途中，於萍鄉瀘溪鎮遇敵襲，戰鬥失利。之後，一起參加革命的幾個老鄉拉他離開部隊回家保命，被他堅決拒絕，從此，黃永勝成長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軍人。
* 三灣改編：9 月 29 日在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參加著名的「三灣改編，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三營九連四班班長。隨後，10 月 3 日部隊進至寧岡縣古城，7 日跟隨毛澤東走上井岡山。嗣後，開始進行創建根據地工作，發動群眾進行農民革命，建立赤衛隊，恢復和建立共產黨地方組織，建立工農兵政府，並進一步整編擴大紅軍隊伍。
* 10 月下旬，部隊於遂川大汾遇反動靖衛團襲擊，所在 3 營與團部失散，南進至上猶、桂東地區遊擊作戰。
* 11 月中旬，第一師一團主力由毛澤東率領前出茶陵佔領縣城。12 月遇國民黨第 8 軍一部進攻，所在 3 營由桂東趕到茶陵，會合 1 營與敵激戰。後歸建隨主力撤回寧岡。途中轉向遂川。
* 12 月，經九連黨代表羅榮桓主持入黨儀式、一排長王良為介紹人，在井岡山茨坪加入中國共產黨。

一、咸寧：鄂之南

一

咸寧，古楚地，鄂之南。遠古時期這裏是古雲夢大澤茫茫水面淹沒的部分。《國家地理》雜誌 2007 年第 5 期有一篇題爲《長江潤澤海》的文章，指出古雲夢澤位於長江中游，是一大片湖泊和沼澤，面積有二萬多平方公里那麼大，浩翰如海。長江從它的中間奔騰而過，江水入澤瀰漫擴散。大澤吞吐調節著大江之水，滋養著大地萬物。隨著長江不斷改道，江水中裹夾的泥沙不斷沉積，中華地臺不斷抬升，古雲夢澤漸漸乾涸，水面退去縮小，地面隆起擴大，形成了廣袤富饒的鄂州大地。古雲夢澤對長江江水的調節作用，最終由後來漸進擴大的洞庭湖所取代。到後來，湖北省的中心地帶，低凹之處是眾多河流和上千湖泊，平坦之處是深厚的沖積土層，先民們辛勤地在上面耕作生息。

時至近代，從中國版圖上看去，長江從三峽出來，過宜昌後急向東南方向直下，在鄂湘邊界洞庭湖一帶稍一滯轉，就向東北方向斜上武漢，又在武漢轉了一個大彎再折向東南，在湖北中部地區形成了一個「Λ」型的河道，而咸寧就在這個「Λ」型河道下方正中的位置。它頭頂著水氣如虹的江灣，呈現在長江中游南岸、幕阜山脈北麓。它地勢南高北低，其中間雜著江漢湖積沖積平原區、大幕山——雨山低山丘陵區、幕阜山侵蝕構造中山區。它臥於華中腹地，東鄰贛北，南接瀟湘，西望荆楚，北靠武漢，是連接華北、華中、華南的重要通道。

遠在 5000 年前的新石器時期就有人類在咸寧生息繁衍，創造出燦爛的古代楚地文明之一部分。西漢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這裏稱沙羨（音 yi）；東晉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 378 年）又稱汝南；梁元帝承聖三年（公元 554 年）改稱沙州；隋煬帝大業年間（公元 605—617 年）始稱爲江夏地；唐代宗大歷三年（公元 768 年）再稱永安；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 1007 年），爲避宋太祖永安陵諱，取《易．乾象》「萬國咸寧」之義易名咸寧一直延續至今，意寓大家安寧之意。

咸寧這一帶是百家姓中黃姓的發祥之地，世有所謂「天下黃姓出江夏」之說。咸寧在歷史上與今屬武漢市所轄的江夏緊緊相鄰，曾爲一個古代行政區域，也常常互相統屬。自戰國時期，被史書稱爲「四大君子」之

一的楚國春申君黃歇，和他的宗親們生活在這一片區域，就開始形成最早有明確歷史記載和傳承文字史料的黃姓宗族聚集繁衍的地區。關於黃姓的最早發源地，還有今河南省境內的古「黃國」之說，但黃國後來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已不能在血脈傳承與文化傳承上形成一個鏈條，黃歇便日益明確地成為世界黃姓宗親的共祖。在黃永勝出生的高橋鎮黃鐵村，黃姓雖不是一個大姓，但在附近周邊，黃姓卻遍地皆是。

咸寧是一個有著美麗浪漫文化積蘊的地方。在咸寧著名風景區「星星竹海」中，有一小片神奇的地方。據景區負責人對筆者介紹，這裏是「中國三百古仙」之一的嫦娥傳說的發源之地、「嫦娥奔月」的出發之地和吳剛的家鄉。由於年代太過久遠，嫦娥、吳剛是否確有其人已無可考，但是有關后羿、嫦娥、吳剛、桂花的民間傳說，在這裏的本土鄉民中相傳相承，已成為當地文化傳承的組成部分之一。經專家們考證，又經國家有關部門審查，認定這裏是嫦娥傳說的「文化故里」。

在有關嫦娥的傳說中，咸寧此地在一億幾千萬年前，面臨南海，是南海觀世音菩薩、西王母等佛界、仙界的大成就者和神靈們經常往來之地。嫦娥原名「蛋娥」，是一個沿海部族的公主，而后羿則是羿族的王子。旅遊景區中有一個古名為「飛仙洞」的山洞，明代已被人們發現，洞中佈滿鐘乳石、火成岩、花崗岩及各種不同的地質現象遺留。這個洞，被冠為嫦娥與后羿修仙生活的地方，溶洞中，自有一番趣妙與奇特。當你在深邃幽暗的洞窟中曲折穿行，忽然會不由自主地想到洞外陽光下的世界。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前一日的仙洞，它外面是前一千年的世界嗎？如果這樣去想，歷史與文化會沉甸甸地盤旋在你的肉身之上。

由於咸寧在地理上與武昌距離不過百餘里，兵從北下，奪武昌後咸寧亦得；兵從南上，占咸寧而武昌必得。自古兵來兵往，屯兵駐兵，這裏是必佔之地，也是血戰之地。三國時期著名的赤壁之戰，就發生在咸寧西面長江兩岸那一帶的山河大地丘陵間。大江東去，羽扇綸巾，鐵戟沉沙，千古撫歎。一大批三國英雄在這裏演繹過壯麗宏闊的戰爭，留下了汗牛充棟的英雄史詩和傳奇。古往今來，文人墨客對著這片土地和它承載的歷史，曾吟詠出的絕唱華章，字字句句，隨萬里長江東逝水波，日

日流淌，年年不息，代代不絕，滋潤著中華文化的生養和民族血性的厚積。

二

當歷史的時鐘指向公元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時，中國，這個在世界近代文明史上多災多難的國邦，自 1840 年始已經承受了太長太慘太悲的磨難。一次一次的國災族禍，一次一次的屈辱冤恥，一次一次的割地賠款，一次一次不堪的慘敗，已將這個有著五千年輝煌文化和厚重歷史的大國，折騰的奄奄一息。曾那樣強悍驕傲的民族血性，就像一片被秋風掃落在地的殘葉，伏在大地的皮膚上隨風顫抖喘息。但是，在地底深處，五千年傳承延續的生機傲骨，卻像竹林的根系頑強存活著，悄悄伸展著，總是一個一個、一叢一叢地爆出倔強的新筍。老竹死去，新竹正向著先祖們鮮血和功勳佈滿的大地上擴張，它們的脈管中，流過的是沉默了二百年的熱血；它們的骨髓裏，根植的是五千年輝煌歷史形成的基因。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到了該改變該甦醒的時候了！

1926 年 8 月 26 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第 10 師、第 12 師揮師北伐，來到了咸寧以南的汀泗橋，在那裏與吳佩孚的北洋軍狠狠地打了一仗。憑這一仗，葉挺獨立團把第四軍「鐵軍」的名聲一下揚遍了中原大地。接著，北伐軍又在咸寧賀勝橋再取一勝。十萬北洋軍潰敗而去，北伐軍直取武昌，後沿長江轉東，一陣狂飆似的捲向長江下游那個富庶繁華之地。咸寧從那時起就藉著北伐鐵軍和汀泗橋之戰聲名鵲起，載入了近代戰爭史冊。

咸寧歷來有「桂花之鄉」、「竹子之鄉」、「茶葉之鄉」、「苧麻之鄉」、「溫泉之鄉」的美稱；此外它水系發達，多橋，還自稱「千橋之鄉」，帶「橋」字的地名比比皆是：汀泗橋、賀勝橋、橫溝橋、蕭橋、馬橋、官埠橋、雙溪橋、劉家橋、龍潭橋、團林橋……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有一個鎮叫「高橋」，它位於咸寧縣城東北方向。出高橋鎮向西偏南，群山聳立，過一個隘口下坡，在兩邊山丘夾繞中，一條綿長的山溝呈現在眼前。鄉間小路蜿蜒而過，在溝內串起一個個左右分佈的小村落。這種小村落一般背山面溝，依山灣而建，被當地人稱為「灣子」。其中一個灣子，名為「黃

鐵」。灣子向山間凹進，竹林象展開的鳳尾在村後搖曳，一眼清洌的泉水從山灣中潺潺流出，穿村而過注入村前的小水塘。

「嘩……嘩……」一陣竹葉相掃的聲音夾著竹木扭斷的「吱紐」聲從山上傳來。一個高個子青年將砍倒的碗口粗的楠竹削去枝杈葉子，又雙手抱起，大的一頭頂在地上，用肩扛住斜立的竹身，腰一用力，就把竹子完全扛了起來，一步一步順著山坡向村子走去。

他名叫黃敘全，黃鐵村黃敦富家的老四。黃敘全就是後來的黃永勝，未走出山村的他，這時還祇是咸寧山上一塊普通的「山中石」。他的祖父名黃祥東，祖母聞氏，生有二子，他的父親黃敦富是老大，娶妻彭氏也就是他的生母，共生有三子二女；他上有一兄二姐，分別名黃敘金（長兄）、黃敘雲（大姐）、黃敘玉（二姐）；下面還有一弟黃敘元。他的叔叔是家中老二，名黃敦貴，則生有二子一女。

現在的黃敘全十六七歲的樣子，瘦瘦的身材，光著上身，細腰寬肩，身上肌肉不顯但看起來非常結實有力。竹林把裁碎的陽光灑在他油光略黑的皮膚上，閃動著青春的節奏。還沒進村，就聽見村裏幾個大嗓門在嚷嚷什麼。

「打仗了！就在汀泗橋，好兇好兇啊！」

「城裏都聽到砲聲，好響好嚇人，河裏飄過來北洋軍的屍體，河水都紅了唄！」

「城裏的北洋軍全都不見了，都打仗去了……」

黃敘全將砍來的竹子放在家前空地，正準備剖竹篾，耳朵一豎，更加聽清了村裏人議論汀泗橋打仗的事。他放下篾刀，就想跑到汀泗橋去看熱鬧，但是被大姐攔了回去。黃敘全家中母親早逝，大姐黃敘雲姐代母職，操持家務拉扯著弟弟妹妹們。她的話有家長權威之力，黃敘全乖乖地重新坐下拿起篾刀……

過了兩天，汀泗橋的仗打完了，賀勝橋又打了起來，打得更兇。賀勝橋是武（昌）長（沙）鐵路上的軍事要地，歷史上在這裏曾發生過無數次戰鬥，都是守軍常勝，後被某一次的守軍命名爲「賀勝橋」。這次碰上以共產黨爲骨幹的第四軍葉挺獨立團，歷史就被改寫了。守方是北洋吳大帥，守戰不利，大帥親自督戰砍了幾十顆退兵之頭，還把一個旅長的腦袋掛到高桿上以鎮怯兵，但也沒守住，仗祇一天就打完了。賀勝橋離高橋更近一些，仗不打了，黃敘全終於可以到戰場上去看看。

賀勝橋是一片沖積平原，無山險可守，可是公路、鐵路兩邊都是湖塘，又趕上漲水，陸路變得很窄，易守難攻。戰場上，土地被砲火翻得遍是彈坑，彈坑中彷彿還冒著絲絲硝煙，散發出火藥的味道，地面上這一灘那一片暗紅發黑的血跡清晰可見。黃敘全張望了一陣，到處走了一圈。他將手插入被砲火翻松的土壤裏感受著混雜在土裏的彈片，手心一陣陣火辣辣的刺激，那死寂的戰場立時象活起來朝著這個未經世面的農村人張顯著死亡與勝利的震撼。他心中突然像劃過一道閃電，扯裂處湧出一股激情，使他嚮往那種子彈亂飛砲彈轟轟的戰鬥生涯。他猛地吸氣，讓火藥的味道深深進入四肢百骸，自已彷彿突然高大起來。「我要當一名軍人！」黃敘全對自已說著，「我要扛上一桿槍！」

三

他從小就聰明伶俐，甚至調皮搗蛋，桀驁不馴。黃鐵村村口有一個小水塘，也就不到一畝地大，村裏人洗菜洗衣都用塘裏的水。小小的黃敘全曾想要挑戰那口水塘，下去了又不會游水，差點淹死，自已撲騰了好一陣，幸好被大姐發現，伸來一條竹竿，他抓住竹竿才爬上來。死亡的恐懼和體力的消耗讓他好一陣才緩過勁。一段時間家境還算過得去，他的祖父非常痛愛這個孫子，對他希望很大，不到七歲就讓他到本鄉的八斗畈余家祠堂私塾唸書。先生是個夫子，愛喝酒，對學生很嚴厲，功課過不了關就用戒尺打手板，打得很疼手還會腫起來，留下長長的痛苦記憶。小敘全心裏對先生有股怨氣。他抓住所有的機會有意在課堂上破壞學規，有時先生派他去打酒，如果那時先生已經微醉，他就會惡作劇地把酒倒掉一些然後從稻田裏灌回些髒水。看著老先生搖頭晃腦地喝著他「加工」過的酒卻沒發現自己的小伎倆，那種成功的喜悅把打手板帶來的抱怨掃得一乾二淨。爺爺決心將這個調皮的小孫子陪養成材，私塾讀了一年半，又把他送到武漢的「張之洞小學」讀了半年。他斷斷續續總共讀了三年書，後來家道敗落，書讀不起了。他輟學後在家幹農活，上山打柴、放牛，又學會了編竹器，利用當地豐富的楠竹資源加工一些產品拿到集市上賣掉補貼家用。有人說他後來還搞了點批發倒賣之類的小生

意。他頭腦靈活，又悍勇好鬥決不服輸，凡是可用來爭輸贏比高低的遊戲遊藝，他都玩得熟練高明，花樣百出，在贏勝中間體會一種快意。

青少年時期的黃敘全在家鄉人的眼中，是一個極具鮮明性格的人。咸寧一名汀泗橋藉的幹部胡耀斌說，他的老父親胡榮輝老人，當年就曾親眼看到過黃敘全的一件事，印象極爲深刻。一次，幾個同伴打牌，黃敘全觀戰。其中一人中間去上廁所，由黃敘全替他。黃敘全是個打牌高手，「胡」了一把大牌。牌友們想少給點錢，紛紛說：反正不是你的牌局，錢也不能給你，不如這把不算，我們把牌合了，以後悄悄給你買條煙好了。黃敘全堅決不同意，就把牌扣在那裏，等上廁所的那人回來，把手中牌原原本本交給他，所贏的錢也全部推給那人收了。此事讓大家讚不絕口，一位在場的先生（指有文化的人）認定黃敘全將來是大出息之人。從那以後，黃敘全在同伴中威信樹立起來，事無鉅細大家都願意聽他的主意。

參軍前的黃敘全生活平淡，但不封閉；生活貧窮，但不志短。黃姓在本鄉是個小姓，不免時常受大姓族人的氣，加上當時社會的不公平和黑暗，使得讀過些書的他心裏憤憤不平。

任何時代，都有「憤青」。

北伐軍與北洋軍近十幾萬人的大戰不僅把整個咸寧變成一片戰場，革命軍勇猛的戰鬥力和嚴明的軍紀讓咸寧人大開眼界。隨軍到來的還有共產黨人、國民黨人、湖南的支前民眾，熱血的知識分子。善於發動農民的軍人們、黨員們和知識分子們，把革命的新道理、近鄰湖南的農民運動新奇刺激的情況帶到這裏，向咸寧人展現了一個新的世界。對黃敘全來說，這個新世界的景像是伴隨著槍砲轟鳴到來的。

驕陽如爐，白雲如絮，綠水如緞，山野如毯。北伐軍整齊如流的隊伍，閃閃發亮的鋼槍，各種各樣的軍事裝備，形成一股股鐵流從咸寧湧過。高昂的軍歌在咸寧上空此起彼伏，軍號聲、哨子聲、口令聲、操練聲，還有車馬隆隆的巨大響聲將咸寧往日的安靜攪得日夜不寧，也將這裏舊日死氣沉沉的秩序攪得上下翻騰。農民，也可以成爲土地和生活的主人！這種原來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軍隊和武裝的開闢護衛下，一下子就變成現實。黃敘全很快接受了這種新的現實並熱情百倍地融了進去。

在北伐軍攻克武漢後，咸寧縣的農民革命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遇到造反時代來臨，他身上的本性一下子發生了共振。他在本地積極參加咸寧農民革命運動，是最早參加當地農民自衛軍的青年。他將成爲一名軍人的嚮往傾注到自衛軍的日常活動中，日夜不著家。協助北伐軍支前，幫助駐軍辦些雜事，還在本地申張正義維護著革命的新秩序。雖然沒有上戰場那樣雄壯，但也讓他熱血沸騰。

1927 年 5 月夏斗寅[2]在武漢、咸寧之間發動反革命軍事事變，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以武力打擊剛剛興起的工農革命，咸寧地區那些反動地主也開始進行血腥的反攻倒算。據家鄉傳說，黃鐵村所屬的這個鄉，鄉長平時魚肉百姓，民憤很大，隨著咸寧的政治空氣緊張，鄉長和那些有權有勢的傢伙們，一改縮頭縮腦的樣子，又猖狂起來。黃敘全在鄉里領著一支由四十餘名農村青年組成的自衛軍就專門與鄉長一夥人作對。幾次小衝突後，一次黃敘全他們竟然把鄉長、保長等一夥給綁了！有老實的鄉親怕事，夜裏悄悄把這些「老爺」們給放了，壞了這幫「造反派」的好事。吃了虧的鄉長一黨，惡狠狠地找到了黃敘全的父親黃敦富說，敘全得罪了他們，要賠償他們 300 塊大洋才肯罷休，否則就抓起來殺頭。

他對父親說：「麼事把錢給他？給不得！我們家有那麼些錢？你就是借錢來給了他們，事情也沒得完！他們再來就把事情推給我身上。爹要聽我的曉得不？」

接著，他躲了出去，晚上就睡在高橋鎮外黃閼鋪一座石橋下的石板上。過了幾天，地主勢力的報復越演越烈，農運積極分子已經面臨被屠殺的危險。他聽說父親竟瞞著他，四處借債，要把鄉長訛詐的錢交去，家裏還逼著他給他娶了那個指腹爲婚的「屋裏」（當地話指妻子），氣得他對家人和家鄉失望到極點。他不甘束手就擒，就要去尋找那支鋼鐵一樣的軍隊，尋找自己的出路。衝動之後，他終於在 6 月的一個深夜離家出走。他不想死，更不想一輩子窩囊廢般地活下去。他出走，還有一個原因——抗婚，後篇再敘。

【2】夏斗寅（1886—1951），湖北麻城人。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第一師師長、獨立第十四師師長。1927 年 5 月發動叛亂，企圖推翻武漢國民政府，被葉挺部擊潰。

四

與他一起出走的還有十一個老鄉，都是與他一塊搞農民自衛軍的同伴，也是跟他一起對抗鄉長一夥的「亂黨」份子。他們走了大半夜山路，第二天一早，到了粵漢鐵路汀泗橋火車站，本想扒火車去武昌，卻正碰上車站上在招兵。他們心中一喜，便結伙飛快地上前去報名。

自晚清張之洞修粵漢鐵路，並設汀泗橋火車站後，汀泗橋鎮在那個年代，就成爲咸寧水陸交通的交匯之處，也是當地貨物集散之地，其繁華程度，不亞於咸寧縣城。北伐軍打下這裏後，還在鎮內設立了長設招兵機構。那天車站上，在兩處分別擺著條桌和長凳，是國民革命軍兩個不同部隊的兩個招兵處，一些北伐軍裝束的軍人，正在動員人們參軍。他選了一邊就去報名。後來才知道，那天，一邊是地地道道的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的招兵處，他報名的那一邊，卻是由共產黨暗中領導的武漢警衛團的招兵處。他從來沒有想過「命運」這樣玄妙的問題，但是後來幾十年來，都非常慶幸自己下意識的選擇。他當時就是看到，這一邊的招兵軍官和氣一些，有一股軍人正氣，他順眼，就帶著夥伴走上前去了。

那個時代有多少這樣的偶然，鑄造了紅色英雄譜厚厚的金冊，數也數不清。那也是一種宿命吧！天有眼乎？地有靈乎？必然，總在偶然中開花結果；偶然，則是走向必然命運的前提。對黃永勝他們這群最早的共和國宿將來說，偶然之中，唯中華民族的血性是爲必然！

火車站上，招兵桌前，軍官看著這個青年，瘦高個子，接近一米八的身材，南人北相，長臉寬額，天庭飽滿，下巴堅挺略長，一雙單眼皮的眼睛不大卻十分精神，明亮中還透出一股剽悍之氣和狡黠的聰明靈動，完全沒有常見的農村人眼神呆滯麻木的那種神情。他兩頰削瘦，鼻樑高挺筆直，長著厚重下唇的嘴唇抿著，嘴角透出一股堅毅，五官端正英俊，寬肩細腰長腿大腳，笑起來非常明快爽利，看起來就有幾分兵樣子。軍官滿意地點了一下頭，在名冊上記了幾筆，手一擺讓黃永勝站到右邊等著，就算通過了。

十一個夥伴都通過了招兵的手續，招兵的軍官把所有報名的青年們帶上了火車。在悶罐車廂裏，十幾個熱血的咸寧青年興奮地一路大聲說笑。擺脫了死亡的危脅，一身的輕鬆，想像著家裏找不到他們的的

情況，說著參軍期望，嚮往著軍旅征程，當然，還有可以吃飽飯的今後……。到了武昌下車，來到警衛團設在武昌南湖的軍營，他們就成爲了武漢警衛團[3]的一名士兵。這個團是北伐軍一部，由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於當年五月成立的，目的是在混亂的局勢下保衛武漢國民革命政府，所以又被稱爲「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團裏的士兵大多爲安源工人和湘鄂兩省工農運動積極分子，而軍官則正是從在汀泗橋、賀勝橋大顯神威的葉挺獨立團中調來的。所以該團主要領導和骨幹大多是共產黨員，部隊實際由共產黨在暗中掌握。「馬日事變」[4]以後，爲了與國民黨的反革命軍事政變對抗，警衛團成立了招募委員會，在湖南、湖北到處有意招收在當地陷入困境的工農革命積極分子，許許多多當地的共產黨員和縣級以下各級黨的幹部紛紛進入該團成爲各級軍官、士兵、骨幹，使共產黨的成份比例進一步增大。黃永勝就是在這樣的風雲際會中躍入了中國現代史上最偉大的革命洪流中，開始了他長達 41 年的軍人生涯。

二、武昌：大江畔

一

「你們現在是一名革命軍人了！」站在隊列前面的一名軍官大聲地對著這幾十名鄉土味十足的新兵蛋子喊著，「軍人以服從命令爲天職！這就是我告訴你們的第一句話。軍營裏沒有借口，祇有服從！軍令如山倒，令出必行，令禁必止。紀律是一塊鐵，誰去碰它，頭破腳爛！」

這是他進入軍營的第一堂課，軍令、軍紀，這是軍人的鐵律，深入他的骨髓，伴隨他的一生。

……

「立正！」

「槍上肩！」

【3】 正式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習慣稱之為國民革命軍武漢國民革命政府警衛團。

【4】 馬日事變，1927 年 5 月 21 日，駐長沙的國民黨軍第 35 軍團長許克祥，在軍長何鍵的策動下，圍攻湖南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等革命組織，捕殺共產黨人及革命的工農群眾。因當時電報代日使用韻目，21 日韻目為「馬」字，該日的事變稱「馬日事變」。

「槍放下！」

「槍上肩！」

「槍放下！」

……

所有的新兵，一色的北伐軍深灰色軍裝，大蓋帽，青天白日帽徽，牛皮武裝帶，打綁腿，膠質軍鞋。像所有的新兵一樣，他開始了單調緊張的軍營生活，也開始了他長達數十年的軍旅生涯。

武昌，長江南岸，日夜不歇的長江水展開寬闊的波浪義無反顧地向東而瀉，營房外的南湖卻秀麗而安靜。江濤湖波，陪伴著這批新兵從日到暮，從夜至晨。警衛團軍營操場上，一眾新兵日復一日地操練訓練。黃永勝很快表現出他非常適合軍人的生活。他的著裝總是整齊乾淨，軍帽端正，內務標準，很快就能掌握隊列動作，操練起來有模有樣；射擊訓練出槍、瞄準、擊發，教官的示範看過後就有樣學樣，要領講一遍二遍就能領會掌握，班長、排長看著他很是喜歡。

每天訓練下來，一起當兵的同伴們大多叫苦連連，但他卻精神得很，臉上雖然透出疲倦但也透出興奮。他太喜歡軍隊生活了！

「敘全哪，你麼事就不累呢？整天這樣操，那樣操，動作做不好還要給長官拿木棍抽，搞不贏！真想回家去了唄，家裏吃不飽飯，可沒這樣辛苦。」一起出來當兵的鄰村同鄉用家鄉話抱怨地說。

「麼事搞不贏？不難搞啊！家裏幹活不辛苦嗎？沒飯吃還要給有錢人欺負，哪有軍隊好。手裏有桿槍唄！」黃永勝也用咸寧話回答，「你就是個笤（咸寧人說人笨的意思）！一個立正雙腿併攏你就站不得，都十幾天了唄！真是鬼打鬼！」

「你才鬼打鬼！我們比不上你哎。」

「你是塊當兵的料唄，我們不行，就能種田放牛……」

「誰知道當兵這麼難，天天挖地也不願意站隊列……」

「難死人了！」

「搞不得喔……」

「我們排的長官好兇啊……」

「……搶飯吃我搶不過別個老兵唄……」

一幫老鄉也操著咸寧話七嘴八舌地說起來。

二

講到咸寧話，在湖北省的漢語方言體系中也算得上是個另類。湖北話雖然各地語音系統複雜，但主要是融合了二大語系形成的，那就是北方方言（鄂西北部）和湘方言（鄂中及南部），但祇有在東南的一個小角落即咸寧一帶是屬於贛方言語系地區，所以咸寧在湖北是一個語言孤島。咸寧人講話如果使用本地方言，別的地方的湖北人聽不懂。有趣的是，咸寧由於地處要衝，南來北往人流繁雜，咸寧人又大多可以熟練地操起武漢話、湖南話與人溝通。所以在外地人眼中，咸寧人很氣人，他想讓你聽懂時，你就聽得懂；他忽略你的方言系統時，講起那種硬硬巴巴的咸寧話，你就跟聽到外國話一樣莫名其妙。

咸寧話多用鼻音、上顎音，入聲又多，聲音從喉嚨裏往外奔放，聲調誇張，音律張揚，上山下溝的，表述一個普通意思竟然就像吵架或大聲抱怨。他們十來個咸寧新兵湊在一起就像開起了鬥爭會，他也是個出了名的大嗓門，一嚷起來搞得遠處的兵不知怎麼回事，趕緊跑去向排長報告：咸寧兵他們打起來了！

排長是個湖南人，聽到報告跑到現場，遠遠就聽見一幫新兵「魯魯卡卡」「吼吼啊啊」地不知在說些什麼，語調就像急了眼的一幫人在吵，但仔細一聽其間又夾著哈哈笑聲，這可把排長氣壞了，大吼一聲：「立一正！」

這幫咸寧兵一見到排長跑來立刻收聲原地立正不動，眼巴巴地看著長官不知何事。

排長看見了他，因爲這個兵訓練表現不錯對他有較深的印象，就先拿他問事了：「你們搞么子名堂？要打架喀？」

「報告長官！我們老鄉說說話……」心裏面打著鼓，不知犯了什麼錯，他小心地回答，可他那個大嗓門震得眾人耳朵裏嗡嗡響。排長眉頭一皺，對這個新兵的聲音大還是不習慣。

「扯鬼談！老鄉講話那麼大聲，就像燒起大火一樣？」排長看見四周圍過來一些看熱鬧的兵，隨手一指，「你，哪裏人？他們剛才講了什麼聽不聽得懂？」

「報告長官，我是湖南人，聽不懂，好像鬼吵！」小兵的回答有點戰戰兢兢的樣子，周圍的兵們哄地笑了。

「你呢？」排長用手一指另一個兵。

「報告長官，我是湖北人，我也聽不懂，他們好像不是湖北人。」

排長轉過來對咸寧兵說：「你們好像也是湖北人，怎麼湖北人聽不懂你們的話？」

「這……這……」他這時不知該怎麼說，一時結巴起來。

「報告！」一個老點的兵大大咧咧地說：「我是江西人，他們的話有些地方跟我們那的話有點像，但是我也聽不懂。」

藉著這個江西兵講話的空隙，他有點緩過來了，腰板一挺，站直了，用很大的聲音，盡量學著部隊中較流行的官話，對排長說：「報告長官，我們是咸寧人，從咸寧當的兵，說的是咸寧話，聲音大了些，請長官……訓示！」一口咸寧味的官話講得排長的眉頭皺得更厲害。

排長想起來了，汀泗橋就在咸寧，打汀泗橋時聽過這種很難懂的話。「我知道嘍！以後講家鄉話不准許那麼大聲，這是擾——亂——軍——心——知道麼？」

「是！」十來個咸寧兵在黃永勝帶領下挺著胸膛大聲回答。

「在軍隊，哪裏人都有，不能總講你們那些亂七八糟的家鄉話，要學官話。打起仗來傳錯命令要殺頭的，弟兄之間講話不通就不能配合，要是當了官手下弟兄聽不懂就要誤戰機死人打敗仗，弟兄們是不是啊？」

「是！」在場的兵一起回答。

「解散吧，下次再搞成這樣，小心我皮帶抽你們！」排長看來有點共產黨的味道，很會抓住時機教育士兵，伸手對著咸寧兵們一比劃，走了。

從那以後，黃永勝再也不把講咸寧話當成一種鄉趣，他努力地學講當時被稱爲官話後來被命名爲普通話的那種語言，久而久之地把口音講成了一種很有咸寧特色的南腔北調，雖不標準但也決不會聽不懂。

三

一整天操練下來，疲憊的他正熟睡中，一陣尖銳的哨音響徹軍營，催促聲、呵斥聲、腳步聲，此起彼伏絡繹不絕。剛才萬籟俱靜的警衛團營地，一時間沸騰起來。

「起床！快！快！快！帶齊所有裝備，緊急集合！」班長連聲催促著紛紛亂亂從床上爬起來的全班士兵。

他熟練快速地打著自己的背包，一陣陣緊張和興奮。一個多月的新兵生活，每天出操訓練，他已經適應了軍營。由於部隊中的主要骨幹和軍官都是共產黨員，他也初步接受了一些革命道理，而且這裏軍官不欺壓士兵，每天吃得飽飯，又能學到基本的軍事知識技能，一切都讓他這個新兵蛋子感到滿足和振奮。當然，由於他鬼點子特別多，是一眾咸寧兵的小頭領，疲勞的新兵生活中可以偷懶時，他也決不會放棄機會。可是最近幾天以來，軍營中瀰漫著一種緊張氣氛，全營的輜重都整理捆裝，擺放成隨時可以裝車的狀態，軍官們都是一臉嚴肅地進進出出。班長更是緊張兮兮地瞪著一雙不大的眼睛，盯著他們這幫新兵。班裏的老兵私下裏對他們說：「要打仗了。」

他這個班跟隨大部隊拉出軍營，向武昌碼頭開去。一路上，除了「蹭、蹭」的腳步聲，就是「隆隆隆隆」加「吱呀吱呀」的大車木輪聲，還有騾馬「嗒、嗒」的蹄聲，一片沉默，一片肅殺。軍官們整理隊列以及班長們召呼戰士，都是盡量壓低聲音。這種氣氛在他的心頭上，壓上了象鐵砣一樣的沉重緊張。

一到碼頭，全團分批次登上火輪。輜重裝完，部隊全部上了船，船就搖搖晃晃離開碼頭向東開去。士兵們差不多都是第一次坐輪船，但是臨戰的緊張讓他們顧不上去感覺坐火輪的滋味，你看著我，我看著你，誰也不說話。

「班長，我們這是去哪裏？」忍受著船艙中難聞的味道，他終於耐不住悄悄地問他最信任的班長。

「不知道，但我聽到營長與連里長官說話時，好像要東征討蔣，脫離張發奎。」

「張發奎是多大的官？」

「這你都不知道？我們團最上面是第二方面軍，方面軍的大長官就是張發奎，我們是方面軍警衛團，就是他的警衛團，葉挺獨立團也是他手下。知道麼？」

「喔……」他不問了。

這一天，是 1927 年 8 月 1 日夜。

警衛團是共產黨掌握的一支重要武裝力量，要趕往南昌參加南昌起義。由於南昌起義因敵情變化行動提前了，警衛團這邊剛上船開進，南昌那邊已經打響。

「報告！據偵察，前方九江有張發奎部隊，從九江去南昌很難過去。」

指揮艙中，團長盧德銘[5]聽完團部參謀的報告，不由沉思起來：張發奎說起來是北伐軍第四軍的老長官，在國民黨清共運動中並不支持蔣介石，後來共產黨還希望爭取他帶兵參加南昌起義，但他沒響應，所以說決不是同志。這次從武漢出來說是奉張發奎令東征，實際就是要脫離他。所以從他的防地上通過是不可能的。現在共產黨的軍事力量很弱小，警衛團這支重要部隊的命運，讓盧德銘很是謹慎：南昌起義趕不上了，九江過不去，回到武昌決不可行，部隊已經拉了出來，先找個落腳的地方再說，然後去向黨中央請示。

這時，船隊在湖北陽新縣江面停泊，偵知敵情，盧德銘下令船隻掉頭從黃顙口登岸，全團棄船改陸路行軍，一路向武寧、靖安、奉新進發，仍準備與南昌起義部隊會合。

黃永勝祇知道跟著老兵走，跟著隊伍走，對到底發生了什麼渾然不明。警衛團因行動前這一個多月，招入了很多共產黨員和革命積極分子，編制變得很大，一個連多達 200 多人，全團 3000 多人。行軍到武寧時，遇上了一支平江農軍，也要趕去南昌參加起義，也是受阻於途，指揮官是余賁民。熱鬧了一陣，農軍留在武寧，警衛團繼續前進。到了奉新縣時，離南昌已經很近，團部得到南昌起義部隊的消息，知道他們戰鬥失利，無法堅守南昌，已撤出南昌轉戰到贛南、粵北一帶。

這天一早，全團集合在奉新一個平坦的田野裏。他看到團部警衛隊押出一個人，原來是一名姓史的連長。這名連長企圖兵變，殺掉盧團長然後投奔國民黨軍。陰謀敗露，全團集合就是爲了公開處決他。

隨著一聲清脆的槍聲，離開武昌後的一次小風波平息了，有些渙散的軍心得到鞏固。可是部隊中仍湧動著一股暗流，連隊中不少人私底下議論紛紛。黃永勝知道很多人都在彷徨，不知該往何處去，對前程沒有信心。但是他不理這些事，也不去摻和暗地裏的那些扎堆，每天該幹什

【5】 盧德銘，黃埔生，共產黨員，時任警衛團團長，後任秋收起義總指揮，1927 年 9 月在蘆溪作戰中犧牲。

麼就幹什麼。「軍人以服從命令爲天職！」這是各級長官講得最多的一句話，早深入了他心中。所以儘管不瞭解這時是怎麼回事？今後又會發生什麼？他嚴守著這一信念，長官叫幹什麼，服從就是！

黃永勝曾經是北伐軍部隊的一員。

幾天後，部隊突然又出發了，團長盧德銘遂率部隊折回西北，經高安，於八月中旬到達湘鄂贛三省交界之處的修水縣城。爲能在修水有一個短暫的休整時機，盧德銘便與江西軍閥朱培德交涉，將警衛團改編爲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第一團。後來陸續進駐修水的還有未能趕上南昌起義的平江農軍和湖北崇陽、通城的農民自衛軍。同時，另一支未能趕上南昌起義的瀏陽農軍隊伍則進駐銅鼓。

這幾支隊伍就是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的基本力量。

三、三灣：湘界東

銅鼓——吃相、雞蛋與小鎮

一

修水，位於湘、鄂、贛三省交界之地，四面環山，修竹舞綠，蒼山疊翠，澗溪瀉玉，初秋的炎熱中時常撫過一陣山風十分宜人。自從警衛團到來之後，這裏就是一片轟轟烈烈的革命景像。先是打了一仗，把據守在這裏的反動軍隊趕跑，而後警衛團在共產黨組織的領導下，在修水一帶打開縣城監獄，釋放被關押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在駐地周邊

地區宣傳革命，發動民眾打土豪，分浮財，組織群眾支援部隊，偵察敵情，站崗放哨。還派出部隊懲辦了附近地區民憤極大的地主惡霸。

不久，爲了加強彙集而來的農軍部隊的軍事領導，爲即將舉行的秋收起義作準備，領導層將平江、瀏陽、崇陽、通城四支農軍集中到銅鼓編成一團人馬稱爲第三團，又抽調了一部分警衛團的軍官士兵加強到農軍隊伍中擔任軍事骨幹，黃永勝就在其中，並當了班長。

背著鋼槍去搞農民革命，生活簡單而新鮮，也帶有幾分暴風雨前的平靜。

晚飯後，他聽到隔壁班住的房子裏傳出一陣二胡悠揚的樂曲聲，覺得很好聽，就跑過去，見一名老兵正搖頭晃腦拉得旁若無人。他靜靜坐在一邊，認真聽老兵把一首曲子拉完。

「這是二胡吧？」他問老兵。

「怎麼，你還認識？」老兵有點居傲地反問他。

「嘿嘿……在家裏見到過別個拉。」他摸摸腦袋，「好學嗎？」

「你？──」老兵抬起眼看了他一陣，見他一臉的認真專注，在胡琴上又拉了一兩下，「說難也不難，一個當兵的，學這個做么子？」

「我喜歡。當兵吃糧，打仗死人，沒事時，學點東西樂一下。你給我當先生教我拉胡琴，我幫你洗衣服好不好？」

「好吧。」老兵懶洋洋地答應了，「不知道哪天就打死了，教你一下，至少死了後還有個人會記著我……來，給你拿著……對……這隻手這樣……」

老兵其實也是個二把刀，但一來二去就教會了他拉出點簡單的曲調。不久，他也有了一把二胡，那是打土豪時見到後請示連長留下來的。此後，這邊房子裏不時傳出一陣吱吱嘎嘎的二胡聲，那聲音漸漸地就有了調子和悠揚……

這一天，連長來到他們班，把他叫到一邊，對他說：聽說你會做飯吃？你們班的人說好吃，連部的飯太難吃，在你這裏打個『牙祭』吧？

「求之不得，長官。」黃永勝大大的嗓門，很客氣的話也有股沖味。

「喲，會講兩句書上的話？」連長笑了一句。

黃永勝講話喜歡帶上句成語，這個特點很突出。他撓了一下頭，有些不自然：讀過兩天書，學來的。可我上下口袋全是空的，你出錢我出力搞不搞得？

連長哈哈一笑，拿出二塊大洋遞給他：就用它來搞。把排長、三個班長都叫上，你做飯，就在你們班吃。

黃永勝安排班裏的人出去買些雞、肉、蛋、青菜，自己又跑到河溝田裏抓了些泥鰍，架起鍋灶忙了半下午，搞起一頓晚餐，自己陪著連、排、班長們在一桌吃了起來，班裏兄弟另開了一桌。吃著吃著他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連長特別會吃雞，祇見他把一盤雞扯到自己面前，筷子如飛，一塊一塊雞肉從嘴的右邊送進去，嘴還有不斷地嚼，同時嘴左邊卻有一塊一塊雞骨頭吐出來，邊送邊吃邊吐連續不斷，骨頭啪啪地掉在桌上就像打機關槍，一會兒一盤雞就吃完了，別人還沒吃上幾塊呢！而排長就特別會吃魚，一筷子夾一條小雜魚往嘴裏一送，頃刻之間肉全吃下去祇剩完整的一幅魚骨架放在桌上，吃得快吃得乾淨還決不會讓魚刺卡到。而同桌們卻發現黃永勝吃泥鰍與排長異曲同工，他夾著泥鰍從頭到尾往嘴裏那麼一轉，祇聽噓哩唏哩一陣響，一條泥鰍凡是能吃的都吸了下去，連著頭骨的魚刺一點肉都不沾地就從筷子上丟下來放在桌上，一會兒就堆了起來。大家不由你指著我，我指著你笑成一片。

這時祇聽士兵那一桌也是一片歡笑。他轉頭看過去，露出促狹的神情，站起身把特意放在旁邊的幾個煮雞蛋拿起來走到那邊往桌上一放，班裏的士兵立刻大笑大叫哄聲連連。他回來時，看見連長疑問的眼神，笑著說：我們班老張，上次一起去集市上耍，看見雞蛋他饞唄，打賭說他能吃下四十個煮雞蛋，贏了要我們請，輸了他自己掏錢。結果……嘿……四十個雞蛋吃完了，回來他病了幾天，又吐又拉，現在見到雞蛋想躲開。說到這裏，他眼中閃出一絲頑皮地說，我專門準備了煮雞蛋慰勞我們班的弟兄。

飯桌邊大家笑得肚子都痛了。

二

秋陽正烈，秋色未深，白晃晃的太陽將火辣辣的光箭射下來。1927年這個秋收時節，路邊坡旁，一塊塊大小不一的稻田有的已收割完畢，

露出叢叢的稻茬和結成硬塊的田土，有的還黃一片綠一片正在走向成熟。茂盛的林木灌木撐開濃綠的身軀，高高矮矮枝枝蔓蔓將稻田、小河、小路、路邊的村莊圍得密密實實，閃亮的葉片反射出陽光來刺得雙眼生痛，山坡上裸露的紅土散發出猛烈的熱浪向行人撲面襲來。

一支小小的班隊行進在南方湘贛大地靜靜的山林間。領隊的是黃永勝，他率領著全班正在向瀏陽方向偵察敵情。

上坡下坡，穿行稻田，很快就走進山丘之中。中午時分，他們來到一個墟鎮。越過已將成熟的稻田一塊一塊的金黃色遠遠望去，土瓦的屋頂密密層層鱗鱗黑黑一片一片，有的橫七豎八地趴伏著，也有的翹起尖尖圓圓的頂脊和簷角表示著自己與眾不同；眾多土色的房牆中間雜著幾間白灰粉刷的山牆倒也給這個不大的小鄉鎮增添了一點好看的樣子。小鎮靜悄悄地沒什麼人活動，祇有兩三隻大水牛在鎮外水邊或站或臥一幅悠閒的勁頭。

「不能空手而歸，要搞點情況。」想到這，他決定進鎮看看，一揮手，「進去看看！」他先派出尖兵，隨後帶著大家緊跟著向鎮裏走去。

他這時想，我們全穿著北伐軍的軍裝，祇是去掉了徽標，這裏山高地遠的，應該沒見過什麼軍隊，老百姓分辨不出區別來。於是下令：「走，找鎮公所！」

鎮公所在小鎮中心一個院子中，大門不大，門兩邊斑駁的青磚礫石壘成的牆壁水漬斑駁，粘著青苔痕跡，透露出歲月的銷磨；兩扇木門已有些破敗，敞開著。門口一個團丁歪靠在門框上，身邊倚著一支土槍，看見一支隊伍走來，忙上前招呼：「老總來了，快請快請！」說著就把他們往門裏面讓。

進門是一間挺大的前堂，四處黑乎乎的說不上是髒是亂，後面一個天井，灑下亮亮的陽光有些刺眼，再往後一條巷道很深，房連著房，看起來有不少房間，還有個不小的院落。前堂靠近天井的地方擺著一張木桌，圍坐在桌前幾個人正在打牌，聽見團丁的叫聲慌忙站起身迎上來。

「哪個是這裏當家的？」他大剌剌地問。

「我是，我是。」一個人帶著諂媚的笑遞過一支香煙，「我是鎮長，也是團防隊長。」

他示意二個戰士站在大門口守住，並讓另外四個戰士到裏屋去查看，然後與其他幾個戰士在長條凳上坐了下來，團丁們又是倒茶又是遞煙的。鎮長小心翼翼地問：「老總，辛苦了！請問是路過還是公幹？」

「我們奉命前來抓亂黨叛軍，你這裏最近有沒有什麼軍隊經過啊？」這些人顯然是代表地主老財的，他才不會說實話。

「沒有，沒有。我們這個窮山溝沒見過么子軍隊經過。」

「有沒有小隊軍人來過啊？」

「沒有，老總你們還是我們這裏第一次來的革命軍呢！聽說修水來了很多軍隊，你們是從那來的吧？」鎮長顯然聽說過什麼，見領頭的軍人顯然不想回答，口風一轉又說：「聽說現在殺共產黨，城裏殺了很多人頭是吧？」

黃永勝不耐煩地一擺手，「你莫打聽那麼多？軍情保密知道嗎？」

「是，是，隨便問一問咯。有老總給我們撐腰，那些泥腿子就不敢作亂了。」

這時，搜查後院的四個戰士出來了，一人湊在他耳旁小聲說：「後面倉庫裏關了不少人。」

他不露聲色擺開架子又向鎮長發問：「看來你們搞了民團，有多少人多少槍啊？」一邊說一邊拿眼周圍掃了一下，剛才他已經看清楚了，鎮長這邊一共八個人，一支老舊步槍槍管用鐵絲綁在槍身上，三條土銃，一支單打一手槍插在鎮長身邊一名大漢腰間，鎮長身上也別著一支自製的轉輪手槍，牆邊還豎著十來支梭標、幾把大刀。

「報告老總，不到二十人，槍嘛就六七條，全是土傢伙，沒有你們這樣的鋼槍，不過鎮上王老爺已經搞了一批鋼槍但還沒運到。等槍到了，我們要搞起幾十人來。」

「你們後面關了些麼人啊？」

「老總你問這個？那都是些造反的泥腿子，搞農會的，自衛軍的，還有共產黨嫌疑犯，剛剛才抓了一個。死硬份子，沒好人！準備今天拿幾個出來殺頭沖沖晦氣，老總們留一陣幫我們壓壓場子好不好？」

黃永勝想到自己在家裏就是幹農民自衛軍的，心中一陣火起。這時又聽到鎮長繼續說道：「前幾個月這些農會鬧得好兇，後來城裏殺共產

黨，各鄉各鎮搞起民團，抓的抓、殺的殺，他們才散了，暗處還多哩，老總們可要防著。」

黃永勝拍拍身上的軍裝，一邊站起身一邊示意戰士們準備。

「叫你的人集合！」他命令鎮長。

「全在這了，還有四個下鄉盤查亂黨，三個進城爲王老爺辦事去了。」

黃永勝這時臉色一肅，一腳把這個民團頭目踹倒在地下，一個猛撲，虎掀牛翻，單膝頂胸，橫槍壓頸，大聲地喝道「全綁起來！」戰士們一人拿一個，很快就把這八個人綁得像粽子一樣。

「老總！老總……這是做么子？……哎約……」

士兵們不理會他祇一個勁捆人。他端著臉色對被捆倒在地下的人說：「我們聽說你們這裏私通共黨，還抓了很多無辜村民，長官要我們來跟你們算算帳！」

「冤枉啊！」

「冤枉啊！」

……鎮長一帶頭，所有人全喊起來了。

「把他們的嘴給我堵上！」一聲令下，士兵們找來屋裏的抹布、爛布，又髒又臭地往他們嘴裏塞，幾個傢伙唔唔嘔嘔地苦不堪言。這時他帶著兵就向後院走去，用槍托把關人監倉的鎖砸開了。

見門被砸開，裏面關著的人有十幾二十個，全都楞了。黃永勝一把拉開門，衝著裏面大喊：「我們是北伐軍，革命的隊伍。現在放了你們，趕快走吧！」這些人瞪大了眼睛，接著有的點頭稱謝，有的一聲不吭，但都一臉的喜色很快地從門裏湧了出來，四散而去。

等裏面的人走的差不多時，祇見一人不慌不忙地跟在人流後面，穩穩地走了出來。這人大高個瘦身材，樣子像個教書先生，長髮蓋耳，目光明澈，氣勢若定，一點也不像其他人那樣慌亂。他邊走邊拍著身上的灰塵，似乎要把衣服打理得乾淨些。在跨出倉門時，他看了黃永勝一眼，眼神包含著友好與感謝。黃永勝不由地對他微笑了一下，揮手示意他快走，接著目送他一步一歪地走出鎮公所大門消失在明晃晃的陽光下。

黃永勝不知怎麼突然很高興，心裏沒來由地一陣輕鬆。回身對班裏的弟兄們說：「弟兄們，走！」

「這些人怎麼辦？」有戰士指著被綁成一堆的人問。

黃永勝彎下腰一個一個看過去，有意睜圓了眼睛，把那幾個人嚇得發出唔唔啊啊的聲音，看得出是求他們饒命。他想到連長交待的任務祇是偵察軍情，不得暴露自己，便壓下想殺幾個反動派的念頭。

「今天老總我心情好，放過你們，下次再亂抓無辜，私通共黨，小心再碰到我！」他說完轉身又對大家說：「把這幾條破槍和那些梭標大刀都帶回去耍。」

扔下鎮公所那幾個人，他們向駐地返回，一路上說說笑笑象打了勝仗。

文家市——小石頭與大水缸

一

9月9日，由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爆發，起義部隊打出工農革命軍的旗號，編爲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1師，8000餘人。師長余灑度、副師長余賁民，下轄1、2、3、4四個團。原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編爲第1團，團長鍾文璋；安源的工人武裝和萍鄉、醴陵的農民自衛軍編爲第2團，團長王新亞；湖南平江、瀏陽的農民自衛軍和湖北崇陽、通城的農民自衛軍編爲第3團，團長蘇先駿；第4團是收編的一支國民黨夏斗寅軍殘部，團長邱國軒。

秋收起義這場風暴，迅速席捲了湘東贛西的廣闊原野。破壞岳陽至黃沙街、長沙至株洲的兩段鐵路成了起義的信號。

9月10日，晚飯後不久，起義軍第3團的駐地銅鼓，營長通知下來，要求各連各排不要太早睡覺，等候通知。幾小時後，營長從團部開會回來，召集全營集合，黃永勝聽到營長宣佈：我們現在是工農革命軍了，番號是第一軍第1師第3團，我們是第3營。從今天開始，我們正式起義，進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革命鬥爭。明天我們將要去打仗，各連抓緊休息，同時整理好武器裝備。

第二天一早，全團1000多人在沙洲壩集隊。黃永勝脖子上繫著一條紅布條，站在隊伍中全身激動得緊張出汗。他知道，從這天開始，要去打仗了！

第 3 團的第一個作戰目標是位於湖南境內的瀏陽。隊伍開動，他注意到他們有了一面新的軍旗，火紅的旗織中央是一個大大的五角星，五角星中央是一個黑色的鐮刀斧頭交叉的圖標，沿旗桿一長條白色布上用黑字豎寫著「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

贛西北的秋天，一幅色彩濃厚的畫卷，依然厚重的陣陣熱風平地而過，將夜晚留下的涼氣再次逼走。天空水藍，雲朵棉白，反襯在大地、水面、山嶺、草木上，宛如一抹重色刷遍，萬山盡洗，萬木盡染，萬機盡活。鬥志昂揚的第 3 團在軍旗指引下，疾行在這幅畫中。黃永勝沒有閒情欣賞秋天，他看到身邊隊伍裏大多是身著農民服裝的粗壯漢子，有年青無鬚的，有胡茬滿腮的，還有包頭巾的，光腦袋的，戴草帽的，扛步槍火槍的，持梭標背大刀的，挑擔子背籮筐的，推小車的，混成一群群一路路，洶湧成流直向前奔。間中也雜有少數像他一樣身穿灰色軍裝戴大沿帽紮武裝帶的軍官士兵，各成一個個小隊，排列整齊以行軍姿態走在隊伍當中。

中午，部隊行軍來到上莊，這裏距瀏陽白沙鎮三十來里路。他所在的 3 營擔任中路作戰，從濠溪出發，向獅口、朱沙橋、高綴坳一路正面殺向白沙鎮外樟樹坳守敵。

攻打白沙戰鬥，是他第一次真刀實槍地上戰場，腎上腺被臨戰的緊張刺激得分泌強猛，心跳劇烈、手腳顫抖，熱氣沖頂。正在緊張中，就聽到有人厲聲喊到：「開火！」

第 3 團沒有重武器，連機槍都沒有。起義軍的衝鋒出發陣地上，一陣步槍火銃的排槍射擊聲，還有「轟……轟……」的土砲轟擊聲，在他耳朵裏驚天動地。他向敵人陣地冒煙和噴出火光的地方射出槍裏的子彈，祇見敵人工事的沙包、土坎和房屋牆壁上，不斷被子彈打出片片煙塵。自己這邊身後樹林裏、田地上各種各樣的紅旗，被大幅度地來回揮舞。連長突然從隱蔽處跳出來，高舉著駁殼槍向前一揮，高喊：「衝啊！」帶頭向敵人防線撲去。

排長、班長和老兵們集體站起身來，高喊著衝向前，整個隊伍也湧向前去。排長向排裏戰士大喊：「不要擠成一坨，散開，衝！」士兵們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農軍們則端著土槍，揮動著大刀長矛，全都高喊著，叫著，奔跑著。紅旗在隊伍中飄動，指引著衝鋒的人流。

他緊跟在帶頭的軍官身後，因為個高腿長，一下就衝到了最前面。敵人抵抗一會兒，又被起義軍後背兜擊，潰敗逃跑。他挺著步槍，與戰友們一起高喊「殺呀！——前進！」奮勇殺向敵群……

9 月 11 日，白沙鎮被攻克。黃永勝抓了二個俘虜，背著繳來的二支步槍，神氣振奮。第一次見血，第一次緊貼死亡，第一次向敵人射擊，第一次殺人，第一次繳獲，也是第一次打仗……休息時，同鄉問他：你怕不怕？他說，怕，開始很害怕，見了戰友的血和死人屍體開始都木了。可是看見長官老兵的身影，又不怕了。軍人嘍，服從軍令為天職，打不死我，我就打下去！

同鄉問那死了呢？他說死了就死了，向前死決不向後死！

二

第二天清晨，3 團乘初戰之威，直撲二十里外的東門市。這裏駐守著湖南省防軍的一個營部和一個連的兵力。

他們在營長帶領下擔任全團的突擊隊，兵分兩路向十二阪守敵包抄衝擊，不到 40 分鐘就全殲該處敵人。團主力隨即向東門守軍強攻，打得敵人龜縮至城內。3 營長則率領黃永勝他們，從小路襲占敵人的彈藥庫。敵軍不支，棄城向達滸方向逃去。12 日，東門市又被革命軍順利攻佔。

這一仗打下來，黃永勝就不再是未經戰火的「初丁」了，打仗不僅勇猛，而且作戰技巧開始熟練起來。排長、連長對他的表現很滿意，總派他領打前陣。連續的勝利，不僅是他，整個全團上下都洋溢著一股渴望再戰的士氣。

佔領東門市後，部隊在鎮內休整了兩晚。起義軍進城後打開團防局的監牢，派出宣傳隊，張貼革命標語，講演發動群眾起來參加秋收暴動，打土豪分田地。部隊還召開公審大會，處決了反動團總和一些反革命分子，3 團忙得熱氣騰騰。鄉親們歡迎，送茶送飯，慰勞部隊，不少農民自動報名參了軍。

可是，在初嚐勝利之果後，他與起義軍的戰友們很快就經歷了第一次失利。

14 日中午，3 團在東門市折闈山書院廣場召集群眾大會。廣場上紅旗獵獵，在秋風中競相爭艷，脖繫紅布條的起義部隊戰士和臂戴紅袖標

的自衛軍成員，在會場內外維持秩序，引導群眾入場。一批批當地民眾相繼向會場趕來，此起彼伏的吆喝聲、招呼聲、議論聲聚成團團聲浪向田野山林擴散，大會主席臺上旗幟和標語集中成一片，十分亮麗搶眼。

但是，處在興奮中的3團指揮員，對城南城北最危險的山上要點，竟未派出警戒。就在這片熱鬧中，一部反攻而來的國民黨軍的先頭部隊，就在起義軍眼皮下悄然佔領了城外制高點羊牯垴，然後架上重機槍就向會場中掃射。部隊和群眾被強火力的突然襲擊打懵了……

混亂中，團部下達了死命令，要1、3營向羊牯垴反攻。黃永勝跟在營長湯彩之後面，沖在全營前面，向敵人機槍陣地猛衝。敵人重機槍的子彈「噗噗噗」地打在腳邊土裏，「嗖嗖嗖」地帶著尖銳的嘯聲，不斷從耳旁掠過。黃永勝這時全然不顧向前直衝，一個個戰友倒在地下，身邊的營長也犧牲在衝鋒途中，這些情景讓他雙眼通紅，頭頂發漲，急了眼地大喊，向敵人不斷衝擊。但對面射過來密集的機槍子彈卻在提醒他，一個人的蠻衝除了死亡沒有任何作用。他一次一次地被敵人火力壓在地下動彈不得。

戰至下午，羊牯垴高地仍在敵手，且東門市四面都有敵軍圍來，毛澤東祇好命令第3團立即向排埠方向轉移。聽到命令，心有不甘的他瞪著血紅的雙眼向高地上逞威風的機槍望去，然後隨著部隊向2營還在扼守的東北方向突圍。撤退中還不斷有戰友在敵人高地機槍的掃射下中彈倒地。第一次勝利，他學到了許多作戰技巧；第一次失利，卻讓他學到了更深刻的戰場道理。晚上宿營時，他睡不著，想打了勝仗和打了敗仗的原因。

與第3團一樣，秋收起義其它二路作戰也都失利了。第1團攻打長壽街時，在金坪作戰中，兵力剛展開，節骨眼上，第4團丘國軒部勾結了國民黨軍，在火線反水，從兩側掩護的狀態中突然變成兩側向1團夾擊，在第1團腰上狠狠插了一刀。同時當面之敵又全力壓過來，結果第1團兵失過半，輜重全棄，祇能敗退。而第2團則先是佔領了瀏陽，但大意之下遭敵夜襲，潰不成軍，團長王新亞失蹤在潰散中，再無蹤影。14日，毛澤東率領第3團退至上坪，得知第1團在金坪嚴重失利的情況，當機立斷放棄了進攻長沙的行動，以前委書記的名義，通知正向平江、銅鼓邊境轉移的第1團餘部和各路起義部隊迅速趕到瀏陽文家市集合。

毛澤東率3團轉移到排埠時，第1團在盧德銘率領下趕了上來。二個團合兵一起向文家市前進，進文家市前還與當地反動民團打了一仗，民團不敵逃散。

三

9月19日，各路敗退的起義軍陸續到達文家市。這時，第1團尚餘1000多人槍，第3團還有400餘人，最慘的是第2團，餘部彙集起來已不到百人。當夜，毛澤東與各團領導人在師部所駐的里仁學校連夜開會，在昏暗的燈火下和煙霧騰騰中，討論決定起義的路在何方。

第二天一早，部隊集合在裏仁學校的操場。節令已至中秋，天高雲淡，晨風清涼，初升的艷陽照得大地上陣陣生暖。但是，坐在地上的士兵多數無精打采，眉頭緊鎖，心裏籠罩著一片陰雲。黃永勝一抬眼，看見在前來集合的隊伍當中那些分別不久的1團弟兄們，大家交換了一下眼色，便陷入沉默。此時，人群中悄聲的議論不時響起：

「喂！今天好像又有甚麼事情了！」

「是呀！是不是又要編隊了？」

「也可能又要打仗了吧？」

……

不久，一名值日軍官站到隊伍前面，在士兵們的議論聲中開始整理隊伍。他以軍人特有的嗓門向全體人員說：「士兵兄弟們，等一會兒毛委員要向我們講話，大家注意聽……」

剛平靜下來的部隊沸騰起來。士兵們祇知道軍隊裏面有師長、團長、營長……至於「委員」是個什麼官？毛委員又是什麼人？大家你問我，我問你，誰也不明白，有人就說：「反正是個大官就是了！」

這時，遠處一個身材魁梧，大約三十多歲的中年人，在幾位部隊長官陪同下，邁著穩重有力的步伐走來。他身穿藍布長衫、草鞋、瘦尖的臉曬得通紅，寬額大眼，頭髮長長的，最顯眼的是大大的眼睛和唇下一顆紅痣。他身帶長途跋涉的煙塵，一步一歪，明顯腳上有傷。雖然開了一夜的會，可眼神明亮有力，穿透人心。

「立正——」先前整隊的軍官發出口令，向走近部隊那位顯然是毛委員的人作了報告。毛委員在回禮後，伸出兩手向大家擺了幾下，滿臉笑容地說：

「弟兄們，請坐下吧！」他的人格魅力隨著第一句話開始影響全場。

毛委員站在那裏，操著濃厚的湖南口音，首先講我們是什麼樣的隊伍，為什麼要打仗和為誰打仗。他談到了蔣介石如何背叛了革命，大肆屠殺革命的工農群眾。他情緒激昂地號召：為了反抗敵人的血腥屠殺，完成革命事業，就一定要有槍桿子。過去我們的失敗就是吃了沒有抓住槍桿子的虧，祇要有了革命武裝，就甚麼事都好辦了。建立一支堅強的革命軍隊，並不容易，這就要求我們隊伍裏的每一個人都要有遠大的理想和不怕犧牲的精神。

講到這裏，他特別提高了嗓音說：現在我們打了敗仗，受了點挫折，這算不了甚麼！常言道，勝敗是兵家常事，打了勝仗別大意，打了敗仗也別洩氣。何況我們的革命事業受到湘、鄂、贛和全國各地工農群眾的擁護，有這麼多人支援我們，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有些人經受不住失敗的考驗，從革命隊伍中逃跑了，這也算不了什麼，他們早晚會後悔的。部隊裏少了這些三心二意的人，祇會更加鞏固。中國有句俗話說：「萬事起頭難」，要革命嘛，就不能怕困難。祇要我們咬咬牙，把這一關挺過去，革命總有出頭的一天。我們僅僅是一塊小石頭，而蔣介石卻是一個大水缸。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要砸破蔣介石那個大水缸！

他的話非常淺顯易懂，就像和大家在談家常。集合場上靜悄悄的，幾千隻眼睛集中在他的身上，如饑似渴地傾聽，部隊就在這些話語中恢復了生機。他的話剛一結束，會場上頓時活躍起來。許多士兵臉皮上都充滿了笑容。

士兵們私下議論起來，都說：「毛委員真不簡單！我們的心事他全知道，他的話句句都說在我們的心坎上！」

毛澤東帶給他一種親切之緣，讓他覺得毛委員貼心。解散以後他去問排長，才知道毛委員大名毛澤東，是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起義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各路部隊就是奉了他的指示才到文家市來會合的。這是他第一次聽毛澤東講話，這些話，他至老未忘。

三灣——「我站這一邊！」

一

國民黨軍知道起義軍佔領了文家市，隨即組織了三個團向文家市殺來。9 月 20 日拂曉，毛澤東率部隊離開文家市向江西萍鄉方向轉移。到上栗市時，聞萍鄉有敵重兵，便向蘆溪繞道。24 日清晨出發時，1 團在前，師部在中，3 團押後。東方已亮，西面的天空月明星稀，在逐漸亮起來的天色中正消隱下去，漸至不見。晨風中透著爽人的清涼，讓黃永勝感到舒適。他不知道 3 團的指揮官們也不知道，身後正有一股敵軍掩殺過來。

這是軍閥朱培德部的兩個團和一個地主保安團，打算用伏擊加尾擊的戰術算計這支起義隊伍，正在向 3 團兩側夾擊，又從後面打過來。起義軍兩側和後面槍聲一響，黃永勝就地一楞，他的周圍可立刻就亂了。敵人的槍聲中夾有機槍連續密集的射擊聲，使他立時明白來襲的是敵人正規軍。

這時 3 團中遇襲不散能立即就地抵抗的，多是原先 1 團派過來的這些經過正規訓練的軍官和士兵，但他們的建制在亂撞亂跑的農軍士兵衝擊下，已無法再保持完整。缺乏訓練的農軍眾相裹夾作鳥獸散。他這個連中尚敢一搏的官兵，在連長指揮下，就地選擇地形向敵射擊，阻敵逼近。東門市遇襲的一幕在他心中刻下很深的傷痕，再被敵人襲擊更激起他身上的狠勁。他沉著地向敵開火，邊打邊隨著隊伍後撤。很快，敗退的 3 團散兵與師部後衛交雜在一起，敵人有一支小股部隊衝上前來，雙方在很近的距離上亂槍開火對射。

混亂戰場上他恍惚看見盧團長正在組織戰鬥。

這次，3 團團長蘇先駿如在東門市般，再一次輕敵，根本沒想過作為後衛會背後遇敵，毫無準備，大意行軍，結果部隊措手不及倉促應戰。一場槍戰，3 團大部分士兵潰逃衝亂了師部。盧德銘見狀企圖組織起 1 團和 3 團佔據有利地形，向後路來敵反擊，卻不幸中彈犧牲。這一仗不僅損失官兵 700 多人，還犧牲了起義總指揮盧德銘。

毛澤東非常憤怒，認為這都是 3 團長蘇先駿的輕敵造成的，衝著蘇先駿大喊「還我盧德銘！」

部隊向旁邊山上急撤，擺脫了敵人後，黃永勝才知道了盧德銘犧牲的消息，心裏彷彿被千斤鐵錘狠狠擊打了一下。他非常敬重自己警衛團的這位團長。當兵開始他並不知道部隊的結構是怎樣的，盧德銘就是他心目中的最高長官。最高長官的犧牲，使他對敵人的仇恨在心裏竄過來頂過去，頂著心頭硬硬的。他咬著下唇，帶著憋悶心頭的一股惡氣，緊緊地跟隨隊伍向前走去。3 團經這一戰，傷亡加上潰散，建制完全垮了，剩下的兄弟已再無一個團的架勢。部隊狼狽的樣子和急劇減少的人數都沒有使他動搖，祇要有長官指揮，他就會按軍令去做。他現在心裏的最高長官就是毛澤東。

9 月 25 日晚，部隊進入蓮花縣的甘家村。26 日，毛澤東指揮部隊和革命群眾一舉攻克蓮花縣城，守城的保安隊 100 多人全部被繳了械。部隊進城後，搗毀國民黨縣黨部和縣公署，砸開監獄，放出了被關押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打開了積穀倉，將糧食分給了貧苦農民。

設在蓮花城南「賓興」祠堂的師部內，剛取小勝的毛澤東當夜得到報告，第 3 團第 2 營有一個排集體開小差，加上各營隨大溜的加起來一下子跑了 70 多人。就在他徹夜思索著如何帶領這支隊伍生存下去，轉危爲安，由失敗轉爲勝利的時候，日後他麾下的一員著名戰將在這次「逃兵事件」中也經歷了一次考驗。

二

多年以後黃永勝都清晰地記著這一天。赤日炎炎，暑氣猶盛，經過蘆溪戰敗的再一次打擊，疲憊不堪的起義部隊官兵拖著沉重的步伐，大家默默無言，情緒低沉到了極點。當 3 營抵近蓮花城外一處山坳的小村子裏宿營時，由於村民太少太窮，餓了一天的部隊想吃一頓米飯也無法解決。他這個班好不容易向老鄉買了一個紅皮南瓜煮著吃了，剛想休息，其他班的幾個老鄉找他來了。其中一個和黃永勝一起出來當兵的咸寧老鄉，毫無顧忌地操著咸寧人特有的大嗓門哇哇叫著說：「老鄉，好多人都走了，有些長官也走了，我們幾個也要走了，你和我們一起走吧！」

他問：「你們往哪裏走呀？」

「當然是回家去唄。打仗實在太危險了。即使不打仗，光行軍也把人拖死了。這份糧實在難吃，回家隨時便幹點什麼不比當兵強呀？」

其實他也正在苦悶彷徨之中。過去，把吃糧鬧革命看得十分簡單，但是現在，一個多月的苦難經歷說明這份糧的確是不太容易吃的，說不定甚麼時候就會送掉性命。那時候，像這樣一個剛從農村出來不到半年的十七歲的青年，對整個中國革命發展前途的認識並不明確。但是，參加革命前後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在他腦子裏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對統治階級的仇恨心和純樸的報仇願望以及革命軍隊裏那種自由生活，使他不願意離開自己的隊伍。

他鄭重地對老鄉們說：「回家怕也不是那麼簡單吧？你們從革命隊伍裏跑了回去，那些土豪劣紳會輕易放過你們去嗎？在革命隊伍裏當兵吃糧固然很苦，很危險，可是回家去受財主們的欺壓，難道就不苦不危險嗎？再說軍隊裏的生活總是比較自由些吧？我不願意離開隊伍，就是死也要和軍隊死在一起；死不了總有出頭報仇的一天！」

幾個老鄉見他已經鐵了心留在部隊，不願和他再費口舌，匆匆結伴而去。他那十一個一同參軍的咸寧老鄉，這一次就跑了一大半，讓他對同鄉失望之極。

看著他們的背影，搖了搖頭，他不由地把鋼槍摟在胸前握得更緊。他站在一名軍人的角度上看這件事，很清楚回家的路迢迢遙遙，一路都是反動軍隊和民團，一旦離開了革命軍隊就是勢單力薄，恐怕還沒到家腦袋就叫敵人砍了。現在祇有留下來與部隊一起才能活下去，遇到敵人可以跟他們拚命，打敗了敵人就可以活下去！此時此刻，他的想法其實很簡單。

這時離開隊伍的何止一般士兵和下級軍官，就連第 1 師師長余灑渡和 1 團團長鍾文璋、3 團團長蘇先駿等起義領導人，也都在此後離隊出走脫離了革命隊伍，甚至投敵叛變。這時革命需要的恰恰是黃永勝這種寧折不彎寧進不退的倔勁。

軍人不是天生的，在一個又一個人生關口，咬牙堅持，不懼死，不貪生，不畏險，不折腰，那魂那魄，就像鋼槍上的烤藍，烤過，就發出幽藍的鋼色；烤過，才能抗住霜雨塵風。百烤千烤，方烤出一個鋼鐵軍人鋼鐵漢！

三

9 月 27 日，毛澤東根據江西省委送來的情報，率起義部隊從蓮花縣城開拔，沿羅霄山脈南下，開始了向井岡山的戰略進軍。29 日，到達井岡山下永新縣三灣村。

在這裏，毛澤東整頓、改編了起義部隊。由於部隊嚴重減員已經不足 1000 人，有的團營，槍多人少，官多兵少，甚至有官無兵。於是毛澤東將原來一個師縮編爲一個團，改稱爲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 1 師第 1 團，起用了一批黃埔生加強軍官隊伍。全團共編爲二個營七個連。整編後多餘的軍官，包括余灑度、蘇先駿，全部編入軍官隊。對意志不堅定者，無論官兵，根據自願，願留則留，要離開部隊的，就開具證明，發給五塊錢路費，疏散到農村去。這次整編中毛澤東著意參考蘇聯紅軍的軍隊政委制，再加上了自己的發揮，從組織結構上加強了共產黨在軍隊中的建設，建立起黨的組織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開始實行連隊黨代表制、生活民主制、官兵一致等政治建軍原則。

9 月 30 日清晨，部隊集合在三灣村前的楓樹坪，隊列前，毛澤東大聲宣佈對起義軍的剩餘部隊進行整編的命令。這就是我軍建軍史上著名的三灣改編。

村口巨大的楓樹，頂著茂密火紅的滿樹楓葉，在三灣村口燃起火一樣的團團紅色，映得天上地下紅艷艷一片，像是在預示這個紅色的政黨、這支紅色的軍隊將有一個紅色的前途。蒼綠重紅，對映交融，陽光一激，群山亮遍，照得這支服裝混雜氣色灰敗的隊伍面目一振。

毛澤東在動員講話中說，參加革命完全憑得自願。願留者留，願走者走，我們發 3 到 5 元銀元作路費還開證明信給你。希望回去後還鬧革命；誰願意再回來我們還歡迎。毛澤東充滿信心地說：「沒有挫折和失敗，就不會有成功。賀龍同志兩把菜刀鬧革命，現在當軍長，帶了一軍人。我們現在還不止兩把菜刀，我們有兩個營的人，還怕幹不起來嗎？你們都是起義出來的，一個可以當敵人 10 個，10 個可當他 100 個。我們現在有這樣幾百人的隊伍，還怕什麼？」

接著毛澤東的聲音更有感染力：「我毛澤東幹革命，一不圖陞官二不圖發財三不圖養家，祇圖天下勞苦大眾解放。你們跟著我，可能很艱苦

很危險，但也光榮。人各有志，不能強勉。有願意跟著我的，請站到左邊來；願意回家的，請站到右邊去。」他長大的手揮了兩下，提高聲音：

「現在排隊，我站在左邊！」毛澤東以一種宣示的姿態一轉身站在楓樹下的左側。他沉靜地看著一個個自己熟悉或不熟悉的軍官、幹部站了過來。這時黃永勝心裏一股熱勁捲起，想也沒想，大喊：「我站這一邊！」他堅決地第一個從士兵隊列中走出，幾個跨步就站到了毛澤東這一邊。

毛澤東聽到隊伍中傳來一個打雷一樣的聲音，就看見一個大嗓門的年輕軍人毫不猶豫地站到堅持革命這一邊，對他的革命堅定性非常滿意。

隊伍解散後，毛澤東像是想起了什麼，轉身又細細打量了一下身邊這位軍人，見他穿的仍是北伐軍的全套軍裝，軍裝又舊又髒還破了幾個口子，但風紀扣扣得緊緊，上衣抻扯得整整齊齊，軍帽端正，綁腿打得很是精心，脖子上繫著起義時發的紅布條，步槍直背右肩，右手拉緊槍背帶，讓步槍緊貼著右側身體，渾身透出軍人的利落和強悍。看得出他非常注重軍人儀表，整潔利索，一絲不苟。從他的服裝上可以看出這名軍人來自武漢警衛團。毛澤東牢牢記住了這個青年軍人。

從此，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誕生了。黃永勝被編入工農革命軍第 1 師第 1 團 3 營 9 連 2 排 4 班，任班長。

半坡半溝的紅葉，在秋風秋日中，翻伏揚抑，活生生的表演著這個世界亙古的神奇。秋葉正比春芽美艷，春天正在秋季裏孕藏；士兵爲軍之本，班長爲軍之母。他從三灣的紅葉中，體會到一種新生。

四

秋收起義，政治影響勝利，軍事行動失敗。若單從政治影響看，它不如之前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是一次以正規軍人爲骨幹的農民暴動，像黃永勝這樣的算起來是正規軍人的，也不過祇接受了一個多月時間的正式訓練。起義的軍事行動簡單、簡陋、幼稚，缺乏訓練、裝備和專業作戰指揮，更沒有基礎戰術技巧。單從軍事上論，很難打出勝仗。在起義軍的團以上領導人中，毛澤東不懂打仗；懂軍事的人中間，盧德銘犧牲了，其他的大多脫隊甚至叛逃了。那時候，國共兩黨的軍事知識基本都來自蘇聯。蘇聯紅軍那時也是一種簡單、簡陋和幼稚，祇憑政治骨幹支撐、憑官兵士氣直往前衝、憑勇敢玩命就可以包打天下。在蘇聯行得

通，放到中國來，不怎麼靈了，至少在秋收起義作戰中不怎麼靈。秋收起義真正的意義是在它失敗以後，毛澤東完全憑借他的個人素質，在共產黨的全體領導都找不到更好的路時，找到了一條走得通的道路，那就是建立自己的根據地以農村來包圍城市。他創建了第一個根據地，儘管後來守不住，但卻用事實與理論，引領弱勢下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整個群體，一直都把建立根據地當作一種最大的執著。最後靠著這些根據地，拿到了整個天下。

南昌起義也是軍事上的失敗。這個由規模大得多的正規部隊，在高級軍事人員領導下的軍事暴動部隊，到終於上井岡山時，殘部與毛澤東帶上山的秋收起義殘部人數相差不了多少。

人民軍隊是中國人民的子弟兵；參加秋收起義的官兵，那是毛澤東的弟子。

四、井岡：羅霄中

茅坪——「努力革命，永不叛黨！」

巍巍井岡，白雲繚繞，橫跨湘贛，雄據高瓴，盤坐在羅霄山脈中段。1927 年 10 月 7 日，工農革命軍進駐井岡山腳下的茅坪。黃永勝看到茅坪群眾殺豬宰羊、張燈結綵，以最尊貴的禮遇迎接毛澤東和工農革命軍，有一種到家的感覺。

有了新家的他，身上有使不完的勁。遊擊作戰，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發動群眾，擴大部隊，打掃和建設這個新家，毛澤東帶領著他和他的戰友同志，幹得熱火朝天。在新的生活中，他一分一分地成長。

茅坪八角樓前，他帶領全班警衛毛澤東的安全……

練兵場上，他與全班一起練習軍事技術……

墟鎮上，村莊前，他斜背著步槍帶著大家貼告示和標語，在粉牆、磚牆上用白灰、油墨寫大標語，向群眾作宣傳……

駐地，他與士兵們一起幫群眾打掃場院，道路……

他滿頭汗水挑著一擔水送進群眾家裏……

他端著槍押著頭戴高帽的土豪在群眾大會上……

他和戰友一起背著、挑著、抱著土豪地主的財物送到群眾家門口……

夜晚，他一臉警覺手持上著刺刀的步槍在村口站崗……

夜晚，戰士們都睡了，他藉著火堆的光亮在打草鞋，一雙大手猛搓著一束稻草，再靈巧地編著……身邊是一雙雙已打好的草鞋。他數了一下草鞋的數量，點點頭，起身進屋，在每個戰士身邊悄悄放下一雙……

山間小路，他與大部隊一起行軍，毛澤東拄著拐棍一瘸一拐走在隊伍中……

毛澤東躺在擔架上，黃永勝擔著擔架的一頭，沉穩地前行……

毛澤東在隊伍前作著動員，長臂大手揮動著，長髮在風中飄舞……

他伏在地上射擊；依據樹幹射擊；趴在田埂下半身泡在泥水裏射擊……

他帶著全班展開戰鬥隊形向前衝鋒……

隊伍攀登高山，陡坡上他背著二支步槍，回身拉著身後的戰士……

……

10 月 11 日，毛澤東率第 1 團主力部隊從礱市出發，沿井岡山西麓南進，向酃縣出擊，3 營擔任後衛。身穿單軍裝的他精神抖擻走在隊列裏。後因敵情有變攻打酃縣計劃取消，3 營由後衛變前衛轉向水口方向行進。13 日，到湖南水口。原起義最高軍事負責人、第一師師長余灑度在水口執意離開部隊，最終投奔了「校長」蔣介石，卻被校長下令處決。黃永勝再一次見識了背叛與背叛者的下場。

18 日，偵察得知敵軍三路向水口合圍而來，毛澤東派出 1 營兩個連迂迴敵後向茶陵攻擊，擾敵後路，大部隊留在水口附近繼續打土豪。敵軍因茶陵被攻而退。22 日，毛澤東率部隊出發西行入贛，3 營爲前衛，當晚行至井岡山南麓遂川縣大汾鎮宿營。是夜，部隊因再一次麻痺未向遠處警戒，拂曉時被當地肖家璧的靖衛團襲擊。

破曉在即，大霧瀰漫，槍聲一起，部隊打散。毛澤東帶特務連和 1 營一個排突圍後，果斷上井岡山與王佐部會合。黃永勝所在的第 3 營加 1 營一個連因宿營在大汾鎮南，遇襲後與團部之間被敵隔斷，這 4 個連由 3 營長張子清和副營長伍中豪率領，邊打邊向南退去，進至贛南上猶、桂東、崇義一帶打遊擊。11 月初，3 營打了一圈遊擊返回茶陵一帶，終與在

這一帶遊擊作戰的1營會兵一處，並在茶陵一起打了一場硬仗。此時，毛澤東上了井岡山的茨坪，將王佐、袁文才部隊編爲第2團。

12月，在井岡山茨坪，經連黨代表羅榮桓[6]主持入黨儀式、一排長王良[7]爲介紹人，黃永勝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入黨儀式的祇有他們三個人。

「黃永勝同志，現在你舉起右手，緊握拳頭，跟著我向黨宣誓，」羅榮桓嚴肅地說：

「嚴守秘密，服從紀律。」

「嚴守秘密，服從紀律。」黃永勝舉起右手握拳鄭重地跟著說。

「犧牲個人，階級鬥爭。」

「犧牲個人，階級鬥爭。」

「努力革命，永不叛黨！」

「努力革命，永不叛黨！」

黃永勝跟著羅榮桓一句一句地大聲念出入黨誓詞，激動一陣陣衝擊著他的內心。他不再是一個孤單的個人，也不再是一名單純的軍人，他感覺他面對的不僅是黨代表和排長二個人，而是那麼廣大的天與地，肩上是一份光榮、莊重和責任。

在一個一個的小兵走入共產黨的隊伍的時候，卻又有幾個高級軍官圖謀脫隊叛變。黃永勝入黨前後，他的直接上級1團團長陳浩、副團長徐恕、團參謀長韓劍昌和1營長黃子吉密謀拉走整個團的部隊投敵，後來被毛澤東發覺制止，並將四個人逮捕公開處決。在全團參加處決叛徒的會場上，黃永勝心中充滿了鄙視和不肖，他親眼所見到的起義部隊團以上軍官叛變而去，已經是一大批了。見識了多次背叛和多次失利，反而讓他堅定起來。

一個軍人，無論勝敗順逆，忠誠軍隊忠誠軍令，才是所向所持，光明正大；

【6】 羅榮桓（1902—1963）湖南衡山人，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大元帥之一。

【7】 王良（1905—1932）四川綦江人。1926年入黃埔軍校第5期學習，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9月參加秋收起義，後任紅4軍31團1營1連連長、紅4軍支隊長、縱隊司令、第10、11師師長、紅4軍軍長等職，1932年在福建武平的戰鬥中犧牲。

一名黨員，無論生死榮辱，忠誠組織忠誠紀律，才是所爲所在，鐵骨丹心。

背叛，在他眼中永遠是不可饒恕的卑劣！軍人唯忠，唯直，唯正，是爲肝膽！

秋收起義時的班長，後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軍人檔案】

1928 年（18 歲）

履歷：工農革命軍第 4 軍第 31 團 3 營 9 連 4 班班長

經歷：遂川、寧岡、永新戰鬥；井岡山會師；反進剿、反會剿；龍源口大捷

親歷戰鬥：

* 1 月 4 日，參加大坑擊潰縣靖衛團和攻打遂川、佔領遂川縣城的戰鬥。
* 反國民黨第一次「進剿」：2 月 4 日返回井岡山準備粉碎江西國民黨軍對井岡山的第一次「進剿」。2 月 18 日部隊奇襲寧岡新城，3 營奉命在東門外設伏並攻打東門。後全殲守軍 79 團一個營和寧岡靖衛團。進剿被粉碎後，部隊先後佔領遂川、寧岡、茶陵、永新等縣城。
* 井岡山會師：1928 年 3 月中，毛澤東率 1 團、2 團下山至資興、桂東一線，掩護接應湘南暴動起義部隊退往井岡山。在桂東縣沙田圩，毛澤東向部隊頒布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人民軍隊的紀律基本定型。4 月上旬，毛澤東率 1 團由沙田向汝城進發，途中與地主武裝交火並殲敵，後攻佔汝城。隨即掉頭東撤。中旬，1 團在酃縣阻敵，保證井岡山、南昌起義餘部和湘南農軍在江西寧岡礱市勝利會師。4 月 28 日，1 團在毛澤東率領下經青腰、鼓公廟、中村、水口、酃城、沔都一路轉戰回到寧岡礱市，實現了秋收起義部隊與南昌起義及湘南起義兩支重要部隊的歷史性會師。三支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黃永勝被編入第四軍第 11 師第 31 團 3 營 9 連 4 班仍任班長。
* 反國民黨第二次「進剿」：3 營 4 月底參加了五斗江戰鬥、七溪嶺戰鬥、攻打永新城戰鬥，打破第二次「進剿」。
* 反國民黨第三次「進剿」：3 營 5 月 19 日，於永新城西草市坳遭遇進剿之敵第 79 團，全殲敵團。隨後部隊奔襲永新城，殲敵一個師部及一個營。
* 反國民黨第四次「進剿」：6 月上旬，工農革命軍正式改名為「工農紅軍」6 月中旬，開始反擊敵軍第四次「進剿」。22 日，經新七溪嶺戰鬥、老七溪嶺戰鬥、龍源口戰鬥，第三次進佔永新城。第四次「進剿」遂破。
* 反湘贛兩省國民黨第一次「會剿」：6 月底開始準備戰鬥，7 月 13 日紅軍攻克酃縣縣城，在毛澤東帶領下，31 團發動群眾參戰，將敵 11 個團兵力圍困在永新城內外達 25 天。

* 接應「八月失敗」部隊：「八月失敗」後毛澤東率 31 團進軍湘南，3 營前出桂東接應 28 和 29 團餘部返回井岡山。
* 反國民黨第二次「會剿」：8 月 23 日，在桂東反擊敵人第二次「會剿」襲擊。後經江西崇義、上猶、遂川縣境回到井岡山南黃坳。
* 四次反攻作戰：9 月 13 日，所在 3 營，對遂川之敵 5 個營發起突然攻擊，敵劉士毅部一部被殲大部潰逃。9 月 26 日 3 營隨朱、毛返井岡山。10 月 1 日，在新城附近坳頭設伏，殲敵一個營。隨再次攻打永新，又突然放棄攻城揮師南下，於 13 日攻遂川，佔領後恢復政權和群眾組織。11 月上旬，3 營在營長陳正春率領下參加保衛井岡山的戰鬥；11 月 9 日部隊轉而北上再打新城之敵，重創敵軍於新城和龍源口地區，在新城殲敵一個營。10 日占永新縣城。此四戰四捷徹底打破敵軍第二次「會剿」。

井岡山的老戰士（1969 年）。

遂川——「動動腦子黃永勝」

一

部隊進入井岡山地區以後，山上山下地活動於湘贛邊境地區，擴大政治影響和發動群眾，還攻佔茶陵縣城住了一個多月。1928 年陽曆新年剛過，已在井岡山初步站穩了腳跟的工農革命軍第 1 團，由毛澤東率領於 1 月 4 日南下遂川縣。

黃永勝帶著自己那個班，站在全團的隊伍中，面對再一次站在隊伍前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聽他聲音宏亮地說：弟兄們！我們又要出發了。現在我們有一個極重要的任務，就是要以井岡山爲中心建立一個革命的家，不然就很困難。有了這個家，就可以作爲革命鬥爭的根據地。敵人不來，我們就在這裏練兵，發動群眾；敵人來了，我們就靠這個家和敵人作戰。我們以家爲依托，不斷向外發展，把我們四周的敵人一點一點地吃掉、趕走，我們的日子慢慢就好過了。現在我們安家還困難，吃的穿的都很缺乏。山那邊有座遂川城，那裏有很多土豪，他們有的是白洋、糧食，現在我們要到遂川城去打土豪籌款籌糧，通過打土豪來發動群眾，爲我們安家建立革命根據地創造物質條件和群眾基礎。

他接著又叮囑說：千萬不能把一般老百姓也當成土豪，不能亂拿老百姓的一草一木，拿了老百姓的東西，他們就會不高興，就會疏遠我們，對革命的危害是很大的。我們是工農群眾的武裝，一定要愛護貧苦工農群眾，大家要嚴守紀律。

當天下午，1 團進抵遂川城東北的大坑鎮，這裏駐有民團二、三百人，擋住去遂川之路。黃永勝所在的 9 連擔任前衛，隱蔽接近，一個猛衝，便把大坑民團打得落花流水。鎮西南小河對岸是重迭的山巒，部分敵人逃過河去妄圖依托有利地形進行頑抗。9 連長陳正春[8]和黨代表羅榮桓帶頭跳進江水中，在火力掩護下，帶領全連向對岸衝去。

正是嚴冬，黃永勝一跳進齊腰深的水裏，冷得一顫，心裏直打哆嗦。對岸敵火力打來，在水面上濺起片片水花，在空中四下亂竄。身後岸上的掩護火力從頭頂越過打在敵軍陣地上，激起泥土揚著灰煙，敵人

【8】 陳正春，湖南平江人，從三灣改編後就擔任九連連長，1929 年任三營營長，在進軍閩西時犧牲。

陣中發出「哇哇」的叫聲。他知道，身在半渡，正是最危險的時刻，決不能猶豫。前進越快，生命與勝利才越屬於自己！

他咬著牙猛衝，嘴裏高喊著什麼，費勁地邁開被河水裹纏住的雙腿，左右擺動腰部，雙手將槍舉離水面，緊盯著越來越近的河岸，祇覺腳下一步比一步更淺、更快……還沒等他們衝上岸，敵人一陣亂槍，向著遂川逃命去了。突入敵陣，憑著一股狠勁，他跟著連長、黨代表一直把敵人追出了七八里遠。一路上敵人的槍支彈藥和被服丟得到處都是。

戰鬥規模雖然很小，消滅的敵人也不太多，打的還是不正規的民團，但這是下山第一仗，鼓舞卻很大。聽到停止追擊的命令，他停下腳步大喘著氣，才發現渾身上下沒有一點乾絲，冰冷的濕衣服沾在身上，北風一吹，寒冷透骨，禁不住牙齒打起了「機關鎗」。再一看身邊，大家莫不如此——9 連成了「機槍連」，「喀喀喀喀……」的聲音此起彼伏一片脆響，戰友們你指著我，我指著他，興奮得又說又笑又打著牙關上的「機關鎗」。

當天在大坑鎮宿營後，全連集合晚飯，一個戰士悄悄說：下河攻擊前，伍中豪營長曾親口答應消滅敵人之後打一次「牙祭」（吃一頓好的），今天晚飯有什麼好吃的？這一說，你傳我，我傳他，全連都嗡嗡嗡地議論開了。又凍又餓的 9 連全連上下滿懷期待，充滿口水。可開飯的時候又是像往常一樣的糙米飯、鹹菜湯，領導上也沒有進行解釋，於是有些愛講怪話的戰士就發牢騷似的說：「這叫什麼打牙祭呀！」

黃永勝接上說：「這個打牙祭嘛——我們在河邊上，上下牙不是打了個夠？像打機關鎗一樣的『打牙機』！」一陣哄笑，晚飯更加香甜。

二

第二天，遂川城裏的地主武裝亂放了幾槍逃得無影，部隊一槍未放便開進縣城。9 連奉命進駐縣城西南的藻林鎮，這一帶土地肥沃產糧多，大土豪也比較多。可以看到不少富麗堂皇的「土豪窩」。一些大土豪往往就是當地最反動的政權頭子。

9 連在藻林鎮分成了幾個組在鎮上和附近的各個村子進行宣傳活動和調查工作。藻林鎮的長街短巷和四周村莊被貼滿了花花綠綠的標語口號：

「打倒反動派！」

「打倒土豪劣紳！」

「打倒貪官污吏！」

「我們是保衛窮人的工農革命軍！」

「共產黨萬歲！」

……

老百姓開始用懷疑和驚異的眼光遠遠偷看，慢慢地在好奇心的驅動下，三個五個跑到跟前來看標語，一面悄悄地議論著。這時他和戰友便湊上去和他們攀談，進行宣傳教育。老鄉雖然對共產黨和工農革命軍還不瞭解，但他們卻看得十分清楚：這支軍隊處處向著窮人。於是，他們由原來的冷落、關門、躲閃，變爲逐漸喜歡和敢於同黃永勝他們接近了。

在初步掌握一些情況之後，連隊正式展開了打土豪的工作。黃永勝的 4 班被派到鎮北四、五里的一個村莊，村子裏有一家大土豪，三進院的青磚大瓦房，高大的院牆，大門口上面掛著一塊大金字匾。來到這個土豪家時，衹見大門緊閉，敲了很久也沒有人應。

「班長，怎麼辦？」戰士們看著黃永勝問。

「你——你——」黃永勝指著兩個戰士命令，「從牆上爬進去把大門搞開！」。

戰友們搭起人梯，幫助二個戰士爬上圍牆翻了進去，從裏面打開院門，全班一湧而進。

「班長，房門全鎖上了！」「這裏也是鎖上的！」「我這邊也是鎖的！」一時間，紛紛傳來戰士們的叫聲。

「不管他，搞開它！見到貴重東西帶回去上交。」黃永勝大喊。

把房門弄開以後，裏面的富麗陳設仍很整齊，看來這家土豪是倉皇逃走的。逐屋檢查，搜出不少金銀手飾等貴重物品，都集中帶回；還有一些衣物用品也都集中一起封存，準備分給農民。

「班長快來！」在最後面的院子的一間寢室裏傳出搜查戰士的喊聲。他過去一看，地上擺著搜出的指揮刀、馬靴、武裝帶一類國民黨軍隊的東西。「這個土豪家裏有人當反動軍官，硬是要好好打擊才行！」他一邊看一邊說，「誰去找紙和筆來？」

黃永勝執筆寫了一張佈告，限令土豪在幾天之內回來交出兩千塊大洋作爲處罰，就貼在大門口上。

時間過了三、四天，逃走的土豪一直不見回來，也不派人來交錢。

「班長，這樣不行啊。那個老土豪一點動靜都沒有，要想個辦法吧？」戰士們有些沉不住氣了。

「這樣傻等是不行，」他想了想，說道：「土豪越大越頑固，光靠佈告是不行的，我們要把土豪本人或他的親屬捉回來。……這要首先查明土豪和他家屬的下落。……全班分頭，搞清楚情況。」

調查工作頭幾天沒有進展，這真讓他們一幫大兵犯了難。到了晚上休息時，有的戰士就抱怨：還是打仗痛快啊！遇上這些縮頭老傢伙，有勁沒處使。之前，他們 4 班也碰到了一次這種情況，告示貼在門上三天不見回音，當班長的黃永勝一氣，想到如果這些土豪都不拿革命軍的命令當回事，那革命任務如何完成的了？結果三天期限一到，他一聲令下把這家土豪的房子給燒了，衹事後在燒塌的夾牆裏找到一堆銀角子。房子剛一燒，土豪的回信也到了，稱願出 1000 銀元來贖買平安無事。羅榮桓狠狠地批評了他一頓。遇事不冷靜，處理就不妥善，任務也完成不好。

接受了上次教訓，他一肚子不服氣：「這次房子是肯定不能再燒了……難道真讓一個鬼土豪把我們這些革命戰士給難倒了？不行！我們班單獨執行任務，完不成怎麼行？我黃永勝和 4 班在全團面前都直不起腰了。……動動腦子黃永勝——明天一定要找出辦法來！」他敲敲自己的額頭。

第二天上午，他帶著全班到土豪家附近轉悠，在路上遇到一個穿著襤褸的十二三歲的放牛小孩子，正用好奇的眼光望著這些大兵。黃永勝心裏一動，和顏悅色地走上去，同他攀談起來。

「放的是財主家的牛吧？……爲什麼要給他們家放牛呢？」

小孩說：「沒辦法呀！我家裏還有一個母親、一個姐姐，沒人幹活，飯也吃不上，不給人家放牛怎麼辦！」

他便同孩子講些窮人要革命的道理和自己軍隊的性質。孩子說我知道你們的隊伍是好隊伍，是向著窮人的。

黃永勝將手指著那個大院子問：「那個大土豪家也有小孩子給他放牛嗎？」

「沒有，他們家雇了三個大人做長工。」

「怎麼我們到土豪家去沒有看到他們呢？」

「你們來的時候他們很害怕，都跑回各人的家去了。」從小孩的口中還得到了一個重要情況：那個土豪經常打發幾個長工偷偷跑回來探看情況。

三

他馬上把情況報告連部。黨代表羅榮桓指示立即分頭到三個長工家去。「等一下！」羅榮桓叫著正急著回班裏的他，「現在群眾都怕我們走後地主土豪的報復，為了避免日後老鄉的麻煩，你們可以假裝去抓人把長工找來。」

「明白了！」他意會地一點頭。當天下午，他帶人終於從靠山腳的一間小破草房裏找到了一個長工，吆吆喝喝地用繩子把他捆了押向連部。那個長工嚇得臉色灰白，一肚子不解。

一到連部，羅榮桓立刻叫戰士把繩子解下來，很親切地叫長工坐下，告訴他不要害怕，聽說他還沒吃飯，便說：「四班長！你帶他到伙房裏搞點飯吃，告訴他們多炒一點菜！」這麼一來，那個長工越發糊塗。吃過飯以後，又把他請到房子裏，羅榮桓便像談家常似的和他談了起來。先問他家裏有幾口人，生活過得怎麼樣，甚麼時候當的長工，土豪待他怎樣；慢慢地又和他講些革命道理，最後表示希望他能幫助工農革命軍做些事情。

長工的疑慮和恐懼慢慢地打消了，特別是當他明白把他綁了來，是對他的安全問題考慮時，深受感動，便毫不猶豫地把土豪本人和他全家藏匿的地方都說了出來。

當天夜晚，黃永勝帶著全班到離藻林七、八里的一個小山村裏去捉拿土豪和他的小老婆。全班剛一進村，忽然幾隻狗同時亂吠，藏在佃農家裏的土豪知道事情不妙，利用夜色逃走了，祇在稻草堆裏搜出了嚇得渾身發抖的土豪小老婆。

土豪的小老婆見了士兵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總說實在拿不出錢。黃永勝知道要想從統治階級手裏拿一文錢也不是容易事，必須擊中他們的弱點。

「放明白些，趁早設法把罰的錢交出來！」

「嗚……嗚……沒的錢喲……」

「哭什麼哭？……你還哭？……再哭就抽你！」士兵作勢要打。黃永勝止住他，走到這個女人前面，「哎呀！你們女人一哭，我們還真沒辦法了唄！」聲音怪腔怪調。

那女人抬起眼來，眼中帶了一絲期望。

黃永勝看著她的眼睛，心裏有了數。「我們要是沒有辦法……那……祇有殺你的頭了！」這一句惡聲惡氣的，嚇得女人埋下頭去。「沒有錢？那你的腦殼還在唄？」說著，從腰間拔出步槍刺刀，在窗臺上磨了兩下。

「看看你，好好說不行，莫把腦殼弄沒了！」「……不繳錢就殺頭！你們當家的還有你一起殺！」戰士們七嘴八舌說著。

黃永勝接著說：「腦殼沒有了，留著錢作甚麼？你好好想一下吧。」

……最後，土豪服軟了，終於派人交出了一千多塊大洋。另外，在群眾的報告和土豪小老婆的指引之下，又從院子裏的夾牆中搜出幾籮筐銅板、小銀毫和一部分現洋來。

土豪的東西一部分要分給群眾。起初，他們怕土豪，不敢收。黃永勝就在晚上帶著戰士挨家挨戶送上門去。以後又召開群眾大會，告訴他們窮人團結起來進行鬥爭的道理，並當場把東西分給他們。這樣，日子久了，群眾的膽子就慢慢地大起來了。參加群眾大會的人，一次比一次多，許多過去最怕事的老人和婦女也都來開會了。那些農村統治階級的威風被打掉了；那些歷來受盡壓迫、被統治階級看不起的廣大農民，第一次看到了解放的曙光，有了初步的革命要求。到後來有些農民甚至敢和部隊一起去打土豪，挑著籮筐，幫著挑東西。

要過舊曆年了，部隊都集中到城裏，每人發了五塊白洋和兩套新的灰布軍裝。大家洗了澡，理了髮，換去了各式各樣破破爛爛的舊衣服，個個精神抖擻，笑逐顏開。黃永勝是個愛整潔的人，穿上新軍裝，上上下下一收拾，更透出幾分精神來。這次從土豪家裏找到一把秦琴，他看著那四根鐵絃和琴上的裝置，知道這是彈撥的樂器，便找了一個牛角片試著撥那鐵絃，再用二胡的道理找到了音階，便抱在胸前叮叮咚咚地彈出個不成調子的調子來。玩了一陣，他半生半熟地可以彈個民歌了。這讓他樂不可支。

年過得很肥，殺雞宰豬，臘肉香腸，年糕米果，應有盡有。還把許多吃的東西分送給貧窮的老百姓，讓他們也跟著過了一個快樂豐滿的春

節。在遂川大約住了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秋收起義後遺留下來的失敗情緒一掃而光。

不久，敵人調集了強大的兵力企圖把1團圍殲在遂川城，部隊便撤回了井岡山。在離開遂川的那天早晨，當眾處決了十幾個罪大惡極被當地群眾恨之入骨的大惡霸，百姓無不拍手稱快，感謝工農革命軍爲他們作主除害。遂川人民戀戀不捨地一再問道：「你們甚麼時候再來呀？」

寧岡——「打中了！打中了！」

一

敵人佔了遂川，井岡山北的寧岡縣也駐紮了敵朱培德部79團的一個營和反動民團共約600多人。這種態勢直接威脅著革命軍的活動，與山下群眾的聯係也遭到嚴重阻隔。權衡利弊毛澤東決定攻下寧岡城。

攻取寧岡城的任務交給了1團。這時全團祇有兩個營（缺第2營）。

「黃永勝，團領導要求部隊充分作好戰鬥準備工作，你們4班再檢查一次！」排長剛強調過，在各班不斷巡查的連長又檢查來了。

4班士兵把槍擦了又擦，刺刀磨得錚亮，還在黃永勝帶領下砍了許多竹子做爬城用的梯子。

半夜兩點多鐘，一陣短促的哨音在駐地中響起，士兵們從睡眠中翻身起來，整理好裝備，匆忙地吃過飯後，踏著崎嶇的山路向寧岡出發。天黑沒有月色，空中祇有一點微弱的星光，雖說已是初春，迎面卻不斷吹來一陣陣刺骨寒風，山下的水田還結著一層薄冰。山間小路上一雙雙穿著草鞋的腳急速邁過，越來越快，不時有人摔跤，又在身後戰友的幫助下，很快爬起來向前追去。腳步更快了，漸漸小跑起來。黃永勝一身單薄的軍裝祇一會兒就被汗濕透。他停下來，回頭看去，發現班裏有人落後了幾步，馬上過去拿過槍來扛在自己肩上。

「怎麼樣？有沒問題？」他低聲問戰士。

「剛摔了一跤，沒事！班長，槍還給我！」戰士有點急。

「不要爭了，我個子大跑得快，快跟上隊伍！」話音未落，轉身向前追了幾步又走到全班前面。

天色逐漸呈現出一片灰白色，透過朦朧的霧氣，已可以隱約看出寧岡城垣的輪廓。突然，「叭！」一聲槍響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靜，隨後便是一片急劇的射擊聲。

「全連跑步前進！」連長喊到，「外圍的敵人被打得逃進城去了！」黑暗中，一個個躍動的人影迅速向城牆逼近。全團從東、北、南三個方向包圍了敵人。

望著寧岡城並不大但卻堅固的城牆，黃永勝心裏並不怕。自己部隊力量還弱，裝備又差，不但沒有砲，甚至連一顆手榴彈也沒有，但最不缺人的勇氣和攻城決心。3營長領受任務回來，下達向南城攻擊的命令，令9連從南門的西側爬城；右鄰是8連，要火燒南城門。

南門外四、五百公尺的地方有個小山梁，9連隱蔽在山梁後集中。連長陳正春這時從營裏回來，召集各排長和班長到山樑上去勘察地形，介紹敵情，規定任務。剛一露頭，城牆上的敵人便打過幾陣排子槍來。

「好！先叫你們猖狂一會兒，等一下老子和你一起算賬！那時候再叫你知道我的厲害！」陳連長狠狠地罵道，隨即命令：「一、二排從左到右擔任爬城，三排作爲預備隊，並用火力掩護一、二排前進。」

隨後，2排長召集三個班的正副班長仔細察看了前進的道路。

「黃永勝。你們4班沿著那條小水溝通過那片小墳堆，利用城外不遠處的那一個小破廟作掩護，就從那裏登城。」

「是！」

「現在把地形看清楚了，打響後注意戰術動作，注意傷亡。明白沒有？」

「明白，排長，放心！」他短促回答後，仔細再觀察了一下地形，回到班裏。

經過短時間的組織準備，攻城戰鬥開始。士兵們冒著敵人的猛烈火力，抬著一節一節的竹梯、扛著一捆捆的柴草向著城下猛衝。4班八個人，每四個人輪流抬著一節竹梯前進。開始利用小水溝的隱蔽地形前進得非常順利，通過了亂墳堆以後，是一小片開闊地。一發現4班出現在眼前，敵人密集的槍彈突然像冰雹般地潑過來。黃永勝一直盯著前方，立刻大喊一聲「臥倒！」全班迅速躍到一塊窪地裏趴下，避開了敵人的射擊。過了一會兒，敵人的射擊稀疏了，全班又爬起來繼續前進。忽然，

跑在最前面的一個抬梯子的士兵頭部中彈犧牲，旁邊的一個人便飛奔過去，抬起梯子繼續前衝；不一會兒，這個士兵也受了傷；接著，第三個也倒了下去。

一到小廟前，敵人打不到，他指揮戰士們把一節一節的短梯子接了起來，彈倉裏壓滿子彈。他再把各人的服裝、鞋子全都整理了一遍，趁著敵人槍聲稍一稀疏的當兒，一揮手:「衝！」全班抬著一架接好的長梯，一口氣跑到城牆根下，迅速地把梯子豎起來，戰士們一手持槍，一手扶著梯子飛快地往上爬。沒有上梯子的人便在城牆下面負責用火力掩護。

其他班的梯子一架又一架地也靠著城牆豎了起來，更多的戰士向城牆上爬去。城牆上，火把和射擊的火光中有手榴彈和大塊的磚石扔下來，又有鐵叉往下推梯子。革命軍子彈很少，得不到後面的有效火力支援，所依靠的祇有人的勇敢。許多人中彈犧牲，有的被磚頭石塊打傷了，梯子也被手榴彈炸斷了許多，營長伍中豪爬城時負了傷。可戰士們越打越眼紅，越戰越勇猛。

幾小時的激烈搏殺，城門在大火中燒垮了。木質建築材料冒著濃煙帶著火苗轟地落下，在地上激起一陣火星和煙塵。部隊衝過濃煙烈火，像洪水般湧進城去。敵人像被趕散了的鴨子，向著沒有槍聲的西門逃去，街道上遍地是丟棄的槍枝彈藥和其它物品。

二

西門外是一片低窪的水田，水田盡頭是個小高地，高地兩邊是一片茂密的小樹林。逃出城外的敵人快要接近小高地和樹林的時候，埋伏在這裏的2團部隊忽然射出來一排排密集的槍彈。成片的敵人倒了下去，剩下的掉過頭來又向後跑，又受到城裏跟蹤而來的部隊的殺傷。在這種絕境中，敵人亂成一團，完全失去了組織指揮，在包圍圈裏跑來跑去，亂蹦亂跳；有的顧不得天寒水冷，嚇得爬在水田裏一動不動；祇有少數敵人還在盲目地放槍。

就在東門被燒垮的同時，黃永勝他們從南城突入城內。

「敵人從西門跑了，向西門追！」他聽到連長命令帶領全班從城裏向城外追去。追到西門外時，敵人正被阻困在窪地裏。各部隊立即發起衝擊，祇有一、二十分鐘的時間，絕大部分敵人被消滅，屍體鋪滿了稻田，血染紅了田裏的水。有幾十個敵人從北面的空隙跑了出去。戰場上響起響亮的口號：「決不讓一個敵人跑掉！」除留下部分部隊清掃戰場，其餘的部隊對逃敵展開追擊。

在紛亂的追擊中，黃永勝發現在前面三百多公尺有個彎腰猛跑的白軍，很像是個軍官，使勁趕了上去。正追著，身後面又響起了腳步聲，回頭一看，原來是本連7班長，他也向著這個目標追來。黃永勝邊跑邊說:「你看這個傢伙像不像個當官的？」

七班長:「很像！很像！」

「加油追！無論如何不能放跑了他！」黃永勝撂開他的長腿，追得更快。

兩人追了一段，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個敵人身上紮著武裝帶，沒有帶槍，的確是個軍官。那軍官回頭一望拿出力氣拚命飛跑。正跑著，像摔了一跤似的忽然倒在地上。黃永勝兩人趕上前去，忽然，「啪」的一聲，一顆子彈從頭上飛了過去。兩人臥倒後發現那個軍官從一個被打死的敵兵身旁揀了一支步槍，妄想暗算追兵。軍官見這邊臥倒了，便乘機爬起來又跑。三個人一前二後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上追逐。軍官又臥倒放了兩槍，阻住了追兵的逼近。這個白軍軍官個子老大，兩條長腿不比黃永勝的短，後面的二人越追越吃力，上氣接不上下氣。

看樣子想抓活的實在困難，他利用與7班長再次臥倒的時機，商量說:「這傢伙實在討厭，乾脆我們一起開槍，揍死他算了！」二人相對一點頭，乘敵人槍剛響過的刹那，猛撲上去飛速前進了十幾米，等那傢伙剛一臥倒，二人也立即臥倒，並作了射擊的準備。那軍官打了兩槍後，爬起來又要跑，趁他立起身的當兒，兩支槍同時射擊，白軍軍官應聲倒地。爲怕敵人使詐，又特意等了一會兒，見那傢伙很費勁地爬了起來，但立即又搖搖晃晃地倒了下去，他與7班長一躍而起，大喊著:「打中了！打中了！」跑上前去。那個白軍軍官受了重傷，躺在地上直哼，渾身打哆嗦，眼見活不成了。

他俯身一看，這個軍官滿臉黃豆大的黑麻子，就是倒進一升芝麻怕是也撒不出來。接著從身上佩帶的符號辨認出這是敵軍79團的一個排長。

當黃永勝一行人帶著繳獲的物品歸隊時，西門外的戰場已經打掃得差不多了。俘虜們垂頭喪氣地集合在一塊小空地上，戰士們每人身上都

背著兩、三支槍。將近黃昏，部隊在西門外集結祝捷，黃永勝與戰友們一起爲這次秋收起義後的首次大捷而歡欣鼓舞，竟忘了肚子裏已經一天沒有吃東西，在水田戰鬥中浸濕衣服帶來的寒冷也渾然不覺了。

永新——「執行紀律就可以打人？」

一

1928 年初，第 3 營駐在永新。一天傍晚，刮起了凜冽的西北風，氣溫急劇下降，池塘裏結上了薄冰。9 連 4 班放哨回來，寒風在屋簷下穿進穿出，發出空洞的嗚咽，屋裏冷得空氣都像是要凍了起來。因爲無火可烤，大家都鑽進稻草堆。一個個瑟瑟縮縮地當了「團長」，凍得怎麼也睡不著。

「班長，」一位俘虜過來的永新籍戰士建議：「燒老鄉一點柴草來烤火吧。」

黃永勝嚴肅地告訴他：「老鄉的東西不能動！」

祇見這位戰士聳著肩膀，縮著脖子，雙腳在地上來回跳動，把兩隻手放在嘴邊哈氣，無可奈何地出屋去了。不一會，他從院裏抱了一捆柴禾高高興興地進了屋。他一面大聲招呼大家來烤火，一面就抽出一把柴，蹲在地上燒了起來。

「這是院裏老俵的柴？」黃永勝有點急了。

「……」

「送回去！」這次的聲音高了幾度。

「……」這位戰士沒有理他，仍然蹲在那兒往火堆裏加柴。

他猛然從鋪上爬起來，幾步走到這名戰士跟前，把他手中的柴禾一把奪過來扔到地上，「送回去！這是命令！」他這次半喊起來。這位戰士仍然蹲在那裏。

「媽了個 X ！」黃永勝罵了出來，「你個鬼伢子想抗軍令？」

這個戰士不服，站起身來和他頂嘴。這下他感到觸犯了自己的尊嚴，伸手打了戰士一個耳光。戰士沒有還手，捂著臉扭過頭象孩子一樣傷心地哭了起來。

屋裏其他戰士聽到班長和這位戰士爭吵，都愣愣地坐在鋪上，看到班長打了人，也不敢說班長的不是，都去批評那位挨了打的戰士，說他不該違犯群眾紀律，不該頂撞班長。但是他們那惶惑的目光卻流露出對班長的不滿。爲了打破僵局，另一位戰士把火熄滅，將柴禾抱走了。等他回來後，黃永勝向全班訓話，他引用了過去在警衛團學來的一句話說：

「軍人以服從命令爲天職，今後大家都要服從命令！」

他訓完話命令熄燈睡覺。一時間，屋子裏祇聽那挨打戰士不時發出的抽泣聲。這時風住了，又下起了綿綿細雨，那滴滴嗒嗒的雨聲，徹夜也沒有停。

他打了人，氣呼呼地沒有睡好。他不認爲維護群眾紀律是錯的。愛護群眾，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這是毛澤東、羅榮桓多次教導他的。聽著雨聲，他想起在遂川大坑鎮時這樣一件事：

大坑鎮是個不大的小鎮，鎮上有十幾家商舖。4 班被分配住在一家中藥鋪裏住宿。鎮上老百姓因爲對這支軍隊不瞭解，又怕打仗，大部分人跑了。那家中藥鋪跑得不見一個人，店裏的東西一點也沒帶走。藥鋪很小，祇有前面一間鋪面和後面一間老闆的寢室。全班八個人，他同三個人住在後面的寢室裏，其餘的人就睡在外面的櫃檯上和地下。吃過晚飯以後，全班擦拭武器，擦拭完了黃永勝便逐個進行檢查。當他來到外屋走近櫃檯時，忽然聞到一股從未聞過的很濃的香氣，便問，什麼香味？

班裏一個年歲較大的士兵說，這是冰片的香味，冰片是一種很貴重的藥，治療爛瘡最有效。

黃永勝好奇地說：這藥放在什麼地方？拿出來看看是什麼樣的東西！

其他幾個人互相觀望了一下，還是那個年歲較大的士兵用手指了指藥櫃上的一隻小藍花瓷瓶說：「就放在那個瓶子裏。」

黃永勝把瓶子拿下來，對著燈光一看，裏面什麼也沒有，「冰片哪裏去了？」

幾個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一個湖南湘鄉籍的士兵臉上，他遲疑了一下，便說：「報告班長！是我拿了。」

「你爲什麼要隨便拿人家的東西呢？毛委員在出發的時候對我們講的話你沒有聽見嗎？再說你拿了這點藥沒有用處嘛！」

「是呀！剛才我們也勸他不要拿，可是他不聽。」其他幾個人都一起批評那個士兵。在大家的批評之下，士兵承認了錯誤，把拿來的藥放回了原處。

「是啊，群眾的冰片不該拿，老鄉的柴草也不應該拿。」黃永勝自信地想。

二

第二天一早，雨仍然不住地下，天氣陰冷而潮濕。連隊黨代表羅榮桓打著雨傘，踩著泥濘來到9連。連長曾振平忙招呼他坐下烤火。羅榮桓一面同曾連長聊天，一面脫下潮濕的上衣放在火上烤。那衣服上的虱子碰到熱氣，紛紛掉進火裏，響起一陣陣輕微的劈啪聲。羅榮桓聽曾連長匯報了黃永勝打人的事，便命令傳令兵去把他找來。

一進屋，看到羅黨代表，他心裏有些虛，拘謹地敬了一個禮。羅榮桓招呼他坐下，然後單刀直入地問他：「你們班昨天晚上是不是很熱鬧啊？聽說你昨天晚上打人啦？你何事打人啊？」

他辯解道：「那個戰士違犯了群眾紀律，又不服從命令，我才打了他一巴掌。」

羅榮桓邊聽邊披上已經烤乾的上衣：「哦，執行紀律就可以打人？這麼說來你打人是對的嘍。」他把手放在火上烤著，停了一會，又抬起頭看看他說：「我問你一個問題，不知道你想過沒有。你當班長，如果不打人，有沒有法子把全班帶好？」

他答不上來。

「怎麼？你沒有想過吧？我再問你，如果你是當兵的，犯了一點錯誤，班長動手打你，你的心裏會好受嗎？」

他低下腦袋，一句話也說不出。他想起了一段往事。上井岡山後，連隊建立了監廚和採買制度：每天由一名班長和軍需一起到墟場買菜，菜買回後又監督炊事班按標準下料，掌握開飯時間。一次輪到他當值，快要到墟場時，上士突然肚子疼痛要上廁所，便交給他一塊銀元要他先去採購。他把銀元放進軍裝口袋，結果沒注意到口袋開了一條兩寸多長的口子，銀元丟了。沿來路一路尋找，哪裏找得到！上士埋怨他：「這是全連一天的菜金，你這不是不叫大家吃飯了嗎！」幸虧上士身上還有點錢，

勉強買了些菜回去。一到駐地，黃永勝立刻同上士一起到連部去報告。一見到黨代表羅榮桓他便大聲報告說犯了大錯誤。

羅榮桓詫異地問：「犯了什麼大錯誤？」

上士插咀說：「他把連裏買菜的一塊大洋丟了。」

黃永勝把事情經過講了一遍，並表示願受處分，而且丟失的錢從他每月應得的「伙食尾子」裏扣除。

羅榮桓笑了：「就你的伙食尾子一個月不過三五分錢，這要扣到哪一年呀？」

「給什麼處分都沒意見，伙食尾子什麼時候扣清什麼時候算。」他認真地說。

「算了，這次不給你處分了，也不扣你的伙食尾子。不過這樣的錯誤以後不能再犯。」接著，羅榮桓從丟錢這事講起，講了許多做人處事的道理，要求黃永勝以後無論辦什麼事，必須十分認真。黃永勝心服口服。

這一次打戰士，羅榮桓另外講了一番道理：「毛委員再三講，靠拳頭來代替教育，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同志們有了缺點和錯誤，要反覆向他們講道理，使他們明白為什麼錯了。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服，祇有心服了，才能自覺遵守紀律。你今後無論如何也不要打人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看看我講的道理對不對。」

在羅榮桓的耐心教育下，他認識了錯誤，又向羅榮桓保證，今後決不再打罵戰士。此後他真的一直遵守了這個諾言，雖然他的職位不斷提升，卻再未發生過打人事件。

……

自晚清始，「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方興未艾。這隊小小紅軍插將進去，所依靠的是精神、血性與妙著，搶「眼」，奪「角」，做「大龍」，棋行天下，逆運換命。

第二章 贛閩粵篇 百戰沙場碎鐵衣

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突營射殺呼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

——（唐）李白《從軍行》

【軍史廣角——1934 年】

中國現在像個古舊的大宅子，它的一個大跨院已經被外來的強盜搶奪佔據；但在鬩牆之內，兄弟卻在廝殺。全盛的中央蘇區和紅一方面軍，被外來的和尚打入了一個死結，鮮血與生命力正消耗在無意義的口號之中。這一年，川陝根據地成立紅軍婦女獨立團；紅六軍團取得沙市戰鬥勝利；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由瑞金出發；紅六軍團退出湘贛根據地實行戰略轉移；紅八軍團成立；紅二、六軍團會師，開創湘鄂川黔邊根據地；中央紅軍、紅 25 軍開始長征。

黃永勝先當師長，是個小師；後當團長，是個大團。在中央紅軍中，小師、大師的師長不多，小團、大團的團長卻不少。其中很多都犧牲了，倖存到解放後的大多是高級將領，大將上將。紅一軍團倖存的人中，與黃永勝同級別的軍事主官有楊得志、彭紹輝、耿飆等。政治幹部有鄧華、楊成武、蕭華等。紅三軍團中還有張宗遜、李天佑、楊勇等名將，細講起來很多。他原先有的下級如耿飆，後來當了他的上級（紅 1 師與晉察冀時期）；他原來的上級也有給他當了政委的，如賴傳珠（六縱時期）；還有的原先上級，授銜時與他平級了，如李聚奎。不少人犧牲或病逝在戰爭中。將星們在星空中的定位，這個時期在不斷排列、組合中。黃

永勝打仗，已是顯露頭角。四次、五次反圍剿中，紅 3 團以猛攻死守聞名，是紅一軍團六個主力團中能擔重任的主力之一。

【軍人檔案】

1929 年（19 歲）

履歷：紅 4 軍第 31 團、第三縱隊副中隊長、排長、連長、營長、軍委特務營營長

經歷：大柏地、長汀、龍岩、上杭戰鬥；東江冒進；古田會議

親歷戰鬥：

* 反湘贛兩省國民黨第三次「會剿」：紅軍從 1928 年底開始準備反擊國民黨軍第三次「會剿」。1 月，黃永勝職務升為排長。
* 出擊贛南：1 月 14 日，3 營隨主力（28、31 團及軍直屬隊）由毛澤東、朱德率領，從茨坪、小行洲出發，出擊贛南。15 日戰大汾，殲敵一個營。3 營在轉戰途中經大庚、大余戰鬥、圳下戰鬥，不斷遭敵追擊，遂不斷突圍，轉移。
* 2 月 9 日，舊歷除夕，3 營任前衛，部隊轉移至大柏地山區，黃永勝等下級指戰員堅決要求打垮尾追的敵人，後朱、毛採納了下面的意見，遂取得經歷大柏地大捷；2 月 13 日，3 營占寧都；再進東固。3 月 4 日 3 營進佔廣昌；12 日，進至閩西長汀四都鎮反擊來敵；再取石城，抵閩西長汀。
* 3 月 14 日，3 營參加長嶺寨戰鬥，殲敵福建省防軍第 2 混成旅二千餘，擊斃旅長郭鳳鳴，攻佔長汀縣城。戰後紅軍再次整編，黃永勝所在 31 團改稱紅四軍第三縱隊。曾任第三縱隊第 9 支隊副中隊長。
* 4 月初，紅 4 軍與守井岡山敗退下山的彭德懷部在瑞金會合，後再分兵。三縱隊攻佔興國、寧都縣城，在贛南、閩西連戰連捷。4 月 30 日，第 9 支隊參加寧都戰鬥攻克寧都。
* 出擊閩西：5 月，第 9 支隊隨縱隊再入閩西，於 5 月 23 日至 6 月 19 日間三克龍岩，殲敵繳獲甚多。5 月 26 日 9 支隊攻克永定縣城。6 月間還進行了進佔坎市、永定、上杭白砂、舊縣、南陽戰鬥。
* 反閩粵贛三省國民黨軍「會剿」：7 月下旬，國民黨三省合兵「會剿」開始。
* 8 月，所在三縱隊由朱德率領出征閩中。2 日於龍岩北白沙集結，開赴寧洋。8 日攻佔漳平城。再向浙贛皖邊界出擊，後返閩西。途中 29 日在漳平東北溪南殲敵一個團；30 日占漳平殲敵一個營；隨即進佔龍岩永福。三省「會剿」隨即告破。
* 9 月 21 日，9 支隊參加上杭戰鬥，攻取上杭，俘福建省防軍第 2 混成旅旅長盧新民以下兩千餘。再克武平縣城。
* 10 月 19 日，9 支隊隨縱隊出擊廣東，南下東江，於峰市戰敵，進至松源和石下壩。24 日占蕉嶺，25 日占梅縣，26 日撤出梅縣轉進南坑、馬圖山。31 日再攻佔梅縣縣城未克，遂回師閩西，進駐長汀。
* 12 月，所在部隊駐閩西期間，具有歷史偉大意義的古田會議召開。
* 當年，黃永勝在戰鬥中職務升為連長、營長、軍委特務營營長。

1930 年（20 歲）

履歷：紅 22 軍第 64 師 192 團副團長、團長

經歷：贛南作戰；入閩；逼南昌；打長沙；攻吉安；文家市大捷；第一次反「圍剿」作戰

親歷戰鬥：

* 轉戰贛南：1 月下旬，毛澤東與朱德會合後，在寧都、樂安、永豐、籐田四縣開展土地革命鬥爭。1 月 16 日，占寧化。1 月 24 日紅 4 軍四個縱隊在東韶會師入贛，破國民黨第二次「會剿」。
* 2 月下旬，由廣昌向吉水進軍。於水南殲敵四個營。再經吉水、新淦、值夏戰鬥，共殲敵獨 15 旅數千，俘敵 1600 餘，繳槍 2000 餘。再到東固，後至興國。
* 3 月 16 日，攻打贛州不克，遂撤。後，紅 4 軍於贛閩粵二十個縣土地上分兵遊擊，發動群眾，鞏固根據地，時達三個月。期間，3 月 23 日參加南康戰鬥。4 月 10，參加信豐戰鬥，克信豐，殲敵 1700 餘。
* 再次入閩：6 月，毛、朱率軍第三次揮師入閩，首克武平。
* 6 月 19 日，在紅軍汀州整編中，合編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路軍，不久，第一路軍改稱為紅一軍團。
* 6 月 21 日，紅 4 軍與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定，為加強閩西地方部隊紅 12 軍戰鬥力，紅 4 軍第三縱隊成建制調入紅 12 軍為骨幹。黃永勝隨部隊於 7 月調入紅 12 軍，任第 64 師 192 團副團長，後任團長。紅 12 軍歸入紅一軍團序列。
* 攻打南昌：7 月 12 日，192 團隨紅十二軍由軍長羅炳輝率領，進軍南昌。期間參加的戰鬥有：攻佔樟樹鎮（24 日），西渡贛江（25 日），進逼萬壽宮、石子凌（30 日），攻打牛行車站（8 月 1 日）。

* 8月20日，參加軍團從奉安、新義向湘南的軍事行動，取得文家市大捷。
* 攻打長沙：8月24日，一、三軍團合編成立紅一方面軍。同日，參加紅軍第二次攻打長沙戰役，前後十日。
* 9月10日，一軍團投入攻打長沙戰鬥，12軍為預備隊。12日，方面軍撤圍長沙，佔領萍鄉、修縣、醴陵、株洲。
* 9月底，方面軍攻打吉安。
* 10月7日，紅一方面軍再次整編。隨後，紅一方面軍全軍北上，到達分宜、新余、羅坊、永豐以北待機戰備及開展群眾工作。準備反擊蔣介石組織的第一次「圍剿」。
* 11月5日，奉命由贛南到吉安縣城擔任城防，掩護江西省行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機關撤出吉安。
* 反第一次「圍剿」：12月下旬，參加第一次反「圍剿」戰役。參加的作戰：小佈伏擊、龍岡大捷。此役，紅22軍縮編為紅64師，列入紅12軍作戰序列。黃永勝所在部隊沿龍岡南側表湖一帶佔領陣地，斷敵退路，後參加總攻，全殲敵軍十八師師部及兩個旅計9000餘人，俘敵前線總指揮、師長張輝贊，繳槍9000餘，電臺一部。

1931年（21歲）

履歷：紅12軍第34師第101團團長、紅22軍第64師第190團團長、紅4軍第31師、第13師師長

經歷：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作戰勝利

親歷戰鬥：

* 1月，參加第一次反「圍剿」戰役追擊譚道源部，於東韶取大捷，殲敵譚道源師一半計3000餘，繳槍2000餘、迫擊砲四門，電臺一部。第一次反「圍剿」戰役勝利結束。
* 戰役後，在紅軍採取的攻勢作戰中，所部由寧都、古城、固村向寧化發展，並恢復瑞金、雩都。
* 反第二次「圍剿」：3月下旬，開始準備反第二次「圍剿」作戰。5月，參加第二次反「圍剿」戰役。是役，所部先於東固隱蔽集結，15日於白雲山九寸嶺、觀音崖正面迎擊敵軍，大捷，殲敵四十七師一旅大部。17日追擊逃敵，共殲敵1900餘，繳槍1900餘。後隨方面軍主力在半個月內橫掃800里連續參加5個勝仗（富田、白沙、中村、廣昌、建寧），勝利完成了第二次反「圍剿」戰役。戰役後又向建寧及周圍以及寧化、長汀、石城周圍進行攻勢作戰，開展根據地工作。
* 反第三次「圍剿」：7月，為進行第三次反「圍剿」作戰，所部隨主力從閩西千里回贛。
* 8月，參加主力突破重圍行動，密抵蓮塘，於7日發動攻擊，勝。再打良村。後突襲黃陂，5日內連戰三捷，殲敵萬餘。後所部向樂安方向佯動，牽敵向東北，疑敵半月，掩護主力西移休整。
* 9月，所部在興國、贛縣、泰和、萬安間隱蔽集結。發現「圍剿」敵軍撤退之勢後，追敵至高興圩，經高興圩血戰、方石嶺截擊作戰，取得第三次反「圍剿」戰役勝利。
* 隨後，部隊在閩西、閩西北、贛南、贛西南廣大地區開展土地革命，並先後攻克會昌、尋烏、安遠等縣城，並在長汀、鄢都、武平等縣機動作戰，剷除地主武裝的土圍子幾百個。

1932年（22歲）

履歷：紅4軍第13師、紅12軍第36師師長、紅22軍第66師師長

經歷：龍岩、漳州戰役；建黎泰戰役；「樂安事變」

親歷戰鬥：

* 贛州戰役：1月參加贛州戰役。
* 龍岩、漳州戰役：4月攻克龍岩城；經漳州外圍天寶山攻堅戰、茶鋪追擊戰、攻克漳州；後參加攻佔石碼、海澄、漳浦、平和、山城、長泰、角尾等城鎮戰鬥。
* 南雄、水口戰役：所部於六月抵南雄境內，參加了池江戰鬥，梅嶺關戰鬥，大庚戰鬥、水口戰鬥。出擊廣東結束後，部隊撤回信豐地區休整，再返回廣昌。
* 樂（安）宜（黃）戰役：8月參加襲取樂安、攻佔宜黃的戰鬥。
* 建（寧）黎（川）泰（寧）戰役：戰役發起前，紅12軍改編為紅22軍，36師編為66師，並於10月參加建黎泰戰役，所部占泰寧、克邵武、占光澤。
* 金溪、資溪戰役：11月中旬在金溪、資溪一帶殲敵，佔之。又在滸水橋、滸灣戰鬥中，於琉璃岡、八角亭、大仙嶺阻敵進擊。12月再參加黃獅渡戰鬥。

1933 年（23 歲）

履歷：紅 22 軍第 66 師師長、紅一軍團紅 1 師紅 3 團團長
經歷：第四、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丁毛山、烏江圩戰鬥；紅星獎章
親歷戰鬥：

* 反第四次「圍剿」中黃永勝率領部隊參加的作戰有：
* 1 月黃獅渡戰鬥、楓山鋪戰鬥。楓山鋪戰鬥擊潰敵二十七師、九十師，殲敵 2000 餘。
* 2 月南豐圍攻作戰，隨 22 軍擔任右路縱隊，率部佔領裏塔圩；後參加黃陂戰鬥。是役，率部從水口、吳村北進集結於橫石、侯坊一線，面對黃陂、霍源之敵。27 日率 66 師從太源向西源迂迴攻擊；後經佛嶺坳兜擊霍源之敵，28 日參加全殲霍源之敵作戰。
* 3 月草臺岡戰鬥擔任總預備隊，於張山附近待命，後敵潰敗時，於雷公嵊南至大排一線阻敵援軍。
* 徐莊戰鬥，東陂戰鬥。
* 5 月，紅一軍團和紅 22 軍在永豐藤田進行整編，出任紅一軍團紅 1 師 3 團團長。跟隨中央紅軍總部行動。
* 8 月，參加烏江圩戰鬥，紅 3 團在戰鬥中勇猛打猛追，殲敵一個營。大勝。
* 本年 9 月開始的反第五次「圍剿」中參加的作戰：
* 10 月 18 日開始資溪橋戰鬥，位於黎川東角，後位於湖坊地區為總預備隊。10 月 29 日開始滸灣、八角亭戰鬥，隨軍團主力經康都西渡撫河，進攻撫河以西之敵。11 月 3 日開始雲蓋山、大雄關戰鬥，由上杭圩、東坪圩西進，攻擊裏塔圩、楓林之敵壘；15 日由神岡向賢橋、麻坑間突破敵封鎖線北進；佔領雲蓋山後，19 日向木魚嵊、西山嶺之敵猛攻。未果撤出後南移至朱坊、沙坪上及新豐一線。是役為一軍團第五次反圍剿中打得最艱苦的一仗。
  12 月 25 日進攻永豐丁毛山。主攻，戰況慘烈，紅 3 團陣亡連級以上幹部達 13 人。
* 年底，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因多次戰鬥的戰績突出，榮獲三等紅星獎章。

1934 年 1 月至 10 月（24 歲）

履歷：紅一軍團紅 1 師紅 3 團團長
經歷：錯誤路線下的第五次反「圍剿」；溫坊戰鬥

親歷戰鬥：

* 2 月 1 日反擊坪寮之敵，二次猛攻，一度攻佔多處陣地，終因敵強撤退。
* 2 月 10 日參加福建三甲嶂阻擊戰鬥，戰鬥中，率紅 3 團大膽向敵後迂迴，配合紅 1 團攻佔了敵軍陣地，取得戰鬥勝利。
* 3 月 10 日參加三溪圩、三坑反擊戰鬥，攻佔東華山，並向敵縱深之石鼓嶺、立壁嶺、三坑攻擊。
* 3 月 25 日參加新橋、太陽嶂戰鬥。
* 4 月 10 日起參加戰況慘烈的廣昌保衛戰。期間參加向大羅山南六子嶺、鍋鐵坑反擊作戰；饒家堡攻守戰；清水塘反擊作戰；
* 在 5 月初開始的保衛福建建寧縣的作戰中因率領紅 3 團作戰英勇、指揮得當、完成作戰任務出色，榮立戰功。
* 8 月參加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少有的第二個全勝之戰——溫坊（今文坊）作戰。是役，8 月 26 日率紅 3 團由安砂、寧化一線出發至南山、大田屋隱蔽。31 日敵前出溫坊，紅軍二面圍敵突擊夜戰，殲敵一個旅。9 月 3 日敵向溫坊反撲，一個團又被包圍聚殲。是役，紅一軍團殲擊潰敵中央軍李延年部十個團，共斃傷敵 2000 餘，俘虜 2400 餘，繳獲無數。黃永勝因率紅 3 團作戰出色受軍團表彰。
* 9 月起在興國高興圩、師子林一帶擔任防禦作戰任務。與敵激戰二個多月，不顧傷亡血戰不退，拒敵於陣地之前。後按軍團命令撤出戰鬥。
* 敵軍兵力達 100 萬、歷時一年的反第五次「圍剿」作戰，雖經紅軍將士浴血奮戰，終因錯誤路線和中共央機構的瞎指揮不得不告失敗。

一、中央蘇區：成長的腳步

一

1929 年起，隨部隊跟著朱德、毛澤東從井岡山上下山的排長黃永勝，就像是一隻下山的猛虎，仗打得猛，職務也升得快。

倪慶峰先生發表在自己的博客中有一篇《剽悍戰將黃永勝》的文章，其中曾對黃永勝早年的作戰有一個描寫，說的是在 1929 年 3 月 14 日長嶺寨和長汀戰鬥中的紅軍排長黃永勝：

「當時戰鬥順利進行。紅四軍第二十八團、第三十一團很快搶佔了長嶺寨主峰和制高點，擺開陣勢迎擊敵人。郭部盧新銘團昨日遭受紅軍痛

1929 年任排長的黃永勝。

1959 年，廣州軍區司令員。

擊後驚魂未定，無心應戰，在紅軍的強大攻勢下，敵人慌了陣腳，亂放幾槍便四處逃散。

從汀城趕來督戰的敵旅長郭鳳鳴，在山下急得直罵娘，他親自帶領教導團、大砲營、短槍隊等全部援兵向山上猛攻，妄圖奪回山頭，但幾次反攻都敗下陣來，最後，在紅軍的總攻下，郭部被打得七零八落，死的死，傷的傷，有的乾脆繳械投降，郭鳳鳴也被打傷了腿，躲進廁所要逃命。這時，黃永勝他們正在打掃戰場，發現一個負了傷的敵軍官要逃，黃永勝抬手一槍，正中該軍官眉心，當場斃命。後來，有人辨認出，被擊斃的軍官正是郭鳳鳴。

長嶺寨戰鬥僅進行了 3 個小時，紅四軍一舉消滅郭鳳鳴旅 2000 多人，乘勝解放了長汀城。通過這場戰鬥，紅軍共繳獲槍支五百多支，迫擊砲三門，砲彈百餘發，並奪取了一個擁有新式縫紉機的軍服廠和兩個兵工廠。不久，紅四軍全體官兵都穿上了統一的灰色新軍裝，紅五星頭上戴，紅領章兩邊掛，威武極了，這在朱毛紅軍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在一場又一場的戰鬥中黃永勝鋒芒顯露，不斷受到重用。他作戰勇敢剽悍，若猛虎，若獵豹，攻如風，守如山，不但敢拚，而且會打，作戰搏命，指揮篤定，帶兵進退有序，治營寬嚴合濟。再往後，他的職務已經一級一級升到師長一級。隨著紅一軍團部隊的整、改、合編，他先後在紅 4 軍、紅 12 軍、紅 22 軍連續任過四個師的師長，雖說這四個師都是小師，一般兵力也就一千多到二千人，但是作爲一個獨立的作戰單位，他也算一名高級指揮員了。短短五年從一名普通戰士一步一步，班、排、連、營、團、師，一級也沒拉下的升到師長，都是任軍事主官，得自於他作戰功底紮實。跟著毛澤東、朱德、林彪這些領導人，一仗一仗打過來，有樣學樣又能自己琢磨，吸收了很多軍事營養。再加上自身靈活多計、殺伐決斷的性格，開始形成具有鮮明個人色彩的指揮風格。

那時的他從一個簡單的士兵漸漸成長著。爲了活命、吃飯而當兵，爲了活下去而拚死殺敵，爲了執行軍令而勇猛作戰，爲了鄙視背叛而堅定不移，爲了挑戰戰爭而學習戰爭。在黨的組織和各級領導培養下，他開始有了理想，有了爲理想赴湯蹈火前赴後繼的覺悟。他沒有上過軍事

學校，也沒有受過正規的軍事教育，祇斷斷續續讀了一些《孫子兵法》，從那艱深晦澀的文言文中理解了一些為兵之道、為將之道，結合打仗的實踐體會，摸索著找到些訣竅。在黃永勝的眼中和心裏，行軍打仗並不是一件複雜與困難的事。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走路吃苦，農村出來的他不怕；見勢不對馬上閃人，心思靈動的他又決不會發懵犯傻。他個人的性格全融化在作戰中了，仗打得有算計有狠勁。該用硬勁時，他猛得像頭老虎，硬得像塊石頭。用硬勁沒有用或者達不到作戰目的時，他就用巧勁，精明善巧的象隻狐狸，旁敲側擊，聲東擊西，左穿右插，轉圈抓巧，反正不讓敵人得逞不使自己吃虧。他特別善於使用較少的兵力達到戰術目標，所以從不會猛喊猛打一頓了事。他對戰機有一種天生的敏銳感覺，有時一個戰場細節就能讓他看到轉瞬即逝的戰機，他把它抓在手裏，然後拚力一搏，讓這個戰機轉化為一個勝利。他真正是紅軍這所大學中學習出來的「大學生」。

二

黃永勝在 1930 年 7 月升任團級幹部後，一直到 1932 年到紅 22 軍 66 師任師長，先後在 192 團、101 團、190 團任過團長；又在 13 師、31 師、36 師、66 師任過師長。根據在紅 12 軍中工作過的楊永松[1]將軍在他的回憶錄《硝煙往事》中記載，1931 年第三次反「圍剿」作戰時，紅 12 軍 101 團的團長已是漆德偉。那時，黃永勝應已調往紅 22 軍 64 師 190 團任團長。

應當是在 1932 年年初，他先是在 13 師、31 師工作，而後不久再到 36 師工作，據楊永松回憶在 1932 年 3、4 月間，36 師集中三個團向武平方向出擊。但書中沒有寫明當時的 36 師是否是黃永勝率領的？攻克武平後，36 師集中兩個團向敵鍾紹奎旅反擊，將敵擊潰後一直追擊至鍾旅本部所在的巖前某村。部隊向敵攻擊後未蠻幹與敵硬拚，遂後撤。幾日後 36 師隨一軍團大部隊進佔上杭。之後，紅 12 軍軍部及 36 師回撤蘇區，在千家村進行了一個月的整訓，各團主要幹部均有較大調整。

【1】 楊永松 (1919—) 廣東大埔人，1918 年出生。時任紅 1 軍團 1 師 3 團收發、後任八路軍 115 師 343 旅 685 團政治處書記、師直特務團政治處主任、師政治部秘書長、教導 2 旅 5 團政治處主任，第四野戰軍戰車師政委等職。建國後，歷任華北軍區裝甲兵政治部主任，北京軍區工程兵政委。1955 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朱德率紅一軍團主力出擊廣東期間，36 師由軍長羅炳輝、政治部主任譚政率領，由閩西經江西會昌、尋鄔、三南地區向南雄進擊，參加了南雄作戰，對戰廣東之敵陳濟棠部十餘個團。36 師在激戰中面對強敵力戰，敵我雙方傷亡慘重。

36 師撤回江西信豐地區後，休整，並於 1932 年夏大約是「建、黎、泰戰役」前紅一軍團的整編中，紅 12 軍改編為紅 22 軍，第 36 師也改編為第 66 師。黃永勝應當是在這次改編中順理成章的由 12 軍 36 師師長改任 22 軍 66 師師長，仍在紅一軍團序列內。以下是楊永松對 36 師改編為 66 師後第一次作戰細節的一段描述：

「不久部隊出發東進，六十六師為全軍前鋒，從建寧以東渡金溪河向泰寧前進。在河邊遇到從建寧坐船撤退的敵人，兩軍之間發生了好一陣槍戰，除部分船逃跑外，一部分敵人和其家屬靠東岸登陸。我們乘勝追擊，抵泰寧時，敵人企圖抵抗，108 團改為 198 團架起四挺重機槍齊放，戰士們向縣城敵人猛衝過去，敵人不支倉惶逃竄。……在泰寧駐一日，繼續向邵武縣城前進。我軍與敵軍稍有接觸，敵軍馬上棄城逃跑，我們佔領了邵武。軍部駐在城內，我師駐邵武南關，負責延平、福州方向的警戒。……」

三

從 1933 年初開始的第四次反圍剿作戰，66 師在黃永勝率領下的作戰行動也可以在楊永松將軍的回憶錄中尋到一個較為確切的記載：

66 師當時下轄三個團，為 196、197、198 團，共約 2000 餘兵力，是個小師。全師隨後參加了黃獅渡戰鬥。戰鬥中部隊整日堅守在陣地上。由於天氣雨中夾雪，氣溫很低，部隊在陣地上既餓又凍還不能活動，凍傷了不少人，部分戰士沒有搶救過來，就犧牲了。戰鬥至第二天上午，66 師從戰場上撤下來，匆匆吃了一頓飯，再擔任全軍前衛，踏雪向金雞出擊，受命相機佔領縣城。這天是舊歷年三十，金雞縣城守敵放了幾槍便逃跑。66 師在城中守了一夜，第二日迎來軍部及 64 師。第三日 66 師向滸灣方向前進，參加滸灣戰鬥，追擊敵至楓山堡激戰，再追敵至撫州河東撫州大橋與敵對峙。再後，沿撫州河以東南下，66 師改為全軍後衛，一路斷後，從南城徒涉撫河西岸，向西南開進迎戰敵軍。

66 師在黃陂戰鬥中，從右側加入戰鬥，追殲逃敵並對敵增援組織堅強防禦。敵第 11 師於戰鬥第三日向 66 師發起猛烈攻擊，66 師阻擊堅決且傷亡很大。當夜撤出戰鬥時，傷員沒人抬，師長黃永勝與政委鄧華以及全體師部幹部都參加抬擔架，把數十名重傷員悉數抬回後方。

66 師在東陂草臺崗戰役中，原受命從左側迂迴斷敵退路，因前進路線上地形險要無法通過，遂受命調頭跟進在兄弟部隊後，翻過一座高山，從山上向下進行攻擊。此時敵十餘架飛機輪番轟炸，部隊中午進至山頂，後受命向東陂以東一個山頭約一個團的守敵攻擊。66 師在黃永勝率領下，沿右翼山地隱蔽接敵，攻擊發起後戰至下午 4 時，攻入山寨。後追擊敗敵約十餘里。草臺崗守敵第十一師的全線潰敗，衝亂了增援敵軍大部隊。敵軍祇好全線退卻。此役紅軍繳獲俘虜甚多，66 師卻所獲較少。草臺崗戰役的全勝逼得前來圍剿的敵軍紛紛後撤，國民黨軍第四次「圍剿」遂告失敗。

之後，66 師組織 196 團、197 團輕裝插到崇仁、樟樹之間上級指定的地點隱蔽待機，意在乘蔣介石到崇仁視察後返回時伏擊他的車隊。後因敵察覺紅軍意圖，蔣介石安全脫走，66 師伏擊未果。

紅 22 軍攻入新淦縣城後，切斷了吉安通樟樹的公路。66 師執行對縣城的佔領任務，派重機槍封鎖贛江，對一切過往船隻強迫靠岸，發給宣傳品，要求其向沿岸下游宣傳紅軍已佔領這裏，擴大紅軍聲勢。又配合軍部在城中虛張聲勢，以迷惑推遲敵軍對新淦的進攻。

四

關於中央蘇區這一時期他的成長，他五十年代任中南軍區參謀長時的秘書，後來又多次給他當過秘書，並長期在廣州軍區司令部機關工作的遲澤厚老人在他著的《黃永勝傳》文稿中有一段評述：

「他執行命令堅決、處事果斷、決心快，但他不打莽撞仗。他對戰前準備工作抓得很細，尤其是重視對敵情的研究和地形勘察。他注意發揮軍事民主，受領任務後，祇要時間允許，他喜歡召集下級指揮員和機關工作人員一起研究上級指示，聽取大家的意見。戰鬥中他指揮冷靜沉著，既不輕易改變決心，又能根據戰場情況變化機斷行事。他戰鬥作風頑強，當團長時還經常帶著部隊衝鋒陷陣，在防禦戰鬥中則經常在前沿陣地進行指揮。

他為人比較隨和，平時同部屬和戰士都有說有笑，沒什麼架子。他記憶力很強，又經常接觸群眾，當團長時團直屬隊的大多數戰士都能叫上名字。行軍時他經常和下面幹部戰士邊走邊談，他的馬經常給傷員騎，幹部戰士很喜歡同他接近。

他沒有進過正規軍事學校，但重視總結經驗教訓，注意向先進學習。因而平時對部隊的管理很有章法。部隊行軍，他認真瞭解沿途情況，根據地形、敵情條件安排行軍序列，制定應急方案。宿營時，他親自組織警戒，派偵察參謀帶小分隊偵察敵情。抓到敵俘尤其是敵情報人員，他一定親自審訊，分析研究敵情。

在井岡山上做群眾工作的經歷對他產生了深刻影響，他一直保持著向人民群眾作調查研究的良好習慣。祇要在一個地方駐上幾天，他都要政治機關找幾位群眾開個小座談會，瞭解民情、社情、敵情。座談完了，有時還請參加座談的群眾吃頓便飯，或是給他們一點零錢。

他喜歡讀書學習，打土豪或作戰繳獲了書籍，他便把自己想看的留下。曾先後看過《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等書。當時部隊成員文化程度普遍很低，他經常把自己看過的故事、典故講給身邊的幹部、戰士們聽，很受大家歡迎。」

講到黃永勝愛學習，他在中央蘇區的戰鬥中曾繳獲了幾本書，如《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水滸》等。這幾本書在萬里長征和其後的多年轉戰中，他都一直帶在身上。其中一本《孫子兵法》是從在中央蘇區得到以後，攜帶了幾十年，一路帶到他到北京任總參謀長。陳舊發黃的書頁伴隨著他，是他軍旅一生的好夥伴。可惜他因林彪事件身陷扣押之後，這本《孫子兵法》與他的幾十大箱藏書一起，在抄家中湮沒在四十年的煙塵裏，不知落入誰人之手。

除了遲澤厚總結的這些外，他還表現出與生俱來的文藝細胞，喜歡唱歌雜耍玩樂器，見到什麼樂器都拿來玩一下，技藝不精，僅娛樂而已。一到行軍打仗情況緊急，作伴的樂器自然帶不走。到了休整的地方，有了新的樂器再學再玩起來。部隊有慶祝活動，他還踩個高蹺演個節目，活躍氣氛，顯示出活潑生動的一面。

他肯用腦用心打仗，其實是個簡單的人，除了行軍打仗訓練，別的事他不大上心。他爲人直爽，有話就講出來，有了脾氣就發出來，與人爭執常會表現得蠻橫不講理。所以他也是個個性很強的人，身上有著濃厚的鄂南地區和咸寧鄉土的火性，時常要表現出介乎優點缺點中間的突出性格或乾脆就是缺點來。首先他愛玩，並不掩飾自己的愛好，什麼新鮮的玩藝見到都要玩上幾手，打牌賭輸贏更是得心應手。又愛吃，從小母親早逝，被逼得家務熟練，愛乾淨講究整潔還會做飯。戰鬥間隙休整時，弄到什麼經他手一調理，搞出幾個小菜，總比炊事員做得好，吃的人直說「香」。所以對別人弄的伙食就表現出挑嘴。他還有個最被上級和同事詬病的壞毛病：驕傲，抗上。他對部屬和士兵非常隨和親切，可是對政治職務的搭檔和上級卻驕傲不馴。祇要他看來沒本事，沒道理，不管是政委還是上級領導，照樣腹誹不已。更糟糕的是光腹誹還不夠他還要表現出來，發點冷熱交加的諷刺怪話，橫著豎著頂撞一下，更是拿手好戲。給他當上級、當政委都不容易。仗越打越大、越打越精，職務越來越高，手下兵力越來越多，這毛病也沒有收斂起來。心直口快，率性自然，發揮時不分對象，這個性格講起來可愛，在軍隊中高級指揮員的崗位上卻易惹上級動怒，後來讓他吃了不少苦頭。

五

據現在民間有關他的傳奇中說，他曾救過毛澤東。是說一次是在井岡山時，那時根據地不穩固，弱小的井岡山紅軍到處轉戰，毛澤東的駐地曾多次受敵突襲，毛澤東本人甚至加上賀子珍多次陷入險境。黃永勝這個班擔任過毛澤東的警衛班。一次紅四軍軍委在井岡山上駐地遭遇敵襲，部隊都在村外與敵激戰，黃永勝那個班也從村裏向槍響的地方支援上去。敵人小分隊由當地「讎人」帶路，從我軍陣地空隙滲透到村裏，而正在村裏的毛澤東所率的四軍軍委和前委處於危險之中，他見狀隻身返回村內背起毛澤東轉移到安全地帶（毛澤東在爲秋收起義奔走時磨傷了腳，又多次帶腳傷率軍打仗行軍，腳傷長期未癒）。另一個版本是說在戰鬥中一股敵人突然打到四軍前委和軍部附近，時任班長的黃永勝來不及請示連隊（連首長正帶連隊與敵交戰），果斷率全班勇猛向來敵逆襲反擊，打退了敵人，保衛了毛澤東與紅四軍總部安全。這個傳說在井岡山

地區以口相傳，去參觀訪問的人們不時可以聽到。互聯網上也有網文做了記述。

他的另一個傳奇，出自他的老戰友邱會作將軍之口，邱會作將軍的遺作文稿中對這件事有記載。是說黃永勝任紅一軍團的團長時，師長帶部隊企圖叛變投敵。黃永勝帶上他那個團全力追趕，把被欺騙的部隊追了回來，祇有那個師長單人匹馬投敵了。爲此他得到了一枚紅星獎章。那個時期的紅軍內部建設不健全，後經長征在湘江、赤水二次大規模丟棄輜重，有關檔案缺失得厲害，考證非常之難。而根據倪慶峰先生考證，黃永勝的紅星獎章是因爲 1933 年 12 月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他率紅 3 團主攻永豐丁毛山的功績而授予的。那是一次慘烈的戰鬥。

這兩個傳奇在公開的軍史資料中查無確證，我們可以歸於傳說來看，但對瞭解黃永勝的性格與作戰特點，有一定佐助。無論傳奇，還是史實，不免遺漏，但他的仗打得多打得好打得勇猛打得漂亮，確是無疑。若人不憶，可詢河野。若字無跡，應載山川；其戰，其勝，在其腳下，在其心中，在勝利的結果裏。哪怕一言唯餘，哪怕半語未留，又如何？

二、廣昌：「哪裏放挺機槍你也要管？」

一

1933 年 5 月，紅一方面軍集中在籐田爲中心的數十里方圓的地區進行休整和整編。66 師改編爲第 1 師第 3 團，原 66 師的領導班子幾乎沒有大的變動。團長黃永勝，政委鄧華[2]，參謀長耿飆[3]，政治處主任林龍發[4]。

籐田整編後，3 團首戰烏江圩，與全軍團兄弟部隊一起打了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的第一個勝仗。烏江圩戰鬥後，3 團出擊宜黃，曾包圍宜

【2】 鄧華（1910—1980）湖南郴州人。後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瀋陽軍區司令員，副總參謀長，四川省副省長等職。1955 年授上將軍銜。

【3】 耿飆 (1909—2000) 湖南醴陵人。後任紅 2 師 4 團團長，紅 1 師參謀長，八路軍 129 師 385 旅參謀長、副旅長兼政委，晉察冀軍區副參謀長兼聯絡部長，晉察冀野戰軍參謀長，華北軍區第二兵團（後為第十九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等職。建國後歷任中國駐瑞典等國公使；駐阿爾巴尼亞等國大使；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秘書長；國防部長等職。

【4】 林龍發 (1914—1936) 福建上杭人。1936 年長征到達陝北後在戰鬥中犧牲。

黃城，從城南關攻擊不克，再東出城南以東牽制敵人。期間突遭遇敵寧都保衛團，將其擊潰並展開追擊。1933 年 11 月初轉向南城以西，星夜行軍繞路轉至大雄關西南，意圖搶佔大雄關。因敵先期佔據大雄關，3 團從東側加入仰攻大雄關的戰鬥，與 2 師部隊配合進攻。戰鬥慘烈 未克，乘夜暗撤出戰鬥。

就在這次雲蓋山、大雄關戰鬥中，3 團曾在棠陰附近突破敵封鎖線，北上襲擊敵人。先打了雲蓋山守敵，又向大雄關東南某地占據制高點發展戰鬥。這時發現一個口子地形險要，遂留了一個連予以扼守。結果後來主力進攻受挫，陷入重圍，祇好撤退，差點全團覆沒，因留下的這個連拚命阻擊，部隊才得以撤出。

戰後，再奉命西調，急行軍四、五日趕到籐田以西迎敵。隨後與敵宋子文之稅警總團相對峙。稅警總團的裝備精良是出了名的。3 團負責攻擊該敵，2 營主攻。攻至敵陣前山腳下，遂搶修工事與敵對陣。次日，敵猛攻 2 營各陣地，被 2 營阻擊在陣前。2 營堅守數日後，3 營再接手陣地。期間因發生「福建事變」，對面之敵採取了守勢。

十餘日後，3 團奉命東進援助十九路軍，經蘇區腹地建寧、泰寧到達將樂縣城，再向邵武、延平方向前進。後終因當時的中共中央對十九路軍起兵反蔣，採取了錯誤的應對，而錯失一個粉碎第五次「圍剿」的大好良機。

蔣介石解決了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騰出手來繼續對付紅軍。3 團參加圍攻邵武，未克。再西赴大夷嶺迎戰江西黎川向東壓來之敵，從高嶺向下攻擊上遼之敵工事。敵工事堅固，火力猛烈，加上敵機轟炸掃射，紅 1 師 3 個團每日傷亡達 100 人以上。經 2 日激戰，不能達到戰術目標，祇能撤出戰鬥。全師轉移中，3 團為側衛，在距師主力約五里處與師平行前進。黃永勝對側衛行動指揮得很好，派出一個營在團的右側為團的側衛。全師的行軍路線距敵僅三、四十華里，在團長指揮下，3 團部隊警惕性很高，隨時防敵突然衝擊，對前進道路附近的樹林、灌木叢等易於藏兵的地形都派出便衣或小分隊進行偵察搜索，表現出黃永勝周密謹慎細緻的作風。

3 團在參加硝石攻堅戰鬥後，投入了戰況慘烈的廣昌保衛戰。據楊永松的回憶，一天，3 團在全師前沿的陣地防禦中，用草皮、挖土構築的工

事，在拂曉的敵砲火轟擊中已多被摧毀，至上午 10 時，不得已後撤。楊永松看到 3 團的伙食擔子從師部總機門口過，後邊是兩個重機槍排，說是子彈打光了，團長命令先撤下來。待師首長從前沿撤下來後，黃永勝指揮 3 團冒著敵機的掃射，相互掩護邊打邊撤，完整撤出了陣地

嗣後，3 團轉至建寧城東地區，配合 1 團防守公雞山。師命 3 團從我軍陣地中間利用夜暗打出去。黃永勝帶著 3 團整夜攻擊，有力地挫敗了敵人對公雞山的進攻部署。稍休整後，3 團又轉向增援豬媽寨防禦戰。敵機不斷臨空轟炸，敵砲 火不斷轟擊，戰鬥打得艱辛緊張悲壯。軍團長林彪聲言要與敵人拼到底！此時中央蘇區的西線又告急了，軍委又令紅一軍團西去救急，400 多里路要求 3 天趕到。部隊頂著炎熱，冒著大雨，從蘇區中間穿過向西行，再翻過幾座大山，在極度疲勞中進至龍崗附近，再一次與龜縮在碉堡群中的敵軍對峙。7 月，3 團再奉命東進趕去參加朱德、林彪策劃的溫坊戰鬥。

3 團這樣在蘇區周圍跑來跑去，卻不是在進行著他們最擅長的運動殲敵戰術，而是在按著一個外國顧問用教鞭在地圖上東點西劃進行的死板指揮，拼著鮮血和生命，拼著紅軍的老本，拼著中央蘇區根據地的前途與希望……

二

廣昌防禦戰前線上，紅 3 團在主要防禦方向死死阻擊著敵人的進攻，打得極為艱辛。

「飛機來了，注意隱蔽！」隨著黃永勝一聲令下，各級指揮員的聲音此起彼伏，還沒等陣地上的戰士們全都隱蔽好，幾架國民黨飛機又飛臨 3 團陣地上空，圓圓大大的機頭一沉，擺動著笨拙的雙翼，帶著滿天「嗡嗡」的死亡之聲，向著陣地俯衝下來。祇見飛機的肚子下一顆顆黑乎乎的炸彈離開飛機發出尖銳的破空聲，向 3 團陣地直砸下來。隨即，飛機像是身子一輕，向上一飄，從頭頂掠過，帶來一陣狂猛的旋風，捲得陣地上黃土高揚，簡直可以把軍帽都掀下來。接著巨大的爆炸從陣地中發出。同時，敵軍的砲火也向陣地上覆蓋上來。炸彈伴著砲彈，猙獰表演著死亡的惡毒，煙火泥土夾雜著碎木、武器、軍服或是人的肢體沖天而起，四濺開來，又重重落下，大團大團的濃煙籠罩在整個陣地上空，有時還

有蓬蓬血雨「啪啪」落在身邊。黃永勝知道那代表著附近的犧牲。他紅著雙眼，右手緊握駁殼槍，左手舉著望遠鏡，直立在轟炸砲擊中觀察陣地的情況，就近爆炸的衝擊波和飛打過來的泥沙，逼得他不時弓一下腰，不顧滿臉滿身的泥土，正正頭頂的軍帽，「呸呸」地吐掉嘴裏的沙子，他又直起身。

「團長！危險！」警衛班長撲過來，一下把他撲倒在戰壕裏，一顆砲彈在他不遠處炸開。他憤憤地推開趴在身上的警衛班長，大吼：「別管我！敵人馬上就要進攻了，傳令下去，準備戰鬥！」他並不是故作英雄輕視自己這個軍事主官的生命，他深知這種敵我態勢險惡艱難的時刻，指揮員必須鎮定如山，以身壓陣。軍事主官如果陣亡，對士氣與指揮可能會帶來致命的損害；但在以命相搏的時刻，指揮官臨陣惜命，對戰鬥的結局更加致命。紅軍在百戰之中已形成一個完整的整體，全軍用命，不會因一官死而全軍潰。所以這時他必須以無畏之姿挺立在全團面前，今天才可能守得住！

辛苦搶修了一夜的工事很快就被炸塌，接著，敵軍派出一個又一個波次的步兵蜂擁而上。紅軍不僅武器裝備落後，還缺少彈藥。紅 3 團主要靠手榴彈、刺刀、大刀，打退了國民黨軍一次又一次的衝鋒。黃永勝的指揮位置就在前沿戰壕中，一見敵人已逼近到前方二十多米，他再次下令：「上刺刀！拔大刀！衝！」接著駁殼槍一舉，帶頭大喊「殺呀——！」親自帶領部隊向陣前展開反衝擊。團長身先士卒，戰士們豁出命的拚殺，很快再一次把敵人打退下去 3團陣地前到處是敵軍橫七豎八的屍體。

部隊一回到陣地，黃永勝不顧大家的疲憊，下令抓緊敵軍下次進攻的間隙時間搶修工事，團政委鄧華也在帶頭與大家一起幹。黃永勝帶的部隊中每一個人都知道，工事就是生命的屏障。由於第五次反圍剿以來，陣地戰越打越多，一個勁兒地與敵人硬拚，而敵人火力猛烈，黃永勝特別重視構築工事。他要求所有塹壕必須成曲線形，前沿每個戰士都要在塹壕背敵面挖掘單人藏兵洞（後來被稱為貓耳洞）；各級指揮所、觀察所和火力點頂蓋厚度要達到一米以上。戰鬥間隙，他不斷督促大家加固和修復遭破壞的工事。這些措施大大減少了部隊傷亡。

三

打仗英勇，但是心中卻窩火。從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以來，紅軍象變了個人似的，擺開架勢就一股勁與裝備優良的敵人硬對硬、硬碰硬，綁上了腳祇剩下手，死拚死招。幾乎是守一處失一處，守一線退一線，越打越被動。像他這樣打慣了靈活的運動遊擊戰的指揮員，對這種戰略、戰役、戰術方針，萬般無奈。聽說毛澤東都被擠去坐了冷板凳，在黨的紀律高壓之下，也講不了什麼。一次，黃永勝和鄧華去軍團部開會。這天共產國際軍事代表兼「太上皇」李德[5]來到廣昌督戰。這位被彭德懷稱為「圖上作業的戰術家」的洋專家，拿著指揮棒在地圖上指指點點，以命令的口氣要求黃永勝和鄧華必須在地圖上某個陣地的某一些位置建立機槍陣地。回到團指揮所，他摘下軍帽往桌上一摔當著下級幹部的面氣呼呼地說：「哪裏放挺機槍你也要管，下面還怎麼指揮！」

鄧華也氣得直說：「他要是會打仗，我們還會打這種窩囊仗？」

「扯鬼談！靠不住！那個位置地形怎樣？放機槍合不合適？不看現場就下命令，鬼才信他的！」他繼續說。

鄧華也繼續說：「現在打仗，打這麼死板，還要聽這個鬼洋人的，真他媽不服這個氣！」

看見政委和自己一起講怪話，他膽子更大了：「人家洋人比我們『土人』高明，棒子點點地圖來打仗，唾沫噴了我一臉，臭！我們的命我們自己用，不用理會他！」他把「抗上」的勁頭又拿出來了。

那個時候，不執行李德命令的風險很大，而講李德的怪話風險更大，一些紅軍官兵就是因不滿李德的指揮被扣上「反對共產國際」的大帽子，作為反革命懲辦。有人提醒團長政委小心，這兩個人不當回事。「仗打敗了，小心還有個屁用！」

李德擺弄 3 團機槍陣地的命令被忽略了，但戰局還是在他的擺弄下越走越臭。廣昌保衛戰進行了 18 天，以紅軍損兵失地而告終。紅 3 團雖打得英勇頑強多次受到上級表揚，但也無法扭轉整個戰局。全團傷亡

【5】 李德（1900—1974）奧地利人。來自蘇聯的德國共產黨員，時任共產國際派往中國共產黨最高軍事負責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的軍事顧問，是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反「圍剿」遭致失敗在指揮紅軍作戰中推行錯誤教條的戰略戰術，對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遭致失敗負有很大責任。1935 年 1 月在遵義會議上被撤銷指揮紅軍的權力。1939 年夏返回蘇聯。1973 年出版《中國紀事（1932—1939）》，對中國革命歷史事實有一定程度的歪曲。

達到總兵力的三分之一。由於傷亡大，向後轉運傷員和烈士成了很大問題。黃永勝和鄧華也常在戰鬥間隙抬擔架往山下運送傷員。擔架多數是應急製作的，抬起來很不得勁。他個子高而鄧華個子較矮，下山時兩人常失去平衡，畸輕畸重，就為誰出力多誰出力少爭論得十分熱烈。

「哎、哎、哎 —— 我說老鄧，你怎麼跑到前面去了？你這個矬子本來矮，你在坡下我在坡上不是更不對頭？……看看看，這擔架都快直起來了！」

「好、好、好，你在前面我在後，……這樣行了咯？你還真好意思，這樣一來，重量全壓在我肩上了。」

「不可能！我個子高，重量壓在我這邊多唄！」

「不對不對！重量是我矮子這邊多嘍！」

……一路就這樣吵下山去。直到二十多年後，兩個人都當了上將，見了面講起當年的的情景還要就這個問題一較高下。

慘烈戰場上的幽默，將之趣者，將之風哉。

三、烏江圩、溫坊：臭局中的好棋

一

籐田整編後，黃永勝在紅 3 團與鄧華軍政搭檔。當時紅 1 師師長是羅炳輝[6]、後為李聚奎[7]，政委蔡樹藩[8]，師參謀長畢占雲[9]。

鄧華在井岡山時與黃永勝一起都在 31 團的隊伍中打仗，那時就相熟，一起調到紅 12 軍充實那裏的骨幹力量，後又編到紅 22 軍，一路陞遷到了師一級的領導崗位。從 66 師起兩人一軍一政，相互配合起鍋做飯，把部隊帶得熱氣騰騰。現在兩個夥計繼續搭檔，帶著 3 團這個主力團，戰鬥任務一直完成得很好。在後來的征戰生涯中黃、鄧多次在一起軍政搭

【6】 羅炳輝 (1897-1946) 雲南彝良農奴出身。後任紅九軍團軍團長，新四軍第二軍副軍長兼山東軍區副司令員等職。1946 年 6 月因病逝世。

【7】 李聚奎 (1904—1995) 湖南省安化（今漣源市）人。後任解放軍後勤學院院長，總後勤部政委，高等軍事學院院長等職。1958 年授上將軍銜。

【8】 蔡樹藩 (1905—1958) 湖北漢陽人。曾任紅九軍團政委，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部主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等職。建國後曾任國家體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等職。

【9】 畢占雲 (1903—1977)，四川省廣安人。後任河南省軍區司令員，武漢軍區副司令員等職。1955 年授中將軍銜。

檔，鄧華成為黃永勝軍事生涯中配成政委次數最多的一人。1 師 3 團是紅一軍團一個主力團，整編後兵力達到 2000 多人，比過去一個師還多。新編成的紅 3 團先跟隨中央紅軍總部行動。

這時的紅一軍團因李德的錯誤指揮正在強敵壓迫下向中央蘇區根據地步步退卻，由防禦東線忽又轉向防禦南線。第五次反圍剿作戰的戰略層面根本是一盤臭棋，是被共產國際代表和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臭腦袋臭手下臭了的棋局。天天在臭哄哄的棋盤上跑來跑去，一大批跟著毛澤東總打勝仗的紅軍各級領導人的心中絕有不甘，死死盯著敵人的每一個舉手投足，捕捉著他們期望的戰機。

1933 年 8 月下旬，紅軍發現國民黨軍在贛江、撫河北一線的堡壘封鎖線上尚有江西吉水縣烏江圩地區沒有完成工程，隨判斷敵人肯定會進至該地區築壘以最後完成這一段堡壘封鎖線。烏江圩一帶山林環抱十分利於紅軍隱蔽接敵，可以奇襲殲敵。8 月 30 日，1 師偵察獲悉：敵李思愬的第 80 師師部率 3 個團於 8 月 29 日進至烏江圩修築碉堡。並行的另一個師從吉水向興國前進。林彪發現兩敵相距較遠，在步步被動的紅軍面前形成一個很好的戰機。林彪抓戰機快，決心下得也快，決定利用便於紅軍隱蔽的地形，以奇襲手段，消滅烏江圩之敵。他率領 1、2 師並配屬九軍團和 24 師於 8 月 30 日秘密進至茶口、大橋附近，命令 1 師 2、3 團於 31 日 3 時出發，經八江、桑園繞至烏江圩西北，戰鬥打響後由西向東進攻，2 師和 1 師 1 團從正面對烏江圩進攻。紅一軍團中，黃永勝這一批指揮員們在第五次反圍剿陣地戰中早打苦了，能有機會再一次用熟悉的戰法捅敵人軟肋，包敵人的「餃子」，讓他們仗還沒打僅聽到命令就痛快了一把。林彪心快，他們動作一樣快。

戰鬥進行中突然大雨如注，黑雲摧嶺，電閃雷鳴，天象破了一樣張著口子掛起一道大水簾子，地上淌開泥水一片，處處爛漿渾湯。道路成了淌著稀泥的小河，粘稠的洪水打著旋從腳邊流過，萬千條雨箭密不見隙地射向地面，激出密密攢攢此消彼長的水泡。暴雨被風催攪著發出怪叫巨吼，狠狠搖動蹂躪著山間林木。勁風猛雨噎得人睜不開眼睛張不開嘴，渾湯中腳下是軟泥硬石，黃永勝帶著 3 團，向雨霧裏衝去，從泥漿裏殺出，彷彿身披雨甃電甲的殺神撲向敵軍。

敵突遭打擊，全線潰亂，分頭突圍，向烏江圩西北方向突圍的敵軍正撞在紅3團的作戰鋒刃上。雨中追擊，3團的衝鋒迂迴側擊卻不帶一點泥水。在黃永勝和鄧華指揮下展開隊形，將逃竄的敵人趕到一個山頭上，合圍猛打，乾脆利索殲敵一個營。

整場戰鬥從31日上午11時發起，打到下午4時結束，天已放晴，濕漉漉的戰場上一片狼籍。得勝的戰士們一群群一夥伙，在山坡窪地又說又笑地打掃戰場。這一戰全殲敵80師238旅兩個團、師補充團及師直屬隊約4000人，俘238旅旅長何文鼎以下2000餘人，繳獲槍支2600支、機槍52挺、迫擊砲8門、電臺2部。祇有敵師長李思愬帶少數人乘黑夜逃到八都。林彪指揮紅軍主力取得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第一個勝仗。

戰鬥中，敵機轟炸，兩顆炸彈落在3團團部旁邊和政治處駐地後院，一塊彈片正正擊中政委鄧華的床鋪，把床上的皮包打穿了兩個洞。還有些房子被炸塌。幸好3團領導都在前沿參加戰鬥，沒有造成傷亡。

戰鬥結束後，軍團主力返回蘇區，留3團在烏江圩打掃戰場，同時牽制、迷惑敵人。3團一面掩埋犧牲的烈士，一面收集尚未收盡的武器。戰士們在深溝裏打撈槍支，共獲各種槍支包括輕、重機槍等共200餘支。打掃戰場時，黃永勝與鄧華相視而笑，非常高興；高興後面還有更多無奈，心裏都清楚就算自己是孫悟空，頭上也戴著不能機動作戰的「緊箍咒」。

第五次圍剿中敵軍採用步步築壘的「堡壘戰術」，每前進一步都建好碉堡和完備的工事龜縮不出。烏江圩吃虧之後，各路人馬前進更是極慢極小心，抱成一團，就防著紅軍在野戰中運動作戰吃掉他們。紅軍即是祇在內線防守，戰機非常難抓。

二

1934年5月，朱德、林彪又瞄上了一個戰機——溫坊。朱德、林彪注意到，國民黨東路軍蔣鼎文部李延年縱隊4個師19個團是中央軍嫡系一路，正挾在「福建事變」[10]中與十九路軍大戰連勝之勢，顯驕橫之態，不滿足築壘推進，出現過一天急進數十里的情況。此時該敵正向長汀攻擊前進，又輕視紅軍，且呈疲憊，有可能抓住一個戰機。溫坊在閩西長汀縣東南方向，是敵軍進犯長汀的必經之地。8月上旬，紅一軍團讓開李部當面，西去長汀以北曹坊、羅溪待命，意在誘敵。李部果然向連城、朋口地區大步前進，意圖先下長汀，再取瑞金。紅軍主力在近三個月的時間不斷隱蔽機動，天天晝伏夜出急行軍東進到溫坊預設戰場待敵，晚上再西行幾十里返回駐地，製造主力還在西面的假象。

那時部隊生活非常艱苦，缺鹽少油，有時連青菜都吃不上。又由於需要隱蔽，不准點火做飯，餓了吃冷飯團，渴了喝山泉水，日日空著肚子守在陣地上，直到天黑返回駐地才有飯吃。部隊疲憊不堪，也因這樣被動應敵怨氣滿腹。但林彪等得很有耐心。他看準溫坊，這裏沿途20多里兩側高山連綿地勢險要，而且利於大部隊設伏，是一個理想的戰場。

8月26日，敵軍仍未離壘出動，在朱德統一調配下，一軍團再次隱蔽向東返回，在朋口西側童坊、河田潛伏下來，並派出一部偽裝軍團主力，大張旗鼓從寧化向西行進。同時九軍團和獨立24師偽裝就地「休息」，整補工事。在一系列戰術欺騙誤導下，8月31日步步為營的敵軍終於出動，李延年縱隊3師8旅3個團在旅長許永相率領下，離開堅固堡壘向前推進，孤軍前出。至9月1日下午2時，敵進入紅軍預設伏擊地區，在溫坊的中屋村開始構築工事。傍晚，林彪下令向築壘剛開始不久的敵軍猛攻。紅2師從北山出擊，紅1師從南山出擊。紅1師令1、3團擔任主攻，2團迂迴向八前亭、王沙坑、洋貝攻擊前進，切斷曹坊、溫坊之間敵人的聯係，斷敵退路，並保障紅24師右翼安全；紅24師隱蔽迂迴至洋坊尾、馬古頭之間，切斷許永相旅的歸路，並由西北向東南攻擊敵之右翼；紅九軍團輕裝前進，經大坪壩、白奄子、吳家坊，向曹坊攻擊前進，確保紅24師左翼安全，並協助紅24師進行攻擊。戰鬥開始不到一小時敵全線崩潰，但因2團未及時趕到路口截住敵人，打成了擊潰戰。至9月2日凌晨2時戰鬥結束，殲敵第3師第8旅兩個多團，俘敵1600餘人，繳獲輕重機槍40挺，迫擊砲數門。敵8旅旅長許永相帶一個營逃脫。

9月3日，國民黨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赴朋口督戰，抽調其3師和9師共3個團再進溫坊尋紅軍決戰。林彪趁敵立足未穩，以一部兵力阻敵後

【10】福建事變是指1933年11月20日，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以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為主力，在福建發動的抗日反蔣事件。簡稱「閩變」。12月下旬，蔣介石抽調進攻江西蘇區的嫡系部隊十餘萬人，在海、空軍的配合下，由贛東和浙江分路進攻延平、古田等地。1934年1月上、中旬，延平、古田、福州先後被蔣軍佔領，事變成立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軍總部分別遷往漳州和泉州。21日，泉州、漳州相繼失守，福建事變終告失敗。

援，集中優勢兵力向溫坊之敵發起猛攻，從9時戰至下午16時再獲勝利。敵又被紅軍全殲一個 團，重創2個團。兩次溫坊戰鬥共殲敵4000餘人，俘虜2400餘人，繳獲槍支1600餘支、輕重機槍100餘挺、迫擊砲6門、子彈44萬多發和大批裝備、物資。這是第五次反圍剿作戰最大的一次勝仗，紅軍付出了傷亡700餘人的代價。戰鬥中，黃永勝因率紅3團指揮有章，兵力使用得當，部隊打得英勇，作戰出色。戰果豐厚，受軍團表彰。

楊永松記得，這場戰鬥最激烈時，敵人趁夜反擊，打到3團指揮所旁邊。團司令部的警衛排和機關幹部們，全力反擊才把敵人打退。黃永勝和團部的領導都提槍上陣參加了戰鬥，部隊中還在傳說黃永勝和林龍發都受了輕傷。而紅2團的苗團長則犧牲在戰鬥中。戰後，軍團《戰士報》登載了表揚3團的文章，而苗團長犧牲後還受了到報紙批評。戰鬥的激烈可見一斑。

一盤臭棋走出兩步好棋，卻無法扭轉戰略頹勢。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作戰最終還是一步一步走進死局。長劍短處，空餘憾，英雄歎……

三

9月至10月間，溫坊戰鬥後的紅3團在江西興國高興圩、師子林一帶擔任防禦作戰任務。高興圩、師子林一帶兩邊是高山，中間是起伏不平的丘陵，3團守在防禦一線陣地上。白天或是作戰或是休息，晚上就抓緊構築工事，準備作戰物資工具。敵軍緩慢前推，決不冒進。從9月初始，敵向3團陣地零星砲擊並派飛機轟炸。9月10日敵軍五個師另一個砲兵旅採用縱深配置實行偵察性進攻。到9月20日，開始正式進攻。每天一次大規模進攻，3團陣地上的官兵每天都是被敵人飛機轟炸加大砲轟擊，被土埋上又鑽出來，再進入作戰位置，集火射擊、扔手榴彈、用石頭和木頭砸，再上起刺刀陣前反衝擊，用肉搏戰將敵人打退下去。晚上再搶修工事。紅1師三個團都打得十分英勇，也十分艱辛，有時一天連續擊退敵人四次猛烈攻勢。

10月初，敵見無功，又將兵力增至6個師與2個砲兵旅，再派更多飛機助戰，全線壓上與我軍爭奪陣地。

激戰多日，3團防禦工事大部被摧毀，部隊傷亡也很大，營、連、排幹部大多陣亡。黃永勝在前沿指揮，他觀察著、高喊著、跑動著，情況緊急時就作為一名戰鬥員投入戰鬥，殺個血流成河。一天下來，全身血水、汗水和著泥土，裹著戰鬥後的疲憊向肌骨滲透。他一直喜愛保持軍人形象，天黑以後，一面督促部隊將被炸塌的工事再次修整，一面還要打理一下個人衛生。第二天敵人開始進攻時，他又會以一種盡量整潔的形象投入指揮和戰鬥。他這種個人喜好，卻給了陣地上的戰士們一種無言的鼓舞。每天都看見團長這樣注意整理自己，全團的作戰心理呈現著堅定不屈，上上下下抱定著一個信念：「我們必勝！」

陣地雖然守住了，傷亡卻越來越大，彈藥又越來越少，無論局部還是全線，無力為繼。僅憑軍人血性，絕地死頂，犧牲對於全局再無意義。終於，軍委、軍團全都認識到：為免全軍覆滅，紅軍祇有全線撤退，蘇區守不住了！黃永勝率3團在此與敵激戰兩個多月，終無法與強大的國民黨軍繼續拼消耗於陣地防禦，遂按軍團命令撤出戰鬥。是役為紅一軍團在中央蘇區根據地的最後一仗。此戰後3團奉命在興國東南地區休整，準備「大的軍事行動」。

此時紅都端金，「住持」的一口歪經，念得家也丟了，勢也懸了，逼得「苦行僧」們在一個歷時經年、長達二萬五千華里的劫難中，去求取中國革命的「真經」。被勝利者稱為「偉大長征」、被圍剿者稱為「潰匪流竄」、被批判者稱為「半是逃跑主義」、被教科書稱為「戰略轉移」的那次遠程作戰行動，在無可奈何中起步。

惜哉！三團之血；壯哉！三團之行。

黃永勝他們這些紅軍將士全都是隨著軍令行走。不管這次遠程作戰行動是怎樣開始的又是怎樣在進行，他們一步一步，就用穿草鞋的雙腳完成了一卷英雄的史詩。

第三章 贛粵湘桂黔滇川陝篇 拼將十萬頭顱血

萬里乘雲去復來，隻身東海挾春雷。忍看圖畫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濁酒不銷憂國淚，救時應仗出群才。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

——（清）秋瑾《黃海舟中日人索句並見日俄戰爭地圖》

【軍史廣角——1935 年】

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帶槍的「唐僧」，正在經歷九九八十一劫難，還有一隻「老妖」，正忙著要吃光他的肉。這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西北紅軍進行第二次反圍剿作戰；湘鄂川黔邊根據地紅軍進行反圍剿作戰；紅四方面軍發起嘉陵江戰役；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方志敏英勇就義；曾中生被張國燾殺害；一、四方面軍過草地，後四方面軍返頭南下川康邊地區；紅 25 軍長征到陝北；紅十五軍團發起勞山戰役；紅二、六軍團開始長征；中央紅軍勝利結束長征。

血戰湘江時，紅一軍團兩個師六個團。1 師師長李聚奎，2 師師長陳光。各團的團長為：1 團楊得志，2 團李苗保、3 團黃永勝、4 團耿飆、5 團鍾學高、6 團朱水秋 [1]。六名主力團團長，活到 1955 年授銜的衹有楊得志、黃永勝和耿飆。其他三人則在戰爭中犧牲了。楊、黃二人被授予上將軍銜；耿飆轉地方工作；1 師師長李聚奎在 1958 年被補授上將軍銜。

黃永勝率紅 3 團在血戰湘江、八過赤水，夜渡烏江和搶奪瀘定橋的戰鬥中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有其中一次戰鬥失敗，立可危及全軍存亡。立下的功勳，確可大書而贊。

一、破陣子——軍團前衛

【軍人檔案】

1934 年 10 月至 12 月（24 歲）

履歷：紅一軍團紅一師紅三團團長

經歷：開始長征；軍團前衛；突破三道封鎖線；湘江血戰

親歷戰鬥：

* 10 月 16 日，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紅 3 團擔任紅一軍團紅 1 師前衛團，開始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行進在突圍紅軍左路軍最前方。隨即向信豐突擊前進為全軍開路。首戰突破安遠、信豐。
* 突破三道封鎖線：10 月 21 日襲占信豐縣金雞、新田。10 月 22 日攻擊安息圩；24 日攻佔鐵石口，將桃江渡口控制；全軍過江突破第一道封鎖線。
* 11 月 2 日過汝城，再由新橋經界頭、九峰山向九峰圩前進，8 日破第二道封鎖線。
* 11 月 11 日，紅 3 團佔領白石渡，突破了敵第三道封鎖線。
* 16 日攻佔臨武城；19 日，激戰藍山縣，攻佔縣城。22 日攻襲寧遠城。23 日於寧遠水仔洞、橫嶺阻擊敵人掩護大部隊轉移。24 日繼續在西山橫嶺擔任阻擊任務。

一

1934 年 10 月 16 日，紅 3 團接到命令向信豐方向出擊突圍。整個中央紅軍的行動序列爲：紅一、紅三軍團在全軍前面並肩開路，紅 1 師和紅 2 師又並肩走在一軍團前面。紅 3 團擔任紅 1 師前衛團，舉步開始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這時紅 1 師師長是李聚奎、代政委賴傳珠[1]、政治部主任譚政[2]、參謀長聶鶴亭[3]。這天接替鄧華出任 3 團政委的林龍發傷癒歸隊，與黃永勝一起帶領 3 團執行軍團下達的行軍作戰任務。出發時，3 團的團參謀長爲彭明治[4]、總支書記蕭鋒（蕭忠渭）[5]、供給部長徐林[6]。黃永勝僅知道這是一次很大的軍事行動，要打破敵人封鎖線突出去。酷愛打仗的他情緒很高，從惱人的陣地死守戰脫出身來使他信心重拾。他認爲跳出敵人的包圍圈就可以掌握作戰主動權，打破了敵人「圍剿」還可以恢復中央蘇區。動員講話中他把自己對行動的理解揉進對上級指示的傳達中。講完話空下來，細想一下，幾位團領導再一議論，心裏其實感到這次轉移同以往的運動作戰真是很不同，能搬的全搬著。我們這樣大搬家似的走了，誰知道什麼時候真的才能再回中央蘇區？

10 月 17 日是他和 3 團官兵難以忘記的日子。這天時逢陰曆九月初十，月亮是個不完整的圓形，遮去了些許臉龐，冷瑟的清光像在發出聲聲輕歎，默默照向橋邊的人們。夜風不吹，衹散發著秋涼，千古如一的月光帶著一種歷史的蒼涼在江水上沉重地閃動。3 團在月光下從雩都縣城南面的浮橋渡過雩都河。

向一處浮橋看去，此時，岸邊、橋上、對岸都是 3 團有序渡河的部隊。

密密麻麻的老俵們靜靜站在河邊，爲紅軍送行，表達著他們對紅軍的情感。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紅軍部隊集中在一齊，看著後續隊伍搬著笨重的大傢伙，他們心頭就沉重，知道這是要遠行了，何時回來？

江中幾座浮橋上的火把與兩岸上的火把連成一片，河水在火光下現出粘稠的金屬般色澤吃力地流動。橋上部隊行進得很慢，像是依依難捨。部隊無言，百姓無言，一陣秋風吹起，在眾人心中掀起一首悲涼壯烈的歌……紅軍與中央蘇區大地與鄉親這一別就是 15 年，今日隊伍中有多少紅軍官兵再也未能回來。

【1】 賴傳珠（1910-1965），江西省贛縣人。後任第四野戰軍第十五兵團政委，解放軍總幹部部副部長，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政委。1955 年授上將軍銜。

【2】 譚政（1906—1988）湖南湘鄉縣人。後任第四野戰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南軍區暨第四野戰軍第三政委兼幹部管理部部長，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央軍委常委，國防部副部長，中央監委副書記。1955 年授大將軍銜。

【3】 聶鶴亭（1905—1971），安徽省阜南縣人。後任軍委參謀部部長，晉察冀軍區參謀長。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參謀長，第四野戰軍副參謀長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副司令員，工程兵副司令員。1955 年授中將軍銜。

【4】 彭明治（1905—1993）湖南常寧人。後任第四野戰軍十三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兼南寧警備司令員，中國駐波蘭大使，河北軍區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副部長。1955 年授中將軍銜。

【5】 蕭鋒（1916—1991），江西泰和人，後任北京軍區裝甲兵副司令員。1955 年授少將軍銜。關於長征出發時的 3 團黨總支書記是誰？有兩個說法：一些回憶錄中記載為易秀湘，蕭鋒的《長征日記》中記載為他本人。這裏取當事人自己的記載。

【6】 徐林（1908—1951）湖南耒陽人，後任八路軍 129 師供給部部長，五省聯防軍後勤部部長，東北軍區幹部部幹部總隊總隊長，東北局財政部部長、東北軍區後勤部副部長兼財務部部長，東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中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等職。

擔任前衛的紅 3 團過了橋，稍稍滯頓了一下，看不見鄉親們後，就不斷加快行軍速度，向莫測的命運勇敢奔去。擔負著爲軍團和全軍開闢前進道路任務的 3 團很快就進入了國民黨控制的「白區」。

紅 1 師機關的紅小鬼楊永松下午 3 時吃了當天的第二頓飯，半小時後隨師部機關走上征途。出發時他並不知道此去是萬里征程，萬難回返。當時部隊的動員口號是「大反攻」。

解放後成爲開國少將的楊永松，1930 年參加紅軍時僅十一歲。他從 1931 年起就在閩西的紅 12 軍工作，所在部隊從 36 師改編爲 66 師，再編爲紅 3 團，可說是老資格的 3 團成員。長征開始時他是 1 師機關人員，後調來 3 團機關擔任文書。他的長征路就是紅 3 團長征路的一個縮影。

10 月 21 日 3 團襲占信豐縣新田，突破敵第一道封鎖線。從進入信豐縣境起便不斷與堵截紅軍的敵人作戰。雖然戰鬥規模都不大，但部隊連續行軍作戰，無法休整補充，減員很大。過信豐後，3 團開始沿贛粵邊境轉向西進。

楊永松記得，是夜，師部進駐新田。次日行約數里，就聽見 3 團在前面打得戰鬥激烈，槍砲聲不絕於耳。3 團的頑強防禦和反衝擊將攔路之敵擊退，部隊跟蹤追擊，槍聲遠去。再前進時楊永松因休弱跟不上隊，隻身落後前行，不斷有我方傷員從前方山下下來。入夜趕上大部隊。次日向西南行軍，至桃江上游。

10 月 22 日，3 團與敵二個團遭遇，將敵擊潰，隨即攻擊安息圩。

11 月 2 日 3 團過汝城，突破第二道封鎖線。

師部跟在 3 團之後，從大余山以北西去，層巒疊峰。部隊翻過一峰又一峰，天下大雨，楊永松年紀小，身體虛弱常滑倒，腳摔破了鮮血淋淋。

隨後，3 團過廣東樂昌、九峰山，於湖南南部、粵漢鐵路以東與廣東國民黨軍激戰，掩護大部隊和中央機關前進。由於中央縱隊龐大與混亂，攜帶笨重物資很多，行軍緩慢，紅 3 團在前攻擊開路，中央縱隊兩翼則由紅 2 師和紅三軍團掩護著。

紅 1 師宣傳科長彭加倫用民間小調把部隊一年來的戰鬥生活編了一首《十二月歌》，每月一段歌詞。10 月的歌詞是：十月小陽春，中央紅軍遠征忙；深夜渡過雩都河，古陂新田打勝仗。黃永勝性情活潑，和戰士們一起跟著彭科長學唱。部隊行軍時，祇要沒有敵情顧慮，他有時也和幹部戰士邊走邊唱學過的各種歌曲小調。

二

3 團隨後於樂昌、宜章間過第三道封鎖線進入湖南南部，經梅田向臨武、藍山前進。中央和軍革委領導關心大部隊前衛的狀況，常有中央領導同志來 3 團瞭解情況或帶領 3 團執行任務。11 月 9 日，3 團接令於 11 日必須搶佔白石渡車站，掩護全軍通過粵漢鐵路。這天一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和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7]來到 3 團，此後幾天都將隨 3 團行動。

周恩來身著灰布軍裝，肩披雨衣，腳穿草鞋，一臉鬍鬚很長，臉龐消瘦。一到 3 團便聽取團領導的匯報，向黃永勝、林龍發詳細詢問了部隊情況，特別對連隊現在生活怎樣，糧食怎樣解決和戰士的思想狀況等問題一一關心到。林龍發說，現在不少幹部戰士對目前行動有許多問題搞不清楚存在疑慮。周恩來耐心地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解釋，講明我們現在的困難是暫時的，蔣介石在中央蘇區建了千溝萬堡不是也被我們闖了出來嗎？紅軍是打不垮死不盡的，革命一定會勝利。他接著轉過頭來對黃永勝說，現在蔣介石要在粵漢鐵路沿線佈置 20 萬兵力，想把我們消滅在粵漢鐵路以東、贛江以西這一帶。我們要趕在敵人佈防完成前攻佔白石渡，掩護主力向湘南挺進。交給 3 團的是一個非常重要而光榮的任務。

黃永勝的本性開朗，雖然帶著一個大團，想得也簡單。當兵吃糧，帶兵打仗，他祇一心處理好每一份軍令每一天軍務。周恩來一番從全局角度講來的話，讓他站得高了，對眼下的任務也凝重起來。他與林龍發、彭明治幾個立即決定，馬上組織部隊開拔，邊行軍邊召開會議，把軍委領導的指示迅速傳達到全團。很快，部隊的情緒被激勵起來。他們陪著周恩來和劉伯承站在路邊看著通過的部隊渾身是勁的樣子，聽著戰士腳下「唰唰」的腳步聲透出戰意，都感到振奮。

行軍 90 里，夜宿芳坑村。10 日早，陰雨綿綿，再行 90 里，夜宿羅家渡。雖未遇敵，但頭頂不斷有敵飛機掠過。雨中的急行軍，周恩來的坐騎經常給傷病員騎，自己步行，還不斷在休息時與戰士交談。劉伯承眼睛不好，走得十分辛苦。黃永勝的馬也讓給了傷病員。

【7】 劉伯承（1892—1986）四川開縣人，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

「敵機來了！防空——」隨著一陣急劇的哨音，部隊迅速向兩邊散開就地隱蔽。黃永勝站在樹下，抬頭看著飛過的敵機，罵了幾句：媽個 X！天天粘著老子，鬼一樣討人嫌！軍委領導下到團裏，讓他有幾分緊張，生怕出現意外，行軍組織的格外小心嚴密。

11 日，天亮後，雨還是不緊不慢地飄，陰沉沉的天像一塊浸透了水的抹布，滴滴答答。三團急行 110 里，從田頭過武水，直奔粵漢鐵路湖南境內最南面的小站白石渡，一舉全殲守敵湘軍二個連。粵漢鐵路是敵人的第三道封鎖線，白石渡則是這道封鎖線上一個重要據點。戰鬥結束後，周恩來與 3 團幾個領導站在鎮外一個小坡上，指點著車站和小鎮：別看它小，那可是第三道封鎖線的重要支撐點。你們拿下了它，可以向南擋住陳濟棠（廣東軍閥），保證全軍通過粵漢鐵路，這可是重要一戰哪！

越過第三道封鎖線後，紅軍便可進入敵人湘南無堡壘地域，敵情顧慮就不大了，上級命令 3 團在白石渡進行短暫休整。

向白石渡進擊途中，下雨。師部的楊永松跟不上部隊。到了宿營地，被玻璃片扎傷腳，鮮血直流。到了白石渡，他趕緊找了幾件舊衣服和苧麻打草鞋，體弱力小，耗費幾小時才打完這雙草鞋。

攻佔白石渡當晚，在 3 團團部住的一座祠堂裏，周恩來和劉伯承把 3 團的領導幹部召集在一起，指點著掛在牆上的地圖，縱論國內外形勢和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途，增加大家對勝利的信心。次日，周恩來和劉伯承離開了 3 團。黃永勝一行送二位領導到鎮外時，周恩來看到崗哨上的戰士背上背著一塊識字牌，寫著三個大字：「站好崗」，就對 3 團黨總支的蕭鋒稱讚地說，是個好辦法！看來你們總支學文化抓得好，那思想教育也一定抓得好。現在紅軍需要文化，將來勝利了更需要文化。軍委領導走得滿意高興。

3 團抓緊休整時機，按上級佈署發動群眾，就地組織革命政權，打土豪籌款，動員青年參軍，各項工作進行的很順利。3 團長征出發時有 2700 多人，是個大團，一個月的行軍作戰，減員千人，現動員了 300 多青年參軍，實力又達到 2000 人。1 師政治部主任譚政特地到 3 團召開了一次政工會議，總結 3 團這幾天擴大紅軍和開展群眾革命活動的經驗。

三

在白石渡不到三天的寶貴休整，讓一路行軍一路作戰的黃永勝很快恢復了疲勞。14 日一早，接師命令，3 團繼續爲軍團先遣隊襲占藍山。從白石渡向西，部隊不分晝夜趕路，三天行軍 300 餘里。在天堂鋪遇敵阻擊，3 團掩護紅軍大隊右翼，就地抗敵，戰至入夜。次日撤行向西 10 餘里又受命返回天堂鋪堅守，繼續阻敵。

11 月 18 日，周恩來和劉伯承在陰雨中再一次來到 3 團，要親率 3 團攻佔藍山縣城。冒雨行軍，途遠路滑，3 團一個百里急行軍直達藍山縣城邊的黃危鋪。19 日晚 19 時，3 團再強行軍 30 里一口氣撲到藍山城下，立即冒雨發起強攻。1 營在砲火支援下衝進南門，經一小時激戰，殲城中一個保安團，擊潰軍閥何鍵部一個營。還在縣政府庫房繳獲銀元 5000 塊，金子 10 餘斤。天明後，接軍團命令，將藍山防務交九軍團，3 團速進佔寧遠。黃永勝將藍山防務向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作了介紹移交，立即率團再向前行。

離開藍山，二日急進二百里，22 日夜向寧遠城發起攻擊。1 營先打頭陣，向南關突擊。戰至午夜敵反抗甚烈。戰前情報敵守軍爲一個團，根據新掌握的情報，敵新增守軍三個團，況八個師的部隊正向寧遠趕來意圖堵擊紅軍，再打寧遠明顯不智，3 團撤出戰鬥。23 日，3 團作戰任務改爲在水仔洞、橫嶺一帶阻擊來敵，掩護主力轉移。戰至 24 日，中午，黃永勝組織了一次全力反擊，一個反衝鋒俘敵 100 餘，打得敵軍敗退回去。15 時，敵又攻上來，被阻擊而不進。天黑後，掩護任務完成，3 團安全撤出戰場，向西行動。

連續的行軍，最大的困難是傷員無法安排，這裏是白區，硬留在群眾家最終也無法保證其安全，所以大家都知道傷了等於死亡。團裏 2 營 6 連排長何玉香負重傷，寧死不肯留下；3 營通訊班長劉挺楷，腿部負傷，怎麼說服都沒用，硬要跟著部隊走。最悲壯的是 3 營 7 連副連長陳敬群，斷了腿，自己拉響手榴彈……黃永勝聽說，與他一起出來參軍的原警衛團的咸寧同鄉，又有一個人失蹤，他估計如果不是犧牲，就是脫隊跑了想回家。一個一個仗打下來，他不怕；一百里一百里地走路，他並不覺得苦；但一個一個地失去戰友，他無奈且傷感；尤其是負了傷的部下，走不能走留不能留，祇有死路一條，讓他撕肝裂腸地痛……軍人，殘酷的職

業，無奈永伴左右。但他心中再多唏噓，軍令一到，還是精神振作，又投入到下一場作戰。

這時，由湖南軍閥何健指揮的「追剿軍」和李宗仁、白崇禧的桂軍共 20 多個師，已經從四面八方向紅軍撲來。11 月 14 日，何鍵下令：第一路劉建緒約 4 個師由郴縣直插黃沙河、全州；第二路薛岳 5 個師由茶陵、衡陽插零陵，這兩路兵力意圖堵截紅軍去湘西之路；第三路周渾元 4 個師，第四路李雲傑 2 個師在紅軍後面追擊；第五路李韞珩 1 個師在紅軍南側，配合粵軍行動，粵軍 4 個師在粵湘桂邊界截擊紅軍。桂軍 5 個師已先期佔領全州、灌陽、興安等地。

從行軍途中得到的情報，黃永勝知道前面湘江兩岸，是國民黨軍給紅軍準備的第四道封鎖線。一場血戰，正在前面……

二、滿江紅——湘江絕地

一

過了第三道封鎖線後，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還是在全軍前面開路，國民黨軍的 20 個師正在縮小包圍圈。

桂北全州附近的湘江河段對岸，有一條與它平行的桂黃公路，國民黨軍在湘江與桂黃公路之間的丘陵地上修建了 140 多座碉堡。

在行軍轉戰當中的黃永勝並不知道，其實 11 月 25 日前，出現了一個對紅軍十分有利的契機：桂系軍閥白崇禧害怕紅軍奪取桂林，突然將扼守湘江北岸全州、興安一線的桂軍撤防。此時對紅軍至關重要的全州城是一座空城！而湖南軍閥何鍵也怕紅軍深入湘南，不願湘軍主力前往接防。這樣，湘江防線便出現一個缺口。雖然中革軍委 11 月 25 日下達了搶渡湘江的命令，但中央縱隊仍為罈罈罐罐所拖累，行動遲緩，喪失了這個稍縱即逝的良機。突破湘江成了紅軍成立以來最慘烈的一場血戰。

林彪、聶榮臻[8]率領 2 師從道縣向湘江前進，1 師則守住瀟水西岸，等待後衛部隊紅五軍團。

廣西作家伍祿香在其所著的《喋血湘江》這部作品中，對紅 3 團在湘江血戰中的戰鬥有詳細描寫。

【8】 聶榮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時任紅一軍團政委。

1934 年 11 月 25 日黃昏，正在湖南道縣瀟水西岸擔任阻擊任務的紅 1 師，接到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的急電，令其立即向湘江前進。師長李聚奎看完電報，遂通知左側的紅五軍團前來接防。但是紅五軍團參謀長劉伯承不同意，理由是五軍團的隊伍還沒有上來。劉伯承原任軍委總參謀長，因在第五次反圍剿中與李德爭吵，被李德下令降職到五軍團任參謀長。

李聚奎便向三軍團的彭德懷報告了一軍團的命令和劉伯承總參謀長的意見。彭德懷同意劉伯承的意見，提出由他同一軍團司令部聯係說明，並將三軍團前衛的 4 師暫歸一軍團指揮。要求 1 師在瀟水繼續把守陣地。

李聚奎祇好堅決執行，除李苗保的 2 團隨一軍團司令部向湘江前進外，1、3 團繼續留下防守瀟水西岸。

從 11 月 25 日起，李聚奎指揮紅 1 師和三軍團紅 6 師在瀟水西岸打沉了中央軍周渾元部一次次向西岸搶渡的船隻，消滅了一批又一批企圖泅渡過河的敵人，牢牢地控制住瀟水西岸陣地，使敵人不能越雷池一步。

11 月 26 日深夜，已完成阻敵任務的紅 1 師奉命趕往湘江，歸還建制。經過兩天兩夜 300 里的強行軍，從永安關進入文市，30 日凌晨從腳山鋪右側的屏山渡堰壩上涉渡過湘江，趕至腳山陣地。

據蕭鋒日記記載，這幾天，3 團經沿口村、白芒鋪，從青溪渡瀟水，再從道州向荷葉塘、新鋪開進抵腳山鋪。27 日，一軍團先頭部隊先從左翼渡過湘江，搶佔了界首到腳山鋪之間的渡河點。28 日，紅三軍團先頭部隊渡過湘江，一軍團把界首移交給紅三軍團。29 日，一軍團大部隊也渡過湘江，擬前出搶佔右翼要點全州。紅 3 團 28 日，經柳口、近苦村、梅花圩向前運動，過永安關，經桂寨巖、白竹、文市進入桂北，30 日經藝珠山、老鋪里、趙同屯、白沙鋪到黃土井。邊走邊打，邊打邊轉，腳行軍，手殺敵，阻敵於陣前，破敵於拚命之中。

楊永松回憶，這時，3 團 2 營營長陳明芝在戰鬥中脫隊而去。在蕭鋒日記中和《喋血湘江》書中，這名「開小差」的營長姓彭。

林彪、聶榮臻站在一座小山上，觀察著即將展開一場惡戰的戰場：遠處，相隔 8 公里是被敵人剛剛佔領的全州，這是江邊唯一能夠設防的縣城。二人為失卻搶佔全州的良機痛心不已。連接全州的桂黃公路，穿過

他們所在山頭的腳下，往南延伸。山嶺連成的丘陵線與這條公路成「十」字相交，交會點就是他們腳下的腳山鋪。公路兩側，幾個小山頭形成兩公里長的山帶。東邊的黃帝嶺和西邊的懷中抱子嶺最高（標高 300 米），其餘山頭全都 200 來米，山上長著稀疏的小松林。從這一道山林到全州之間全是開闊地。這約 4 公里長的山岡線就是紅一軍團的阻擊陣地。

紅一、三軍團就控制住界首至屏山渡之間 30 公里地的湘江兩岸。這一區域，有四處淺灘可以涉渡。中央縱隊也已於 27 日到達灌陽北的文市、桂巖一帶，距渡河點祇有 80 多公里地，輕裝急進一晝夜可至，但中央縱隊仍捨不得丟掉罈罈罐罐，80 公里的行程竟走了 4 天。爲了這 4 天，爲了這些罈罈罐罐，紅軍廣大指戰員付出了鮮血與生命的慘重的代價！

二

29 日，敵劉建緒部以其四個師的兵力從全州傾巢出動，向紅 2 師腳山鋪陣地進攻。雙方激戰正酣時，紅 1 師渡過湘江趕到了。

12 月 30 日，是腳山鋪阻擊戰最慘烈的一天。

紅 1 師於 30 日凌晨趕到軍團歸建。手邊兵力吃緊的林彪立即下令：命令黃永勝的第 3 團防守左側的米花山陣地，李苗保的 2 團防守美女梳頭嶺陣地；楊得志的 1 團做預備隊。1 師師指揮所設在懷中抱子嶺上；命令陳光[9] 2 師的鍾學高 5 團防守在先鋒嶺至皇帝嶺一線，耿飆的 4 團防守公路的正面陣地，朱水秋的 6 團做預備隊。

連走連戰的 1 師部隊疲憊不堪，但爲了完成掩護紅軍渡江的任務，林彪不得不命令他們立即投入戰鬥。紅 3 團以最快的速度趕抵全州以南 10 餘公里的腳山鋪一線，同在那裏苦戰一日的紅 2 師一起抗擊敵人的瘋狂進攻。紅 3 團來不及構築防禦工事，就憑血肉之軀抗擊著敵人一次又一次的衝擊。

當年給黃永勝的 3 團帶路上米花山的腳山鋪王寅修老人，告訴去採訪的伍祿香：那天天剛濛濛亮，紅軍就喊我帶路，說是要上米花山，我看見那些紅軍走得一瘸一拐的，衣服破破爛爛，有的拿著槍靠著樹就睡著了；有的蠻吃力地爬上米花山，倒在地上就睡著了；有的一坐在地上就爬

【9】 陳光（1905—1954）湖南宜章人。後任紅 4 師師長，紅一軍團代軍團長，八路軍 115 師 343 旅旅長，115 師代師長，東北民主聯軍第六縱隊司令員，四野副參謀長，廣東軍區副司令員兼廣州警備司令員等職。1954 年於審查中在武漢自殺身亡。

不起來。祇有少數紅軍還拿起鐵鍬挖戰壕，戰壕起碼要挖兩尺多深才蹲得下。戰壕還沒挖好，國民黨的飛機就來了，飛機是兩個一排的，喊做雙翅膀，兩個翅膀的，擦著樹梢飛。在米花山上的三怪沖，有蠻多紅軍擠在那裏睡覺，飛機一來丟了幾個炸彈，炸死了蠻多紅軍。

30 日這天，敵劉建緒部投入的是四個師十六個團的兵力，陳光中的 63 師協助陶廣的 62 師負責進攻公路西側的米花山、美女梳頭嶺陣地，李覺的第 19 師協助章亮基的 16 師負責進攻公路東側的先鋒嶺、皇帝嶺陣地，重點是先攻佔兩翼前突的米花山陣地和先鋒嶺陣地。

吳法憲與蕭鋒的回憶：30 日這天，紅一軍團展開全面阻擊。當日，陣地阻擊中的紅 3 團又奉命進擊全州。3 團在全師前面展開，黃永勝率團從敵側翼猛攻過去，連續攻擊六次，敵強我弱，傷亡很大。進擊全州未果，但拚死戰鬥換來了防線一時的穩固。

伍祿香在書中說：這時的 3 團有 2700 餘人槍，但因長途強行軍，部隊早已疲勞困頓。3 團素以能攻善戰著稱，尤其是團長黃永勝曾榮獲三等紅星獎章。在中央蘇區時，黃永勝就以擅打惡仗、硬仗出名，進攻時猛如下山之虎，惡如出枷之狼，兇、狠、猛，紅三團在蘇區聲威赫赫。

黃永勝是一頭獅子，紅 3 團是一頭獅子率著一群獅子。

然而，此時與紅 3 團交手的是湘軍王牌師——陶廣的 62 師，兩虎相爭必有一傷，更何況紅 3 團是一個團對付湘軍一個師四個團，再加湘軍倚仗著飛機和火砲的優勢。

黃永勝的 3 團是以善攻著稱的，這次偏偏打的又是被動的陣地戰，無法發揮「攻」的特長，變成了以己之短對敵之長，紅 3 團的處境可想而知。

黃永勝將 3 團一拉上米花山，便立即帶領三個營長察看地形。

米花山的地形呈山字形，中間的頂峰叫鴨嶺，其左右側分別是三怪沖、烏龜沖。黃永勝將 1 營擺在左側的三怪沖，2 營擺在中間的鴨嶺，3 營擺在烏龜沖，團部指揮所設在鴨嶺上。

湘軍十餘架飛機的狂轟濫炸持續了近半個小時，緊接著架設在才灣圩山嶺上的湘軍六十餘門德國造波夫式野砲又萬砲齊吼，密集的砲彈如驟雨般砸落在 3 團陣地上，松林間，灌木叢中。

砲火一停，督戰的湘軍指揮官便督促湘軍，分成數路向紅軍前沿陣地上撲來，湘軍貓著腰大叫著邊往山上射擊邊向山上推進。

三

黃永勝帶領全團打退了敵人的第一波衝擊，命令部隊抓緊湘軍進攻的空隙趕緊修復工事。哪知黃永勝卷起的煙未吸幾口，湘軍的飛機又呼嘯而來，對米花山陣地進行更爲瘋狂的轟炸。

又是一輪新的戰鬥。湘軍調整了進攻戰術，投入了軍官敢死隊，又在進攻隊伍中組織了火力支撐點，壓制紅軍的火力；同時用前沿輕機槍曳光彈的射擊爲大砲指引射擊目標。黃永勝也調整了防守戰術，組織神槍手打掉敵人配合砲兵的輕機槍手；組織投彈組用集束手榴彈炸掉敵火力支撐點。

幾輪攻擊後，敵軍丟下了數百具屍體，3 團的傷亡也達到 200 多人。

黃永勝在戰鬥間隙，組織部隊將烈士遺體運到後山松林之中，鄭重地用松樹枝蓋上。

湘軍組織的軍官敢死隊帶領著更大的兵力，再次向 3 團陣地猛攻上來。3 團在三怪沖和烏龜嶺的側翼陣地首先陷於混戰之中。此時，3 團防守的米花山陣地隨時可能失守，這將給一軍團腳山鋪防線的完整帶來嚴重破壞。

林彪將電話要到 1 師李聚奎：「告訴黃永勝，我們是紅一軍團！」

李取奎立即將電話接到了 3 團。這時，敵火砲使用了燃燒彈，敵人的軍官敢死隊已經衝上了三怪沖和烏龜嶺。

伍祿香寫道：

> 突然電話鈴聲驟然響起，黃永勝抓起電話一聽，電話裏傳來師長李聚奎的吼聲：「黃永勝，林軍團長要我轉告你：我們是紅一軍團！」
>
> 黃永勝熱血往上一衝，「刷」地抽出肩背的大刀，一聲大吼：「我們是紅一軍團！」躍出戰壕衝入敵群。
>
> ……米花嶺陣地上到處響起了驚天動地的吼聲：「我們是紅一軍團！」吼聲中一個個紅軍戰士或端著刺刀，或揮舞著大刀，大叫著衝入敵群，與湘軍展開了激烈的白刃戰。

> ……特別是在三怪衝陣地，湘軍敢死隊將數挺輕機槍架在壕溝口狂掃，密集的火力壓得堅守在三怪沖的一營抬不起頭來。
>
> 最慘烈的是堅守在三怪沖谷口的一個排，在湘軍密集的彈雨掃射下，全排戰士全部壯烈犧牲。
>
> 當年曾目睹三怪衝陣地的慘烈戰場情景的紅一軍團一師警衛連戰士李德祥老紅軍回憶說：「敵人六挺機槍圍著打，紅軍被圍攻住了走也走不脫，衹好躲在裏面，敵人有六挺機槍打那條壕溝，我們傷亡好大。」
>
> 傷亡慘重的 1、3 營紅軍指戰員們衹得邊打邊撤往團部指揮所所在的鴨嶺陣地。
>
> 就在鴨嶺陣地萬分危急之時，從左右兩側撤往鴨嶺的 1、3 營，從兩側往湘軍陣營中一衝，湘軍頃刻便敗通下去。
>
> 但是，圍攻三怪沖、烏龜嶺的湘軍趁機尾追而來，將鴨嶺團團圍定。
>
> 黃永勝回到指揮所裏，各營相繼報來傷亡情況，全團傷亡竟達四百餘人，尤其是 1、3 兩營，連排班幹部陣亡達一半以上。

四

黃永勝疾步走出指揮所，匆匆來到嶺背的松林裏。

松林下，一具具烈士遺體安放在松枝上，一排排一列列，……

他兩眼濕潤，緩緩地脫下軍帽，神情凝重地低著頭，兩腿猶若灌注了千斤重鉛，緩緩地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走過一排排遺體，那神情彷彿生怕驚醒熟睡的烈士一樣。

遺體盡頭，他停下了腳步，戰抖著手攀折著一枝枝松枝，將松枝並排鋪在烈士遺體旁。不多時，一張靈床鋪墊好，黃永勝一屁股坐在松枝上，然後掏出煙袋，不急不忙地捲好煙卷，不急不忙地點上火，不急不忙地抽起煙來。

他鋪好了自己的靈床，他要和陣地共存亡！

在伍祿香的描寫中，黃永勝戰鬥中多次掄起大刀參加了肉搏戰。

鴨嶺陣地已十分危急，身旁的電話鈴聲驟然響起，黃永勝抓起是話一聽，電話裏傳來林彪急促的命令：「黃永勝，命令三團立即集中火力向右側的美女梳頭嶺突圍！」

這時……留做師預備隊的紅 1 團奉命從美女梳頭嶺的 2 團陣地正向米花山攻擊前進，接應 3 團突圍。

……

黃永勝隨手搶過一挺輕機槍，抱起來邊掃射邊向敵群衝去。

鴨嶺陣地上所有紅軍指戰員大叫著跟在團長身後，向敵群中衝去。

……

紅 3 團猶若猛虎下山，既兇且狠又猛，硬是在湘軍的重重圍困中左衝右突，不顧生死地拚殺出一條血路，撤退到美女梳頭嶺上。

米花山陣地失守！

戰至下午，1 師米花山防線終被突破，接著又失去美女梳頭嶺，祇剩下懷中抱子嶺。入夜敵人迂迴進攻，1 師向西南水頭、夏壁田一線退守。在紅一軍團的歷史上，還從來沒有發生過如此嚴峻的情況。

兩天戰鬥，一軍團傷亡竟達近四千人，其中陣亡二千餘名。

在伍祿香的書中，

> 曾看見過米花山戰鬥情景的蔣家村蔣靜軒老人說：在米花山打仗死了蠻多人，有個女同志辮子很長，因腳受傷還未死，在喊救命，後被土豪熊五太爺殺了。
>
> 曾掩埋過紅軍烈士遺體的大塘尾村蔣傳弟老人說：紅軍在俺屋後的米花山打了大仗，從早上打到下午四五點鍾就撤退了。在鴨嶺、三怪沖、烏龜沖人死得很多。蔣傳頂、曹包雲和我幾個去埋了三天才埋完。
>
> 當時在戰場上給紅軍送飯的王寅修目睹了這悲慘的一幕：敵人飛機轟炸掃射，像針納鞋底一樣，傷亡很大，連樹葉都染紅了，山嶺上擺滿了遺體，數也數不清。

這天，10 多公里地的戰場上，砲聲隆隆，殺聲震天，到處都在拚殺。敵人攻擊 3 團陣地受挫，轉攻 1、2 師結合部。敵強我弱，結合部終被敵軍突破。

2 師 5 團尖峰嶺陣地失守，5 團政委易蕩平負重傷，為了不當俘虜，他用警衛員的槍對著自己的頭顱扣動了扳機。2 師主力為了守住黃帝嶺，與敵人展開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廝殺。4 團政委楊成武【10】負重傷。夜色悄悄地來到硝煙瀰漫屍橫遍野的戰場上，為了避免遭敵包圍，2 師也後撤了。1、2 兩師又於湘江西岸構成了第二道阻擊陣地。

這一天，3 團傷亡達一千人。

掌握了戰略主動的蔣介石率陳誠、白崇禧、何鍵、薛岳等國軍戰將，在大盤上縱橫往來，態勢盡失的共產黨祇剩下了一絲生機。但是在戰術局部，紅軍中如黃永勝這些軍中的鋼筋鐵骨憑著理想、紀律、軍人榮譽和男兒血性，硬生生地殺向絕勢逆境，用手中劣勢武器劈向僅存一線的那條生路。過河卒，不回頭！

五

12 月 1 日，中央縱隊已安全渡過湘江，越過桂黃公路，正在向西延山區前進。而作戰部隊尚有 8 個師還在湘江東岸沒有過江。林彪估計，最快也要到 12 月 2 日全軍才能全部過江。現在祇有保住鳳凰嘴渡口，才能掩護五、八、九三個軍團過湘江。

紅一軍團的阻擊陣地祇能擺在腳山至白沙河一線。白沙河三十餘米寬，兩岸平坦，祇有幾座小土丘。無險可守。林彪無其它辦法，擺下一個「一字長蛇陣」。

在林彪眼中，這一戰絕無把握，一軍團很可能拼光。想了很久，他下了一道帶有濃濃悲壯意味的命令：

> 命令 1 師、2 師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堅決打退敵人的進攻！原做預備隊的 1 團、6 團都參加戰鬥！若部隊一旦被打散，左翼的 1 師經木皮口、鷂子江口，右翼的 2 師經廟山、梅子嶺、大灣，分別從兩個山隘口退入西延的大山區。告訴全軍團的指戰員們，不管發生任何情況，向太陽落山的地方走，尋找部隊，祇要能退入山區就是勝利！此外，命令各部隊以團為單位，分別在山隘口附近的山頭上遍插紅旗，以收容被打散的戰士。

【10】楊成武 (1914—2004) 福建長汀人。後任志願軍第二十兵團司令員，北京軍區司令員，副總參謀長，第一副總參謀長兼軍委辦公廳主任，代總參謀長，福州軍區司令員。1955 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命令下完，軍團部中一切聲音都靜止了。對紅一軍團來說，這個命令意味著整個軍團建制將全被打散，英雄的紅一軍團面臨潰敗，這將是軍團史上的恥辱！

下達完命令的林彪少見地失態發火了，少見地吼了出來：「打得什麼鳥仗！」

伍祿香認爲，12 月 1 日的血戰，一軍團打得最殘酷，損失最大的是黃永勝率領的紅 3 團。

12 月 1 日，3 團奉命轉至夏壁田一線阻擊敵人進攻。夏壁田是一個祇有三十餘戶農家的小村莊，村前是低矮的小土嶺，土嶺前是平坦的水田。冬天的水田沒有莊稼，沒有水。

3 團扼守在土嶺上的松樹林裏，左側依次是 2 團、1 團陣地；右側依次是 2 師的 4 團、5 團、6 團陣地。軍團司令部設在 3 團右側後，在 3、4 團陣地結合部水頭村後的小山坡上。

蕭元禮[11]將軍曾參加 12 月 1 日那天的戰鬥。

天一放亮，3 團陣地便成爲敵人進攻的重點。黃永勝到擔任一線防禦的 1 營進行指揮，連續打退了敵人五、六次衝擊。敵人壓上來，被殺回去；又壓上來，又被殺回去……反覆拚殺中，紅軍戰士子彈、手榴彈打光了，就挺著刺刀、掄著大刀，向敵人頭上、身上猛刺猛砍；大刀崩口了，刺刀挑彎了，就用石頭、木棒與敵人肉搏；工事被炸塌了就依托戰壕，戰壕炸塌了就依托彈坑，英勇頑強地抗擊著敵人兇猛的進攻。黃永勝和 1 營在一線指揮的所有指揮員堅持在陣地上靠前指揮，危急時就親自參加戰鬥。敵人在最後一次衝鋒時，猛烈砲轟後數百敵軍狂叫著蜂擁而上。黃永勝一向注重儀表，衣著比較講究。他穿著一套繳獲的國民黨軍官服裝，手提著駁殼槍，加之身材高大，在陣地上特別顯眼。敵軍指揮官發現了他，高叫著：「抓住那個當官的！誰抓住有重賞！」敵兵立刻向他這邊湧來。

【11】蕭元禮（1909—1998）江西省萬安縣人。後任廣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員。1955 年授少將軍銜。

「團長！——團長！」一營長劉興隆[12]弓著身子衝到他身邊，喊得黃永勝轉過頭來。「這太危險了！你到後邊去指揮，這裏交給我。」在槍聲和砲聲中，劉興隆祇能扯著嘶啞的嗓子喊叫。

「呸……呸，呸……」黃永勝狠狠地吐著嘴裏濺進的泥，又開了一槍，把槍交到左手，右手抹了一下臉上的土。看見有個敵兵竄上來，隨手用左手開了一槍把敵兵打了下去。「我不走！你快去組織戰鬥，別管我！」黃永勝也扯著嗓子喊道。

「團長！」從他另一邊又傳來一個人的喊聲，聽聲音他知道這是團俱樂部主任蕭元禮。「團長，你應該回到後麵團指揮所去，這裏交給營裏，全團的戰鬥等著你坐鎮！」

「不！我不走！這裏是全團戰鬥的關鍵！」看著湧上來的敵人，黃永勝從殘缺的戰壕中撿起一支步槍，依在壕沿上一槍一槍打著。這時劉興隆和蕭元禮也加入了射擊。

步槍彈倉裏的子彈打完了，黃永勝縮回身子背靠在壕壁上拉開槍栓，四處打量想找一夾子彈。這時一夾子彈遞到他眼前，是蕭元禮。蕭元禮再次勸他：「團長，你不能在這拚命，全團等著你指揮呢。」

「現在就得拚命！」黃永勝一邊把子彈壓入彈倉，一邊說，「命令是死守！奉命赴死，軍人的臉要朝向敵人，他打不死我，我就要打死他！」他邊說邊推回槍栓，轉身趴在壕沿上又開了一槍，再縮回來，一串敵人的子彈打在戰壕上方，激起一陣土沫子。「老子今天不死就要守在這！我死了團裏還有政委。現在全團的任務就是拚命！」他幾乎在吼著，吼一句打一槍。

陣地上到處都在激戰……

六

由於傷亡很大且彈藥不足，3 團陣地在敵軍潮水般的衝擊下，終被敵人突進陣地，黃永勝、劉興隆、蕭元禮帶著陣地上的戰士與敵展開肉搏戰，2 連指導員舉著哧哧作響的手榴彈衝進敵群與敵同歸於盡。林龍發、彭明治帶著團直人員也衝上來加入混戰……正當危急之時，師預備隊趕了上來，同 3 團一起打退了敵人這次衝鋒。陣地內外躺滿了敵軍屍體，黃永勝與陣地上尚存的指戰員們渾身血跡。

【12】劉興隆（1917—1994）江西省泰和縣人。後任廣東省軍區副司令員，廣州軍區副參謀長。1955 年授少將軍銜。

黃永勝拄著步槍正在大喘氣，戰士押著幾名突入陣地的敵軍俘虜過來，他看了一眼很好奇地走上前去。這些敵軍士兵身上都帶有繩子，背在身上，捆在腰間。

黃永勝拿起敵俘身上的繩子摸了一下，「說！你們帶這些幹麼事？」

「我們長官說，你們紅軍已到了窮途末路，會被全部消滅在湘江邊，讓我們多帶繩子捆俘虜，論功行賞。」這個俘虜是個老兵，倒也不慌，講得很明白。

一個上午，3團打退了敵人六七次強攻。

1日這天10時許，敵軍瞄上了3、4團間的結合部水頭村，以兩個團的兵力隱蔽進至蜈蚣山前，從松樹林中突然向4團一個連級陣地攻擊，又向3團的2、3營陣地合圍上來。

3團正在險境之中，水頭村後的紅一軍團部也被敵人襲擊，軍團領導甚至面臨被俘的危險。林彪、左權拔槍射擊，與警衛部隊一起抗擊敵人，邊打邊撤。才安全轉移。

下午3時，楊永松在師部勤雜人員隊伍中，路遇軍團長林彪。林彪催促機關人員丟掉重的東西，盡快前行。一隊敵機低飛呼嘯而來，沿湘桂公路兩邊反覆偵察、掃射。敵機飛走後，楊永松聽到4團、5團、6團依次吹響集合號，心知壞了，我們的隊伍退下來了！半夜，從師裏得到消息，當日中午，我方傷亡慘重，彈藥短缺，1師和2師的防線都被突破，反擊未奏效，致全線撤退。3團陣地靠左翼，團長黃永勝及一個多營的部隊當晚未能撤下來與師主力會合。

1934年12月1日中午，歷時五天激戰的新圩、腳山、光華鋪三大阻擊陣地全部失守。

……在一線部隊的拚死血戰中，中央縱隊終於渡過湘江。敵重兵合擊下的絕地，被紅軍用幾萬人的犧牲打開了一條生路。

紅1師三個團退至西邊山上鎢子江附近，利用鎢子江隘口扼守。鎢子江隘口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紅軍居高臨下，利用密集的火力阻止住湘軍的追擊。湘軍祇能望隘而止。

根據蕭鋒回憶，12月2日3團護送軍團林彪、聶榮臻等首長到全州西南烏龜石山一帶看地形，14時遇上敵軍向石沖門、麻市一線進攻，在保護軍團領導撤出後，3團奉命在石塘鎮、鰲魚洲一帶阻敵。

12月3日3團向西行軍50里到咸水、彭家渡、洛江，佈防在白沙河、洛口一帶阻敵於白沙河南岸。

12月4日，敵人一早又對3團陣地發起攻擊，被打了下去。黃永勝判斷今日很可能是關鍵的一天，完全的被動防守很有可能撐不住，便指著敵人陣地對林龍發說，我們要拿回一些主動權，不能光被敵人壓著打。我準備反擊一下子。你看，就是那裏。他將手指著老蕭家、彭家山高地一線，「如果能將敵人從那裏打退回去，我們防禦縱深可以得到有利的擴大，改善整體態勢，今天的仗就好打多了。」

「好！我同意！」槍砲聲中林龍發的聲音有些嘶啞，「老黃，我帶隊上去！」

「不行！我管軍事，你帶一個營守在陣地上。」

「那我們一起上。」林龍發是個司號員出身的政工幹部，來3團前是師部的「號目」，軍事上是個外行，但仗打到這個份上，也要去拚命。黃永勝深知關鍵時刻主官表率對戰鬥力的重要影響，況且幾天下來他打紅了眼，這時顧不了許多，下令：2營留在陣地上據守，其他人全部隨我和政委出擊。如果我陣亡了，按職務順序接替我的職務；團領導全部陣亡，由營幹部按編制順序接替；營幹部全部陣亡就由連幹部按順序接替！按這個原則，祇要3團還有一個人，今天也要完成任務，保證紅軍大部隊渡過江去！

趁著又一次將敵人進攻打退回去的勢頭，黃永勝跳出戰壕，駁殼槍一揮，「衝！」用短促發狠的聲音發出命令後，他與林龍發帶著全團向後退的敵人衝擊。衝擊中他一貓腰將駁殼槍插在背後武裝帶上，從地上撿起一支帶刺刀的步槍，挺著刺刀向敵人殺去。紅軍突然從坡上向下衝鋒叫敵人措手不及，後退的敵人很快變成潰敗，向自己的陣地爬去。誰知紅軍並不是陣前衝擊一下就縮回山上，而是追著屁股下到山溝又仰攻上來。喊殺聲、槍聲、手榴彈爆炸聲，形成一片巨大的衝擊波向敵軍席捲橫掃。在硝煙瀰漫中，一個師的敵軍嚇破了膽，被前沿敗兵帶動，漫山遍野地亂跑。3團的氣勢凝成一團沖天的旋風，將戰場上的一切吹變了形，幾千敵軍竟然像紙片小人一樣被吹得飄散。3團就勢將防禦陣地向前推進了八里，還俘虜了300多敵人。

七

冷風以山爲笛，以河爲弦，嗚咽鏗鏘；

戰場以骨爲山，以血爲河，高低俯仰。

一陣北風從戰場吹過，扯散了烏黑髮黃的硝煙，顯露出硝煙下面高處是紅，低處也是紅，一片腥紅，染遍江岸。

3 團的反攻顯然讓敵人惱羞成怒。午後，陳誠、羅卓英幾個師向在防禦線上突出的 3 團左右翼迂迴包抄，全團有陷入重圍之險。因反衝鋒贏得的時間使掩護阻敵任務已經完成，黃永勝當機立斷，全團立即收縮部隊分兩路向西突圍。西面是敵吳奇偉部，3 團衝殺過去，上起刺刀打白刃戰，二個多小時，殺敵數百，打開第一道包圍圈。行不到半里，敵人又圍攻了上來。蕭鋒在日記中說，近身搏鬥中，他與林龍發和團直機關人員也多次與敵人拼起了刺刀。黃永勝率領 2 營向左側 2 團陣地靠攏；林龍發率團直一部和 3 營向右側 4 團靠攏。他們高喊口號，帶著部隊殺入敵群，殺開一條血路，又被敵堵上；再殺開，再被堵上。在一片小松樹林內混戰一團，再殺敵幾百，以頑強勇猛的衝擊向師部方向靠去。

部隊這時傷亡已很大，山下密密麻麻的敵軍又湧了上來。左面黃永勝帶的這一路冒著敵機的狂轟濫炸，擺脫了敵人合擊，與 2 團合兵一處穩定在一個高地上。右面林龍髮帶的一路撞上向陣地迂迴的敵人，一邊血戰一邊堅定地向西靠攏，分散突圍，終於衝開敵軍連續十幾個波次的包圍線，最後在兄弟部隊支援下，也會合歸建。連日血戰，3 團原本二千七百多人祇剩下不足八、九百人。

血戰如是，將士如是，紅軍如是！

湘江渡口上飛機發出尖厲的呼嘯，炸彈落在水裏，炸起幾丈高的水柱，兩側掩護的山頭上槍砲聲連綿不絕。1 師與 2 師交叉掩護，邊打邊撤。湘江兩岸和江水中到處是紅軍戰士的遺體，騾馬的屍體，鮮血染紅了大片大片岸灘，匯成血的溪流注入江水；江邊水流泛著腥紅，帶著觸目驚心的淡紅色泡沫，在一件件被拋在水中的那些體型巨大的印刷機、織布機、縫紉機以及不知什麼用途的機器的旁邊打著旋，緩緩流過；岸邊上到處是零亂的行李箱、書籍箱、傢俱雜物，甚至還有大砲、重機槍等重武器和隨處可見的輕武器殘件。笨拙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終於在這條生死

線上拋下了這些象徵政權與追求的大件家當，還有他們依靠共產國際支撐的中央權威，同時也拋下了幾萬紅軍將士忠誠的生命……

3 團從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4 日在湘江兩岸血戰一星期。在中央機關和主力部隊渡過湘江後，奉命最後堅守在陂田附近掩護 1 師、2 師撤退。這時黃永勝再無顧忌，看著手下已折損過半的部隊和正在交替退出戰場的友軍，他覺得這個時候再要是象幾天來那樣死打硬拚就傻了。他仔細佈兵，使防禦戰鬥總是保持彈性和生氣，有效地攔阻著攻上來的敵人。最後敵人從四面圍攻上來，見掩護任務已經完成，他便靈巧地率部隊安全順利撤出戰鬥。湘江邊這最後一次戰鬥，3 團憑藉著紅軍傳統的靈活戰術傷亡很少，在血霧瀰漫的湘江岸邊，局部來了一套漂亮的八卦推手，再甩手而遁。

中央紅軍至此突破了蔣介石布下的第四道封鎖線。越過湘江封鎖線的紅軍部隊，進入三千界一帶的大山，隨即向黔東地區前進。

12 月 5 日，行 90 里到才灣，3 團落在後面因沒有配電臺與軍團部失去聯係。6 日，四處尋找軍團路標，行程百里，終經天井塘、江落山到油榨坪，找到軍團歸建。12 月 8 日，紅 3 團再一次被師命爲先遣，向貴州急進。行 110 里至貧富場。9 日入龍勝。

湘江，那條血色的江，這時已被紅軍甩在後面。

伍祿香在《喋血湘江》書中說到，新中國成立幾十年過去了，當年的紅一軍團指揮員們沒有一人再重新踏上過令他們斷魂的腳山！

至於林彪紅一軍團在湘江戰役中的作用，一位黨史專家曾說：「林彪、聶榮臻指揮的紅一軍團在湘江戰役中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不然，中共中央和軍委領導人就有可能被俘，中國革命也有可能在此失敗。」

12 月 9 日早，師部中的楊永松隨隊翻過一道大山正往下走，忽然從西北方路來了兩架敵機，投下兩顆炸彈，大家來不及疏散，總機被炸壞，總機班長犧牲，師直屬隊黨總支書記犧牲，一共傷亡 10 餘人。這是長征以來 1 師機關的重大損失。不一會兒，敵機又來轟炸，師首長的馬匹受驚，楊永松的腳背被馬蹄正正踩中，疼痛鑽心，祇能一瘸一拐地行軍。

「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行軍中黃永勝突然記起自己不知從哪本詩集中看到的兩句詩，作者他記不清了，但豪氣干雲的英雄之慨卻深深印在他的心頭。部隊雖傷亡慘重，但紅軍又繼續向前進，向

著自己認定的方向勇敢前進。黃永勝呼出一口大氣，嘴邊露出他那簡單而堅定的笑。

三分區司令員。

慘烈戰爭的倖存者。

三、浪淘沙——八過赤水

【軍人檔案】

親歷戰鬥：

* 12 月 11 日參加攻佔貴州通道縣戰鬥。
* 12 月 14 日襲占黎平城，率團擔任主攻。
* 12 月 15 日向貴州施秉、余慶攻擊前進。
* 12 月 26 日搶佔施秉。
* 12 月 28 日向余慶攻擊前進。
* 12 月 30 日激戰攻取余慶城。隨即領受搶渡烏江任務。

1935 年（25 歲）

履歷：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紅 1 師紅 3 團團長、中央紅軍一軍團第 4 師副師長

經歷：進遵義；八過赤水；夜取烏江；飛搶瀘定橋頭；雪山、草地；到陝北

親歷戰鬥：

* 根據時任紅 3 團總支書記的蕭鋒所著《長征日記》所載，向貴州進軍途中，3 團的戰鬥過程簡要如下：
* 1934 年 12 月 10 日，行軍 120 里到通道南運口橋。
* 11 日，行軍 80 里，到橋寨。周恩來到 3 團部署攻打黎平。
* 12 日，行軍 90 里，翻越二座大山，到陽朔陳家莊。周恩來隨團行軍。
* 13 日，向黎平急進，行軍 120 里，到捨田、高旺。
* 14 日，夜行軍到黎平城下汪家莊，即展開戰鬥攻城。周恩來坐鎮，黃永勝、林龍發指揮。1 營攻城西，2 營迂迴攻城西北，隨後攻佔黎平，全殲守軍俘 500 餘，補充團兵力 200 餘。周恩來令 3 營留守城內，團主力向施秉、余慶前進，直插烏江。隨後，黎平城內召開了「中共中央黎平會議」。
* 15 日，3 營從黎平出發，行軍 85 里到新柳歸建。
* 17 日，3 團行軍 75 里到八嫖。
* 18 日，行軍 65 里到河口。
* 至 26 日，3 團行軍 335 里以上，攻克施秉。
* 休息一日後，二天行軍 160 里，30 日搶佔余慶，殲敵一個營。
* 31 日接令，限 1 師於 1935 年 1 月 3 日前搶渡烏江（為一渡烏江）。3 團行軍 210 里，1 月 2 日到烏江邊，於龍場渡口協助紅 1 團強渡烏江，3 團擔任第二梯隊並派戰士參加了 1 團的搶渡戰鬥。至 4 日半夜 3 團過江向遵義猛進。具有歷史偉大意義的遵義會議期間，3 團在遵義附近進入休整。
* 1 月 11 日，3 團從遵義出發向北，17 日攻佔桐梓。
* 四渡赤水：1 月 26 日在赤水黃坡洞遇敵惡戰，抗敵三日。隨後於 29 日於元厚場、土城南北地區向西渡過赤水（一渡赤水戰役），3 團為全軍斷後。過河後奉命帶師直屬隊一起行軍向古藺前進。途經大壩時遭敵突襲，3 團前往迎敵，與敵戰。後隨大部隊進入四川境內。
* 在毛澤東親自指揮的四渡赤水戰役中，黃永勝率紅 3 團擔任「疑兵」，以不足千人的兵力與數萬敵軍在赤水河畔周旋半個多月，獨立作戰，在赤水兩岸來回穿插，共八過赤水，每日行軍七、八十里至一百餘里，勝利完成調動、牽制敵人的任務。

一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重回中央紅軍軍事指揮領導崗位，在敵重兵所指和戰局被動中指揮了他一生最爲得意的「四渡赤水」戰役。黃永勝率領的紅 3 團在戰役中，有一段擔任疑兵，「八過赤水」的傳奇。

一渡赤水後，林彪將黃永勝叫到軍團部。黃永勝見到林彪時，林彪的眉眼間在疲勞的神態中透露出一絲興奮自信的神情，他對黃永勝說：黃永勝，先看一下地圖，等下跟你說。在林彪忙著一些事時，黃永勝仔仔細細看了一下作戰地圖，祇見蔣介石調動的各路大軍正向機動中的紅軍四面圍來。其中薛岳兵團周渾元、吳奇偉二個縱隊 8 個師在紅軍後尾從湘南進入貴州，控制貴陽、息烽、清鎮一線後，正向北壓過來；黔軍王家烈部 2 個師向刀靶水、懶板凳方向前進，另 1 個師向湄潭這面攻來，兜住東南方向；川軍潘文華調集的 10 多個旅在西北面佈防，明顯是阻止紅軍入川，其中教導師第 1 旅已開至赤水地區協助黔軍佈防，第 2 旅已佈防在敘永一線，第 3 和第 4 旅由江津、白沙直壓黔北溫水一帶，且還在前移，正壓在紅軍東北及北方向；湘軍劉建緒 4 個師進至黔東石阡、印江、思南、沿河一帶，沿烏江東岸佈防；鄂軍 1 個師另 1 個旅則沿烏江下游佈防，意在防止紅軍東返；滇軍孫渡部 3 個旅另一個團則擺在西南面昭通、畢節地區以防紅軍西進。而上官雲相部從河南向川東壓下來，經重慶正向綦江地區推進以隔斷紅軍北路。

黃永勝看到這裏暗吸了一口冷氣，紅軍這還是在敵人的鐵籠子裏，怎麼打出去？他正在思量，祇聽林彪說：40 萬人那！蔣介石四面粘住我們，仍是想在這裏吃掉我們。中央已經連開了幾次會議，基本解決了軍事指揮上的問題，我們的手腳可以放開了。林彪這時微微笑了一下，繼續說：遵義會議精神很快就會一級一級傳達。我們要想跳出去，就要不斷機動。爲保證主力安全進行戰略機動，我點了你的將，要你們 3 團作爲「疑兵」，不時脫離大部隊，與尾追之敵不即不離，將敵軍的判斷引入歧途。

「保證完成任務！」黃永勝一聽有重擔子挑，立即立正大聲回答。

林彪看了他一眼，繼續說道：細節問題等下再與你交待，這種機動，主力都沒有明確的計劃與方向，全在隨機而動，你們也就要相機而變，

多跑很多很多路，靈活善變最重要。你，黃永勝可以放手去幹，與軍團和師裏保持密切聯係。

黃永勝知道擔任這個任務要比主力部隊多走很多路，部隊將疲憊不堪，補給困難，而且危險性大，會經常處於高度戒備狀態，隨時可能與敵遭遇。同時部隊傷亡會大，傷員安置難。那時紅軍裝備很差，團一級根本沒有電臺，搞不好就會與主力失去聯係變成孤軍。但軍人嘛，執行命令是天職，血濺沙場是命運，而且隨機應變還是他的拿手好戲。他不怕打難仗硬仗，尤其不怕機動作戰，就怕像之前反圍剿那樣，被捆住手腳打仗。回到團裏，他帶著 3 團按命令出發了。

楊永松記得，一渡赤水後，部隊向西翻越大石頭山，路小而陡，懸崖峭壁，險處叫人提心吊膽。2 月 2 日繼續西行，時 3 團爲 1 師前衛，1 師在軍團機關之後行軍。是日陰雨被凍成冰凌，漫山皆白，霧氣很大。遇敵阻擊。在槍聲中前進至三岔鎮五、六十米處竟不可見小鎮之影。亂戰中，3 團於戰鬥中跟隨軍團部行動而去，團部的伙食擔子卻跟在 1 師師部隊伍中。3 團吃飯要另想辦法了。

按蕭鋒日記的記載，3 團八過赤水的行程開始於 2 月 3 日攻打赤水縣城。

2 月 3 日 3 團向赤水縣城進擊途中，於大金沙場鎮遭遇川軍模範師一部，遭遇激戰。敵火力強且裝備有槍榴彈，打來很多燃燒彈，對 3 團的戰鬥威脅很大。激戰之後，是日行軍百里。

2 月 4 日行軍 90 里，到旺隆場院，距赤水城 90 里。

2 月 5 日行軍 60 里到赤水支流地塘、桃竹巖。

2 月 6 日於新草房殲敵劉湘部二個營，繳槍數百支，機槍數挺，迫擊砲數門。審俘得知敵 20 萬軍，百餘架飛機，正盯著赤水、土城一帶，企圖圍殲滅紅軍。

2 月 7 日，於新橋一過赤水。

2 月 8 日經前後胡坨、大金灘、土城二過赤水，行軍 90 里到桂花場。

2 月 9 日西行於石坎子三過赤水，行軍 90 里到縮金。途中與敵龍雲部遭遇，戰後與師部失去聯係，獨立作戰穿插。

2月10日行軍90里，經馬優、海吉到順江場、二郎灘四過赤水。敵軍四面圍堵，地形不熟，幸找到師部，得知大部隊突向東行扎西（今威信）集結待敵。

2月11日於田竹林突擊滇軍防卸，雨霧中3團連打下幾個山頭，又一次與師部失去聯係，再次獨立在雲南、貴州兩省邊界來回穿插，行軍90里到雲南扎西地區大灣。此地儘是山嶺樹木，陰雨遮遍，到處聽得見地主武裝喊捉喊殺。3團東轉西跑，把敵兵力四處拉散，計劃打亂。

2月12日，向東回到貴州境內林口。行65里。

2月13日行軍120里，經觀文，於視園街五過赤水到白河。

這天，3團再次與師部斷了聯係。團部黃永勝、林龍發、彭明治[13]幾人聽到團直偵察排的報告，眉頭都皺了起來。

黃永勝下令，命令部隊原地休息一下，偵察排再擴大搜索範圍，一定要設法找到師部留下的路標暗記！

二

看見偵察排長領命而去，彭明治著急地說，這幾天，在敵人重圍中打轉，多次打上了遭遇戰，部隊被打散了好幾次，雖然最後總算收攏起來了，但掉隊失蹤人員日漸增多，現在全團不足千人。同時幾天內多次出現與師部聯係不上的情況，我們這樣時東時西，時進時轉，再聯係不上，搞不好真讓師部把我們搞丟了。

林龍發也接上說，我們拐著幾道彎走路，大部隊可能是走條較直的路線，找不到大部隊，我們就真成孤軍了，四面都是敵人，要做好最壞打算。

嗯……黃永勝沉思了一會兒，又鎮定地抬起頭看了一圈，拿一個樹枝在地下畫了個簡要地形圖。你們看，三天前我們在這裏……他用樹枝對著地形圖上的一個點指去，接著說：得知大部隊會在東面扎西待敵——是這裏……現在我們的位置在這……我們在扎西附近沒有發現主力的蹤跡，但估計就應在這一帶……他的樹枝在地形圖上的一個區域劃了一個圈。

【13】彭明治（1905～1993）湖南常寧人，後任紅3團代團長，1師參謀長，八路軍343旅685團參謀長、團長，新四軍3師7旅旅長，十三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兼南寧警備司令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駐波蘭人民共和國大使，河北軍區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副部長。

彭明治看了一會，沉聲道：問題是這麼一片區域走起路來可不小，我們總不能把搜索擴大到這麼大的範圍。

是啊，黃永勝接著說：兵法云：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軍團給我們團的任務，就要像水流洩地一樣帶著敵人到處轉，讓他們對全軍的動向搞錯搞亂。這樣我們就不能祇顧去找師部或大部隊而直線行動。不然，被敵人摸到我們的行動路線，四面圍上來，我們可就糟了！所以我們必須要不斷來回機動，繼續完成軍團的命令。同時選大致正確的方向，一邊機動一邊向大部隊靠攏。

林龍發問：向哪個方向走？老黃你心裏有底嗎？

我判斷……黃永勝又沉思了一下，用手在剛劃拉出來的那些曲線上再次比劃起來：我們現在是在雲南和貴州邊界這一帶，如果向貴州縱深一些去機動，應該錯不了！這時他的聲音堅定起來：我們就向東南方向走，大部隊很可能在那個方向，我們就帶著敵人再兜一下，進行獨立作戰，何時聯係上大部隊何時歸建，聽到哪有槍響就向哪裏靠攏。找到大部隊我們繼續干革命，找不到大部隊我們也干革命！大不了留在當地打遊擊，這裏地形好，有山有水，咱們這一千號人，比我們秋收起義上井岡山那時還多呢！

好！準備當革命的山大王，我們不會被壓倒！老黃，聽你的，就向東南方向運動。林龍發表態了。

好！彭明治也同意了這個決定。

這時，外圍突然響起了槍聲，而且越來越密集，部隊顯然被敵人發現了。敵人來得很兇，而且數量不少。

快！我帶2營打敵人一下，全團的機槍都留下來，打出主力部隊的樣子來。你們率團主力向東南方向退，到那邊山裏去！黃永勝未等話說完，帶著部隊就衝向槍聲方向。

與敵激戰至天黑。爲不被敵人合圍，天黑以後，他帶領2營果斷撤出陣地，遁入山裏與團主力匯合，擺脫了敵人。

三

2月14日，與師部斷去聯係已三天，黃永勝帶部隊堅定地繼續帶著敵軍打轉轉。四周聽不到槍聲，也找不到上級，3團打著紅旗虛張聲勢地向東南方向前進，經共場於尖蘆場、茅臺一帶六過赤水。行軍百餘里。

2月15日在仁懷鎮終於發現紅1團留下的路標，下午15時找到紅1團，回到1師懷抱。師部人員向蕭鋒誇獎3團：敵人那麼多，地形那麼複雜，3團在失去聯係情況下獨立作戰，真不容易！

2月19日，3團隨主力部隊參加二渡赤水戰役，一度向雲南境內進發，後在太平渡七渡赤水，再次返回貴州。

2月24日重占桐梓。

2月25日佔領婁山關。再下遵義。

3月3日在遵義外圍野貓洞、老虎洞、朝天洞一帶與敵激戰。

3月5日，由於國民黨軍原遵義守軍和「追剿」軍第一縱隊司令吳奇偉部，派向遵義的援軍二個師在遵義外圍遭紅軍殲滅性打擊，拚命向南逃竄，紅軍則趁勢進行追擊作戰。3月6日，黃永勝率3團於遵義東側嚴家灣、沙子河一線進入反擊，向敵猛衝猛打，從白河鎮向鴨溪追敵120里，將敵趕過烏江。3團8連俘敵85人，7連俘敵教導7旅21團700餘人。3團陣亡24人，傷120人，繳槍200多，補充部隊200餘人。後交鴨溪鎮蘇維埃區政府傷員20多人。在追擊作戰中紅3團殲敵及繳獲戰果顯著。

在楊永松的回憶錄中，二渡赤水後，一、三軍團主力在遵義以南與敵決戰。部隊浩浩蕩蕩穿過城東向南去，軍委機關列隊歡送部隊出戰。康克清（朱德總司令夫人）大姐親自領隊喊口號：「預祝紅一、三軍團出征，馬到成功，殺敵取勝！」「打敗吳縱隊，創造川黔邊蘇區！」部隊越走越快幾爲跑步，人人精神振奮，勇氣百倍。出城不足10里即與來敵遭遇，我軍猛衝將敵軍擊潰。

部隊正在打掃戰場。「團長，團長！」一名連長邊跑邊喊，氣喘嘘嘘跑到黃永勝面前。

「什麼事這麼急？你好好說。」黃永勝正在察看一挺繳獲的輕機槍，聽到喊聲，把槍丟給一邊的戰士。

「那邊有一輛汽車，車上還有好多東西。營長說請你去。」

汽車？他心裏一喜。當時汽車是個稀罕物，國民黨軍也很少。

這輛汽車顯然是爲國民黨軍的高級軍官拉東西的，黃永勝來到汽車前時，在車上檢查的人員向他報告，汽車上裝的主要是高級軍官的裝備和物資用品。

「車上發現了不少地圖。」這名營長指著汽車說。

「地圖？什麼地圖？快拿來看看！」黃永勝更加驚喜。

營長叫還在車上的戰士將地圖遞下來，一件又一件還真不少。打開其中一份，看到是比例尺爲五萬分之一的西南地區軍用地圖，全套的。

哎呀！這可太好了！這對缺少西南地區地圖的紅軍高級指揮員來說真是雪中送炭。黃永勝象撿到寶一樣，高興的直搓手，笑著對營長說，快看看其它的地圖是什麼！

最後發現這許多地圖全是西南地區的軍用地圖，有好多套。

這時，參謀長彭明治聞訊趕來，見到地圖開心地抱在懷裏捨不得放手。

「老彭啊，瞧你那樣，比討了媳婦還高興吧？」

「是啊，是啊，有了這玩藝，行軍打仗可有了法寶了！」彭明治看看這張，瞧瞧那份，用手直在地圖上拍。

「好了好了，別拍壞了！」黃永勝笑呵呵地說：「老彭，也別數了，就由你負責，把地圖全送到師裏去，軍委，軍團他們掌握全局，更需要這些寶貝。」

彭明治楞了一下。那名營長看見參謀長捨不得又說不出口的樣子，忍不住說：「全上交呀？團裏怎麼也應留下一份？」

「全上交！」黃永勝堅決地一揮手。

彭明治這時也想過來了，對！進入這個鬼地方人生地不熟，咱們紅軍全都缺地圖，該由上級決定使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說完，叫幾個戰士把地圖全部捆紮好，用擔子挑著，再派專人護著。

3團將地圖全部送交師部後，師首長留下幾套又把其餘的上送軍團，最後一直送到中革軍委領導那。領到地圖的各級指揮員可是高興壞了，如獲至寶，這可比繳獲幾百件武器還要珍貴！

3月7日3團部隊勝利結束追擊作戰第三次來到遵義入城時，受到軍委直屬隊搭起凱旋門列隊歡迎。

這一仗紅軍共消滅敵 3000 多人，薛岳兵團三個先頭師被打垮一半。紅 1 師殲敵過千。在機動作戰中的紅軍再一次顯露出強大的戰鬥力。

3 月 9 日，3 團奉命又一次從遵義出發，行軍 70 里到萬壽場。11 日再行 80 里到亮巖。一路向西。12 日行 75 里。16 日行 80 里，於魯班場戰敵龍雲部一旅，三小時後撤出戰鬥。此時，楊永松調到 3 團任司令部收發。3 團從茅臺鎮出發時，有敵機在空中轟炸，部隊頂著轟炸趕路。後在魯班場與敵激戰一晝夜，雙方傷亡甚大，2 團參謀長陳友哉陣亡。

3 月 18 日在主力三渡赤水戰役中，紅 3 團於鄂家渡過河，這已是第八次過赤水了。過河後 3 團由後衛改爲前衛向古藺攻擊前進。3 團繼續僞裝主力大張旗鼓的行動，進一步迷惑了敵人，吸引敵川、滇軍向西移動，有效地掩護主力於 21、22 兩日以神速的動作由二郎灘、太平渡東渡赤水（亦即四渡赤水），再揮師南下，使蔣介石再次誤判紅軍又將返攻遵義，急忙調兵遣將。這一次敵人的在遵義周圍的「設網兜魚」爲紅軍徹底擺脫重兵圍攻造成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赤水浪捲，沙礫翻騰，九曲似龍，泥石俱下。一旦改直沉沙而去，濤濤不絕，再無可擋。

四、烏夜啼——烏江夜渡

一

四渡赤水後，在毛澤東指揮下，紅軍決定再次向南強渡烏江跳出敵人的圍追堵截。紅 3 團又一次任軍團前衛團，受命搶佔烏江渡口。部隊由黃永勝率領，穿插在敵陣地中間，兩邊山上是敵碉堡，部隊走在中間小河、村莊、水田、旱田中，向兩側派出戰鬥掩護。3 團走在全軍團前面，急行軍撲向烏江，軍團主力在 3 團後約一日行程。此戰爲長征路上紅軍二渡烏江之役。3 團以每日百里多的速度向烏江奔行，3 月 28 日趕到離烏江 30 多公里的鴨溪鎮，進行臨戰前的休整。

3 月 29 日下午 4 時，3 團收到命令，必須於當夜搶佔渡口奪取渡船，於是立即兵發烏江邊。

老天陰著臉，一副總是以萬物爲芻狗的模樣，皺著眉，像是要擠出水來。貴州的山，石夾土，土夾草，草夾樹，斑駁中的綠色陰沉沉地透出晦暗的黑灰。春風無力，寒氣有形，在紅軍戰士單薄的軍衣裏透入肌骨。3 團急行軍的行列中，黃永勝的馬匹又一次騎上了病號，二千多隻打著綁腿的腳踏著草鞋在崎嶇的路上飛馳，腳步聲過後，留給山野間一片肅靜……晚 8 時，部隊終於趕到烏江邊的刀靶水渡口。黑夜，又刷上一層黑漆，掩蓋著一切。黃永勝指揮部隊在江邊一個小高地後隱蔽下來，四周派出小隊嚴密控制消息外洩，又佈置偵察人員立即四出偵察，自己則率團部一行抵近江邊觀察敵情。

「嗒嗒嗒……」地一陣馬蹄聲從後面傳來，來人小聲呼喊：「是 3 團嗎？找你們黃永勝團長。」來人蕭華[14]，著名的中央蘇區少共國際師「娃娃政委」，現任一軍團組織部長。

黑暗中黃永勝迎了上去。

蕭華是個矮個子，走上前說：軍團首長派我來協助你。黃永勝高興的說：大名鼎鼎的蕭政委一來，今晚更有把握了！蕭華連忙說，你是老井岡了，軍團的意見指揮仍以團領導爲主，我出出主意打個下手。

「那好！……」黃永勝知道時間很緊任務困難，作戰總不能有二個指揮，便沒再客氣。「我說說情況，」黃永勝拉著蕭華向後一指說：「部隊隱蔽在那一片坡後，四周都派出了警戒，控制消息。配屬我團的軍團工兵連已在山後砍竹子作器材準備。再轉身向對岸一指說，一路而來，敵人消息封鎖得很嚴，有用的情報不多。根據偵察，對岸是薛岳部 91 師一個營在防守，對岸渡口那裏有敵兩個連，搭有茅屋築有工事。他們是一個月前來的，應構築了堅固工事，並破壞了登陸的場地道路，渡口僅有的五條渡船都被敵控制在對岸。當地村民說對岸有一條羊腸小道直通山上，山頭 500 多米高。你用望遠鏡向這個方向看……」

他用手向右偏移了一個小角度向對岸指去，望遠鏡中，渡口右上方隱隱約約可以看出一條白線時斷時續地從對岸懸崖上斜著倒掛下來，直到江邊。黃永勝接著說：「老鄉說那是漁民下江時常走的小路。從小路向上，懸崖半腰處由二根樹木架了一座小橋搭在山溝上，過橋是一個山

【14】蕭華（1916—1985）江西省興國縣人。後任解放軍空軍政治委員、總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委、副秘書長等職。1955 年授上將軍銜。

洞，駐守約一個班的敵軍。卡住那裏，就沒有其它路。從那條小路可以迂迴江邊渡口守敵後面。」

黃永勝講完，蕭華倒吸一口冷氣說：這麼險要！那是唯一上山的進攻道路，敵人祇憑手榴彈和石頭就可以擋住我們，要是敵人抽掉那兩根樹木，我們豈不是無計可施？

「是啊！」黃永勝回答。「江這邊沒有船還不要緊，我們正在組織扎竹排。但要是強攻，很難打上去。」

「走，去商量一下。」蕭華建議。

二

一行人在坡後坐下來，討論作戰方案。大家一致的意見就是偷渡。登陸點就是靠近那條小路的岸邊。黃永勝、林龍發和蕭華研究後選定起渡點在登陸點偏右的上游數百米處，這樣在江水沖流下竹排斜過江面，可以保證在預定登陸點靠岸，減少偏差。

「登陸點定了，出發點也定了，你準備讓誰擔任突擊？」蕭華問黃永勝。

「我想好了，偷渡的主攻由 1 營擔任。」黃永勝很肯定地說。

蕭華問了一句：「可以講講 1 營情況嗎？」

林龍發接上說：「團長是考慮了 2 營原來的營長是個湖南人，湘江戰役中開了小差，部隊情緒受到影響，新配的營長能力不算很強。3 營戰鬥減員最多，戰鬥力受到削弱。現在全團戰鬥力最強的是 1 營。我同意老黃的意見。」

「叫 1 營長過來！」黃永勝吩咐警衛員。一會兒，1 營長劉興隆到了。他問 1 營長：「渡河突擊的任務交給你們 1 營，你準備讓哪個連打頭陣？」

「1 連。連長朱日亮。他們戰鬥作風頑強，戰鬥力強。」

黃永勝和林龍髮帶著 1 營長抵近起渡點岸邊，仔細勘察了一遍地形水情，落實了一些細節的處理方法，然後組織部隊解決渡河器材，又請來幾位有經驗的村民向他們調查烏江水流特點和當地製作竹排的技術。部隊在老鄉指導下捆了十幾張竹排，小的可載四五人，大的可載八九人。還編了一些蔑繩，準備橫江而過後捆牢固定，便於竹排渡江時穩住航向。黃永勝參軍前是個熟練的蔑工，時不時參加到製作竹排和蔑繩的

行列裏指點檢查。天很黑，爲不驚動敵人，不能發出火光和喧嘩，作業很困難。

爲了加強指揮，黃永勝又指定 1 營長和團俱樂部主任蕭元禮隨 1 連過江。

一陣狂風刮過，江邊立刻風雨大作起來。暴雨橫掃，黑不見手的野地裏嘩嘩雨聲合著江水沖拍岸石的濤聲，震耳不絕。風逼浪怒，雨震江搖，使偷渡更加困難。黃永勝正在 1 連進行作戰準備檢查，大雨馬上把他全身澆得濕透，警衛員將雨衣披在他身上，被他一把推開。他抹了一把臉上的雨水，氣惱地看著暴漲暴滾的江水，耳朵裏祇聽到天地間轟轟烈烈的陣陣水聲。

「鬼老天，賊老天！」蕭華和林龍發來到他身旁一起罵著。他注意到在如注的雨水和江上白浪的反射下，光線亮了些視線反而更差了。他回頭對二人說，「這鬼雨給我們造成更大的困難，但敵人也會更加麻痺，反而增加偷渡成功的機會。」

「對！我的意見是計劃不變。」蕭華堅定地說。林龍發也表示了同意。22 時左右，1 營長報告，1 連已全部準備好出發，全營的接應配合工作也準備完畢。同時，岸邊的火力掩護陣地也報告準備完畢。

1 連抬著竹排來到渡場。風雨一陣陣掃過，勁猛的雨滴打得人睜不開眼，也打得人身上生痛。他和林龍發用最簡單的話進行了戰前鼓動，便下令登筏出發。劉興隆和蕭元禮各上了一隻大竹筏。

三

鐵風如鞭，濁雨似劍，千把萬把斜插在江濤之中，在水中樹起一道道柵欄。江水在巨石上拍打著不絕的浪頭，揚起粉碎的團團水花。

江邊的竹排隨浪起伏，搖晃。竹排上的戰士俯身抓著排身，軍裝、武器捆紮得緊緊的。

岸上，多雙戰士的手拉緊連接竹排的繩子，盡力穩定著竹排。

黃永勝手一揮：出發！

竹排剛一離岸，便被急速的江水帶著飛快地飄去；竹排上，所有人奮力地用竹篙和自製的槳划水……

一個竹排渡到河中央時被浪打散，落水的指戰員們每人抓住一根竹子順流飄過河去……

對岸，幾個竹排靠岸……一些零散的人員借竹竿的漂浮泅到岸邊……

上岸的人在山腳下找到一塊小坪隱蔽起來……

劉興隆、蕭元禮濕漉漉地上到岸上，盡力收攏上岸的人員……

黃永勝和蕭華、林龍發站在河邊看著先頭連消失在黑暗中，風聲雨聲浪濤聲好像一下子小了許多。他們任由雨水打在身上、冷風吹在臉上毫無感覺，衹瞪著眼睛側著耳朵緊張不安地關注著對岸動靜。天亮之後，中央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能否順利過江，就看此一舉的成敗了！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對岸卻沒一點動靜……

岸邊的人開始沉不住氣了，用眼光努力去穿透那密不見光的雨幕，想看清對岸的一切……

忽然，對岸出現了晃動的亮光，這是約定的信號，偷渡成功了！原來敵人過於看重了烏江的兇險，認爲風雨交加的夜晚渡江無異於送死，完全未加戒備。

南岸，1 連先登岸的勇士們搭起人梯攀上峭壁，悄悄摸近敵人班哨。

茅屋中十來個敵軍正圍著一盞馬燈賭錢，突然紅軍戰士衝進來，還滴水的槍口指住他們……

北岸，得到消息，大雨中的黃、蕭、林三人心中大喜。

黃永勝立即命令：「1 營後續部隊馬上過江！」

蕭華：「剛才竹排曾被河水沖散，要想個辦法。」

「對！」黃永勝對著集中在岸邊的第二梯隊小聲喊道：「水性好、有把握游水過去的同志站出來！」

「我！」「還有我！」「我也是一個！」回應中，站出來 5 名戰士。

黃永勝囑咐：「你們 5 個，各帶一條篾繩拉到江去，一定要綁牢固！」

岸邊的戰士將篾繩一頭在岸邊大樹上綁好，一頭用細繩緊緊綁在 5 名戰士身上。5 名戰士縱身一躍，揮臂向河裏游去……夜暗中，篾繩漸漸伸展，終於拉直合成一股……一條「蔑鏈橋」吊在夜雨中，第二梯隊的部隊開始依靠篾繩穩住竹排往來渡河，每次可渡兩個班二十餘人，一個多小時 1 營三個連全部渡過河去。

四

吳法憲（時名吳文玉）[15]今天下午剛到 3 團接替了易秀湘[16]任團部機關總支書記。因之前曾多次下到 3 團跟隨作戰行動，情況熟人也熟，早就融入了 3 團的集體之中。蕭華提出：因對岸情況複雜，並離開團部指揮，部隊漸次增多起來，需要加強一下對岸的領導力量。黃永勝與林龍發一商量，決定吳法憲隨 1 營行動立即過江。黃永勝專門交待他，過河後應先消滅對岸兩個連守敵，然後沿河南岸向左前進，再消滅渡口的守軍，奪取渡口和船隻。並再三囑咐此次行動關係全軍渡江大局，一定要完成任務。

南岸，吳法憲隨部隊過江後，1 營胡副營長提出由他帶 2、3 連從後面攻上山去。經往返的竹排傳遞請示得到對岸領導批准，簡單動員後開始行動。

黃永勝掏出懷錶：下半夜 3 時半。

南岸，2 連先向山上繼續攀爬。3 連緊跟其後。

望遠鏡的鏡頭裏，黑成一片什麼也看不清。黃永勝放下舉了半天的望遠鏡，湊近錶面看了看懷錶，雨水下錶面帶著水滴：4 時許。

南岸，胡副營長下山向吳法憲報告：吳書記，已找到上山的小路，上去半山腰那裏有一個斷崖，衹有一處獨木橋可以通過，橋邊有兩個敵哨兵把守。

吳法憲：「用什麼辦法好？」

胡副營長：「我建議由一名班長帶五名戰士用綁腿連起來吊上斷崖，從後面活捉敵哨兵」。

「好！我馬上請示團裏。」吳法憲說完，摸黑寫了張條子，讓返回的竹排再次帶向北岸交給黃永勝。

北岸，黃永勝拿著紙條看了一下，與蕭華、林龍發商量了幾句，草草寫了一張紙條交竹排帶去南岸。條子上同意他們的請示，並要求一定保護好獨木橋，切實佔領要隘。

【15】吳法憲（1915—2004）江西永豐人。後任四野十三兵團政治部主任、政委，空軍司令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等職務，1955 年授中將軍銜。

【16】易秀湘 (1905—1954) 江西贛縣人。後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南行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等職。

吳法憲從懷裏掏出一個懷錶，湊到眼前看了一下：4 時半。黑暗中，胡副營長將敵兩名哨兵押了下來。「這就是那兩個守橋的哨兵。」他一邊說一邊把俘虜帶到吳法憲面前。

胡副營長：說一下你們山上的情況，老實點！你們來了多久了？

敵哨兵：我們剛到兩天，走了很遠的路，好疲勞。

吳法憲：看你穿這麼薄的衣服，不冷嗎？飯吃得飽不飽？

敵哨兵：好冷，又累，飯吃不飽。

吳法憲：你們修了工事沒有？上面有多少人？

敵哨兵：工事沒勁修，也沒想到紅軍老爺能上來。我們都不想打仗。上面有兩個連 150 多人，正在草棚裏睡覺。

「我們現在把你押到江對岸去，到了那邊把情況講細一些。你別怕，我們紅軍優待俘虜。」吳法憲拍了一下俘虜的肩膀，命戰士將俘虜派押回北岸，並請示下一步的計劃。

南岸提出的作戰計劃再一次得到北岸批准。黃永勝、林龍發又寫了一張便條表揚了 3 連，便條上要求留一個班把守獨木橋，其餘兵力向山上搜索，設法摸到敵人後面。正面由 1 連加強團重機槍排於天亮發起進攻，到時兩面夾擊徹底拿下渡口。

天色在陰雲遮蔽下依舊黑如漆墨，吳法憲帶領 1 營 1 連和團重機槍排已集結完畢，團主力正在過江。黃永勝的懷錶：5 時。

吳法憲聽到山頭後面傳來槍聲，知道是胡副營長已發起攻擊，看了一下懷錶：5 時 40 分。便指揮 1 連開始正面攻擊，密集的槍聲從江邊響起，間雜著手榴彈爆炸聲，將咆嘯的江水聲壓了下去。在紅軍的兩面夾擊之下，20 分鐘的戰鬥，把剛從睡夢中驚醒的守敵全部俘虜了。

隨後 1 營按指令轉頭向渡口方向側擊前進，敵人守渡口這個營在紅 3 團主力的仰攻和 1 營 2、3 連來自山上的壓逼下，戰意全失，很快被全殲，3 團終於奪下了渡口和 5 條渡船。此戰共俘敵兩個連，全殲渡口守敵一個營，擊潰兩個營。

五

天亮了，陽光難得地穿透陰雲灑出道道金光，把厚厚的雲層塗抹得明亮，一夜暴雨後的烏江平靜下來，急流之中反射點點光波，奔瀉向東不休不止。紅軍主力陸續抵達烏江北岸，黃永勝、蕭華、林龍發、彭明治等人裹著濕透的軍裝，看著軍團工兵連在江上架設浮橋，緊張了一夜的心情現在平靜如天上的雲，興奮如江中的水。很快，3 團全部渡過江去。渡過烏江後，激戰中渡口縱深佈防的敵人向貴陽方向退去。3 團前出距烏江 30 餘里進行戰鬥警戒，掩護大部隊過江。而後，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於 4 月 1 日全部渡過烏江。已經被紅軍拖得懵頭轉向的敵軍追兵現已被甩在後面，紅 3 團長征路上再立一功。

紅軍南渡烏江後，如入無人之境，前鋒直逼貴陽。這時紅 3 團仍爲全軍前衛，沿滇黔公路，經馬場、牛場、羊場，直插東南，從息峰縣邊緣穿插過去，途中不顧敵碉堡火力射擊，鑽進敵防線中，一路向貴陽直殺而去。在貴陽近郊轉向龍里途中，於田家鋪突遇滇軍一旅。當時團前衛 1 營 1 連經九十里行軍快到田家鋪時，公路上迎面來了一支部隊，對方四路縱隊，1 連一路縱隊，連長判斷對面是敵人，命令部隊作好戰鬥準備。這時天色已黑了下來。雙方相距百多米時都停了下來。

「你們是哪部分的？」1 連長模仿敵軍口吻高聲問道。

「我們是滇軍二十五旅。你們呢？」

「我們是中央軍八十師的，受蔣委員長直接指揮。大家一家人，別發生誤會！」

「要到哪去啊？」

「奉命去守龍里。你們呢？」

「奉命去貴陽保衛貴陽。」

隨軍行動的吳法憲暗示 1 連長叫對方派個代表過來，同時叫戰士們隨時準備戰鬥。

對方來了個連長，但一走近就發現紅軍帽子上的紅星，扭頭就跑。1 連隨即就開了槍，對面也開了槍打成一片。1 連長馬上帶部隊搶佔公路兩側山頭，將敵人壓了回去。吳法憲與幾個戰士摔在一條溝裏，沒跟上 1 連，轉了一大圈還抓了個敵軍俘虜。

第二天，師部命 3 團掩護一、三、五軍團和總部通過滇黔公路，3 團在公路兩側阻敵四天。根據敵情地形，黃永勝在阻擊陣地上祇放一個連在最前面，用這個連六、七十人和三挺機槍與敵對抗，其它部隊撤到附近團部所在山頭，一面休息一面隨時準備拉上去參戰。大部隊過完後，

黃永勝又親自帶 1 營留在最後，交替掩護逐次撤退，最後一個排撤退之時，敵人才從陣地側面攻擊上來，連 3 團一根毛都沒傷到。這種巧妙的打法，黃永勝得心應手，結果 3 團阻擊四天僅傷亡數人，完成了阻擊任務。

楊永松記得，當時團長命 2 營佔領陣地，監視敵人，並設伏抓敵人「舌頭」以查明敵情。2 營抓到敵偵察兵，查明對面是敵雲南獨立旅，此地距龍里 5 里。拂曉部隊過公路向南佔領陣地構築工事，受命堅持到中午 12 時。3 團展開，修工事。敵未出擊。團長不時看表。天氣放晴，擔心敵機來襲。12 時，團長下令「撤！」

行 10 里後，見方面軍主力正沿公路成多路縱隊向西南方向行軍，天上敵機不斷盤旋。團長遂命後衛營繼續堅守陣地，如發現龍里之敵來攻必須堅決抗擊。全團就地上山休息待敵情發展並保障大部隊安全通過。直至約下午 5 時許，後邊再無部隊 3 團才起行，沿山路向西南追趕主力。

晚 12 時，師首長見趕上來的 3 團，對團長黃永勝說：很好。你團這次渡烏江執行前衛任務完成得很好。現給你們一個新任務，立即出發，前出 50 里一個山口，佔領陣地，掩護全方面軍通過，並對貴陽派出偵察警戒，保證部隊安全。3 團立即出發，天明時跑步搶佔山口。那日，天快黑了仍沒開晚飯，楊永松喝了一碗酒糟充飢，微醉中差點丟在駐地。團部測圖員「小麻子」發現他不在隊伍中，又跑回房間一把拉起他，不然他也許變成敵視我軍的少數民族「蠻子」的刀下鬼了。

紅軍直逼貴陽、佯攻昆明，調動敵軍，紅 3 團或作前鋒或任後衛，出色完成了作戰任務。

【軍人檔案】

親歷戰鬥：

* 1935 年 4 月 1 日在養龍司打垮敵二個團。
* 4 月 2 日於遵貴公路上擊潰敵二個團。
* 4 月 3 日，阻擊由息烽縣城出擊之敵一個團兵力，掩護主力及中央機關通過息烽縣。
* 4 月 20 日，率團攻打安龍。
* 4 月 25 日受命遠程奔襲曲靖，4 月 28 日於曲靖城外與敵激戰，當晚攻城未破。
* 4 月 30 日佯攻昆明。

* 5 月 3 日，轉向金沙江。率團斷後，急行軍向金沙江龍街渡口前進，5 月 8 日於皎平渡過江，是全軍最後過江的部隊。
* 經會理休整，穿守彝族地區，到大渡河安順場渡口。

五、將軍令——瀘定橋頭

一

黃永勝帶著 3 團渡過北盤江後向雲南境內攻擊前進，一接近雲南，就遭遇了雲南軍閥龍雲的部隊。3 團展開戰鬥，第一日攻擊未果。次日拂曉，再向敵攻擊時，發現敵已退卻。3 團佔領了敵人陣地後，越過陣地向退敵急行軍追擊。一直追至下午，追上敵人，隨即展開激戰。龍雲的部隊有一定的戰鬥力，黃永勝命架起輕、重機槍掩護部隊猛烈衝擊，敵潰，向曲靖縣城逃去。3 團傷亡 10 餘人。其中一名排長是福建人，原是紅 36 師政治部的炊事班長，陣亡在此次戰鬥的衝鋒中。

楊永松從他的遺體前經過，想起昔日的相處，不勝悲痛，但無法停止下來掩埋他的遺體。

3 團的追擊一直打到距曲靖城三、四十里才停止下來。隨後向曲靖繼續前進，一口氣佔領曲靖城外西北高地，繳獲敵汽車一輛。正準備攻城，接師部命令：停止攻城，就地監視敵人，掩護方面軍通過，再跟進趕隊。3 團於此地堅守兩夜一晝，第三日撤出陣地向主力行軍方向趕去。經聶龍到馬龍，已逼近昆明。突然遭敵六架飛機轟炸掃射，幸無傷亡。

紅軍北渡金沙江時，3 團從佯攻昆明的戰鬥中撤出，爲全軍斷後。完成任務後接到命令要趕到金沙江龍街渡口渡江。等 3 團到了龍街渡口，找不到大部隊了，不見師部，不見軍團部，兄弟部隊也全無蹤影。3 團孤單單地愣在江邊，黃永勝派人四處尋找上級和其它部隊的蹤跡。正在著急中，有眼尖的人突然發現路邊樹上有一個紙條，是師部留下的，要所有尚未過江的部隊人員見字後立即向右轉，卻並未指明目標。黃永勝急忙命令部隊沿江向右行軍。走出很遠，途中見到師部派來的一名通訊員，才知道這時要趕到皎平渡過金沙江，限 3 團一天時間趕到。展開地圖一看，從龍街到皎平渡直線距離六七十里距離，沿江沒有道路。黃永勝盤算——真要走起來怕是不下二百里呀！

部隊於凌晨2時起床出發，沿江邊小路前進。江邊時常是懸崖峭壁，祇得繞行翻山再下到江邊沿江而行。隊伍時常走在亂石灘上，有時還要涉水，加之天氣炎熱，河谷中更是悶熱不堪，還吃不上飯，走得極爲艱難。

行軍途中在一處河道拐彎處發現對面江水中半沉著兩條小船，此處水勢平穩，江面祇有六、七十米寬。見狀，楊永松向黃永勝建議，如果派水性好的人員過江把船撈起，搭個浮橋過江，就可以少走幾十里趕上大部隊。黃永勝想了想說：我們是全軍團後衛，必須按時趕到渡口，免得總部領導耽心掛念。如果我們團是單獨行動，我看就可以像你說的那樣幹。說完伸手在楊永松的肩上用力拍了拍，轉身繼續率領部隊沿江而去。

當天行軍至半夜12時宿營，已走出約150餘里。第二天天一亮全團再向前行，終於在9時左右來到皎平渡口。3團心急腳忙地連續行軍一天一夜，當趕到皎平渡時，主力已全部過了江。方面軍的後衛與工兵已將渡船收至對岸，再晚到一陣，怕是祇有望江興歎了！

通過號音聯絡，江對岸突然人頭湧動，歡呼鼓掌，不絕於耳。不一會兒，對岸的人越聚越多，立即有10條木船放過江來。此時，3團同志們將幾日疲勞一掃而淨，精神抖擻地上船渡江。

黃永勝、林龍發趕忙組織全團過江。一登上江對岸，就見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人站在江邊不遠的一個山洞前瞭望部隊過江情況。他們一見到黃、林二人，高興地說：「你們來了就好了，你們辛苦了！」

中央領導一行人在數日前已經過江，卻堅持要住在那個山洞裏，要看到部隊全部過江後才肯放心前行。劉伯承也一直在岸邊指揮前面的各部隊過江，不過3團趕到時，劉伯承已走了3團後面再無紅軍其它部隊。朱德總司令聽說3團一天一夜沒吃飯的艱辛後，立即命令總部在尙在渡口的部隊把午飯讓給3團的部分部隊吃。

過江後，黃永勝捏得滿把汗的那雙手才放鬆開來。3團在離渡口二十五里的地方宿營。黃永勝、林龍發等團領導心有餘悸，也心有不忿，一頓議論牢騷，洩了洩心裏悶氣。

「3團真危險，差一點就過不來了！」

「如果過不來，祇好留在那裏打遊擊了。」

「要給師部提意見，這樣大的變動爲什麼不留人也不派人？祇是留個便條。」

「真是大方呀！一個團都不要了！」

……

師部好像是知道3團會有意見，後來解釋說，師部當初也不知道這個變化，也是看到林彪親筆留在樹上的一個便條才得知的。

二

5月26日，紅1團十七勇士強渡大渡河成功，紅軍在渡口掌握了三隻渡船，不幸後來翻掉一隻。幾萬人的紅軍大部隊如果要在國民黨追兵趕到之前，全靠兩條小船過河顯然辦不到，而國民黨十餘萬大軍正尾隨在後壓了過來，想一口氣在大渡河邊將紅軍變成第二個石達開。毛澤東當機立斷命紅1師過河至河東岸，與河西岸的紅2師夾河急進，奪取瀘定橋。下午7時，黃永勝受命率3團爲紅1師前衛團沿大渡河東岸奪取瀘定橋。3團於當日半夜靠兩條渡船從新民街全部渡過河去，從對岸月亮頭登岸，未待全團渡河完畢，先過河的部隊在黃永勝率領下先行出發，連夜從胡大坪翻過拘崇山向瀘定橋方向突擊前進。

此時的態勢是紅3團與紅4團各爲師的前鋒，一個在東岸一個在西岸，並肩向瀘定橋奔襲，協同奪橋。從安順場渡口到瀘定橋足有320里，軍委要求兩個團三天內趕到。林彪不但親自帶領紅2師開進，還給紅3團、紅4團下了死命令：關係幾萬紅軍將士生死，關係黨中央安全，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以最快的速度襲占瀘定橋！

黃永勝帶領3團在東岸沿河急行軍。他心急，帶團先頭部隊走在前面；3團主力在後面較遠的距離跟隨1師主力隊列行進。劉伯承、聶榮臻跟隨在1師隊伍中負責東岸戰鬥的總指揮。3團戰士手中的火把與西岸4團的火把像兩條火龍夾江而進，蜿蜒彎曲，氣勢壯觀。28日清晨在行軍途中黃永勝又接到軍委電令，要求先頭團按原定部署提前一天即在29日趕到瀘定並完成奪橋任務。於是行軍強度再次增加，先頭部隊與主力的距離拉得更大。

3團行進途中在林花坪、富米莊擊潰敵一個江防團，沿途還擊退多股民團襲擊。部隊祇要突破了敵軍防線就不與敵糾纏，繼續急行。敵人就留給後面的主力部隊解決。

夜晚，天下起大雨，很冷。跟在3團主力隊列中的楊永松又困又乏，迷迷糊糊地在走路中作夢，在作夢中走路，一時弄不清楚究竟是在作夢還是在行軍？天亮後，他看見自己的團將一股敵人打垮並乘勢追上一個山頭。然後看見警衛人員一個在前面拉，一個在後面推，把總參謀長劉伯承護送上山頂。這時，團長帶著先頭部隊已經前出很遠了。

山路崎嶇，怪石陡立，一會沿江，江水轟鳴激盪著河谷，若萬馬齊奔；一會又深入山間，高昂低伏，步步艱難，似蛇行猿攀。

3團的先頭部隊除了武器彈藥，其餘東西全扔了。部隊默不作聲，咬著牙鼓著勁，狠狠地走，鞋破了、掉了，就光著腳跑。

黑夜中的山路行軍本就困難重重，忽地一陣大雨澆下，火把被澆滅了，戰士們摸著黑跌跌撞撞，三步一晃，五步一滑，前進速度硬是不減。人們一身泥一身水再混著汗水，互相攙扶，咬緊牙關，祇有一個信念：趕到瀘定橋，消滅敵人，保證中央縱隊和大部隊過河！

團直機關的同志站在路邊高喊戰鬥口號鼓勵大家：「足可疾，身可勞，衣服可燒，頭顱可掉，什麼都不要，祇要瀘定橋！」

「祇要瀘定橋！」

「祇要瀘定橋！」

「祇要瀘定橋！」

「……」

行軍隊列中每一個人都高聲應合，將口號傳給身後的戰友。口號聲此聲接彼聲，接力一樣，連綿不絕，向隊列後方遠遠送去。聽到口號，再吼著口號，指戰員們勁頭更足，用鼓起來的精神壓住渾身疲勞，祇穿雨而行，又越坡而過，在河水雨水震天撼地的響聲伴隨之下，走……跑……跑……走……沒有停歇，絕不停歇！人在走，天在看。紅軍對瀘定橋的爭奪，不僅是對路途、時間、地形、軍事等等困難因素的挑戰與抗爭，也是對命運、老天爺和中國今後幾十年、百年、千年運勢的衝擊。紅軍若從此絕地脫逸，太平天國石達開在大渡河邊的悲劇就不會重演，那就是一次歷史輪迴的落空！

紅軍沒有選擇！現在就看3團、4團怎樣搶到那座橋……

三

3團在29日上午又一次與攔路之敵激戰。戰鬥還在進行中，黃永勝見戰鬥耽擱了時間，認爲必須再加快突擊速度，緊急收攏了全團最前面五個連兵力，稍組織了一下部隊，即孤軍前出不顧一切直，向瀘定橋猛撲而去。他命令：途中不與敵糾纏，祇前插，誰先到達，不等命令，不等後續部隊，即刻向橋頭敵人發起進攻奪取橋頭陣地，接應4團先頭部隊過橋。團部偵察排衝在最前邊，黃永勝則帶領前出的部隊緊隨跟進。

每個人都知道攻下瀘定橋是關係黨中央、中央領導和機關以及幾萬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全部拿出命奔跑，與對岸紅4團一樣一路打一路趕，有的戰士跑著跑著一頭栽倒，就再也起不來了，但是其他戰友就像沒看見似的咬緊牙關一躍而過，撲向前方。

急進途中，3團先頭部隊多次與敵向瀘定城增援的川軍第29軍第11團遭遇，一路打垮敵人的阻撓糾纏。黃永勝嚴令：克服一切困難，不惜一切代價，拚死也要在敵援兵到達前奪下瀘定橋。就這樣，紅3團兩天三夜急行軍320里……

近了！更近了！3團先頭的5個連終於在29日下午14時趕到瀘定橋東岸敵防線後側。

「快！不要等，立即發起進攻！」衝在最前面的3團團直屬隊偵察排長完全理解了團長命令的含意，高喊著率全排最先前進到瀘定城外，立即向瀘定城內攻擊穿插，目標明確地朝著東橋頭陣地側後攻去。正在3團機關代理工作的蕭鋒帶著1營2連緊跟其後，也是不顧一切地向橋頭猛打猛衝。這時瀘定城內外及大渡河對岸四處都有槍聲，可以判斷4團的進攻也許馬上就會開始，如果不把橋頭敵人打垮，橋上的部隊不知要遭受多大傷亡？而且敵人如果反應過來調整了部署，敵強我弱仗就更難打了。兵貴神速！趁敵反應不過來，3團的勇士們一鼓作氣向敵衝殺過去，子彈、手榴彈飛向橋頭敵守軍陣地。

隨著偵察排打響，3團趕到瀘定的五個連一下從敵人眼前冒了出來，既沒有收攏隊形，也沒有排兵佈陣，搶的就是時間，就地展開，一部向

橋頭攻擊，一部向瀘定城攻擊，側應攻橋部隊。槍聲、喊殺聲、「繳槍不殺」的吼聲響成一片。3 團終於在 16 時前攻擊到東岸橋頭。

團偵察排奮不顧身地衝進了橋頭陣地。

後面，黃永勝帶領後續部隊也攻了上來。

3 團象猛虎一樣把瀘定橋東岸和瀘定城攪得天翻地覆落花流水，擊潰了橋頭守敵。敵人軍官士兵散亂地四處逃跑，橋頭陣地被 3 團攻佔了！

戰士們迅速撲滅橋亭的大火，鞏固了陣地。黃永勝立即組織部隊在橋頭周圍佈置防禦，守護橋頭堡。

同時紅 4 團二十二名戰士從橋的鐵索上攀爬過來。3 團、4 團在東橋頭勝利會師。

河對岸的紅 4 團本在當日清晨就奪取了橋西頭守敵陣地，並與橋東守敵隔河對峙了近十個小時。在橋東沒有配合的情況下，派部隊從光溜溜的 13 根大鐵索上強攻過橋，敵人祇需幾支步槍就可以守得住。4 團急，全軍都在急。到下午 16 時，橋頭守敵發現身後突然有紅軍打了過來，急忙點燃炸藥，卻被紅軍掐斷；敵人又將橋頭樓亭點了一把大火，橋東尚餘的幾十塊橋板也點著了，熊熊火光帶著黑煙猖狂地高高竄起。

紅 4 團團長王開湘和政委楊成武聽到河對面突然響起激烈的槍聲、爆炸聲和喊殺聲，知道對岸紅 1 師的部隊已經趕到了並正在與敵激戰，在望遠鏡裏還可以看到有紅軍戰士向橋頭堡衝擊，敵人潰散，我軍正在組織撲滅敵人燒橋板放的火。王開湘馬上命令 4 團的火力向對岸猛射，支援對岸我軍部隊的作戰，並立即派出已經組織好的突擊隊 2 連二十二名勇士也向橋對面攻去。他們頂著敵人從橋身兩側遠射來的槍彈攀著鐵索爬行前進。一些子彈打在粗大的鐵索上火花四濺。這時，3 團部隊打退了敵人反撲，鞏固了橋頭我軍陣地，並迅速向橋頭兩側擴展，順利將 4 團的突擊隊和後續部隊接應過橋，同時趁敵潰敗佔領瀘定城，撲入城內肅清敵人，勝利地完成保證大部隊渡過大渡河的戰鬥任務。這樣一場險情萬分的戰鬥，攀在橋上鐵索而過的紅 4 團突擊隊僅陣亡三人，可見 3 團在對岸的作戰發揮了多大作用！

四

筆者手中有一份蕭鋒將軍的文稿，標題爲《要橋不要命 蕭鋒（遺稿）》。由蕭鋒將軍的女兒蕭南溪整理。3 團搶奪瀘定橋時，蕭鋒任紅 1 師政治部巡視團主任，正下到 3 團團直機關代理工作，參加了這場驚險萬分的戰鬥。文稿中對他親身的戰鬥經歷如是描寫：

> 我帶 2 連「迅速向倚河而築的瀘定城東門接近……敵人發覺後，機關鎗像火舌一樣吞噬著紅軍戰士的生命。我立即命令二連向東門守敵展開攻擊。敵腹背遭受打擊，頓時驚惶失措，接連丟了 6 座明碉暗堡……
>
> 「正當敵我雙方在橋頭主碉堡展開激戰時，我突然發現橋邊有三根導火索哧哧冒著火星。『不好，敵人要炸橋！』我大吼一聲，帶著四班長徐根寶、徐景林冒著敵密集火力，猛地撲嚮導火索，想用手掐滅它。但手被燙傷了還是掐不滅，用力拽，也拽不動，急得我渾身直冒冷汗。導火索一寸一寸往裏燒，如果再不採取斷然措施，後果不堪設想。這時，我發現了敵人埋炸藥丟棄的鎬頭、鐵鏈，便不顧一切地和四班長一起連鏈帶砍，好不容易才弄斷了導火索，粉碎了敵人企圖炸橋的陰謀。此時，守橋之敵 28 團的營長正捂著耳朵等著爆炸呢。有趣的是，橋沒炸成，他倒成了我軍的俘虜。
>
> 「狗急跳牆的敵人見炸橋不成，就在橋頭放了一把火，企圖燒掉大橋。我帶領二連衝進火海，一邊與敵人拚殺，一邊滅火。就在這時，西岸紅四團的 22 名勇士在連長廖大珠的率領下已先期越過被燒的這一段鐵索，到達橋頭，兩團勇士會合在一起，拚死作戰，終於全殲守敵，把勝利的紅旗插上瀘定橋頭。為保證紅軍大部隊順利通過鐵索橋，我令先趕到的先鋒營一營的幹部、戰士一部分人滅火，一部分人到橋頭街面上借門板，修補被敵人燒燬的幾十米橋面。」

在紅 3 團的先頭部隊已在瀘定橋頭廝殺時，團主力及團部，此時到達距瀘定橋 40 華里的冷磧。劉伯承、聶榮臻令其繼續向瀘定城開進。楊永松跟在團部中，急行軍加上打仗，體力消耗很大，行進緩慢。晚 11 時左右來到瀘定城外約 4 里的地方，在搜索向瀘定前進中，與 4 團前出的

部隊發生誤會，對射中，傷員的呻吟露出江西口音，相互詢問後誤會消除。劉、聶首長即命號兵吹號聯絡，確知瀘定橋已被紅軍攻佔，隨即命3團向後回到冷磧歸建一師。

3團的這一部分天明時返至冷磧，隨向化林坪前進，並在化林坪戰鬥中從西迂迴敵後投入戰鬥，佔領西北一個小山。拂曉，師部令3團爲前衛攻擊埡口。消滅敵人後向清溪追擊前進。

此時，黃永勝率3團參加瀘定城戰鬥的另一部也離開瀘定城，與團主力會合，全團合兵準備向埡口攻擊。攻擊前，黃永勝向李聚奎師長反映：「部隊昨晚整夜在山裏攀上攀下，又連續作戰，剛趕回這裏，沒有休息也沒有吃飯。」李聚奎說任務緊急，吃飯問題到前邊再設法解決。黃永勝觀察埡口地形很陡，道路是「之」形曲折向上的，認爲若正面直衝，傷亡大還不易奏效，便與林龍發交換了一下意見，令2營組織加強連從左繞向守敵側後攻擊。待後面打響，前面再開始進攻。

正在等候迂迴部隊打響時，師部已吹號要3團前進。黃永勝臉色雖然不好，但沒有說什麼，硬是等到2小時後迂迴部隊打響，團主力才從正面衝鋒，一下將守敵打垮，3團很快轉爲追擊。天黑時3團進入一個村子，天上下雨寒冷，部隊又凍又餓。黃永勝派出警戒後，馬上命令想辦法給部隊搞飯吃。可是剛休息2個小時，師部到來，要求3團讓出駐地給師部，全團到前邊村子宿營。第二天，楊永松前行時，看到前衛營的戰士在路邊露營的痕跡，還有前衛連在路邊構築的警戒工事，對紅軍戰士自覺地、不折不扣執行上級命令的精神，十分感慨。

3團前行10餘里就上山了，在半山腰與敵人發生了戰鬥。地形險要，敵有堅固工事且火力優於紅軍，無法硬攻。黃永勝一邊指揮部隊與對峙，一邊交待團部趕緊找個村莊，想盡一切辦法給部隊弄到吃的東西。3團已經兩天沒有吃飯了。

次日，師令3團在此掩護全軍主力通過二郎山，直到紅五軍團開至，隨紅五軍團之後跟進。3團在陣地上掩護了兩天，再跟在紅五軍團後翻越二郎山。上到山頂已是天黑，下山的路很陡，黃永勝決定全團在山頂過夜。半夜大雨傾盆，澆得3團又濕又冷。下山後受到敵機攻擊，2營代營長及20餘名戰士傷亡。這位2營代營長傷勢較重無法繼續跟隨部隊，衹好用30個大洋寄養在老百姓家中，以後再無音訊……

五

瀘定橋戰鬥的第二天，3團正向二郎山邊打仗邊前進，軍團政治部出版的油印《戰士報》報道了紅4團二十二勇士飛奪瀘定橋的事跡。團政治部的同志拿著報紙對黃永勝、林龍發說：團長政委，你們看，這篇文章根本沒講咱們3團，咱們這邊先打掉了橋頭敵人，他們4團才過來的嘛，怎麼全成了他們的功勞？這不全面，瞎寫！

黃永勝想了一下說：這有什麼？人家4團確實是從橋上過來的嘛！我們3團打完仗就向前走了，軍團政治部一定是沒辦法採訪我們，就找4團採訪了。宣傳誰不是一樣？由得他們去吧，打仗要緊。林龍發也說：咱們的功勞是擺在那的，軍團首長都知道，不用爭也跑不了。全軍過了大渡河，粉碎了國民黨想在大渡河邊殲滅紅軍的陰謀，這才重要！

是啊，紅軍再一次逆勢改命，靠的可不是運氣好。

逢戰必得，是爲猛將；見名不爭，純將也！

此戰後，很有意思的是：紅3團飛奪瀘定橋東橋頭的戰鬥作用從所有的宣傳焦點中隱出，黃永勝也甘於寂寞不去爭這個功名。其實稍具一些軍事常識的人們不難理解，如果沒有來自側後的猛烈打擊驅散了橋頭守敵，在那種天險上，22個進攻者一手攀扶粗大的鐵索，一手持槍射擊，一寸一寸地在光禿禿的鐵索橋上爬行，無異是敵人的活靶子。守橋者射擊橋上一寸一寸爬進的紅軍，簡直太容易了！解放後六十年代全國上演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時，飛奪瀘定橋成了舞臺上一個亮點，一組紅軍長征中英勇形象的縮影。七十幾年來，全國全軍衹知道紅4團的二十二勇士，少有人知道當年紅3團的功勞。黃永勝這一不爭宣傳的姿態確實反映了他不尚功名的風度，同時卻委屈了3團那些指戰員和在那次戰鬥犧牲的烈士。

根據資料統計，當年6月，紅3團全團人數僅爲761人。

我們感慨於將軍和紅3團一直隱沒在史實的深處。看風雲去處，煙雨消彌，草木覆覆，秋舊春新，往事當沉吟。恢復常識和真相，後人僅止於撫歎追懷乎？

【軍人檔案】

親歷戰鬥：

* 隨後紅3團向二郎山急進，次日晨在二郎山東與敵激戰，破敵阻攔。並急行軍百里包圍雅安。
* 6月1日進駐蘆山城。
* 6月8日參加漢源戰鬥。後向夾金山前進。於6月13日翻越夾金山（大雪山）。由於全團準備充分，無一掉隊減員。
* 其後，共過四座雪山，再過藏民區至毛兒蓋，期間除藏民襲擊無戰鬥。
* 與四方面軍會合後，7月28日繼續北上向草地前進。
* 7月31日途中受命暫停行軍返回毛兒蓋。
* 8月16日3團編入紅軍右路軍，隨黨中央行動準備過草地。
* 8月23日開始再次踏上過草地的征程。3團為右路軍全軍後衛。連續行軍10天走出草地。

六、聲聲慢——嘴上走火

一

文人不武，若不平寄於筆而為章；

軍人不彎，若不平行於嘴而為語。

武者生死且輕，況言乎？罵娘粗口，牢騷怪話，嘴巴走火，逐成軍旅特色者一。

根據《吳法憲回憶錄》和楊永松《硝煙往事》的記載，過草地前後，黃永勝經歷了長征路上的一次情緒低潮。這次低潮起因於在3團流傳了一段時間的牢騷怪話。

黃永勝帶領紅3團在長征中勝利完成了所有作戰任務，但是一路行軍打仗，伙食又差，落伍掉隊的人員比戰鬥傷亡還多。當3團翻過大雪山在藏區一個喇嘛廟裏駐下時，全團祇剩不到800人，不足長征出發時的三分之一。他雖然打起仗來從不含糊，但愛講個怪話發個牢騷也是他的特點之一。這本也是心理調整和活躍氣氛的小手段，一種性格的張揚，可是積累起來，就惹出麻煩來了。

回過頭去說，先是在過金沙江時，由於3團擔任全軍後衛差點找不到大部隊被丟在江南邊。在一天一夜向皎平渡急行軍中，部隊因餓肚子

掉隊的人很多，隊伍走得稀稀拉拉。落在後面趕不上部隊的少數人員沒過成江，如果被國民黨軍抓住就槍決了。一想至此，幾個團領導非常痛心，當時團長一帶頭就議論紛紛起來，說咱們紅1師真是大方，一個團都不要了，弄得我們都做了留在那裏打遊擊的準備。後來他們幾個還真是給師部提了尖銳的意見。

第二次是在紅軍過了金沙江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凱豐才向3團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會議，他們其實早就從1團、2團和師部人員、甚至領導口中聽到隻言片語，算是耳有所聞，知道從此那些禍害紅軍丟了中央蘇區的教條主義者不能再瞎指揮了，毛主席又開始回到紅軍指揮中心的位置，他們心裏暗地高興，不但打起仗來更加有勁兒，而且一直想早些聽到全面的會議精神，長一長中央蘇區老紅軍的心氣。但是快五個月了才聽到完整的會議精神傳達，他們有一種被忽視的感覺，因此對師長、政委等師裏的領導有意見。黃永勝的怪話很有概括性：1團「模範團」，2團「親生子」，3團「沒人管」。這成了一個順口溜，是指紅1團在江西就是模範團，紅2團是由李聚奎師長親自帶出來的隊伍，他們都能得到應有照顧，祇有3團是從22軍66師整編過來的，沒人管。李聚奎師長有宗派思想等等。這個怪話在3團很有市場，一直講了很久。團長講，其他人附合，在團直屬隊大有蔓延成風的趨勢。

第三次是到了毛爾蓋，師裏派給3團的宿營地總是讓3團不滿，1、2團是正而八經的房子，3團派住的卻老是牛屎房。據楊永松的回憶，其中一次是為了防止毛爾蓋的敵一個營逃跑，或者胡宗南部從松潘方向增援，師部令3團移駐毛爾蓋通松潘路邊一片草地牛糞房。這裏數十間用樹枝搭起的房子，裏外的牆都用鮮牛糞抹過，在房裏邊住臭氣難聞。天上又總下雨，漏水滴在身上也是牛糞色、牛糞味。部隊每天吃的都是從毛爾蓋搞來的麥子，用水煮一下，天天吃。這一對比，又牢騷起來。

後來全師移駐到菠蘿茨，師裏指派給3團是半山上的一個村子，要去宿營必須要過一條河，水況複雜，部隊過河時因戰士長期吃不飽，又累又餓，水又很涼，有十幾名戰士力竭，被河水沖走，落入深潭不見了。這些戰士從江西長途征戰到這裏沒有戰死，現在卻因宿營一事被淹死，團裏幾個領導又是一陣唏噓，底下怪話又講了起來，間中團長的怪

話又酸又辣。爲宿營地一事，3 團機關總支書記吳法憲專門給師裏打了一份報告提意見。

當時無戰鬥，但因搞糧食被藏民襲擊造成的減員卻很大。爲了搞糧食讓部隊生存下去，各部隊正想盡辦法各顯其能時，師部又來了指示要整頓紀律。黃永勝他們幾個人又講上了：真是主觀主義，老百姓都見不到怎麼講紀律？要錢沒錢要糧沒糧，還要行軍打仗，命要保住好用來干革命，再整頓紀律搞不贏！

二

上有好焉下必效之，3 團牢騷怪話在團長帶頭效應下悄悄進行，師裏怎能不知道？這時劉亞樓[17]調來一師當師長，他是個鋒芒畢露的人，嚴格正規有魄力，眼睛裏揉不進沙子，就想要把一師好好整頓一下，第一把火就是大抓紀律。下邊 1 團有個通訊員拿槍打死了老百姓一頭豬就被師部當典型開大會槍斃了。黃永勝他們就說這真是冤枉。劉亞樓還大抓隊列條令，一次師裏開會，1 團團長楊得志[18]、政委黎林[19]因遲到五分鐘就被劉亞樓罰站。散了會黃永勝在團部說：「今天劉亞樓不錯，整了 1 團一頓。」語調怪怪的。

在劉亞樓大刀闊斧的整頓中，幾個措施都被 3 團的嘴講出了阻力，所以這些牢騷怪話，引起了師長注意。劉亞樓瞄準了這股歪風，派出人員到 3 團調查。調查人員找到了楊永松。

楊永松說：自貴州到進入藏區前，每次上級令 3 團執行前衛任務時，都要求 3 團包圍敵人後掩護全軍通過。每次 3 團完圓滿完成任務從後面剛趕上來時，也來不及休息吃飯，又要執行新任務；而有幾次 1、2 團的部隊就在師部跟前情況較好，卻不叫他們去。團長、政委爲此表示過不滿情緒，而部隊也拖得很辛苦。不過每次執行任務，團長、政委都親自給下級幹部、戰士反覆做思想工作，任務都完成得很好。我從沒聽團長、政委講過上面那三句話。

【17】劉亞樓（1910—1965），福建省武平縣人。後任東北民主聯軍參謀長，東北野戰軍第一參謀長，四野十四兵團司令員，空軍司令員，國防部副部長。1955 年授上將軍銜。

【18】楊得志（1911—1994）湖南醴陵人。後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濟南軍區司令員，武漢軍區司令員，昆明軍區司令員，總參謀長等職。1955 年授上將軍銜。

【19】黎林（1907—1937）湖南平江人。後任陝甘寧獨立一師代師長兼政委，陝甘寧省軍事部部長等職。1937 年因病逝世。

師部的人聽到楊永松的話，很嚴肅地說：你要對黨負責，不要包瞞。

楊永松便鄭重地回答：我對黨負責，不知道或沒有聽過的話，我不能做證。

象楊永松這樣愛護團領導、維護部隊團結的 3 團成員一定不少。但是愛講怪話的 3 團和他們的團長終於還是被狠狠整了一次。抓典型先抓帶頭的，過草地前在毛爾蓋，紅 1 師就專門開了一個會，批評黃永勝和林龍發的講怪話問題，題目就是 3 團領導中長期講的「1 團模範團，2 團親兒子，3 團沒人管」的怪論。不僅 1 師領導全體參加了會議，軍團政委聶榮臻也專門趕來參加，將二人批了一下午，還有人提出要撤了黃永勝 3 團團長職務，調去其它單位。後來考慮部隊馬上要過草地，祇是提出警告了事。

黃、林二人回團後一臉的沮喪低沉，心裏服不服且不說，祇鄭重告誡其他同志，怪話說不得哎！以後再別講這種怪話了。吳法憲先前因宿營地一事曾給師政治部主任譚政寫了份報告提意見，譚政夠意思，沒拿到會上講，也沒把報告交出來，不然大家估計吳法憲可能就會給撤職。黃永勝拍著吳法憲的肩說：「好險，老吳！」

事情卻沒有結束。不久，黃永勝接到調令，到軍團另行分配工作，由 5 團參謀長接任 3 團團長。新團長祇帶著警衛員、馬伕，三個人三匹馬到 3 團來上任。不料在中途被藏民伏擊，全部犧牲，武器與馬匹都被奪。這種情況下，黃永勝在 3 團繼續留任。

三

3 團在黃永勝率領下向茫茫大草地走去。從毛爾蓋出發，3 團走在軍團部的前面。出發前，按軍團的指示，3 團自覺從每個人的乾糧帶中，抽出 4 斤炒麥子支援軍團前衛紅 2 師。進入草地四、五十里，就不時可以看到前邊走過部隊留下的戰友遺體。黃永勝看到這些被草地惡劣的自然條件與飢餓和疾病奪去生命的同志，心中非常不忍，下命令要團工兵排負責掩埋烈士。但是到了第二天，部下的體力越來越不支，倒在沿途的烈士遺體越來越多，他祇好免除了工兵排掩埋烈士的任務。進入草地第四日，3 團也有人員死在路上。黃永勝實不忍心讓這些跟隨自己的部下，

就那麼暴露在荒野中漸漸腐爛，又下了個命令，要各單位每次宿營出發時，都要將死去的戰友掩埋。大家一起動手，體力上就可以支撐了。

3 團出發前按軍團的佈置，按 15 天的份量準備乾糧。每人抽出 4 斤給 2 師後，攜帶的糧食第六天就吃完了。部隊挖野菜，掘草根，剝樹皮，煮皮具，在糞中淘洗沒有消化的麥子和青稞粒煮來吃。

夜晚，宿營時下起大雨，大家祇能坐在雨水與泥水中休息。楊永松的腿部越來越累，越來越酸，越來越麻，最後麻木到沒有知覺。第二天出發時，他發現自己的腿全腫漲起來，站不起身；好不容易站起來後又不能彎曲。他以爲這下子很難跟上同志們了，準備「光榮」在草地之中。他拄著一根樹枝，咬緊牙關向前挪，掉隊在後面慢慢前行。卻沒想到走出兩三個小時後，腿部漸漸消腫，最後幾乎恢復正常。他的身體一直都體弱易病，他就用這個體質，一步一步走過了草地這個死亡的泥潭。

進入草地不久，黃永勝那匹多次馱載傷病員的坐騎，陷入泥潭「壯烈」了，他的行李和他準備的個人糧食，也隨著馬沉到深潭之中。他沒有糧食了，他的警衛員和馬伕將糧食湊起來，三個人勻著吃。但這還是不夠的，幸虧他平日人緣好，大家這個省一口，那人也省一口來「救濟」他。當時，向上級再申請一匹馬和一點糧食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想著大局，想著整個隊伍的艱苦，他楞是沒有向上面開口。他用自己熟練的蔑工技巧編了一個小筐子，一路走，一路從路邊上，將前邊走過的部隊留下的馬糞、牛糞與人大便，揀到自己的小筐子裏，帶到宿營地，然後在水中淘洗，從中找出糞中還沒有被消化掉的麥粒和青稞粒，洗乾淨了，煮著吃下去。就這樣，靠著糞中殘留的糧食粒，他終於沒有倒在大草地裏，成爲一具伸手徒勞指向蒼天的餓殍。

他就像戰士們一樣，也一步一步地走過了草地這個死亡泥潭。

心裏帶著挨批的陰沉過了草地，也不知道師部什麼時候就會突然將自己調離 3 團。

走出草地，3 團開始不斷地遭受藏民的襲擊。在山高林密之處，不時會有藏民推下大石頭砸向部隊。開始 3 團不理會這種襲擊，但是有一天滾下來的大石頭讓團參謀長彭明治憤怒了。他帶上一個連向山上埋伏的藏民衝擊，藏民拚命還擊。最後雖然打跑了藏民，部隊卻有十餘人傷亡，

其中有一些是從江西出發的老紅軍。宿營時，參謀長被黃永勝嚴厲地批評。

再往前走，到臥藏寺，3 團受到依憑堅固圍牆的藏民強烈抵抗。因爲村外道路是所有部隊必經之路，無法繞行，3 團被迫動武。藏民射出的子彈不斷從身邊飛過，打在土裏。部隊一個勇猛反擊，將藏民打跑，全團順利通過。結果到了第二天，紅 2 團在經過此處時，同樣被阻擊。2 團團長龍振文中彈犧牲。

3 團繼續前行到達了毛牙寺，這是個有著數十戶人家的村子。宿營後，黃永勝在駐地外一里多地設了一個連哨，由 8 連擔任。

第二天天剛亮，團部跑進來一個滿臉是血的通訊員，要找團首長匯報緊急情況。他一見黃永勝，就「哇」地一聲大哭起來。

「不要哭，什麼情況？」黃永勝著急地大聲問。

通訊員一邊哭一邊講：「團長，八連半夜受到一百多名藏民襲擊。他們從連部開始用刀砍人，全連的武器全被搶走了，我一個人跑出來報告。」

「啊？傷亡怎樣？連長呢？沒有反擊嗎？」黃永勝一急之下，連問了幾個問題。

「嗚、嗚……全都砍倒了。連長不知去向。沒有命令八連沒有開槍反擊。」通訊員大概是想到戰友的慘狀，哭得更厲害了。

四

「走！」黃永勝回身撈起駁殼槍，一邊往身上背，一邊命令團部全體人員和附近部隊集合向 8 連連哨的駐地趕去。

現場很慘。8 連的幹部、戰士被砍倒在地上，東倒西歪，血流了遍地。連部文書被砍倒在從連部跑向排哨的半路，這時躺在血泊中還沒有斷氣。8 連此時是 3 團唯一的一個人數最多又武器最好的連隊，全連五十幾人包括指導員全部犧牲，二挺輕機槍和全部槍支彈藥都被搶走。損失這樣慘重，氣得黃永勝大喊：「連長到哪去了？爲什麼不組織反擊？爲什麼任由戰士們被人砍也不還擊？一定要把連長找出來！」

一邊安排一個連留下收容死傷的同志，一邊還要爲全團的餓飯找到解決辦法。黃永勝、林龍髮帶著團直屬隊與其餘部隊順小河向下游尋找

糧食。走出20餘里路，衹找到很少的糧食，卻發現不遠的山口處有國民黨軍隊活動。山口那邊是通向康縣、成縣的道路，已被敵軍封鎖。

大部隊回到8連遇襲現場後，才知道8連長被找到了。遇襲時他與機槍班長因拿不準群眾紀律允不允許在這種情況下武力反擊，便鑽進一個石洞裏躲了起來，結果無措地眼睜睜看著全連損失殆盡。黃永勝真想當場斃了這個連長，但他想起這個8連長是福建永定入伍的紅軍戰士，過去一直表現都不錯，作戰也英勇，遂把已經壓在駁殼槍把上的右手又放下了。

歎了一口氣，他命令：「把這兩個人綁起來，關押，等候軍法處置。」

接著，他帶領大家起了一個大墓，將8連犧牲的同志安葬下去。又在墓前立了塊木牌，木牌上書寫「紅軍一師三團八連全體戰士」字樣。他率全團立正哀悼，講了悼詞。這次遇襲，讓他心頭升起一種很不好的感覺，一個連的百戰精兵，血戰湘江沒死，一路長途跋涉行軍打仗也沒損失掉，更沒有讓雪山草地收了去，卻在眼看勝利在望時，死在紅軍不惜犧牲生命要去解放的人民群眾刀下！死在藏族同胞與紅軍隊伍的誤解之中！他心裏憋屈，心痛部隊成員，很長時間沒有從這種心態擺脫出來。

事後兩日，1師軍事裁判所派人調查了事實後，決定將8連連長處以死刑，機槍班長則開除黨藉判刑勞改。

其實長征過雪山之後，進入藏民區，因行軍通過及弄糧食，死在藏民槍下的幹部戰士不在少數。比如紅2師參謀長李堂萼、2師5團的政委和紅1師2團的團長，還有新調任3團尚未到任的團長和3團管理主任彭正南這種級別的幹部。

過草地前挨了批，過草地後屈死了一個連，進了陝北後套洞整編中紅3團給編散了，番號取消。這些都壓在他心頭，他在中央紅軍走出戰略低谷時，自己卻走入一個心理低谷。鬱悶！

可知，牢騷怪話雖然是軍中特產，講起來，還是慢些少些爲好。不過，這一切，在長征勝利完成的喜悅中，都煙消雲散了！

【軍人檔案】

親歷戰鬥：

* 1935年9月18日過臘子口。
* 9月23日，部隊在哈達鋪進行縮編。紅一方面軍改編為紅軍抗日先遣隊陝甘支隊，紅一軍團改編為第一縱隊，紅3團編為第一縱隊第3大隊，黃永勝任紅軍抗日先遣隊陝甘支隊第一縱隊第3大隊大隊長，繼續和林龍發搭檔。
* 一縱隊各部於北進途中經渭南城戰鬥，過渭河，攻佔通渭城；再經靜寧、隆德單家集戰鬥；過六盤山，戰固源、攻慶陽；再經延聖廟戰鬥、南山戰鬥、凱城戰鬥、清石咀戰鬥、古城戰鬥、虎家臺戰鬥、山岔以東戰鬥、楊源戰鬥等小型戰鬥。後參加吳起鎮戰鬥。
* 11月初，套洞休整中，部隊再次改編，紅一方面軍和紅一軍團恢復番號的同時，師級編制恢復。紅1師和紅3團（3大隊）的編制編散，番號取消。黃永勝回一軍團待分配，後調紅一軍團第4師任副師長。
* 嗣後，4師參加直羅鎮戰役。是役，4師於11月21日向進入直羅鎮之敵猛攻，以一部插向安家川以東高地，斷敵退路。殲鎮中敵大部，後於安家川擊退援敵。23日再進至黑水寺東北韓家河、甘溝門、王家莊一線，追殲逃敵。戰役勝利為中央紅軍進入陝甘寧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1936年（26歲）

履歷：中央紅軍一軍團第4師副師長、5月任第2師師長

經歷：東征、紅軍大學

親歷戰鬥：

* 東征戰役：戰役準備階段，先參加軍團主力襲擊宜川的戰鬥。1月中旬4師進出宜川、韓城、合陽、澄城、洛川五縣城之間，發動群眾擴大蘇區。2月，參加紅軍主力東征戰役。2月20日紅4師開始從溝口東渡黃河，突破黃河天險敵防線後，長驅東進。參加了溝口戰鬥（20日），三交鎮戰鬥（21日），關上村戰鬥（26日）。是役，4師由東北向東南合擊關上村之敵，半日激戰殲敵。又於27日追擊逃敵至郭家莊殲敵大部。再參加兌九峪戰鬥（3月8日—10日），發起攻擊後，突進到兌九峪西北原家莊、黃文村一線，與敵在山包窯洞間反覆爭奪猛烈戰鬥。後，4師乘勝東進，至汾陽附近南北馬莊。3月16日，向霍縣攻擊。17日突破汾河堡壘包圍霍縣城，佔

領道美村、南關村、殲敵一部，後迅猛南下。此後，4 師圍攻趙城、洪洞，佔領附近廣大農村地區，切斷同浦鐵路。又在臨汾、洪洞、趙城各縣機動。隨後轉入蒲縣集結。4 月 4 日起，抗擊來敵逐次退向晉西地區。7 日進至古城、汾城以西。9 日向稷山、河津、鄉寧轉進。12 日進至河津以北樊村鎮、固鎮村、南午芹地區，襲擊禹門口。13 日再攻克吉縣縣城，後參加摧毀平渡關至清水關間四十公里敵沿河據點作戰，於此地區阻敵來犯。5 月 2 日奉命撤回河西。整個戰役歷時 75 天，取得重大勝利。

* 東征戰役結束後，黃永勝任紅 2 師師長，又參加了西征戰役前期階段：5 月 19 日經蟠龍、安塞向吳起鎮集結。20 日向元城、曲子鎮方向攻擊前進。途中接通知，6 月 1 日赴陝北安定縣瓦窯堡入「中國抗日紅軍大學」（即後來的「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第一期學習。與黃永勝一起入學的軍、師職高級將領 40 多人。黃永勝在學習中聽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和軍委領導緊密聯係中國革命實際講授馬克思主基本理論和革命戰爭理論，再結合自己十年戰鬥歷程，感到特別親切，常有豁然開朗之感。這次學習令他政治理論水平得到提高，對他領會與掌握毛澤東軍事思想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學習期間發生了「西安事變」，全國抗日戰爭局面正在迅速形成。

根據解放軍總政治部編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史》中的記載，黃永勝在 1936 年 5 月至 8 月間任紅 2 師師長，據此推斷：他從 4 師副師長升任 2 師師長，是帶著 2 師師長的職務去學習的。在他學習期間，楊得志任 2 師師長。

1937 年 1 至 7 月（27 歲）

履歷：紅一軍團第 2 師師長

經歷：紅軍整訓、抗日戰爭準備

親歷戰鬥：

* 1937 年 1 月從紅軍大學畢業後返回紅一軍團，從楊得志手上重新接任 2 師師長，2 師政委為蕭華。紅 2 師是以南昌起義的部隊為骨幹組成的部隊，戰功卓著，是紅一軍團和中央紅軍的驕傲。此時已是西安事變後，國內戰爭基本停止，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陣線的主張正在逐步實現。

* 1937 年 3 月起，率紅 2 師在寧縣進行整訓，達六個月。期間部隊的思想教育主要是順利實現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同時總結十年內戰經驗，加強軍事訓練，提高部隊軍事素質。期間還進行了批判張國燾錯誤的活動。黃永勝親自帶部隊訓練，整天泡在訓練場上，使 2 師訓練情況得到很大改善，為抗日戰爭作好各方面準備。

* 再開戰時，紅軍將士對上的敵人，現在是中華民族的世仇與死敵、祖國家園的侵略者、種族宗祠的滅絕者、比任何一支中國軍隊都強大橫蠻兇殘的日本軍隊——那個湖北話說的「狗日的小日本」。

第四章 晉察冀陝甘寧篇 壯志饑餐胡虜肉

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河山，朝天闕。

——（南宋）岳飛《滿江紅》

【軍史廣角——1943 年】

中國的全面抗日戰爭正在進入第六年。這一年，蘇北根據地開展反「掃蕩」作戰；八路軍 115 師與山東軍區合併，成立新的山東軍區；蘇中、蘇南和浙東根據地軍民開展反「清鄉」鬥爭；華北根據地展開春、夏季反「掃蕩」作戰；華中根據地開展反「蠶食」鬥爭；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八路軍秋季反「掃蕩」；中共中央太行分局與北方局、129 師機關與八路軍總部機關分別合併；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成立。

是年，晉察冀下轄的軍分區，由最早的四個發展到十三個。各軍分區軍事主官分別是：一分區楊成武，二分區郭天民，三分區黃永勝，四分區鄧華，五分區韓偉，六分區馬澤迎，七分區劉濤炎，八分區常德善，九分區王鳳齋，十分區劉秉彥，十一分區黃壽發，十二分區覃國翰，十三分區李運昌（引自秋「雁南回文學社區」網站——《晉察冀軍區序列的變遷略考》）。1955 年，黃永勝、楊成武、鄧華、郭天民被授予上將軍銜；韓偉被授予中將軍銜；馬澤迎、劉秉彥、覃國翰被授予少將軍銜；王鳳齋、李運

昌轉入地方工作；常德善犧牲在戰爭中；黃壽發於 1947 年因殺妻被處決；劉濤炎情況不詳。

晉察冀軍區十三名軍分區司令中，論打仗，最有名的是黃永勝、楊成武、鄧華、郭天民等四個最早成立的軍分區主官。楊成武在晉察冀最出名的一仗是雁宿崖、黃土嶺戰鬥。雁宿崖殲日軍 500 餘人，黃土嶺殲日軍 900 餘人，部下陳正湘一砲擊斃日軍中將阿部規秀。但這兩次戰鬥是集中了晉察冀軍區的主力由楊成武統一指揮的，三分區老二團（唐子安團）也參加了戰鬥，是兩個主攻團中之一。黃永勝打得最好的則是神仙山保衛戰，軍分區獨立作戰，以四個連的兵力殲日軍 800 餘人，擊落日機一架。從戰例學上論之，黃永勝打仗與楊成武相比，三分區打仗與一分區相比，漂亮程度毫不遜色。

1940 年八路軍發起「百團大戰」時，出動兵力 105 個團。黃永勝率領的三分區共有三個主力團，並三個大隊、二個遊擊支隊。按這個數字推算，在八路軍中，此時與黃永勝平級的軍事主官大約有 30 餘名。1944 年，晉察冀軍區在所屬的六個主力團中抽調部分兵力，成立了全軍區最強悍的機動作戰部隊——野戰旅，由黃永勝任旅長，鄧華任政委。可見當黃永勝當時在晉察冀的軍事將領中的地位。

【軍人檔案】

1937 年 7 月至年底（27 歲）

履歷：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115 師 343 旅 685 團團長，115 師獨立團副團長、團長，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副司令員

經歷：平型關戰役；五臺山、晉察冀、三分區；第一次反日軍圍攻

親歷戰鬥：

* 西安事變後，國共第二次合作，「七七事變」使中國全面的抗日戰爭爆發。當年 8 月 24 日，紅一方面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第 115 師。黃永勝出任 115 師 343 旅 685 團團長。9 月東渡黃河開赴山西抗日前線。
* 平型關戰役：9 月 23 日平型關戰役開始。戰役開始前，黃永勝從 685 團調到 115 師獨立團任副團長。在平型關戰役中，9 月 25 日

獨立團於靈丘縣腰站阻擊向平型關增援之敵，斃傷日軍 300 餘人，保證了主戰場的作戰行動。

* 忻口戰役：平型關戰役後，獨立團與師屬騎兵營組成東北挺進支隊，成為配合忻口戰役的敵後遊擊戰場中的一路奇兵，由晉西北向察哈爾南部及北平外圍出擊。10 月 10 日再次收復被日軍佔領的淶源；15 日為切斷張家口至忻縣的敵補給線，配合太原、忻口戰役，獨立團在廣靈、靈丘間馮家溝設伏，殲滅日軍板垣師團第二運輸大隊步騎兵 100 多人；16 日，乘勝收復廣靈城；23 日收復山西靈丘縣城；25 日再次收復廣靈縣城，並乘勝追擊向蔚縣潰退之敵，於 26 日晚收復蔚縣縣城。作戰中共斃傷敵 300 餘人。隨後進佔曲陽、唐縣、定縣、易縣、渾源、陽原，一度佔領淶水，共收復七座縣城，還進駐紫荊關，北口峪等要隘，切斷了從張家口經平型關至忻口的交通線，有力地支援了友軍主戰場的忻口防禦戰。
* 平型關戰役後、到晉察冀工作以前，黃永勝曾調離獨立團，回八路軍總部，隨徐向前[1]同志到閻西山的晉軍中進行統一戰線工作，幫助士氣低落的晉軍和一些土匪及雜牌隊伍提高士氣，穩住陣腳。因 115 師在平型關殺出了威風，徐向前帶領的這個三人小組受到國民黨官兵的格外尊重，工作進行的很順利。

1936 年長征勝利到陝北。

【1】 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臺人，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

一、北嶽區：三分區之戰

1937 年（續）

* 創立晉察冀根據地：1937 年 11 月初，115 師於五臺山分兵，獨立團隨聶榮臻在五臺山地區開展遊擊戰爭。11 月 7 日，晉察冀軍區成立。11 月 13 日，晉察冀軍區建立下屬四個軍分區，黃永勝任第三軍分區兼第 4 支隊副司令員。三分區地處平漢鐵路保定至新樂以西地區及部分路東地區，包括阜平、曲陽、唐縣、完縣、望都、新樂等縣及定縣一部。11 月 18 日，三分區所轄阜平縣城成為軍區領導機關駐地。
* 晉察冀第一次反圍攻：參加 11 月抗擊日軍 2 萬多兵力第一次大規模圍攻晉察冀根據地的戰鬥，歷時一個月。期間所部 12 月 13 日在曲陽以東高門屯包圍痛擊敵軍，迫其退回定縣、行唐。

1938 年（28 歲）

履歷：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副司令員，6 月升任司令員

經歷：破襲平漢路；反擊「北圍五臺」

親歷戰鬥：

* 出擊平漢路：2 月 9 日第三軍分區部隊和地方武裝配合正面戰場友軍作戰，向平漢鐵路保定至新樂段出擊，襲占河北省新樂、定縣、望都三縣城和清風店、方順橋等車站，並襲入滿城和保定城關。至 10 日，共破壞鐵路 50 餘公里，焚燬新樂等 6 處火車站，殲滅日偽軍 500 餘人。其中於邱門伏擊定縣出城「清剿」之敵，戰況慘烈，敵敗而退。
* 3 月 10 日，三分區一部追擊由阜平撤退之日軍，在曲陽縣南莊斃傷敵 200 餘人。
* 易淶戰役：3 月中旬，易縣日軍步兵第 14 聯隊，經紫荊關進攻淶源，企圖打通易（縣）淶（源）公路，分割和封鎖晉察冀根據地，阻止八路軍向平（今北京）西地區發展。晉察冀軍區以第 1 軍分區和第 3 軍分區部隊各一部，在地方武裝配合下，依托山區有利地形，採取遊擊隊廣泛襲擾與主力部隊機動出擊相結合的戰術，反擊日軍進攻。21 日，日軍從易縣一出動即遭遊擊隊和便衣隊阻擊、側擊和尾擊，傷亡 100 餘人。日軍攻佔紫荊關後，又出動主力 500 餘人進佔王安鎮。25 日拂曉，軍區 2 個團出其不意，突入該鎮，經 2 小時激戰，斃傷日軍 400 餘人，主動撤出戰鬥。26 日，日軍增兵 2300 餘人，進佔淶源。軍區遂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裝配合下，展開遊擊戰，襲擊日軍據點，破擊交通線，伏擊日軍運輸和搶糧部隊。4 月 3 日，三分區部隊在圍困淶源縣城之敵的同時，於 3 日至 10 日，分別在淶源縣二道河、佟川、浮圖峪和易縣小河、肖家峪等地 4 次伏擊日軍，共斃傷敵 500 餘人，並於 11 日收復淶源縣城。其後，一周內兩次襲擊保定，佔領南關，襲入定縣、方順橋、於家莊車站。日軍四處遭受打擊，淶源孤城難守，於 11 日夜東撤，退至易縣城。軍區部隊在追擊中又殲其一部。此役歷時 20 餘天，進行大小戰鬥 40 餘次。八路軍共斃傷日軍 1400 餘人，繳步槍 230 支、戰馬 150 匹。粉碎了日軍再次打通淶易線的企圖。
* 4 月 18 日，三分區 11 大隊再次襲擊定縣、新樂火車站。
* 4 月 28 日，三分區部隊參加晉察冀軍區部隊為配合國民黨軍徐州會戰，向平漢鐵路北平至石家莊段及其兩側的出擊作戰。至 5 月 14 日，先後攻佔河北省淶水、涿縣、容城、霸縣、安次、永清等縣城，殲滅偽軍一部，爭取偽軍 2400 餘人反正，破壞鐵路 80 餘公里。
* 5 月 5 日，三分區主力襲擊保定西關火車站，斃敵 80 餘人。
* 6 月 15 日，三分區 10 大隊破壞望都西南鐵路，顛覆敵軍列，斃傷敵 100 餘。
* 7 月，三分區所部對保定、新樂間鐵路進行多次破壞，一度襲入新樂縣城，攻佔定縣車站。
* 7 月 23 日，三分區二個大隊襲擊保定火車站，突入城西關，斃傷敵 200 餘。
* 8 月 11 日，三分區一部於曲陽縣高門抗擊日軍進犯，斃傷敵 150 餘人。22 日，接受河北省滿城縣偽警防隊 400 餘人反正。23 日，收復滿城縣城。25 日接受河北省保定偽警防隊 800 餘人攜械反正。
* 6 月，黃永勝接替陳漫遠[2]任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
* 反擊「北圍五臺」：9 月 20 日至 11 月 7 日，率部反擊日軍三個師團、四個混成旅團 5 萬多清一色日軍兵分五路「北圍五臺」，「分兵進剿」。22 日，三分區部隊於曲陽縣七里莊伏擊日軍，斃傷敵 120 餘人。23 日，在曲陽趙邱、劉家馬、何家馬阻擊，斃傷日軍 300 多人。10 月 2 日，又於阜平王林口襲敵，斃傷 100 多人。再於方太口與敵激戰。10 月 3 日，分區主力參加阜平縣東莊、西莊地區抗擊

【2】 陳漫遠（1911—1986）廣西蒙山人。後任任八路軍晉綏軍區參謀長，華北軍區第一兵團參謀長、第十八兵團參謀長、副司令員。廣西省政府代理主席，中共廣西省委第一書記，北京農業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農墾部副部長。解放軍後勤學院院長等職。

和伏擊進犯日軍之戰。戰至5日，共殲敵1300餘人。後在阜平以東韓家峪、立臺、中佐一帶機動作戰，連截敵補給線。9日在王林口截敵運輸隊。10月下旬，趁敵陷入被動，於阜平至曲陽間對敵補給線連續多次進行截擊，並襲擾圍攻阜平城內的敵軍。27日，阜平日軍棄城東逃，三分區部隊斷敵退路，追殲逃敵，取得東線反圍攻作戰的勝利。

* 10月至12月間二個月，三分區獨立第4團在老姑村、十八盤、百花山、和家莊等地與日軍作戰30餘次，斃傷日偽軍近千人。
* 11月19日，三分區騎兵營於唐縣南放水村抗擊日軍進攻，斃傷敵100餘人。

上述戰鬥共計殲滅日偽軍超過4700人，爭取偽軍反正共3700餘人。

1939年（29歲）

履歷：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

經歷：反擊第一次「反共」高潮；反冬季「掃蕩」；雁宿崖、黃土嶺、擊斃阿部規秀

親歷戰鬥：

* 3月13日，三分區2團，於曲陽縣龐家窪包圍殲滅日軍荒井大隊中隊長以下130餘人，俘虜日軍4名、偽軍18名。
* 反冬季「掃蕩」；雁宿崖、黃土嶺戰役：10月下旬，日軍二個師團，三個旅團各一部共兩萬餘人，分多路對晉察冀北嶽區進行冬季「掃蕩」。11月3日三分區派出老2團為主的一部主力參加淶源縣雁宿崖地區設伏，殲滅日軍獨立混成第2旅團500餘人。4日晨，再參加誘伏日軍獨立混成第2旅團旅團長阿部規秀中將所率日軍一部。戰鬥中，三分區2團佔領黃土嶺東北高地，與敵展開激烈的山地爭奪戰。16時許，軍區配屬作戰的砲兵將阿部規秀轟斃。當夜，日軍殘部連續突圍10餘次，均被擊退。後日軍突圍向司各莊方向逃跑。三分區2團參加迂迴追擊，與逃跑日軍展開激戰。該戰聞名天下。

1940年（30歲）

履歷：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

經歷：反擊國民黨武裝進攻；百團大戰；阜王戰役

親歷戰鬥：

* 年初，三分區抽調部隊參加軍區反擊國民黨軍對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進攻，取得勝利。
* 百團大戰：8月參加著名的「百團大戰」。大戰第一階段三分區所部的戰鬥有：8月21日，破壞平漢鐵路新樂、正定區間10餘里，燒燬汽車3輛，斃敵30餘，傷敵40餘。22日，破壞望都、定縣間鐵道數處，並將唐河兩座鐵橋破壞；同時襲南壩於據點。另一部炸毀清風店、陶邱間鐵橋一座。又一部將方順橋、南辛店間鐵路破壞，並將定縣至望都公路破壞10餘里。23日，擊退由曲陽外出捉民夫修路之敵50餘，斃傷敵10餘名。27日在望都將平山至堡莊之石橋破壞，切斷公路；晚，一部在望都、方順橋間破壞鐵路5里。一部與由唐縣進至高昌之敵200餘遭遇，戰約二小時，斃敵憲兵隊長以下30餘。9月11日，一部在靈壽、李食間與敵300餘激戰數小時，斃傷敵30餘，俘偽自衛團10餘名。9月12日，一部配合民眾500餘，將行唐至貫素公路全部破壞，毀木橋一座。13日拂曉伏擊由行唐開出之敵，斃敵20餘，毀汽車2輛。晨，斃傷搶修公路敵軍60餘名。晚，另一部將行唐至習家莊公路電線徹底破壞。14日晚，一部發動群眾300餘，將新樂南至長樂電線收割數百餘斤。另一部襲擊行唐之敵，斃傷敵20餘。三分區在此階段作戰中的部分區域中共動員26000餘名群眾，配合第26團和遊擊第1、2支隊及當地遊擊隊，向完縣、曲陽、唐縣、望都、定縣、新樂一帶公路、鐵路大舉破擊，對出動的敵軍進行連續襲擊和伏擊，斃傷敵200餘人。
* 淶靈戰役：百團大戰第二階段，9月22日三分區協同兄弟部隊，發起淶（源）靈（丘）戰役。經淶源縣城、三甲村、東團堡，蔚縣王喜洞、北口、吉家莊，靈丘縣南坡頭，渾源縣搶風嶺等戰鬥，至10月10日戰役結束，共殲滅日偽軍1100餘人，破毀公路55公里、橋樑13座，繳獲大量武器和軍用物資。期間三分區部隊的部分戰鬥計有：9月22日克復淶源南之下北頭敵據點，守敵70餘殲滅過半。又對箭嶺之敵連日攻擊，予敵狠狠打擊。22日晚，三分區一部配合群眾千餘，破壞唐縣、望都間公路三里許，掘溝30餘道。9月23日晚，與淶源東三甲村敵激戰竟夜，至24日拂曉終將該據點攻克，守敵180餘全部消滅。同日，另一部攻擊淶源北之中莊、獅子峪，激戰一小時，敵退守高臺廟，戰至24日晨，敵大

部被肅清，並擊毀敵汽車2輛。27日午一部於韓家莊附近伏擊唐縣開往望都之敵汽車2輛，汽車全毀，斃敵30餘。9月26、27兩日，由蔚縣向淶源增援之敵軍被三分區部隊阻擊於桃家堡一帶。此戰役迄27日止收復據點有：上下白頭、白臨口、三甲村、團堡、全家井、待三洞、北口、勘莊、北石佛寺、孽崗鎮等十個據點。繳獲輕機槍23挺，重機槍9挺，擲彈筒11個，步槍310餘枝，馬百十餘匹，電話機12架，縫衣機6架，大衣200餘件，軍毯470條，糧食6萬餘斤。俘虜日軍小隊長1名，士兵18名，偽軍13名，反正偽軍19名。

* 10月9日午，大營及平型關西敵500餘、靈邱敵600餘，在飛機掩護下，向大營東北地區合擊，三分區唐子安[3]團（2團）會同其它部隊，與敵激戰於大家嘴東路池一帶，直至黃昏將北犯之敵擊潰，敵傷亡70餘人。
* 反報復「掃蕩」：百團大戰第三階段反「掃蕩」作戰中，三分區部隊參加從11月9日起開始的抗擊日軍2萬餘人對北嶽區的「掃蕩」作戰。至12月3日北嶽區反「掃蕩」作戰告一段落，全軍區共殲滅日偽軍2800餘人，日軍大部撤退。
* 阜王戰役：12月4日至21日，三分區2團和一分區3團一部在阜王戰役中，於阜平縣王林口附近伏擊日軍，斃傷敵120餘人。

1941年（31歲）

履歷：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

經歷：反「掃蕩」作戰；反「治安強化運動」作戰

親歷戰鬥：

* 1月4日三分區2團收復阜平縣王快。阜王戰役結束。
* 4月10日三分區一部在當地群眾配合下，於唐縣、完縣、望都等地區積極平溝、破路、襲敵。數日間，共斃傷敵200餘人，平毀封鎖溝40餘公里。
* 反第二次「強化治安運動」：7月7日至9月8日，參加進行反擊日軍第二次「治安強化運動」作戰。

【3】 唐子安（1912—1982）湖南湘潭人。曾任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第2團團長，第三軍分區參謀長。建國後，任第64軍軍長、瀋陽軍區副參謀長和參謀長、瀋陽軍區副司令員等職。1955年授少將軍銜。

* 反「鐵壁合圍掃蕩」：9月26日，三分區一部在反「掃蕩」中，又一次收復河北省阜平縣城。10月16日，晉察冀軍區部隊結束自8月14日開始的北嶽、平西地區反「掃蕩」作戰。
* 反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11月1日至12月25日，，參加反擊日軍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作戰。

1942年（32歲）

履歷：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

經歷：五一大掃蕩；整風運動；精兵簡政

親歷戰鬥：

* 4月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命令廣泛開展地雷戰，三分區以極大力量幫助民兵進行地雷戰術訓練與製造地雷，主力部隊與民兵配合，有計劃地進行地雷戰。
* 反「五一大掃蕩」：5月1日 日偽軍5萬餘人，開始對冀中抗日根據地進行空前殘酷的大「掃蕩」（亦稱「五一大掃蕩」）。20日，為配合冀中反「掃蕩」，三分區部隊參加對平漢鐵路及其西側地區進行全面破襲。同時三分區各部隊還大力在根據地發動群眾進行地道戰打擊日偽軍。
* 反「夏季掃蕩」、反第四次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6月28日，晉察冀軍區將冀中軍區第七、九、十分區之主力轉移北嶽地區與三分區部隊合編成更大的作戰集團，進行新一輪反「掃蕩」作戰。
* 7月10日 開始進行反敵夏季「掃蕩」及反擊敵偽4次「治安強化運動」作戰。
* 本年三分區部隊進行的作戰及行動還有：反秋季掃蕩作戰；部隊派出精幹分隊、武工隊廣泛開展遊擊戰、地雷戰、地道戰；精兵簡政運動；整風學習運動。

1943年（33歲）

履歷：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

經歷：繼續整風學習；反擊國民黨「反共摩擦」；反掃蕩；神仙山戰鬥

親歷戰鬥：

* 是年三分區按中共中央指示繼續參加整風運動。
* 反「蠶食」戰鬥：1月21日至2月13日三分區於行唐縣西北地區開始反「蠶食」作戰。

* 反「輾轉掃蕩」：4月19日參加北嶽區抗擊日軍二個師團和四個旅團及偽軍共1.2萬餘人的「輾轉掃蕩」作戰。4月25日親率分區主力南下四分區參加四分區反「掃蕩」作戰。至5月18日三分區部隊會同其他四個分區部隊反「掃蕩」作戰勝利結束，共作戰218次。

* 4月21日聶榮臻、蕭克等軍區領導通令嘉獎在反「掃蕩」中，巧布地雷陣，斃傷敵36人的三分區所轄阜平縣五丈灣村民兵中隊長李勇及其遊擊組，並號召各地民兵向李勇學習。

* 6月15日三分區一部，於唐縣西赤附近截擊由該縣城出犯之敵，殲滅日偽軍150餘人。

* 24日晉察冀軍區開始第4次精兵簡政。

* 下半年進行反擊國民黨發動第3次反共高潮的作戰行動。

* 反秋季「毀滅掃蕩」、保衛大茂山：9月至12月間日軍五個師團、三個混成旅團各一部和偽軍共4萬餘人發起針對北嶽地區的秋季「毀滅掃蕩」，歷時3個月。

* 期間日軍兩次合圍大茂山，三分區42團四個連隊在黃永勝指揮率領下與日軍作戰三個月，大、小戰鬥46次，共斃、傷敵800多名；擊落敵機一架，日軍毫無收穫。三分區外線部隊及兄弟部隊在武工隊配合下，襲擾保定、渾源等13座城鎮，攻克陳侯等大小據點70餘處，一度襲入望都、行唐，並攻佔定縣車站等據點，有利地打擊了敵後方基地，配合了山區反掃蕩。另，北嶽區民兵在一個月反「掃蕩」作戰中取得殲敵1801人的輝煌戰績。獲晉察冀軍區通令嘉獎。

二、阜平縣：三分區之家

一

1940年，阜平城外，練兵場上，黃永勝正在組織部隊訓練。不打仗的時候，他對部隊訓練抓得很緊。幾年作戰的經歷使他親身感受到日本兵的單兵作戰素質與低層士官的戰術素養之優良，深知兵不訓不成刃的道理。他幾乎每日清晨堅持帶隊出操，整天泡在訓練場上。

「殺！殺！殺……」，戰士的吼叫聲傳出很遠。那邊練著刺殺，這邊練著投彈；戰術場地上戰士來回穿梭在各種簡易障礙上鍛煉著身手；默不作聲的那一排正練著瞄準。他對射擊頗有心得，在練瞄準的場地上來來回回指導戰士們的訓練。

1940 年在三分區駐地。

「嘟——」休息的哨聲響了，黃永勝身邊自然而然地圍了一圈幹部和戰士，點煙的點煙，喝水的喝水。這時有人說話了：「司令員，給我們再講個故事吧！」

建議立刻得到一片響應。

「講個故事吧！」

「慰勞一下我們訓練辛苦了。」

哄的一片笑聲。

黃永勝咧開大咀笑得很開心，和戰士們在一起，他開心得很。「好！講就講一個。……講個什麼呢？……」

「什麼都行啊！」

「司令員講什麼都好聽！」

又是一片笑聲。

「那……講個『望梅止渴』吧。這是說三國中的曹操……」

故事剛講完，有個戰士又嚷了一聲：「太短了，休息時間還沒到！」周圍一陣附合聲。

他轉頭看了一圈戰士們，吸了一口煙，說：「那就再講一個孫悟空吧。」

戰士們叫好。

「好，就講個齊天大聖孫悟空龍宮借寶。」司令員一臉正經，徐徐道來：「沒聽過吧？話說花果山上……」

這一堆，人越集越多……

二

初春的冷月斜斜地掛在天上，銀色的月光穿過糊在格窗上的窗紙射在屋內的坑上，銀白一片，半鋪在完縣抗日救國會年輕的主任項輝方[4]的身上。她戴著眼鏡就那麼躺著。雖然白天忙了一整天，很累，但她沒

【4】 項輝方（1918—2003）河北完縣人。1937 年 10 月入伍，1938 年 1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完縣 16 大隊政治部宣傳部宣傳員，完縣抗日救國會主任，晉察冀邊區婦女抗日救國會組織部部長，晉察冀軍區三分區民運部組織部婦女部部長，晉察冀軍區白求恩軍醫學校學員，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教導二旅家屬黨小組組長，察晉軍區熱遼縱隊政治部保衛一科科長，東北軍區幹部子弟學校總務股股長，第四野戰軍幹部子弟學校總務處主任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第四野戰軍十五兵團幹部子弟學校副校長，中南軍區第二幹部子弟學校副校長，廣州六一小學校長，廣州八一中學校長，廣州軍區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總參謀長辦公室主任，軍政大學辦公室主任等職。

有睡意，瞪著一雙大而亮的眼睛看著天花黑暗的地方，心中翻過來復過去地折騰。白天范景新的一番話讓她睡不著。

白天，三分區司令部院子裏，項輝方辦完事，被從屋裏走出來的范景新叫住了。范景新，是三分區政委王平[5]的夫人，39 年就是阜平縣婦救會主任。她比項輝方年紀小，1920 年出生，阜平縣人，參軍前在阜平師範學校讀書，由於日本軍隊的到來停了學，到抗日根據地參加八路軍打鬼子。在這一點上與項輝方的經歷有幾分相像，兩人還是鄰近縣的同鄉。她人長得漂亮洋氣，深眼窩，白白的皮膚，一身文化味兒，當了八路軍的女幹部，還時常帶著少女的羞澀與活潑。項輝方常到分區機關來辦事，一來二去的兩人就熟了，兩人的關係，好著哪！

小項，過來坐坐！范景新笑笑的把項輝方往屋裏讓。

哎！也是笑笑的應著，項輝方大大方方地進了屋，在桌邊坐下，端起她倒的水，喝了一口。

小項，記得你是保定女子師範的學生。

是。

咱們分區少有的知識分子喔！

小范，你可不許取笑我，比不上你呢！

今年多大了？

二十一。

參軍兩年了吧？

快兩年半了。

……二人一問一答。

一邊回答著范景新的問題，項輝方心裏一邊有些奇怪：這些情況范景新都知道啊，這樣問來問去，怕是有什麼事要講吧？

個人問題有沒有打算？范景新露出「壞笑」，果然拋出了正題。

項輝方的臉一下就紅了，低著頭說：組織上不是說先打日本鬼子，再解決個人問題，要我們集中精力幹工作嗎？

那要是組織上給你介紹一個呢？

組織上介紹？組織管這事兒嗎？

【5】 王平 (1907—1998)，湖北省陽新縣人。後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解放軍軍事學院政委，砲兵政委，武漢軍區政委，總後勤部政委，中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1955 年授上將軍銜。

組織上怎麼就不能管這事兒了？你干婦女工作，沒少管家庭婚姻的事兒吧？說到這兒，范景新故意板著個臉，還是一臉老成的樣子。連聲音都放粗了。

那是管別人，我……她越發不好意思起來，心裏頭象揣個小鹿一樣亂跳不止。來到根據地，已經有些出身學生的女同志被組織上「拉郎配」，嫁給了單身的高級幹部，時有耳聞，她怎麼會不知道？可能是與她受的教育和參軍後的工作有關，項輝方是個正在成長的女權主義者。她不打算被組織「包辦」。其實這時正有一名地方幹部熱情地追求著她，但她還沒有鬆口。

「要嫁，就嫁個自己心儀的男人，值得自己用一生去愛的男人！」她心裏響起了自己多次對自己說過的話。不願被亂點了鴛鴦譜，這時她裝著傻，硬是抵擋著。

我們家老王加上我，也可算是「組織上」了吧？這次給你說一個好的……范景新笑咪咪地故意拖長聲音。項輝方心裏那點小九九，她早就知道，所以從項輝方 1937 年 10 月參軍來到三分區，兩年多有不少紅軍幹部找過她，點著名想娶項輝方。那邊項輝方始終咬緊牙關不同意，這邊的她也從沒用組織來強壓。這個小項，小大姐，人好又漂亮，有文化還是老鄉，她這位政委夫人，就把項輝方護起來，也是認真地想給她找個理想的。

「……你看，咱們分區黃司令員怎麼樣？」

這一句話，項輝方一時沒反應過來；接著，項輝方的心裏頭簡直打了個雷一樣，震得腦袋麻木。黃司令？……那個高個瘦身，面目帥氣，標準的軍人？

講起來，這個黃司令她早就見過。

挺早以前，一次反掃蕩，分區部隊掩護著地方機關人員向外轉移。晚上在過一條河時，項輝方脫下鞋襪，捲起褲腿，正在河水中涉渡。一陣輕風掃過，天上本來一片一片的雲彩突然讓開，露出一片深藍色的天幕。明亮的月光像是潑下漫天漫地的水銀，滿世界那麼一亮。她不由地抬起頭，就看見身邊的河水中，一名高大健壯的軍人，牽著一匹大青騾子站在那兒。端正的軍帽上，寬闊的雙肩上，披了一層月光，好似披著

1940 年夫妻二人與王平夫妻的合影。

明光光的鎧甲。挺拔堅定，渾身瀟灑。罩在她身上的月光就像是電了她一下，心裏麻酥酥的，不由就呆了……

「好標準的一名軍人！」心裏面一讚，接著一陣羞怯湧上臉來。她低下頭，很害怕被人看破似的，急匆匆趕快向前走去。

後來，不知哪一天了，有一個清早她忽然注意到駐地旁邊的小山上有一個高大的軍人身披著軍裝登上山去，那個身影不正是那天晚上的那個人嗎？後來，她欣喜地發現，每個清晨這個披著軍裝的身影都會出現在登山的小路上，她已將凝視這個身影當成自己秘密的習慣。

再後來，項輝方到軍分區辦事，從近處見到了這個讓她心動的人，知道他是黃司令員。她發現，黃司令員軍帽總是正戴著，腰帶總是緊紮著，綁腿總是妥妥貼貼，一身利利索索，笑起來燦爛，說起話打雷。一舉手一投足，那股幹練灑脫，正是十足的英雄形象呢！再再後來，她因工作事務在軍分區進進出出，見過的次數多了起來，還在群眾大會上聽

過他講話。現在「組織上介紹的」正是自己暗暗喜歡的那個人，此時心裏頭一緊，呢喃了一聲：

「黃司令，他不是……？」

話沒說完，卻低下了頭。

范景新看出項輝方露著幾分羞澀，知道這事成了一半，就自顧自地繼續說下去：黃司令大名黃永勝這你一定知道了？27年參加革命的長征老紅軍，和我們家老王是同鄉，也是湖北人。他那個咸寧縣緊挨著老王他們陽新縣。他會打仗，也會過日子，人大方，豪爽，就是脾氣有些倔。人呢現在是單身。小項，這是個好機會，你要不抓緊，叫別人搶了去，過後你可別後悔！

景新！……我……讓我再想想，……那……不知道黃司令他……是個啥意見？……

問過他了，他同意，現在就等你表個態了。……回去想想，明天給我個態度好不好？正好黃司令帶部隊外出作戰剛回來，同意了，明天你們見個面。說著這話，范景新又恢復了一副年輕姑娘的神情。

項輝方不知道是怎麼回到房間的，一肚子心事徹夜難眠。她對黃永勝印象非常好，說是暗戀也不爲過。可她以前總覺得人家高高在上一個大首長，又不知道他個人具體情況，也不好意思去打聽。現在范景新把問題挑開了，她發現自己是真喜歡這個大首長的，心裏就暗自許了。

三

翻個身，她忽然想起參加革命前的那些驚心動魄的日子。那是1937年9月，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日軍在華北東征西討，華北大地抗日戰爭風火四起，十九路軍在前線以熱血之軀，抵抗著日軍的坦克大砲，全中國都進入到全面抗戰的奮爭之中。9月18日，日軍攻陷涿州。9月23日，進抵保定城郊攻打保定城。守軍奮起抵抗，日軍遭受重創。

保定城內，保定女子師範學校操場上。

「項輝方！」一聲急促的呼叫。

「哎！」隨著一聲清脆的回應，操場上正俯身在一副擔架前的短髮女學生回過頭來。她相貌清秀，雙眼皮的大眼上架著一副圓形的眼鏡，因

1933年，15歲的項輝方。

1939年，21歲的項輝方。

學生時的項輝方是保定女子師範的鉛球運動員。

爲滿臉是汗，眼鏡滑下來幾乎架在了鼻尖上。短髮之下瓜子形的臉龐上汗水和著泥土還有點點血滴，上身是那個年代典型的淺色女學生大襟立領中式學生裝，下身一條黑色的寬大布褲，衣服上泥土血跡混成一片，已看不出布質原來的顏色。

「快！飛機又要來轟炸了，快把傷員抬到隱蔽的地方去！」呼喚她的那個女同學嘶叫著。城裏其它地方傳來炸彈爆炸的轟轟聲。

項輝方與另一名同學剛把擔架抬起來，「嗡……嗡……」的敵機臨空聲已從房後面吼叫起來。

「快呀！快呀！……」兩個女學生拼了命地抬著擔架向操場一側的樹林衝去。

前排為范景新的母親；
後左為范景新，
後右為項輝方。

在三分區家中的項輝方。

連續的尖嘯聲向操場襲來，「轟」、「轟」兩聲巨響，在操場中間炸開了，煙火泥土高高揚起，一陣眼不可辨的聲波四面衝開。一會兒，煙塵散去，樹林中項輝方從擔架上爬起身，她剛才緊急之下用身體撲在擔架上的傷員身上，想要保護這名十九路軍的傷員不要第二次負傷。還好，她這一組傷員保住了。但當她把目光投向操場上時，她再一次被震驚：沒來得及轉移的幾名傷員及正在護理他們的幾名女學生殘破的肢體散在四處，一名擔架上的傷員下半身不見了，上半身與半個擔架被掀到一邊，傷員的頭部被炸開，白的腦漿與紅的血漿混在一起，還在一股一股向外湧動……

她乾嘔了幾聲，胃中已無東西可吐。她記不清這是第幾次因見血肉而嘔，也記不清這是第幾天了。日軍向保定攻來時，這個操場就成了十九路軍傷員的救護場。好多女學生在老師的帶領組織下留在學校，自願地擔負起救護抗戰將士的責任。項輝方的家庭雖然貧窮，但是她哥哥卻是個讀書人，在哥哥項世澄的力主下，本來不打算讓她這個女孩子讀書的父母親，被大哥逼著讓她上了學。家裏一直節衣縮食地供她讀書。哥哥有文化找了一份教書的工作，靠工資把她送進這個遠近聞名的女子新式學堂。在軍閥混戰的大亂局時代，項世澄因有文化而求進步，因求進步而追尋真理，1927 年就參加了共青團，1930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現在是共產黨保定支部的負責人。項輝方在兄長的影響下，一進中學就加入到進步的學生運動中並成爲一名積極份子。「七七事變」前後，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展開，凡是抗日工作，她那雖不高但敏捷的身影總是非常活躍。現在她已連續多日留在學校救治傷員了。她在學校裏是個鉛球運動選手，長期的體育鍛煉使得她的體力好於一般人，雖然非常疲勞，但她認爲自己還頂得住。對日寇的仇恨支撐她抵抗著極度疲憊，爲抗擊侵略者再多做幾件事就是她現在最大的心願。

「項輝方，你哥哥來了！」一名教師叫醒了正的操場發楞的項輝方。

哥哥此時已化名王子剛，進行著地下工作和學生運動，正領著一幫人趕著大車來到學校，他一面佈置來人將所有傷員抬到大車上，一面急匆匆走過來。

「傷員要馬上轉走，保定很快就會失守，」王子剛低聲對妹妹說道：「鄉下也不安全，可娘怎麼說也不肯離家轉移。學校不能呆了，你有什麼想法？」

「找抗日的隊伍去，打日本！」項輝方堅決地說，「娘不走沒關係，她一個老太太，日本人拿她不會怎麼樣。等我到隊伍上安頓下來，再想法接娘去。」

「也祇好先這樣了。」哥哥無奈地說。

「哥，你怎麼安排？走不走？」

「我有任務留下來轉入地下工作，你別管我，一定要保護好自己的安全。」

「我叫上同學一起走，我們會小心的，哥你放心！」

項輝方是個乾脆的人，第二天，她叫上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就出發了。那時保定城裏每天都有學生，離家離校去找抗日的隊伍。

國民黨在抗日，共產黨也在抗日；國民黨的隊伍在城東面，共產黨的隊伍在城西面。投奔誰好？學生們都不知道。有些學生乾脆在出走時抓一把塵土灑向空中，塵土揚向哪邊就向哪邊走。結果，風自偏東來時，學生們就去了城西面山裏的共產黨晉察冀根據地，以後能活下來就是「三八式」的老八路；風自偏西來時，那批學生就向東去找正牌國軍，以後能活下來，在國軍裏面混的就是另一種命運了……這是一種宿命嗎？項輝方沒有想過，她最親的哥哥是共產黨的幹部，她也是共產黨外圍組織的成員，她們一行就直奔保定西面阜平那一片黛青色的山區去了。

那一片山區是共產黨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的地盤。三分區有個黃司令。

四

黃永勝這時在三分區已經快三年了，在對日僞軍不斷的作戰中，他的軍事指揮水平尤其是進行遊擊戰的水平越來越純熟。他果斷而不莽撞，遇複雜危急的情況能處變不驚，大膽冷靜地實施指揮。他多次率領機關、部隊從敵人鼻子底下跳出合圍。有時部隊白天在山區轉移，竟能聽見敵人的嚎叫聲。由於他熟悉戰區的地形、民情，偵察工作及時準確，在山裏七轉八轉，總能擺脫敵人的跟蹤。所以儘管敵人掃蕩不斷，

一次比一次兇狠，但他帶領的隊伍從沒有遭受過重大損失，而且時不時還能抓住一閃即逝的戰機，打上幾個小勝仗，不僅常有繳獲，而且在敵強我弱的艱難中，能極大地鼓舞隊伍的士氣。下級因此對黃司令員抱有充分的信任。面對敵軍掃蕩時，分區首長有時會分頭各帶部分部隊、機關及地方黨政機關人員行動轉移。編隊時，很多地方幹部都願意隨司令員行動。他們認爲，跟著黃司令走比較安全，即使碰上敵人，打起來也不會吃虧。這些事點點滴滴積攢在項輝方頭腦中，變成了近乎崇拜的好感。

第二天，懷揣著決定，她再一次來到分區司令部找到范景新。范景新看了她一眼，就把她領到院內的一間房門口。「黃司令，小項來了！」范景新大聲喊道。進門後給二人簡單介紹了一番，然後把他們二人扔在屋裏，說了句你們好好談談，就迴避了。

屋裏收拾得乾淨利索，東西井然有序。牆上一排釘子上掛著一支裝在皮套中的駁殼槍，一個皮挎包，還有一把二胡。桌上放著一本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一本線裝的《孫子兵法》，一個陶瓷的白茶缸，一個筆記簿，一支鋼筆和一支紅藍鉛筆，擺得整整齊齊。黃永勝顯然很高興，拿過一把茶壺一個碗給她倒了碗水。項輝方卻很緊張，坐在桌前長凳上，低著頭找不到話頭，寒暄了兩句，二人自然就談起了工作。

「你的工作危險嗎？」黃永勝帶著幾分關心地問。

「比不上你們在前線打仗，但有時也會碰上敵人。」講到工作，項輝方的話就多了：「那一次我到根據地邊緣區去開展工作，回分區的路上就碰上一個狗漢奸，他見我一個女的，又是單身，就追過來，還開了槍。我跑不過他，但我挎的籃子裏放了顆手榴彈，就是爲了遇見敵人時不叫敵人抓住用來就義的。情況緊急我掏出來就扔了過去，漢奸一見趕緊趴在地上，我才跑掉，但跑了好遠也沒聽到手榴彈爆炸聲……」

「你沒拉弦吧？」他一笑。

「發給我們時根本沒教我們怎麼用，就那麼一塞過來。我以爲扔出去就會自己炸呢！」她很不好意思，也笑起來。

兩個人相互看了對方一眼，不由地大笑起來。笑了一陣，黃永勝從炕上搬過一個小木箱，打開，上面有幾本書，項輝方看過去，有《三國演義》、《水滸》。心裏想，看來黃司令還挺喜歡看書。黃永勝拿開這幾本

書，從下面拿出一把手槍，皮槍套，皮腰帶，腰帶上插滿了一顆顆亮閃閃的子彈非常漂亮。

「送給你防身用。」他把槍遞到她面前，看著她驚喜地拔出手槍愛不釋手，便指著槍說，「這是槍牌橹子，也叫勃朗寧，名槍，小巧可靠最適合女同志。」

在三分區與政委王平合影。

「黃司令，謝謝你！」她把連著槍套的腰帶繫在腰上，他又遞過去一塊紅綢布，把槍包住，幫她裝在槍套中。「太好了！這下我再遇見那些狗漢奸，我饒不了他們！」一挺胸，又想起什麼，「那……怎麼用啊……算了，我找我們縣大隊的同志教我。」

「很容易，這樣……右手持槍……這樣上膛……這樣瞄準……對了，以後別司令司令的，叫我老黃也行，永勝也行。」

她認爲，這就是表態了，心裏忽然甜甜的……她轉頭用手指著牆上掛的駁殼槍問：「你們大領導都是掛小手槍，你怎麼還要背一支這麼大的盒子砲呢？」

「喔，那是我在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時繳獲的一支槍，很喜歡，一直陪著我長征走過來，捨不得給人，留下來自己紀念。平常帶的這不還有一支小的嘛。」他用手拍拍床頭上放的手槍，「這是馬牌橹子，也是勃朗寧牌的，帶著方便，祇能自衛，打仗比不上那支二十響的駁殼槍。」

其實她對槍並沒有興趣，她想問的是下一個問題：「你還會拉二胡？」

「嗨！半吊子。」他看了一眼牆上的二胡，「我在井岡山就會拉兩下，部隊裏歌聲多，唱來唱去手就癢，打土豪時見到什麼樂器，都會拿回來玩玩。什麼笛子、二胡、秦琴，還有一種叫康樂琴，也叫大震琴，這麼長方形一個木頭盒子，」他比劃了一下，「上面拉幾根鋼絃，還安著寫有1234567的很多個鐵柄按鍵，這邊右手拿個片片撥絃，左手按哪個數就是哪個音，很容易學。我就把紅軍歌曲呀民歌呀奏出來，大家跟著唱，鼓舞部隊士氣。一種樂器玩不久，行軍打仗不能帶就丟掉。下次可能見到的是另一種樂器，就再學再玩。」黃永勝講得興致勃勃，項輝方聽得津津有味。

「拉首曲子吧。」項輝方建議。

「嘿——我拉得可不好。」他爽朗的笑了一下，「《大刀進行曲》吧……」二胡吱吱嘎嘎響了兩聲，開始現出旋律，然後他邊拉邊唱起來：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在並不熟練也不高明的二胡伴奏下，項輝 方也輕輕地跟著唱。項輝方唱歌總是跑調，就小聲哼著；而黃永勝就唱得好多了，渾厚的男聲在二胡還算合調的伴音下，反倒顯出金戈殺伐的雄壯。

王平和范景新聽到屋裏的笑聲歌聲，拍手一笑。這個媒做成了！

<新婚後的黃永勝夫妻。

五

沒多久，二人結了婚。辦完簡單的婚禮，當然免不了向王平、范景新這對大媒人致最誠心的感謝。婚後，項輝方調到三分區民運部組織部任婦女部部長。她是真的喜愛自己的丈夫。自己沒有像有些出身學生的女同志被領導代表組織硬拉進洞房，甚至嚇得哇哇大哭，項輝方心中滿是幸福。她能體會到丈夫對自己的疼愛。她總對自己說，「我們是自由戀愛！」這一點對她很重要。

婚後第三天，丈夫又恢復了天天早操的習慣。妻子是個工作狂，每天忙個不停。晚飯後是每天的二人時間。

「項輝方！」他親切地叫著妻子，「這些個字怎麼念？」他指著《三國演義》一頁書上問到。

「我來看看……」她俯過身去就著斜下的夕陽穿過窗戶的光線，看到一頁書頁上用鉛筆在七、八個字下劃了橫線。「嗯……這念……」她順著丈夫的手指一個一個念了出來。

「怎麼講？」

她又一個一個字地解說了一下意思，然後有些不好意思地指兩處說：「這兩個字我也不認識，我在學校古文學的不多。」

「沒關係，有機會問問縣城裏的老夫子去。好！總算是搞清楚了。還是有文化好啊……這本《三國演義》我從中央蘇區帶出來，長征路上讀了一路，團裏從政委到文書都當過我的教書先生。其實我的文化就是在部隊學的。」他一邊講一邊用毛筆在草紙上一筆一劃地反覆寫這幾個字，直到確定寫熟了，又鋪開一張新紙，認認真真寫了一篇字。

她湊上去看看，一字一字念出來：「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這是誰的詩啊？真有氣勢！」她邊看邊說。

「你不知道？哎呀，你真是個新式學堂出來的！」他放下筆拍拍手說，「這是唐朝詩人王昌齡的《從軍行》。當兵打仗的人，喜歡這種詩。」

一邊說著，他一轉身從牆上的釘子上拿下那把二胡。

一會兒，響起二胡悠揚的聲音，不熟練，間中吱吱嘎嘎，一會難聽，一會好聽，慢慢還是能聽出調來。

「這是什麼曲子？挺好聽的。」項輝方一邊為黃永勝補著襪子一邊聽著。

「《歌唱二小放牛郎》，是咱們晉察冀一個名叫李劫夫的文工團員寫的。」

「啊，是這首歌啊！我會唱，可……可是叫你一拉我就聽不出來了……」

「啊……哈哈哈……」丈夫笑起來，接著妻子也笑了。

「牛兒還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卻不知哪兒去了，不是他貪玩耍丟了牛……」夫唱婦隨，琴瑟諧融。

小屋裏面哼啊哼，天色慢慢黑下來，月亮爬上東山，時續時斷的二胡聲飄出去好遠。

參加革命征戰十幾年，在晉察冀，黃永勝有了自己的家。

大媒人王平是黃永勝的革命兄長，范景新是項輝方的革命戰友，他們夫婦往後一直是這對夫婦的好戰友好朋友，晉察冀三分區的黃司令員與王政委的合作也相當合諧。黃永勝的家庭相冊中，合影最多的戰友就是王平。有意思的是黃永勝 1958 年到 1960 年在北京學習期間，全家竟住進王平在北京的府中。北京西四平安里麻狀元胡同 5 號，一個標準的四合院，原本是王平先住進去的宅子。王平這時要搬去南京但還沒搬走，黃永勝一家六口人住進來後，使用南房南院和一些廂房；而王平一家人口比黃家多，則住在北房北院及其它廂房裏；兩家的隨身工作人員在偏院偏房也住成同院鄰居；兩輛配車就擠一個車庫。這一來王平一家有多大的不方便顯而易見。可是兩家人一個院門進出，一個院子來往，跨過一個月亮門就可以串門，炊煙廚味相嗅，雞犬之聲相聞，大人孩子們融洽相處，都是好朋友。若大一個北京，一名上將全家還沒走，另一名上將全家就搬進來了，一個院子裏兩家擠一擠，擠了大半年。這兩家的關係一定要好才行，就像當年在三分區領導機關的院子裏一樣。

三、神仙山：三分區之山

一

這片大山，位於阜平、唐縣、淶源、靈丘縣之間，聳立在晉察冀北嶽區根據地中央，方圓百里，百姓們稱它為神仙山，正式的名字叫大茂山。往歷史上追溯，從清代康熙以前它還一直被稱作為北嶽，亦名恆山。故此有「古北嶽恆山」（與今天山西的北嶽恆山以加「古」字相區別）的名稱。所以晉察冀根據地三分區為中心的這片區域因此就被稱作「北嶽地區」。這裏駐有共產黨、八路軍晉察冀邊區、軍區和三分區領率機關，也是八路軍晉察冀根據地的大本營。

1943 年 9 月，神仙山進入一年之中最美的秋季，遍山楓葉紅透，染在濃綠的青翠裏，間雜著橙色、黃色、紫色、褐色、黑色等多種顏色，叢叢點點，塊塊片片，把碧藍色晴空下的峰峰谷谷，山巒密林，潑潤得斑斕萬千。蘋果、山梨、核桃、柿子、棗子這些成熟的果實，掛滿樹枝，在明亮的陽光下如同一群群具有生命的小精靈，在枝叉坡崖之間躍動嬉鬧。神仙山，為山九刃，為峰九重，為脈九勢，為嶺九貌。黃永勝每當看到山區美景，心中總是一片憤慨：大好河山，寇蹄踐踏！

艱難的抗日戰爭打了六年了，中華大地國凋民慘，峰煙蔽日，橫屍充野，溢血飄杵。國人猛醒，皆知民族的血戰不死不休！中國人國難當頭時那堅韌的民族性，共產黨人處逆境中那頑強的生命力，支撐起敵後戰場的戰略與戰術。日本發起的這場戰爭，種下了中國人百年千載不滅的國仇家恨。現在黃永勝的心中不僅充滿了那國仇，也填塞著那家恨。不管中日兩國兩軍在戰爭能力上有著多大差距，以弱抗強、以小打大、以少擊多，這是共產黨、八路軍的起家本領，祗要活著，打下去就是，誰還怕了它去！黃永勝又一次戴上青天白日的帽徽，重編回國民革命軍的序列，向全民族的死敵衝殺拚命，按照毛澤東共產黨的戰略戰術方針，那仗打得更狠更精。

二

阜平縣城，一座普通的農家宅院裏，不大的堂屋正中掛著三分區轄區作戰地圖，十來個八路軍軍人和地方幹部坐在長方型木桌的三面，正對著地圖聽一名手持木棍的高個子講話。

這裏是三分區司令部，司令員黃永勝與政委王平剛從軍區領受任務回來，與會的還有副司令兼參謀長詹才芳[6]、42團團長成少甫[7]、團政委熊光焰[8]和團參謀長馬衛華[9]，其他的則是分區各縣委和遊擊隊的主要領導。

「軍區通報，鬼子又要掃蕩了。」黃永勝用他特有的大嗓門把屋子震得嗡嗡響：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這個老鬼子這次調集了第26、第63、第110師團大部，第62師團及獨立第1、第2、第3混成旅團各一部和僞軍共4萬餘人，預計本月中旬就會開始行動。從情報上分析，這一次他們把我們晉察冀軍區機關和我們三分區司令部所在的神仙山作爲掃蕩的重點，並作爲合擊的中心區域。他們會「分進合擊，多路會攻」對我大茂山根據地進行「鐵壁合圍」。他用木棍先點了點一處，然後又在地圖上劃了一個大大圓圈。

王平與黃永勝一樣，也是一口湖北鄂南口音：鬼子這次直對著我們分區而來，目標選得毒辣，來勢很兇。神仙山這一帶是軍區和分區黨政軍後機關的駐地，還有華北聯合大學、白求恩學校，國際和平醫院、工業部、軍工廠、製藥廠、軍用倉庫。雖說此山方圓百里，地勢險要，但盆盆罐罐多啊！以前多次掃蕩都沒有這樣對著我們要害而來。現在，山區外的一些後勤機關和非作戰單位也搬了進來。這些都是我們的家底子，不容有失。

黃永勝說：大家都知道，軍區聶司令（聶榮臻）到延安去了，現在，軍區代司令員是蕭克[10]同志，代政治委員是程子華[11]同志。他們領導軍區這次反掃蕩鬥爭。從大局看，我軍可以投入的反掃蕩兵力，有北嶽區第1、第2、第3、第4軍分區及雁北指揮司令部所屬部隊共達4萬餘人，民兵18萬餘人。不少啊！但是現在軍區主力部隊都在外線作戰。在神仙山地區，我們分區除了42團外，其他主力也在外線。當然調回來不是不行，但這麼一個山地遊擊戰堆太多部隊並不划算，甩不開手，還容易被敵人盯上咬一口。這樣，我們現在手上能用的兵力就不多，主力是42團，現祇有六個連隊，要抗擊鬼子4萬多人，壓力不用多說，大家想得出來。黃永勝一段話的話音未落，屋裏嗡嗡的議論聲響成一片。接著大家又靜下來，聽分區的作戰安排。

黃永勝整理了一下思路，沉著地看了一下大家，接著又說：鬼子想給我們來個「黑虎掏心」，想從三國的書上學，怕是畫虎成貓了。下面轟地笑了起來，緊張的氣氛一下子鬆了很多。他看了一眼屋裏各位，再接著說：咱們八路軍還是老辦法，不跟他硬頂。分區的作戰方針，用我們老家的話來講是——連打帶搓。「打」是一路頂他，專打他的腦殼尖，痛一點連全身，不讓他進展順利；「搓」就是依托有利地形，層層佈陣，側擊夾擊捅屁眼，把鬼子放在神仙山這個搓衣板上，搓掉他幾層皮，搓出他幾桶血，讓他渾身鮮血淋淋，知難而退。黃永勝聽見下面爲他的比喻發出笑聲，也隨著咧嘴暢快一笑，繼續說道：我們用「內牽外打，節節抗擊」的戰術，與鬼子針鋒相對。我認爲，祇要戰術得當，內線六個連的兵力還有富餘，有四個連就足夠了。具體部署是，用兩個連的部隊跳到外線，尋機打擊敵人，留下四個連以連爲單位，與民兵、遊擊隊混編在一起，在內線廣泛開展地雷戰、麻雀戰，遲滯、疲憊、抗擊日僞軍的掃蕩，並利用有利地形最大限度地消滅敵人，給外線的部隊創造殲敵的機會。

這時王平接上說：因鬼子把進攻的重點放在了我們內線，所以留在內線的部隊面臨巨大的壓力和危險。既要完成牽制打擊敵人的任務，還要保衛留下來的後方機關單位。加上外圍後勤機關也先後轉移到山區來，這就給內線作戰的部隊增加了更大的壓力。

【6】詹才芳（1907—1992）湖北省黄安縣（今紅安）人。後任東北民主聯軍第9縱隊司令員，46軍軍長，中南軍區公安部隊司令員，廣州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授中將軍銜。

【7】成少甫(1917—1979)河南商城人。後任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66軍軍長，北京軍區副參謀長，濟南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授少將軍銜。

【8】熊光焰（1913—2007）江西石城人，後任陝西省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

【9】馬衛華（1919—1985）河北唐縣人。後任64軍軍長，北京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等職，1955年授少將軍銜。

【10】蕭克（1907—2008），湖南嘉禾人，後任第四野戰軍參謀長兼華中軍區參謀長，中央軍委軍訓部部長，解放軍訓練總監部副部長，解放軍軍政大學校長，國防部副部長兼軍事學院院長和第一政治委員。1955年授上將軍銜。

【11】程子華（1905—1991），山西運城人，後任冀察熱遼軍區司令員，四野十三兵團司令員，山西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商業部長，國家建委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兼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副主任；民政部部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我輕机枪 敌射击時之
情形 1938. 21. 于王林口

詹才芳這時操著濃厚的湖北鄂東口音對 42 團領導們說：這個任務是你們 42 團的，上個月已經派你們進山熟悉地形，選擇陣地，制定作戰方案。狗日的成少甫，你們有沒得決心？

「有！」42 團三位領導異口同聲響亮的回答讓詹才芳滿意地點了點頭。他接著又說：你們這次作戰不同，以前我們是跳到外線和鬼子打圈圈，這次是在院子裏打瘋狗，躲閃的地方不大，小心喲！

黃永勝以決斷的口氣命令道：在一個相對固定的區域內作戰，部隊不能放多了，不要打狗不成反被狗咬。你們 42 團留四個連在內線作戰，分出兩個連掩護準備轉移的單位、人員、物資，趁鬼子尚未合圍盡快行動實行轉移。之後在外線機動作戰，尋找戰機狠狠打擊鬼子的屁股，讓他冒煙！他再用商量的口吻對王平、詹才芳說，老王、老詹，這次你們帶這兩個連，率領按計劃轉移的機關單位跳出去，外線的事多多拜託，內線作戰我留下來，親自上陣打他狗日的日本鬼子！

司令員，內線太危險，有我們三個你就放心吧，你還是與政委一起去外線。，更有利於掌握全局。我們三個帶 1、2、3、4 連和團直屬隊留下來，其他部隊交給幾位首長帶走。成少甫搶著說。

黃永勝堅決地說：不行！不能轉移的單位、人員、物資、設備太多，蕭克司令員正在病中，就在山裏養病，看情況不能輕易動，搞不好就圍在裏面了。這麼多幹部、領導、人員、家當叫人圍在圈裏，不是不相信你們，這關係太大，我必須留下來才放心，出一點差錯就是殺了頭也彌補不了！

他內心或許還有一點私人的理由：正在白求恩衛生學校學習的項輝方帶著身孕已近臨產。他們原本在 1941 年生了第一個兒子，取名「再捷」，是爲了紀念黃永勝接連打了幾個勝仗。1942 年，趕上鬼子掃蕩最兇那陣，根據地困難，缺衣少食，孩子身體虛弱。連續的轉移，條件更差，沒過多久孩子就病了，肺炎，又餓又病的，奄奄一息。好不容易熬到掃蕩結束回到分區駐地，孩子卻因無藥醫治，夭折了。這在倆口子心中一直是個撕裂的傷口。現在項輝方又懷上了，孕期一直順利，眼看著等著抱兒子，日本鬼子這一次簡直就是又衝著孩子來的！講到私仇，日本鬼子還欠他一條人命：他的岳母、項輝方的老母親在去年鬼子掃蕩中，認爲日本人不會拿她一個老太太怎麼樣，不聽他們勸告堅持留在村裏，

結果被日本兵殺害。想到此黃永勝心中的怒火一股股直竄。他決定親自率領內線作戰，不僅僅是爲了保護根據地的責任，也不僅僅是爲了親手殺鬼子痛快，他也是爲了妻子孩子的平安，爲了給母親報仇！鬼子殺到家門口了，裏面是家人，一名軍人，必須用自己的胸膛擋在大門口！不然，他怕自己一輩子也會瞧不起自己。

散會後，分區首長握手告別，互道保重，各人分頭準備開戰。

三

黃永勝來到 42 團團部，成少甫、熊光焰馬上迎了上來。幾個人坐在桌前，對著神仙山的地圖研究起作戰方案。

同志們，黃永勝首先說，跟日本鬼子打了幾年仗了，都說說，日本人打仗的戰術特點。

司令員出了題，幾名團領導你一句我一句議了起來：日本鬼子打仗就是那麼一套，用大砲、飛機遠程打擊轟炸，中距離就用步兵砲再打一陣。然後用擲彈筒、重機槍作爲近程曲射和直射壓制火力。最後用步兵的武士道精神集群衝鋒。小鬼子槍打得准，刺刀拼得好，戰術熟練訓練有素，身體強壯不怕死；他們的擲彈筒對我們的機槍威脅最大，是壓制我方機槍和陣地的重要火力。

黃永勝看大家總結得不錯，就說，國民黨軍就是在這種戰術下一團一團、一師一師甚至整個軍地潰敗。我們雖然不怕他這一套，但裝備火力都差得太大，所以硬拚從來不是我們八路軍打仗的好辦法。這次對付掃蕩的鬼子，仍然是老辦法，一個巧字。

成少甫想了想，說：司令員，我與熊政委和馬參謀長議過了，以前我們對付掃蕩，都是跳出外線與敵人打轉。他東來，我們西去，他想我們向南，我們就偏向北。但這次我們要在一個相對固定的區域內抗擊鬼子，機動的餘地不大，兵力祇有四個連，心裏壓力還是很大的。但是我們決心跟司令員打好這一仗！

打到我們家裏來了，不狠狠教訓鬼子一下，他還真不知道八路軍爺爺的厲害！熊光焰狠狠地說。

對！黃永勝接上說：一隻野豹子跑到家裏來了，不趕走它，這家就沒法住；趕它走的時候把家裏打爛了，這家也沒辦法住。敵人這次的戰役

目標很明確，就是找我們三分區的主力決戰，再打爛我們家裏的家當。我們不能讓它如意，就用手中這四個連陪它玩一下，等我們玩夠了，就跳出去，告訴它我的主力在外線呢！他不退也要退了。這隻野獸怎麼趕，馬衛華你這個團參謀長講講你的想法。黃永勝點了馬衛華的將。

馬衛華認真想了一下，爽快地說，神仙山的地形對我們有利，我們完全有能力攔住它，先是步步阻擊，然後領著它在大山裏轉悠，再不斷騷擾它，逮到了機會就狠狠咬它一口，扒不了它一層皮也要咬掉它幾塊肉！

馬衛華說到這，成少甫接上說：等根據地內對敵人有價值的目標都跳到外線後，我們再跳出去，到那裏去找小鬼子的麻煩。

對！黃永勝肯定了團裏的意見，然後眼光一轉，透出一股熟慮而堅定的神情說：兵法上說，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而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我們的「正」，是在根據地迎擊敵軍，保衛我們的家；我們的「奇」，是我們的法寶遊擊戰術。我們正是「先處戰地」待敵，而敵正是「後處戰地而趨戰者」。這次對日本鬼子我們就是要它勞之、饑之、動之。兵法上講的這些有利條件都在我們這，這一仗我們還打不勝嗎？他的手在空中劈了一下，凜然而殺伐。

他的話音沒落，眾人已興奮的議論起來。

他看到 42 團的領導都有了充足的信心，接著說：首先我們要認真地設定阻擊陣地，這一點，神仙山的條件好啊！我們在險要的山崖峭壁上選擇陣地，不僅要有正面陣地，還要有側擊陣地形成交叉火力。敵人不是依靠重火器嗎？我們的陣地居高臨下，坡度陡峭，他的步兵砲、擲彈筒、重機槍大仰角射擊時，想打我們就不容易，可是我們步槍輕機槍打他卻很容易，用山上的石頭也夠他受的！所以我們有四個連兵力足夠了。你們看，這裏……這裏……還有這裏，你們團都實地勘察過嗎？他指著地圖上幾個點問道。

成少甫說，根據司令員先前的指示，我們團領導都親自看過了，非常適合阻擊和伏擊。

繪圖搞好了嗎？黃永勝問。

搞好了，不僅各處地形作了詳細標定，各處的工事圖都畫好了。馬衛華回答。

熊光焰說，已經動員了民兵和群眾在預設陣地上構築了部分陣地。

成少甫說，部隊的戰鬥準備已經做好，就等著司令員一聲令下。

好！但是我再強調一下，這一仗敵強我弱，大意不得，要作好最壞的打算，準備打硬仗，哪個也不准到陣上拉稀！不然我也是會斬馬謖的！黃永勝臉色一凜。

司令員你放心，42 團什麼時候當過軟蛋？留下來的連隊一個一個都嗷嗷叫呢！成少甫知道司令員的帶兵之道，對部隊信心十足。

黃永勝把身體俯在地圖上：我們就把第一個阻擊點放在下馬石……

四

敵人來得很快。9 月 16 日，日軍第 26、第 63、第 110 師團和步兵第 63 旅團、獨立混成第 3 旅團主力及偽治安軍 6 個團，分別由山西省、河北省的靈丘、保定、石家莊、盂縣、五臺等地出動，向北嶽區腹地進犯，到 18 日就完成了對晉察冀軍區第 3、第 4 軍分區的合圍。9 月 20 日，日偽軍進犯到唐縣軍城，並集中 3500 人分四路合擊神仙山。

4 個連 400 多號人抗擊裝備和訓練素質都遠強於八路軍的鬼子及偽軍 3500 多人，光依靠自信是沒有用的。在神仙山自己的窩裏與敵人交戰，一著不慎，如果沒有擊退鬼子反而傷了根據地的元氣，對今後北嶽地區的抗戰將是不可挽回的局面。黃永勝認為，打鬼子有很多種辦法，但現在最有效的辦法是自己少死人而讓鬼子多死人。人少有人少的打法。他率 42 團在敵進犯之路上一路擇地擇機阻擊來敵，選擇的陣地多是扼守要道的險要山頭，要麼懸崖壁立，要麼坡陡石巨，易守難攻。在下馬石這第一道阻擊陣地上，他還佈置了多個側擊陣地，每個陣地上祇放少量兵力。他甚至親上第一線陣地指揮作戰。

9 月 22 日。「報告！敵人已進至下馬石，有鬼子也有偽軍，約 400 餘人。」42 團偵察排派人向主陣地上的黃永勝和成少甫報告。

「準備戰鬥！給小鬼子來個歡迎會！」黃永勝在這麼近的距離上接敵，心中非常興奮，從旁邊的戰士手中拿過一桿三八大蓋，「聽我的槍聲一起開火。」他命令道。

1941 年 3 月，唐縣 三分區民兵英雄大會上與英雄代表合影。
前排左三為黃永勝，左四為王平，左五為詹才芳。

1940 年與妻、岳母及侄子項凱。

1943 年 4 月，在白田廟戰場。

1943 年 4 月，南下參加四分區反掃蕩作戰在華子尖山上指揮戰鬥。

年輕時期的項輝方，
1937 年入伍的八路軍女幹部。

眼看山腳下日軍尖兵搜索前進至陣地前不遠處，黃永勝依石據槍，稍一瞄準，「叭」地一槍，擊中一名日軍頭部，子彈穿透鋼盔濺出一蓬血珠，敵兵一頭栽倒。頓時，主陣地上槍聲大作，敵兵四散臥倒，亂成一團。日軍的戰術素養確實不弱，很快就利用地形地物架起機槍、擲彈筒開始向山頭火力反擊，但是山崖很陡，很難擊中山上陣地，幾發擲彈筒彈「光」、「光」在崖壁上炸開。日軍企圖組織僞軍向山頭攻來，因地形不利，前進不到十幾米就被阻在崖底動彈不得。這時側擊陣地也加入作戰，側射火力打得敵軍連滾帶爬退了下去。42 團與日僞軍在此激戰四個小時，斃敵百餘人，迫敵停止進攻。雙方對峙一直到夜晚，敵無寸功。

23 日，成少甫找到黃永勝報告：發現僞軍妄想從側背迂迴包圍我們。這股敵人把主力放在南面下店一帶，在幾架飛機的配合下步步爲營，企圖進行合圍。黃永勝略一思索，指示 42 團視情況抓住機會，由政委熊光焰準備帶 1 連，掩護尚未完成轉移的部分後方機關人員，從西北方向突圍，團長成少甫、參謀長馬衛華指揮部隊繼續對敵作戰。而他自己則仍然堅持在一線阻敵陣地上。

25 日，敵先頭部隊 400 多人，在飛機的掩護下向神仙山的「南大門」金龍山攻擊，42 團還是在懸崖據陣固守，打退敵軍八次進攻，斃、傷敵指揮官以下 30 餘人。第二天，敵又攻擊一天，我又斃、傷敵 30 餘人。27 日晨，在 42 團臨時指揮所內，黃永勝與團裏三位領導一起匯總敵情。」

黃永勝說：「敵人攻了兩天，地形不利，損失不小，今天有可能調整。

馬衛華點點頭：「根據情況看，敵人兩天來攻不動，今天要喘喘氣，給我們一個可乘之機。」

成少甫建議：「熊政委可以動了。」

「對！」黃永勝拍板：「多派偵察員出去，密切監視敵人動向，到中午將情況匯總一下，下午熊光焰可以帶 1 連按突圍計劃行動。這一次一定要把還在山中治病的蕭克司令員給安全轉移出去，他還在包圍圈裏我們打仗都不安心。」

他們判斷對了，27、28 日兩天，日軍按兵不動，熊政委乘機率 1 連，掩護還在病中的蕭克和後方機關，成功地跳出敵人的合圍圈。

黃永勝聽到蕭克和後方機關都轉移出去了，項輝方也在轉移隊伍中，肚裏的孩子還沒動靜，鬆了一口氣，又與成少甫、馬衛華商議：狗日的小鬼子歇了兩天，明天一定會再進攻，估計調整過後攻勢會很猛。

成少甫說：我們犯不著與他們死頂，按計劃，我們該向縱深退一步了。

馬衛華指著地圖說：我們應該向金龍洞的九里十八彎收縮，那裏地形更好。我們團裏的意見放一個連就可以了，把 4 連放上去怎麼樣？

黃永勝把右手中指曲過來敲在地圖上，好，命令部隊馬上收縮到九里十八彎一線，由 4 連在西山上做一鍋熱乎乎的燙稀飯等著鬼子的嘴巴來喝！

29 日 6 時，敵 1200 多人，過金龍洞向九里十八彎前進，日軍前面有少數僞軍趕一群山羊踏雷，三架飛機盤旋偵察，爲日寇指引進攻方向。當他們剛進至十八彎的頭一彎就踏響了地雷，一名騎馬的日軍軍官被炸死，死傷數十人，嚇的日寇再也不敢走正路了，於是就沿山邊向前爬。剛剛爬到一山口，突遇 4 連機槍、步槍、小砲猛烈射擊，山上民兵也打槍，還從敵側面把山上大石頭推下助戰。4 連機槍班長左新法三個點射斃、傷敵 7 人。敵軍四處奔跑，紛紛踏響地雷，炸得日僞軍一片鬼哭狼嚎。4 連與民兵，趁機交替掩護，邊打邊走，與敵展開了周旋。黃永勝與成少甫幾個在後面山上用望遠鏡觀察戰鬥，覺得火候差不多了，戰術目標已達到，即令 4 連撤出陣地。敵人在付出死、傷 100 餘人的代價後，晚上才進佔了炭木鋪。驚魂未定的敵人又受了我軍一夜的小分隊襲擾，第二天慌忙「轉進」跑了。

日僞軍這一輪進攻什麼便宜沒撈到，便就地轉爲「駐屯清剿」，賴在神仙山區，妄圖「以靜制動」。這時山區內所有應轉移的人員單位都轉移出去了，黃永勝帶著內線部隊沒有心理包袱，陪著敵人打轉、哄鬧、遊擊、騷擾，把八路軍的遊擊戰術玩得淋漓盡致，讓敵人吃夠了苦頭。

到了 10 月 12 日，日軍又動了起來，再次向胭脂洞、三眼井進攻。黃永勝聽到報告，令 42 團 4 連節節抗擊，遲滯敵人進攻腳步，斃敵近百人。同時以一個班伏擊接近奶奶頂南側之敵，斃、傷敵 25 人。黃昏時分，日寇終於攻佔了大茂山主峰奶奶頂。我軍利用地形頑強抗擊後，在黃永勝率領下巧妙地跳出了合擊圈，消失在茫茫大山之中。日軍費了九牛二虎

之力，損兵折將後才攻佔了一座空山。到了晚上還不斷地遭受不知來自哪個方向的襲擊和騷擾，無奈之下，於 10 月 14 日灰溜溜地分頭退出大茂山。

黃永勝親率 42 團在本輪作戰中進行大、小戰鬥 18 次，斃、傷敵 200 餘人，自己僅傷亡 17 人。頂得硬，打得巧，敵人合圍晉察冀後方機關的戰役行動撲空，找我主力決戰的企圖也沒有達到。

五

10 月下旬，日偽軍撤退後，集中 9000 餘人，分散在神仙山周邊滹沱河、沙河、唐河兩岸駐屯清剿。企圖搶糧，破壞秋收。黃永勝令 42 團轉戰阜平、王快之間，一面打擊敵人，一面掩護秋收，保障神仙山的安全。42 團於 17 日至 11 月上旬，連續在三岔、營裏、旦裏等地打擊搶糧的日偽軍，掩護與幫助群眾搶收了大部分糧食，並完成搶耕搶種。又在馬莊、刁窩、車板峪、石塘、草莊臺、段家村、董家村等地伏擊、襲擊敵人，斃、傷敵 270 餘人。42 團無一傷亡。看著 42 團把戰術技巧演繹得出神入化，黃永勝非常滿意。這時，因天寒地凍，部分轉移出去的機關人員中老弱病殘，脫離根據地後很難堅持下去，經安排，陸續返回山區中心，爭取寶貴的休整時間。

項輝方也回來了，肚子裏的孩子估計要生也就在半個月之內。黃永勝在作戰空隙去看了一下，說了幾句話，接著又返回指揮位置準備應對狡猾的日本人。根據日本人的性格特點，吃了大虧還沒撈到戰果，他判斷鬼子不會就這麼罷休。

黃永勝的預感是正確的，從 10 月下旬開始陸續拉開架勢撤退的敵軍，晃了一晃，暗暗調集 4000 多人，兵分九路，以「閃電」戰術二次包圍神仙山。這一招「回馬槍」把部分剛返回山區的後方人員兜在山區內。他馬上急令 42 團主力迅速掩護剛回來的後方機關一起轉移，再從每個連抽出一個排或一個班共約百人的兵力分成多個戰鬥小分隊擔任作戰主力，其中偵察連一個排放在跑馬梁，3 連一個班放在馬莊 ,2 連一個排放在奶奶頂，4 連一個排放在小鐵礦等地佈防應敵。他這次準備就用這麼少的兵力再戰鬼子。

10 月 28 日晨，42 團指揮部剛剛轉移到神仙山主峰、海拔 1800 多米的奶奶頂，正與進攻到山下的日軍交戰，日軍一架飛機擦著山頭盤旋過來，2 連 1 排戰士用機槍、步槍打落日機一架後，依托有利地形抗擊五、六百日軍，打退敵幾次進攻。這次戰鬥日軍攻得兇猛，戰士們打得英勇。戰士劉永水身負重傷，用手榴彈和敵人同歸於盡；4 連 1 排在小鐵礦同近千名日軍苦戰一天，2 班班長孫金科帶領全班向敵人展開了白刃格鬥，全班壯烈犧牲，剩下小砲組長劉成耀一人，多處負傷，用石砸向敵人，最後抱起擲彈筒跳下懸崖；3 連 7 班在馬莊一帶與敵肉搏，殺敵 20 餘人，最後，全部犧牲；3 連副指導員武占國掩護傷員轉移後，潛入老爺石塘洞中，在敵掃射、爆炸、火燒的情況下，擊斃敵人 3 名，最終回到部隊。42 團留下堅持戰鬥的百人小分隊，與日軍周旋六晝夜，斃、傷敵 200 餘人，於 11 月 3 日安全轉移外線。與此同時，42 團主力已轉移至曲陽、阜平公路沿線，戰鬥 10 餘次，斃、傷敵 200 餘人。

第二次合擊大茂山日軍再次撲空，於 11 月 5 日收縮兵力，42 團又斷其糧道，日軍更無法支持，其一部向小牢頭嶺撤退時，遭 4 連伏擊，被擊斃 80 餘人；一部退至刁窩堡，又遭 4 連伏擊，斃、傷敵 100 餘人，4 連僅輕傷 4 人。

12 月 7 日，日軍一個大隊裹帶 50 多匹騾子，在兩架飛機掩護下向軍城方向撤退，夜宿曹莊臺。42 團由參謀長馬衛華率兩個連和機槍排設伏。8 日清晨日軍在曹莊臺村外沙灘集合時，設伏的部隊正好抓住這一有利戰機，輕重機槍一起開火，頓時，集合的日軍亂作一團，死傷慘重。敵人無法還擊，像無頭的蒼蠅到處亂竄。祇用一刻鐘的時間，就斃敵 70 名。此刻 42 團戰士越戰越勇，乘勝追擊，又消滅敵人 30 多名。此戰共斃敵 100 多名，我軍無一傷亡。

三分區的外線部隊在 42 團把敵人死死拖在山區的同時，在武工隊配合下，襲擾保定、渾源等 13 座城鎮，攻克陳侯等大小據點 70 餘處，一度襲入望都、行唐，並攻佔定縣車站等據點，有力地打擊了敵後方基地，配合了山區反掃蕩，並且破壞了其後勤物資，還吸引分散了日寇力量。

12 月 15 日，日偽軍終於全部撤出根據地，反掃蕩戰役勝利結束。日軍兩次合圍大茂山，42 團與日軍作戰 3 個月，大、小戰鬥 46 次，共斃、

傷敵800多名；擊落敵機一架，日軍毫無收穫。42團的傷亡僅三、四十餘。晉察冀軍區對42團通令嘉獎；三分區獎給該團「神仙山保衛者」紅旗。

神仙山保衛戰是黃永勝八年抗戰中，獨立指揮並親身參加的作戰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將本來可能出現的一場硬仗打成一場巧仗，作戰雙方對比，如果僅論敵我正規軍的實戰投入數量，第一輪山區內線戰鬥敵3500人對我四個連約400餘人，兵力比達8：1；第二輪山區內線戰鬥敵4000餘，我僅百餘人，兵力比更是達到30：1以上。而整個戰鬥的戰損比是敵800我僅幾十餘。這種膽魄，這種戰績，這種遊擊戰經典戰術，唯「出色」二字可表！拿來橫向與各根據地的軍分區一級戰鬥相比，說這一仗打得漂亮打得完美決不誇張。黃永勝很可爲此自豪。

神仙山自此戰後就具有了一種新的神氣，這是中國軍人，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死精神。三分區，神仙山，其中的人，其中的戰，可以怎樣去謳歌？

六

把日軍打跑了，打了個痛快仗，黃永勝的妻子還給他送來喜事一樁。敵軍第二次回襲神仙山時，項輝方正面臨生產，她與一批老弱病殘的人員，無法再一次承受遠程轉移的行軍，在當地政府的安排下，進入一處隱蔽的山洞躲避。這個山洞在一處絕壁之上，進洞的小路是在峭壁的石巖上稍加修整開出來的，寬度僅容一人側身通過，一面是直立的石壁，一面就是萬丈山澗。從兩個山頭間稍平一些的地方走上這條石路，幾十米的距離，項輝方挺著臨產的大肚子，祇能用背緊靠石壁，面向深淵，伸開兩隻手臂，左右兩邊是兩個年輕人死抓著她的手腕，幫助她横著一寸一寸向山洞挪過去。呼嘯的山風從山谷間翻捲而上，打著旋扯動著石縫間的枯草禿枝，吹得棉衣「撲撲」作響。她肚子大，看不見自己的雙腳，幾次都覺得被風掀得失去重心，下一刻就要一頭栽下山谷。但一次一次又穩住了身體，任由冷汗從額頭滴下。依靠著兩邊戰友的支撐和幫助，當她終於進入那個不大的山洞時，渾身都被冷汗濕透了。在同志們幫助下，她躺在一小堆稻草上的薄棉被下，幾乎就要虛脫過去。還好，肚裏的孩子竟那麼聽話，沒有在進洞前向這個世界掙扎出生，總算讓母子二人不至命喪洞外。

歇過勁來，她細細打量了一下山洞，洞不大，十幾個人把裏面塞得滿滿的；不通風，空氣有些悶，但也不冷；一起來的基本都是女同志，有幾名與她一樣是將要臨產的大肚子孕婦；有二三個男民兵帶著長槍，幾名女幹部身上還有手槍。因爲太過險要，祇要兩個人持木棒守在洞口，千軍萬馬也別想衝進來。大家放鬆下來，紛紛安頓自己。洞裏不能生火做飯，怕煙從洞口冒出去招來敵人。這些天祇能靠身上的乾糧充飢了，好在每天民兵小伙子可以摸出洞外搞來一些冰雪化成飲水。

記不清是進洞第幾天，清晨時分，天還未亮，項輝方生下一個兒子。一起進洞的有白求恩學校的同學，懂得醫護知識，幫助接生，母子平安。抱著裹在布包裏的兒子，她不由又想起夭折的第一個兒子，看著那張小小皺皺的臉蛋，她決心一定要把這個兒子養大成人！

洞裏面的孕婦們，前前後後、接二連三地生下孩子，竟然一連生了五、六個！其中一個是被稱爲「鬍子將軍」的孫毅的孩子。小小的山洞，熱鬧非凡，孩子哭，大人笑，幫忙的同志們手忙腳亂。這一批媽媽們不約而同，全都給孩子取名爲「洞生」。

這天，接到洞外來人通知，得知掃蕩的日僞軍終於退出山區，可以下山了。項輝方覺得出洞比進洞還要困難，兩條腿直打顫，渾身無力，就是一股子帶著兒子見父親的願望撐著，讓她又一次挺了過來。

黃永勝聽說妻子在山洞裏又給他生了個兒子，勝利之後，錦上添花，高興地跑來，抱著瘦小的兒子就是不肯放手。

「老黃，洞裏一起生孩子的姐妹給孩子們全都起了一樣的名，都叫洞生。你看好不好？」項輝方疲憊無力地問。

「你這麼辛苦生了他，你說。」他抱著兒子喜悅地看著妻子。

「他生在山洞裏，還是叫洞生吧。……不過大家在一起叫起來，又分不清楚了。」項輝方還是想讓丈夫起一個。

他想了一下，「他是冬天生在山洞裏的，叫冬洞怎麼樣？紀念我們這次反掃蕩勝利。」

「……冬洞……黃冬洞……好！就叫冬洞吧！」兒子有了父親起的名字，項輝方的眼光也亮了起來。

三分區那座神仙山，簡直是八路軍的婦產醫院，那真是座福山哪！

四、白雲間：三分區之天

一

從駕駛倉看出去，天色很藍，白雲很淨，層層疊疊團團朵朵，這一塊那一塊，大一塊小一塊，像是被一隻無形的大手隨意扔在空中，在碧藍的天色襯托下顯得格外嬌柔可愛，加籐勝忍不住想用飛機螺旋槳去觸摸那純淨的雲彩，再將它們攪成粉碎向機尾後面快意地拋出去，拋出去……飛行在中國華北大地之上，那些可惡的支那軍沒有任何可威脅到自己愛機的武器，他禁不住地神態昂揚傲氣四溢。

「立川九八式直接協同偵察機」飛起來非常聽話，駕駛員加籐陸軍軍曹今天也非常高興，不時與後座上擔任觀察員的伊捨堂陸軍中尉講兩句日本式的笑話，二人發出的哈哈的笑聲灑在中國的藍天上。

根據資料：

立川九八式直接協同偵察機，1937 年 5 月由日本立川飛機公司根據日本陸軍作戰要求研製的一種對陸軍前線部隊進行直接支援的多用途偵察機。全金屬結構，下單翼，機翼上安裝了開縫襟翼和翼尖開縫，可收放起落架，雙座，配置前後機槍，曾廣泛使用於中國戰場以及後來的太平洋戰場。因能在高原、草原和沙漠等不同地區的簡易跑道上起降，能執行偵察、照相和轟炸、對地攻擊等任務，飛行性能優異，還曾有大量改裝爲高級教練機使用，非常適合中國戰場的需要。所以這是最受日本陸軍喜愛的機型。日軍投降後，我軍在東北曾經大量接收這種飛機，它也是紅色空軍東北航校最早使用的機種。

它的主要技術參數：

翼展：11.80 M 機長：8.00 M

機高：3.64 M 最大速度：349 km/h

乘員：2 人

這架日軍偵察機屬於岐阜飛行第二戰隊第六直協飛行中隊，這時正配屬日軍第 3 旅團進行神仙山掃蕩作戰。

加籐勝，日本航空局乘務員養成所第四期畢業，後入陸軍航空兵科學習，1941 年 4 月編入作戰部隊。他駕駛的立川九八式偵察機被編入第六直協飛行中隊。7 月，該部先是到達中國東北牡丹江梅大飛機場，自此投入中國戰場。此後，加籐所在部隊轉場關內，投入對八路軍的「掃討作戰」。當時八路軍經常在山區活動，面對複雜的地形，日軍地面部隊偵察不便，經常出動飛機投入偵察及戰鬥。

日軍飛行員是其軍中最強橫驕狂的一群，中國政府的空軍早就全軍覆沒，那些一身黃土的八路軍別說空軍，就連專門的防空武器也沒有一具。支那遼闊的天空就是他們這幫軍中驕子來去自由的後院，一切敵人都是可任意屠虐的獵物，可供其開心的玩物。鐵翼如神御，武裝強無敵，飄浮的機身把大和民族狂妄的氣性張顯到極致。

二

這一天是 1943 年 10 月 28 日，已經提升爲曹長的加籐勝像往常一樣投入偵察作戰。在華北，因爲中國軍隊幾乎沒有防空火力，日軍飛機十分驕橫，他們的任務不單是偵察，而且提供對地面部隊的空中火力支援。當飛機到達冀西神仙山地區，正準備和地面友軍聯絡時，加籐發現地面上硝煙四起，日軍地面部隊已經和一支八路軍部隊發生了交火，看起來雙方的戰鬥激烈，日軍並未佔得上風。

下面可看到一個高高的山頂，在眾嶺拱衛中顯得格外突出。後座的伊捨堂興奮地大聲叫道：「加籐君，發現了地面戰鬥！」戴著手套的右手向前下方一劈。

「伊捨堂君，下去！」加籐喉管深處發出半是唱歌半是嚎叫的「嗷嗷」聲，推壓操縱桿向山頂俯衝下去，撲向中國軍隊陣地，掃射地面的八路軍。伊捨堂中尉也用後座的旋轉機槍猛烈打擊正在向日軍地面部隊衝擊的八路軍。

加籐看到自己的航空機槍在高低不平的山地上，用子彈犁開一道火星四濺的線路，很清楚地從一名八路軍戰士的身體上掃了過去。當他通過戰場，重新拉平的時候，回頭看去，八路軍士兵不但沒有因爲空襲潰散，相反，很多戰士就地持槍對空射擊。八路軍雖沒有專門的對空武器，但戰鬥勇敢，即便祇有一個人一支槍，也敢對空射擊。但是步槍火力太弱，當然效果就難說了，對他的「愛機」來說幾乎沒有作用，加籐決定回頭再進行一次掃射。

亂石穿空，群峰聳立，似萬劍怒指藍天。加籐飛機下面是神仙山主峰奶奶頂，42團團部率部隊正在山頂上抗擊第二次進犯神仙山的日軍。加籐第一次俯衝下來時，42團領導正在山頂的奶奶廟旁邊觀察作戰情況，看著突然竄出來的敵機壓下機頭掃射過來，航向前方正對著團部的電臺，團長成少甫急得正要高喊保護電臺，話音未起，團部譯電員李宗周猛地撲向電臺，用自己的身軀護在電臺上面。

「噠噠噠」一串子彈從小李的背上打過去，飛起的泥土石渣中祇見小李的背包上綻開彈孔。

「糟糕！小李子犧牲啦！」成團長急得喊了出來，雙拳緊握，臉漲得通紅。還沒等其他戰士趕過去，祇見李宗週一下子從地上跳起身來，察看和拍打身體，連說：「好險……好險！沒事……沒事！」他又取下背包抖開，子彈把被子打穿了好幾個大窟窿。原來由於子彈飛來的角度原因，斜穿過小李的背包卻沒傷到小李，電臺也完好無損，團部所有同志倒吸一口涼氣，又是緊張又是慶幸。

「狗日的，又來了！」山頭上2連一名戰士發現加籐的飛機在遠處繞了個圈，又壓低機頭衝了過來。不用團首長發令，2連和團直部隊的機槍步槍一下對準了敵機。剛才小李為保護電臺差點犧牲，英勇行為激起了大家的仇恨，保護首長和電臺成為大家一致的決心。所有的槍口指向一個焦點——那架鬼子飛機……

三

就在加籐一面猛烈射擊一面從八路軍陣地上空通過的時候，他忽然聽到一陣密集的捷克式機槍射擊聲。「不好，中了八路的埋伏了！」加籐剛一想到這個念頭，就感到機身側面一連串的衝擊，中彈了！他立刻認為狡猾的八路軍機槍射手在剛才第一次掃射的時候沒有開火，這時突然射擊，打了他一個措手不及。加籐連忙用力拉起機頭，試圖爬高，就在此時，立川機的發動機一震，原來刺耳的噪音驟然停止——發動機中彈停轉了！

「打中了！」「打中了」山頭上此起彼伏的歡呼聲四處響起，42團的指戰員們精神大振。空中剛才還猖狂得意的敵機冒出黑煙，拖著一聲怪叫向對面山下栽去。

成少甫看著正在歪歪斜斜栽下去的敵機，叫過身邊人員問：「那個方向我們有哪支部隊？」

「有4連一支小分隊，還有配合他們的民兵。」

「聯絡他們，把飛行員抓來。」成少甫命令。

這時，黃永勝正在指揮所內，聽到42團打下一架飛機，立刻樂了。在華北戰區，這還是我軍第一次打下日本飛機，弄了個頭彩！聽到42團已經令附近的部隊去抓日本飛行員，他馬上走到地圖旁邊查看了一下奶奶頂附近的地形和敵我態勢。他叫來作戰參謀吩咐道：告訴成少甫，飛機跌落的地點旁有日軍部隊，能抓到飛行員當然好，但不能吃虧了，不要硬幹，咱們的戰士比鬼子寶貴。

但是抓到鬼子飛行員可是部隊和老鄉們的心願，附近的部隊和民兵立刻向那個方向彙集過去。

空中，加籐眼前，螺旋槳卡在那不轉了，像是一條沒用的枯樹枝在風中搖晃，失去了動力的飛機從三百米的高度向地面栽去，崎嶇不平的大地迎面向他們撞來。加籐本能地拚命操縱幾乎失去控制的飛機，試圖利用還剩下的一點點動能找到一塊平地迫降。

「軍曹，我們一起自盡吧！」這時，耳邊傳來伊捨堂中尉絕望的吼叫，回頭看去，地面上不遠處一隊八路軍士兵象獵犬一樣飛奔追著和飛機賽跑，槍上的刺刀反射出點點寒光刺得加籐二人心中陣陣發冷。看這個架勢，祇怕他們就是落地也難免被活捉。按照日軍的作戰傳統，這時候應該是寧可自盡，也不能被俘的。

在最後的關頭，偵察機在山區捉摸不定的風中居然飛過了一條小河，飛機一頭衝向地面，勉強滑行了一小段，左翼著地斷成兩截，機身接著拿了大頂，機頭扎進地裏，機身一直撕裂到翼根的前端，還好沒有燃燒爆炸。

河水擋住了八路軍追兵的速度。

四

加籐和伊捨堂被扣在翻了個的飛機裏面，動彈不得，眼睜睜的看著八路軍渡水而來，連自殺的能力都沒有了。

眼看正在危急時刻，周圍忽然槍聲大作，原來地面和八路軍交戰的那個日軍中隊，正好和飛機墜落地點相距僅百餘米，他們立刻放棄了攻擊對面陣地上的八路軍，來搶救兩名飛行員。八路軍渡河部隊在猛烈火力的打擊下，掉頭撤回對岸。

河對岸山邊是42團4連一支小分隊，帶著一部分民兵，護在奶奶頂側翼，正與一支企圖迂迴主峰的日軍中隊對峙。看見栽下來的日本飛機，排長率領部分兵力離開阻擊陣地向飛機追去。看見那支日軍全部向後撤，顯然要去救助飛機和飛行員，便下令全部兵力渡河追擊。但是由於沒有重武器，又離開陣地進入野戰狀態，一過河便被日軍輕重機槍準確的射擊壓在地上前進不了，一會兒，部隊和民兵中開始出現傷亡。這時，排長記起戰前司令員和團長的作戰交待，擋住敵人的側擊部隊才是主要任務。飛機反正是打下來了，抓住飛行員當然好，但也犯不著與敵人拼傷亡，便命令部隊和民兵撤回河對岸等待增援。

在地面日軍的協助下，加籐和伊捨堂狼狽地爬出了機艙，兩個人沒有負重傷，但飛機的損壞極為嚴重。雖然他們把飛機翻了過來，但是已經不可能再起飛。加籐一面拆卸下飛機上的機槍，一面和上級聯係，希望能夠派車輛來拖運飛機。

正在這時，日軍地面部隊得到緊急通知，說在河對岸出現了大股的八路軍部隊，似乎正準備等待天黑渡河夜襲，顯然是要來搶奪飛機。

聽到這個消息，日軍中隊長表示自己的部下和八路已經連續交戰竟日，彈藥垂盡，實在無力和如此眾多的八路進行夜戰，當今之計，祇有破壞飛機迅速撤退。

42團這支分隊得到連隊的增援，正準備再次強渡過河向飛機方向攻擊，就看見敵飛行員在飛機旁邊轉悠了一陣，再用手槍向飛機殘骸射擊，隨後飛機燃起大火，滾滾濃煙中還發出一陣陣爆炸。知道敵人要跑，但是日軍在武器射程之外，眼睜睜看著一堆日本兵護著兩個飛行員急急忙忙撤退了。氣得一眾人直在那罵鬼子，那名排長一拳打在石頭上，留下一個血印。

日軍營地，加籐徹底地鬆了一口氣。被八路軍簡陋的步兵武器擊落，還差點成了俘虜，讓他情緒很低落。驕狂無知的他不能理解八路軍的戰鬥力，但他知道自己是華北戰區第一名被八路軍打下來的飛行員，

而且還很丟人地被少量步兵武器擊落，「大日本皇軍空中之花」的驕狂被徹底擊碎，碎末飄散在支那黃昏的空氣中。他呆呆地坐在帳篷外的木墩上，望著晉察冀北嶽山區正在升騰而起的晚霞。那霞光掩抑在神仙山紫色的龐大身影後面，幻化出鮮艷多彩的圖形，美極一時，多麼似家鄉驕艷的櫻花雲錦。但這艷麗終不能與那山相抗衡，漸漸地，漸漸地暗淡下去，悄悄向林立的山峰腳下降落，收起光芒，閉上眼睛，任由那越發伸展上去的山影將天空最後一點櫻花般的燦爛餘輝全盤收盡……

三分區那座神仙山，是座中國的山哪！

三分區部隊攻佔日軍炮樓（黃永勝珍藏的部隊作戰照片）。